

罗素自传

第一卷

〔英〕伯特兰·罗素 著



商务印书馆

罗素自传

①

本卷记叙了罗素的早年岁月，他的家庭背景，他所受的教育，他的青少年时代，他最初的婚姻和写作《数学原理》一书的背景。

ISBN 7-100-03224-5



9 787100 032247 >

ISBN 7-100-03224-5/K · 682

定价：22.00 元

罗 素 自 传

第 一 卷

1872—1914

〔英〕伯特兰·罗素 著

胡作玄 赵慧琪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2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素自传.第1卷/(英)罗素著;胡作玄,赵慧
琪译.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ISBN 7-100-03224-5

I 罗… II. ①罗… ②胡… ③赵… III. 罗素,B.
(1872~1970)-自传 IV. K835.6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59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LUOSU ZIZHUAN

罗 素 自 传

第 一 卷

1872—1914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胡作玄 赵慧琪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224-5/K·682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1/4 插页 6

定价: 2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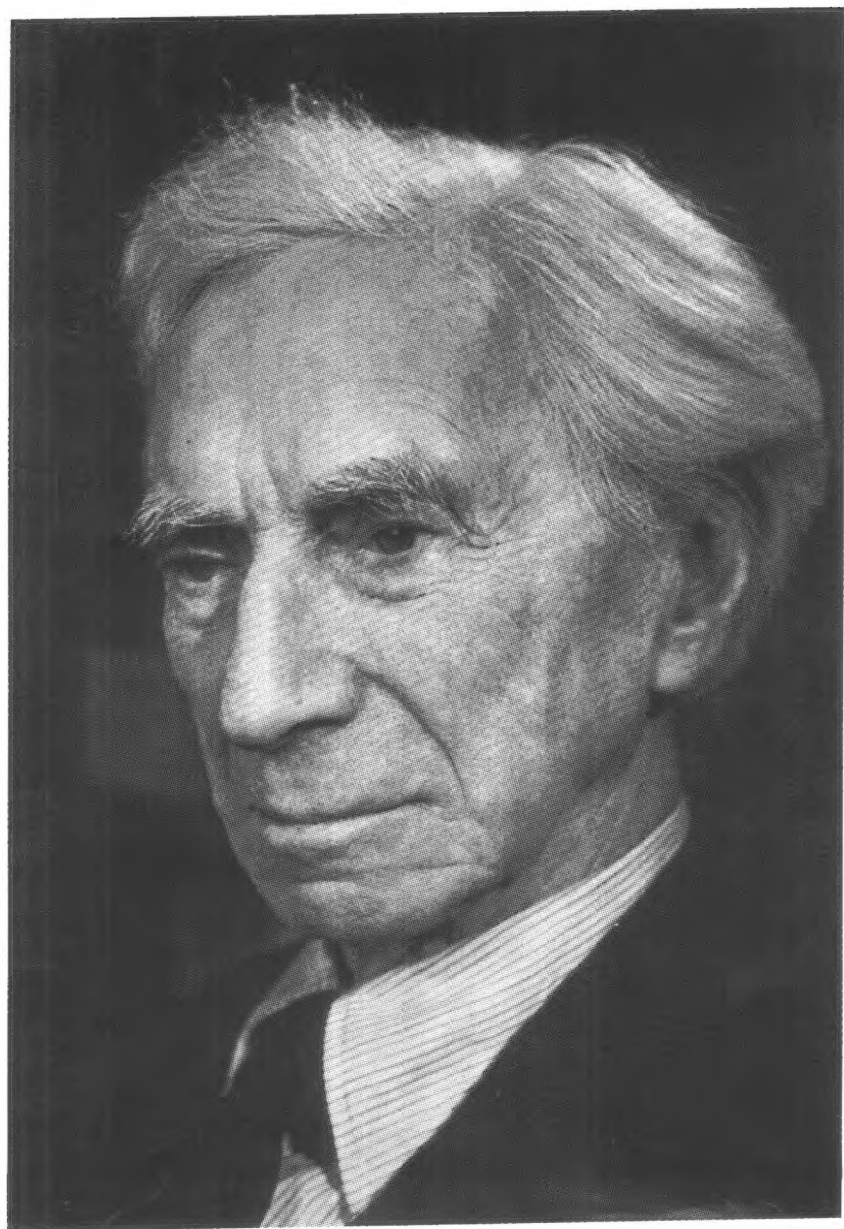
Bertrand Russell

AUTOBIOGRAPHY

Volume One first published by George Allen & Unwin 1967

Reprinted 1991, 1993, 1995 by Routledge

本书由英国卢德里奇出版公司授权，
根据乔治·艾伦与昂温有限公司 1967 年版译出



To Edith

Through the long years

I sought peace
I found ecstasy, I found anguish,
I found madness,
I found loneliness.
I found the solitary pain
That gnaws the heart,
But peace I did not find.

Now, old & near my end,
I have known you,
And, knowing you,
I have found both ecstasy & peace
I know rest,
After so many lonely years.
I know what life & love may be.
Now, if I sleep,
I shall sleep fulfilled.

致伊迪丝

经历漫长的岁月
我寻求安宁
我找到狂喜，我找到烦恼，
我找到疯狂
我找到孤独，
我找到孤寂的痛苦，
它啮噬着我的心，
但是安宁我从未得到。

到了垂暮之年，行将就木，
我认识了你，
认识了你，
我找到了狂喜和安宁，
我得到了平静的休憩，
多年孤独的岁月之后
我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生命。
现在，如果我长眠不醒，
我会心满意足地离去。

目 录

序 言	我为什么而活着	1
第一章	童年	3
第二章	青春期	35
第三章	剑桥	62
第四章	订婚	89
第五章	第一次结婚	169
第六章	“数学原理”	201
第七章	重返剑桥	293
本卷索引		333

插图目录

1. 4 岁时的伯特兰·罗素	28
2. 1884 年的伯爵遗孀罗素 彭布罗克的小屋	29
3. 9 岁时的伯特兰·罗素	60
4. 1893 年的伯特兰·罗素 1907 年的伯特兰·罗素	61
5. 伯特兰·罗素的哥哥弗兰克	252
6. 奥托琳·莫雷尔夫人	253
7. 艾丽丝·罗素	284
8. 1916 年的伯特兰·罗素	285

1872—1914

序言 我为什么而活着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

我寻求爱情,首先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强烈以致我经常愿意为了几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的其它一切。我寻求爱情,其次是因为爱情解除孤寂——那是一颗震颤的心,在世界的边缘,俯瞰那冰冷死寂、深不可测的深渊。我寻求爱情,最后是因为在爱情的结合中,我看到圣徒和诗人们所想象的天堂景象的神秘缩影。这就是我所寻求的,虽然它对人生似乎过于美好,然而最终我还是得到了它。

我以同样的热情寻求知识,我希望了解人的心灵。我希望知道星星为什么闪闪发光,我试图理解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威力,即数字支配着万物流转。这方面我获得一些成就,然而并不多。

爱情和知识,尽其可能地把我引上天堂,但是同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痛苦的呼号的回声在我心中回荡,饥饿的儿童,被压迫者折磨的受害者,被儿女视为可厌负担的无助的老人以及充满孤寂、

贫穷和痛苦的整个世界,都是对人类应有生活的嘲讽。我渴望减轻这些不幸,但是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自己也深受其害。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它值得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乐意再活一次。

第一章 童年

我头一个栩栩如生的记忆是 1876 年 2 月到达彭布罗克邸¹⁵园的情景。严格地说,我已记不清到达那里的真实情形,虽然我记得在我的旅程中到过伦敦终点站,可能是帕丁顿车站,那个玻璃大屋顶,我觉得它不可想象地美。在彭布罗克邸园的头一天我所能记得的事就是在仆人的下房里喝茶。那是一间空空荡荡的大房间,有一张又长又厚重的大桌子,旁边有几把椅子和一个高凳,所有的仆人都在这个房间里用茶,只有看门人、厨子、夫人的侍女和膳食总管除外。这些人在看门人的房间里,组成一个“贵族”阶层。他们把我放在一个高凳上喝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不知什么原因那些仆人对我那么感兴趣。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已经是法官、女王的几位显赫的法律顾问和其他著名人物认真考虑、严肃商讨的对象。直到我长大了,我才知道安排我来彭布罗克邸园之前的事情。

我的父亲安伯利子爵在很长一段身体日益衰弱之后,于不久前去世,母亲和姐姐在一年半以前感染白喉已相继去世。后来我从母亲的日记和书信中,知道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生气勃勃、聪敏、庄重、有独创才能和无所畏惧的人。从母亲的照片看,她一定非常漂亮。我的父亲冷静深思、好学不倦、清高脱俗、心情抑郁和一本正经。双亲都是热情的改革理论家,而且随时准备把他们所信仰

的理论付诸实践。父亲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学生和朋友,受穆勒影响,双亲都信奉节制生育及妇女拥有选举权。由于鼓吹节制生育,父亲失掉了他在议会中的席位,母亲有时也由于意见过激而陷入难堪的境地。在玛丽王后的父母^①举行的一次花园聚会中,剑桥公爵夫人高声叫嚷:“我晓得你是谁,你是罗素家的儿媳妇。但是如今,我听到你就像肮脏的激进派和齷齪的美国人一样。整个伦敦都传遍了,每一个俱乐部都在谈论这件事。我真得要看你的衬裙是不是齷齪不堪。”

16 下面这封寄自佛罗伦萨的英国领事的来信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亲爱的安伯利夫人:

我并非马志尼的崇拜者,而且我对他的人品和原则深恶痛绝,尤其是我所担任的公职也不允许我成为他的通信渠道。然而我希望能满足你的这个要求,找到我能接受、而他能收到你的信的惟一途径,即:邮寄给德尔·雷·加埃塔市长,由他转交。

我仍然是

您的非常忠实的

A. 佩吉特

1870年9月22日

马志尼将他的表壳送给我母亲,它现在由我保存。

^① 这里的玛丽王后指罗素开始写自传时(1931)的英王乔治五世的王后(1867—1953),她父亲是泰克公爵,母亲是玛丽·阿德莱德公主。——译注

我的母亲经常在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会议上演讲,在她的日记中,有一段提到她在波特妇女会上的演讲。这个团体包括西德尼·韦布夫人、考特尼夫人这些交际花。后来我熟识了韦布夫人,觉得她比起我母亲来,似乎较为轻佻,因此对我母亲的庄重怀有更深的尊重。然而,从我母亲的信来看,例如,她给实证主义者亨利·克朗普顿的信,我发现她有时也是活泼而风骚,因此她面向世界的面孔可能不像日记中所表现的那么令人惊恐。

父亲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写过一本大书,去世后才出版,书名是《宗教信仰的分析》。他有一间大图书室,藏有教父著述、佛教著作、儒家论述等等。他在乡下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准备他的著作。然而他和母亲在他们结婚初期,每年都要在伦敦过几个月。在伦敦,他们在当地主教园区有一幢房子,我母亲和她的姐姐乔治·霍华德夫人(后来称卡莱尔夫人)主持着对立的沙龙。在霍华德夫人的沙龙里可以看到的所有拉斐尔前派的画家,而在我母亲的沙龙里可看到穆勒以后的所有英国哲学家。

1876年我的父母访问美国,在那里结交了波士顿的所有激进派人士。他们不能预见到他们所赞扬的有着民主热情和他们所崇拜的激进反对奴隶制的男男女女,正好是后来杀害萨科和万塞蒂^①的人的祖父祖母。我的父母在1864年结婚,当时他们都只有22岁。我的哥哥,像他在自传中所吹嘘的那样,在父母婚后九个¹⁷

① 萨科(1897—1927)和万塞蒂(1888—1927)为移民美国的意大利工人,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5月因1919年底一桩抢劫谋杀案被捕,被认定有罪,激起欧美等地广大群众持续6年的抗议,最后马萨诸塞州州长任命以哈佛大学校长为首的委员会审判,仍维持原来不公正判决,州长也拒绝赦免,最后两人于1927年8月23日被处决。——译注

月零四天出生。我出生前不久,他们移居到一所叫做雷文斯科罗夫特的(现称为克莱顿宅第)十分荒僻的宅子,座落在瓦伊河的陡峭堤岸上的树林中。我生下三天以后,母亲在这所宅子里写信给她的母亲,这样描述我:“婴儿重 $8\frac{3}{4}$ 磅,长 21 英寸,很胖,很丑。谁都说他像弗兰克,蓝眼睛分得很开,下巴很小,他和弗兰克在襁褓中时一样。现在我奶水很多,但是如果他不能马上吃到奶或打嗝什么的,他就大发脾气,乱嚷乱叫乱踢,颤抖个不停,直到他获得哄慰为止……。他头抬得高高的,向四周观望。”

双亲给我哥哥请了一个有相当科学素养的家庭教师 D.A. 斯帕丁——我至少可以从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中引用他的工作来判断他的才能^①。他是一位达尔文进化论的拥护者,从事小鸡的本能的研究。为了研究方便,他把住室的每一间房子,包括客厅在内都搞得一踏糊涂。他本人也处于结核病晚期,在我父亲去世后不久也死去了。显然根据纯理论的理由,我的父母判定,考虑到他患肺结核,他不应该生孩子,但是要他独身是不公平的。因此,我的母亲允许他和她住在一起,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对她来说并不能得到什么乐趣。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这事在我出生后开始,而我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母亲去世以后,父亲还留用那位家庭教师。父亲去世后,发现他让那位家庭教师和科布登·桑德森做他两个儿子的监护人,而这两人都是无神论者。父亲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免受宗教教养下的祸害。可是,祖父母从斯帕丁的信中发现与我母亲有关的事,这个发现引起他们一种极端的、维多利亚

^① 另参见 J.B.S. 霍尔丹《英国动物行为杂志》二卷一期,1954。

式的恐怖。他们决定在必要时采取法律行动,以便从耍阴谋的异教徒手中拯救无辜的孩子。这些耍阴谋的异教徒找到霍勒斯·达卫(后来称达卫勋爵)商量,他认为他们肯定赢不了官司,这显然是根据谢利判例。这样我哥哥和我就被大法官法庭监护,而且科布登·桑德斯在我上面提到的那天,把我们交给我的祖父母。无疑这段故事促使那些仆人对我不感兴趣。

我对我母亲简直可以说毫无记忆。虽然我还记得有一回我从一辆小马拉的车子中摔出去时,她肯定是在场的。我对这件事的记忆肯定错不了,因为我萦怀于心,多年以后最终证实有这回事。关于我的父亲,我只记得两件事。我记得他给我一张印着红色画面的图画。这个颜色让我很喜欢。我还记得有一次看见他洗澡。我的父母葬在雷文斯科罗夫特花园中,后来又迁移到切尼斯的家庭墓地中。父亲在他去世前几天给他的母亲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亲爱的妈妈:

您将高兴地听到,我打算尽快就去看拉德克利夫,但要是您知道事情的原因会感到难过。因为我感染上支气管炎,看来要卧床一段时间了。您的铅笔信今天收到,看到您累垮了,我很难过。尽管我浑身无力,但我还是给您写信,因为我睡不着。不用说,这次患病并不危险,我预料也不会有什么。但是我有过太痛苦的经验,知道疾病发展可能非常迅速,以致我不敢相信有什么绝对安全,或者在没有安宁的地方求得安宁。我的两肺都在发炎,也许还会恶化。我恳求您别打电报或采取任何急躁的行动。在奥德兰德,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好医生,由于他刚刚在此地开业,会为我尽

心治疗的。我再说一遍,我希望康复,但倘若病情恶化,我想说,我倒盼望镇定而平静地死去,就像“一个裹在被褥里,躺下去进入愉快梦乡的人”。

就我来说,我并无忧虑,甚至并不畏缩,但是为我要离开的一些人,尤其是您,我感到非常悲痛。在痛苦和衰弱中写这封信,我只能向您做出这种最不当的表示,我深感您对我恒久不变的慈爱,这种爱甚至在我或许显得不配领受时也从未改变。我实在无法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感觉于万一,十分懊悔的是,有时我不得不显得无情,但我希望表达的只有热爱之情。我所做的只是我本想做的其中的一点点,但我希望,这一点件事不是坏事。我已完成了我生命中的一桩大事,我会怀着这样的感觉而死去,至于我两个可爱的儿子,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您多照顾一些,他们也许会把您当一个母亲般地看待。您知道,我要埋葬在此地,我所喜欢的树林中那个已为我准备好的美丽所在。我不敢期望您会来参加我的葬礼,但是我希望如此。

也许我太自私,让这封信带给您悲痛,我只怕过一天,我会虚弱得无法提笔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天天写信给您。对亲爱的爸爸,终我一生,都感受到他的仁慈、宽厚,这也是我要深自铭感的。我真挚地希望在他长寿而高尚的生命终止之时,他会免除丧
19 子的伤痛。对于阿加莎、罗洛和可怜的威利,如果可能的话,我只能向他们致以我无上的爱意。

您的爱子 安伯莱

星期三夜于雷文斯克罗夫特

我祖父和祖母居住的彭布罗克邸园,是在里士满公园中的两

层不整齐的房屋,它是君主的赠礼,名称来源于彭布罗克夫人,乔治三世在他精神错乱时曾钟情于她。女王在我祖父母 40 多岁时赐给他们,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住在那里。金莱克所著的《克里米亚的入侵》所描述的那次著名的内阁会议,就是在彭布罗克邸园举行的。这次会议决定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时,有几位内阁大臣在睡觉。金莱克后来住在里士满,我对他印象很深。有一次我问斯潘塞·沃尔波尔爵士为什么金莱克对拿破仑三世那样深恶痛绝?斯潘塞·沃尔波尔爵士回答说,他们为了一个女人而争吵。我自然要问他:“你能把这段事讲给我听吗?”他回答说:“不行,先生,我不能告诉你这个故事。”其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彭布罗克邸园拥有 11 英亩的花园,大部分任其荒芜。在我 18 岁之前,这个花园在我生活中起着很大作用。花园西面是从埃普松下坡(我认为是上上下下的),一直延伸到温莎城堡的非常宽阔的视野,这中间还有欣德黑德和利思两个小山丘。我逐渐熟悉那广阔无垠的地平线和那一览无遗的日落景象。此后若是没有这两种景象,我决不能过得快乐。那儿有许多优良树种,栎树、山毛榉、欧洲七叶树和西班牙栗树、欧椴树和一棵非常好看的雪松树,还有印度亲王送的柳杉和产于喜马拉雅山的雪松。那里还有避暑别墅、芳香的蔷薇短院墙、月桂树丛以及各种各样能够成功地藏身,一点不会被大人发现的秘密地方,同时还有几个用格状篱笆墙围起的小花圃。在我住进了彭布罗克邸园后的这些年里,这所花园也越来越被人遗忘了。巨大的树木倒了下来,灌木长满了小径,草地上的草长得又高又密,那些格状的围篱几乎长成了树。这座花园似乎在回忆它过去的光辉时日,外国使节在草坪上漫步,亲王们羡慕它修剪齐整的花圃。它活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也随着它一

起活在过去的岁月中。我编织着双亲及我姐姐的幻梦,我想象着祖父活跃的日子。我所听到的大人们谈话多数都是好久以前的往事:祖父去厄尔巴岛拜谒拿破仑,祖母的叔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
20 中保卫直布罗陀,祖母的祖父又因为说了这个世界在公元前 4004 年以前已经被创造出来(因为埃特纳火山的斜坡上有这样多的熔岩)而被当局排挤。有时,谈话转到较近期的事,于是我就会听到卡莱尔如何曾经把赫伯特·斯宾塞称为“纯粹的真空”,或是达尔文如何因格拉德斯通的来访而感到莫大的荣幸。我经常在想,已经谢世的双亲在世时是怎样一种人。孤寂的时光,我总在花园中徘徊,不是捡集鸟蛋便是沉思那飞驰的时间。如果我可以根据自己的记忆来作判断的话,我觉得只有在全神贯注于童稚往事那种瞬即逝的时刻,对后来性格形成很重要的孩提印象,才会浮现在意识上,从未对成人道及。我以为少年时这种不受外界打扰的、随意浏览的时期很是重要,因为这使他们有时间去形成这些表面上转瞬即逝,然而却是真正活生生的印象。

祖父在我的记忆中是个年逾八旬的老人,不是坐在轮椅中被人推着在花园里绕行,便是坐在他的房里阅读英国议会议事录。他去世时我刚刚 6 岁。还记得他去世的那一天,我看到我的哥哥(他已上学)虽然还在学期当中,却坐着马车回来了。我向他高喊:“好哇!”而我的保姆制止我说:“嘘!今天不准喊‘好哇!’”由这件事推断,我的祖父对我并不重要。

相反,我的祖母比我的祖父小 23 岁,是我童年时代最重要的人。她是一个苏格兰长老会的教徒,在政治上和宗教上是自由派(她 70 岁时成为基督教的一位论派教徒),但有关道德方面的种种事情却要求极其严格。她嫁给祖父时还很年轻,很害羞,那时祖父

已是膝下有两个孩子和四个过继儿女的鳏夫，结婚没有几年，祖父就当上了首相^①。这对祖母来说无疑是很严格的考验。她曾说，她少女时，有一次去参加诗人罗杰斯著名的早餐会，祖父察觉了她的羞怯，对她说：“吃点口条吧！亲爱的，你需要它！”从她的交谈中看出，显然她从来不知道恋爱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她曾告诉我，在她的蜜月里，她的母亲跑来陪伴她，令她感到多么慰藉。另外一次，她痛惜诗歌太多与爱情那种微不足道的琐事联系在一起。但对我的祖父，她却是个贤慧的妻子，就我所能见到的来讲，她对于恪守作为妻子本分的严格标准，从未有所疏忽过。

作为一个母亲、一位祖母，她的思虑可以说无微不至，但却并非总是明智的。我想她不了解动物的精神及充沛的活力上的需要。她要求凡事都要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趣去衡量。我还记²¹得我想要使她明白，一方面要求居者有其屋，另一方面又不要盖新房免得惹眼。在她来讲，每种情趣都有其各自的道理，不能因为一讲冷酷的逻辑就得对另一种情趣让步。按照她所处的时代的标准，她是很有教养的，她能准确无误地用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讲话而不带任何一点特殊口音。她熟知莎士比亚、弥尔顿和18世纪的诗人，她能够背诵黄道十二宫和九位缪斯女神的名字，她还有根据辉格党传统的英国历史的一些知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古典作品她也了然于心。1830年以来的政治，她也有着切身的体会，但是在她的教育中，所有包含着推理论证的事物被完全忽略了，从她的精神生活中消失了。她从不懂得河上的船闸是怎

^① 罗素的祖父约翰·罗素(1792年8月18日—1878年5月28日)，辉格党的领袖之一，1846年到1852年和1865年到1866年两度任首相。——译注

样工作的,尽管我已听到过许多人设法给她讲清楚。她的道德标准属于维多利亚清教徒式的,没有什么能够说服她,一个人在某些情况下赌咒发誓,却具有好品质。然而,这也有例外。她认识的贝里家的小姐们都是霍勒斯·沃尔波尔的朋友,有一次她不加指责地跟我说:“他们是老派的人,偶尔也赌咒发誓。”她和许多像她这种类型的人一样把拜伦当成一种反常的例外,当成年轻人单相思的不幸的牺牲品。她丝毫不能容忍雪莱,认为他的生活是邪恶的,他的诗令人作呕。至于济慈,我认为她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她广泛浏览过从欧洲大陆的古典著作直到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但她同时代的欧洲大陆的作家却一无所知。屠格涅夫有一次送她一本他写的小说,但是她从未读过,只不过把屠格涅夫看成她的朋友们的亲戚而已。她知道他在写作,可是几乎人人都在写书,没什么了不起。

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她自然也毫无所知。她知道某种动机是存在的:爱国家、公益精神、爱自己的子女都是应赞美的动机;而爱金钱、爱权力、虚荣心都是坏的动机。好人的行为经常出于良好的动机,然而坏的,纵然是坏到极点的人,也有一些时候不全坏。婚姻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制度,显然,夫妻彼此相爱是一种责任,但它却是一种不太容易履行的责任。因为如果性爱将他们吸引在一起,必然就有美中不足的事存在其间。自然她对这桩事情不是用这些字眼说出来的。她所会说的是,事实上是“你知道,我
22 从不认为夫妻之间的爱,会像父母对子女的爱那样美好,因为夫妻之爱里面有时会有一点自私的成分”。这可能是她对性这类话题最接近的想法。有一次她可能谈起更接近这个禁忌的话题:谈到帕默斯顿勋爵不是一个好男人这一事实时,她说他在男人中有点

古怪^①。她不喜欢酒,厌恶烟草,而且几乎就要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她的生活是一种苦行,只吃最清淡的食物,八点吃早饭,而且在80岁之前从来没有还没用茶就坐在安乐椅上。她全然脱离尘俗,鄙视追求世俗荣誉的任何人。我深以为憾地说,她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姿态不太尊重。她常常很开心地讲到,有一次她在温莎,感到身上很不舒服,女王亲切愉快地说:“罗素夫人可以坐下来,某某夫人站在她前面。”

我年满14岁以后,祖母在智力方面的局限性让我感到难受,而她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开始让我感到太过分了。但是当我还是小孩子时,她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对我的幸福的热切地关心,使我爱她并有孩子所需要的那种安全感。我记得当我四、五岁时在床上醒来时想,要是祖母死了那该多可怕啊!而当我结婚以后,她真的去世了,我却全然无动于衷。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回想起来,越来越意识到,她在塑造我的人生观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她的无所畏惧,她的公益精神,她对习俗的蔑视以及她不盲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似乎一直对我有所助益,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值得我去效仿。她送给我一本《圣经》,在扉页上题写了她最喜欢的经文,其中有一句是:“你不可追随众人去行恶事”。正是她对这条经文的强调,引导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从不害怕自己属于少数。

当我还是孩子时,祖母的四个兄弟和两个姐妹还健在,他们都不时地到彭布罗克邸园来。她的长兄是明托勋爵,我叫他威廉斯舅公的。第二个兄弟是亨利·艾略特爵士,他有着受人尊敬的外交

^① 帕默斯顿(1784—1865)英国政治家、三次任外交大臣,两次任首相。婚前有不少情人,同墨尔本勋爵的妹妹未婚先育,婚后恶习仍未改。——译注

生涯,但对他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了。老三是我的查理舅公,我记得他主要是因为在一个信封上写满了他的长长的头衔。他是海军将军,尊敬的查尔斯·艾略特爵士,高级巴思勋爵。他驻在德文港。别人告诉我说他是海军少将,而在海军将领中还有更高级的海军元帅。这话多少使我有些难过,我觉得他应该想办法晋升上去。

- 23 她最小的兄弟是乔治·艾略特,他是一个单身汉,我叫他多德舅公。家人要我注意他的主要一点是他和祖母的祖父布莱登先生长得十分相像。这位布莱登先生由于考虑埃特纳火山的熔岩而导致令人遗憾的异端思想。除此之外,多德舅公就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对于威廉舅公,我有一个极为痛苦的记忆:一个6月的傍晚,这每时每刻我都享受到愉悦的晴朗的一天行将结束时,他来到彭布罗克邸园。当我该说晚安时,他郑重地告诉我人类享受愉悦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还说我再也不能享受像现在行将结束的这一天的那么多的夏日愉悦了。当时我泪如泉涌,而且上床之后,还一直哭了很久。后来的经验表明,他的说法十分残酷,同样也不真实。

和我接触的成年人特别缺乏理解儿童情绪的能力。我4岁时,曾在里士满拍照,摄影师很难使我安静地坐下来,最后终于许愿,假如我坐着不动,那么他就给我一块松蛋糕,在那之前我只吃过一块松蛋糕。这许愿使我欢喜若狂,因此我就像小老鼠一样安静地坐在那里。照片拍得非常成功,但是我并没有得到那块松蛋糕。

另外一次我听到一个大人对另一个人说:“那个小菜昂什么时候来?”我竖起耳朵听并问:“是有一个小狮子^①要来吗?”他们说:

① 莱昂(Lyon)与狮子(lion)同音。——译注

“是，他星期天来，他非常驯良，你会在客厅里见到他。”星期天之前，我天天数，日日盼，到了星期天早晨，我又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数着。最后家人告诉我那头小狮子已经在客厅里，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去了，结果发现他是一个叫莱昂的普通年轻人。一下子我从着迷状态清醒过来，彻底失望了。至今我仍然痛苦地记得那种深深的绝望之情。

回来再讲我祖母一家。我不大记得她的妹妹伊丽莎白·罗米利夫人，只记得从她那儿我第一次听说拉迪亚德·吉卜林，她很欣赏他写的《山中平话》。我祖母的另一个妹妹夏洛特·波特尔夫人，我称她为洛蒂姨奶奶，更多姿多彩。据说她还是孩子时，有一次从床上滚下来没醒却低声念“我的头低下来，我的自尊心受到打击”。还听说，她听大人们谈论梦游，当晚就起来仿照她认为是梦游的方式走路。大人们看到她完全清醒，就决定不提这件事。第二天早上，他们沉默无语使她大失所望。最后她说：“难道昨天晚上谁也没有看见我梦游吗？”在她后来的生活里，她往往讲话七颠八倒。有一次她要给三个人叫马车。她思忖二轮马车坐不下，四轮马车²⁴又太大，因此她叫仆人去叫一辆三轮马车。另一次，有一个叫乔治的仆人在她出发去欧洲大陆时，到车站给她送行，她想她可能要写信告诉他有关家事，但她突然想起她不知道他姓什么。火车刚刚开动，她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喊道：“乔治，乔治，你叫什么名字？”乔治回答说：“乔治，夫人。”那时她已经听不到了。

除了我的祖母之外，我家还有我的叔叔罗洛和姑姑阿加莎，他们俩都终生未婚。罗洛叔叔对我幼年成长起了些重要作用，因为他总对我谈科学上的事情。他的科学知识相当丰富，毕生因为病态的害羞而深受其害，以致凡是涉及同别人打交道的事他都一无

所成。但同我在一起,由于我还是个孩子,他就不害羞了,常常显示出一种成年人不认为他会有的令人发笑的幽默气质。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教堂的窗户要用有色玻璃,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早先并不是那样的,但有一次,正当牧师走上讲坛,他看见有个人走过,那人头上顶着一桶石灰水,忽然桶底掉下来了,石灰水浇了那个人一身,这使得那个可怜的牧师忍俊不禁,大笑起来,使得讲道无法进行。于是从此之后,教堂的窗子就装上了有色玻璃。以前他曾任外交部做事,但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不能读也不能写,后来他的视力有所改善,但是他再也不打算干什么常规工作了。他是一位气象学家,对于 1883 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的影响做了极有价值的研究。那次火山爆发造成英格兰奇异的落日景象,月亮甚至变成了蓝色。他时常对我讲起喀拉喀托火山爆发造成奇异的落日现象的证据,我也很用心地听他讲述。他的谈话大大地鼓舞起我对科学的兴趣。

彭布罗克邸园的成年人中最年轻的是阿加莎姑姑,她实际上只比我大 19 岁,因此我到彭布罗克邸园时,她才 22 岁。我到那里的第一年,她想方设法教育我,但是并不怎么成功。她有三个颜色鲜艳的球,一个红的,一个黄的和一个蓝的,她总是拿起这个红球问我:“这个球是什么颜色?”我说:“黄的。”她就把球举到她的金丝雀旁边说:“你说它和金丝雀是一种颜色吗?”我说:“不是,”但是我不知道金丝雀是黄色的,所以对我也没多大帮助。我想,我必定及
25 时地学会颜色,但是我只能记得而不能记牢它们。后来她教我阅读,但是这超过我的能力所能胜任。她教我的只有一个字我是成功地记住了,这个字就是“or”(或)。其它字虽然一样短,我总也记不住。她一定是失去信心了。在我 5 岁前不久,我被送到幼儿

园,那里最终成功地教会我难学的阅读技能。我六、七岁时,她又拉着我的手教我英国宪政史,这的确使我非常感兴趣。她教我的好多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现在我还保存着一个小本,其中记下了她口述的问题和答案,我举几条就可以说明观点。

问:亨利二世和托马斯·贝克特争论些什么?

答:亨利希望制止由于主教有他们自己的法庭而产生的弊端,因为这使教会的法律与国家的普通法律分离。贝克特拒绝削弱主教法庭的权力。但是最终被说服同意克莱仑登大法(克莱仑登大法条文是当时宣布的)。

问:亨利二世是否试图改进国家的政府?

答:是的,在他繁忙的当政期,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改革法律的工作。巡回审判变得重要起来。它不仅像以前一样解决全郡的金钱事务,而且还要听取申诉和审判案件。正是由于亨利二世的改革,我们才有陪审团审判制度最初的明确开端。

她没有提到贝克特被杀^①,她提到了查理一世被处决,但是没有加以谴责。

她一直没有结婚,一度曾和一位副牧师订婚,但在订婚期间她产生精神失常的幻觉,从而使得婚约破裂。她成了一个守财奴,住在一所大宅子里,但是只用很少几间屋子,为的是节省煤,她还每

^① 贝克特(1118—1170)为当时坎特伯雷大主教,1164年克莱仑登大法宣布时表示同意,次年即反悔,最终被亨利二世手下人所杀。——译注

星期只洗一次澡,也是为了省煤。她穿厚羊毛长袜,经常滑下来,在足踝上绞成一团。大多数时光,她都感情用事地品评人物,不是说某些人好到极点,就是说另外一些人坏到极点,两者都是出于她的想象。在我和哥哥各自同妻子住在一起时,她对我们的妻子深恶痛绝,可是后来又喜欢她们了。我初次带着我的第二任妻子去见她时,她把我前妻的照片放在壁炉台上,对我的第二任妻子说:“我一见到你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可爱的艾丽丝,要是伯蒂遗弃你会怎么样,这是上帝所不准许的”。我的哥哥有一次对她说:“姑姑,你永远是一位过时的妻子。”这话不但没有激怒她,反而引得她一阵大笑,而且向所有的人重复这句话。那些认为她感情用事或者头脑迟钝的人很容易对她那突如其来的狡黠和机智感到惊讶。她是我祖母的美德的牺牲品,假使祖母不教导她性是邪恶的话,她本来可以过得幸福、成功和有所作为的。

我哥哥比我大七岁,因此不大能和我作玩伴。除了假日之外,他总是待在学校里。作为弟弟,我自然而然地佩服他。每逢假期开始他刚回来时,我总是非常高兴。可过不了几天,我就开始盼着他的假期快点结束。他逗弄我,欺侮我,可不太厉害。我记得我6岁时,有一次他高声喊我:“娃娃!”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名字,就摆出庄重的样子不去理他。后来他告诉我,他有一串葡萄,要是我应声去了,他就会给我,因为不管什么情况,家里都不让我吃任何水果,这次没能吃着,还是损失惨重。还有一个小铃铛,我认为这是我的,可是他每次回家,总说那是他的并把它抢走,虽然他本人已经长大,玩铃铛已经得不到什么乐趣了。他长大成人以后,还占有着那个铃铛,只要我看到那个铃铛没有一次不生气的。从我父母的相互通信中看出,他们对我哥哥相当头疼,但是无论如何,母亲是理

解他的,因为他无论从性格到外貌都像斯坦利家的人,罗素家的人从来就一点也没有理解过他。从一开始就把他当成魔王^①的顽童,他发现人们那么看待自己,自然就按人们说的那样继续干下去。人们尽量让他同我分开。我一意识到这一点,就感到十分不满。他的个性极强,我只要同他接触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感到憋得气都透不过来似的。在他整个一生中,我对他一直保持着既爱又怕的态度。他热烈地渴望别人爱他,但他那么霸道,总不能让人一直爱着他。等他失去了所有人的爱,他的心灵就受到创伤,变得残酷而肆无忌惮,但他所有最坏的举动都是他感情用事的结果。

在我彭布罗克邸园的早年生活中,仆人们在我生活中起的作用比家里人还要大。有一位老管家名叫考克斯太太。在我祖母幼年时,她就是我祖母的保姆。她正直、严格、精力充沛,对这个家庭忠心耿耿,待我一直不错。还有一个男管家叫麦卡尔平,他是一个地道的苏格兰人,总把我抱在膝上,给我念报上刊登的铁路事故的²⁷报导。每当我看到他,总是爬到他的膝上说:“给我讲个意外的事故。”那时,还有一位法国厨子名叫米肖。她非常让人害怕。但尽管她总是让人畏惧,我还是忍不住要到厨房看看在老式烤肉叉上转动着的烤肉,还从盐罐里偷盐块,我吃盐比吃糖还高兴。米肖总是用切肉刀追我,而我总是很轻易地逃脱。门外还有一位园丁叫麦克罗比。我对他已经印象很淡了,因为我5岁时他已离开我们家。还有一位看门人和他的妻子辛格顿夫妇,我非常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给我吃烤苹果喝啤酒,而这两样东西在家里都是严格禁止

^① 有一次祖父写信给父亲,谈到不要把哥哥的顽皮看得太认真。他实际的想法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曾经是非常顽皮的孩子,但后来变好了。

的。继麦克罗比之后当园丁的是威德勒，他告诉我说英国是被放逐的十支族，我想我并不怎么信他。我刚到彭布罗克邸园时，还有一位德国保姆赫采尔小姐，那时我说德文和说英文一样流利。我到彭布罗克邸园没几天，她就离开了，接替她的是位德国保姆叫威廉敏娜，或者简称敏娜。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天晚上她给我洗澡时，因为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我觉得为了慎重起见，就使自己全身绷直，无论她怎么努力，我都没让她洗成。最后她不得不到外面找人进来帮忙。无论如何，我很快就同她融洽相处了。她教我写德文字母。我记得我学会了写德文的大写和所有的小写字母后，对她说：“现在只剩下学数字了。”等我发现德文的数字和英文的数字一样时，我感到轻松，又感到惊奇。偶尔她用手掌打我，我还记得她打我时，我就大哭大闹，但我从未因为她打我就不把她看成朋友了。直到我6岁，她一直跟我在一起。和敏娜同时，我还有一位保姆叫阿达，她总在早上我还未起床时把火生起来，等着木柴烧着冒出火苗来再加进煤，我总是希望她不加煤，因为我喜欢看烧着的木头发出的明亮的火焰和听劈劈啪啪的响声。保姆和我同睡在一间房子里。据我自己的回忆所及，我从来没有看到她穿衣、脱衣，也许精神分析学家可以由此得出他们想得到的结论。

在食物方面，我整个少年时代都受到一种极端斯巴达式的待遇。事实上，比起现在有益健康的标准来还要艰苦。在里士满住着一位法国老太太名叫德切戈延夫人，她是塔列朗^①的侄女，她经常送给我大盒的最好吃的巧克力，这只准我在每星期天吃一块。

① 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在法国大革命前，大革命中，执政府时期，拿破仑时代，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和七月革命之后几朝都身居要职，是著名的玩弄手腕的不倒翁。——译注

但是不管在星期天还是平日,我必须把巧克力送给每位成年人吃。我非常喜欢把面包捏碎放在肉汤中,我在育儿室可以这样做,但在餐室就不行。我习惯在吃晚饭前睡一觉,一旦我起晚了,就在育儿室吃;如果我按时醒来,就得在餐室吃了。我总是假装睡过了头,以便在育儿室吃饭。最后他们怀疑我装假,有一天,我还在床上躺着,他们用手指戳我。我使自己浑身绷紧,想象如果人们睡觉时会是这样的。但是令我沮丧的是,我听到他们说:“他没有睡着,因为他正在绷着自己呢。”但是从来没有人发现我为什么要假装睡着。我记得有一次午餐时,所有的盘子都换了新的,而除我之外,每个人的盘子里都放着一只桔子。他们不让我吃桔子,因为他们有一条不能变更的信念就是水果对孩子不好。我知道我不能要桔子,因为那样做就失礼了。但是当把盘子放在我面前时,我就大胆地说:“盘子上什么也没有。”所有的人都大笑起来,但我还是没有吃到桔子。我吃不到水果,实际上也吃不到糖,他们也不让吃过多的碳水化合物。不管怎么样,我从来没有生过一天病,除了在11岁时得过一次轻微的麻疹。我自己的孩子降生之后,我对孩子十分感兴趣,可是我还不知道有哪个小孩像我小时候那么健康。我敢肯定,现代任何儿童膳食专家都会认为我会得各种各样的营养缺乏的疾病。也许我因为偷吃野苹果而幸免。而假如这事被人知道的话,那就会引起极度的恐惧和惊慌。我第一次撒谎的原因同样也是出于这种自我保存的本能。我的保姆把我丢下半小时不管,她严格嘱咐我她不在时不要吃黑莓。她回来时,我正在黑莓树丛附近,这引起她的怀疑。于是她说:“你又吃黑莓了?”我回答说:“我没有。”她说:“伸出你的舌头来!”我感到羞愧万分,无地自容,好像犯了弥天大罪。

事实上,我有不同寻常的罪恶感倾向。要问我最喜欢唱哪首歌,我会回答:《尘世的厌倦与罪恶的负担》那首。有一次,祖母在家庭祈祷中诵读浪子的比喻,我后来对她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读那段——因为我打破了我的瓶子”。以后几年,她经常以取笑的方式谈到这事。她可没有认识到,正是她造成的这种病态,也正是这种病态,在她自己的孩子身上产生了悲剧性的结果。

我早年最生动的回忆许多都是让我感到丢脸的事。1877年夏天,祖父母从坎特伯雷大主教处租了布罗德斯泰尔斯附近的一所房子,称作石屋。我感觉坐火车去那里的旅程长得不得了。过了一会儿,我想我们肯定已经到了苏格兰,于是我问:“我们现在到哪个国家了?”他们全笑我,对我说:“你不知道不过海你就出不了英国吗?”我不敢解释,只感到满心羞愧。我们到了那里²⁹以后,有一天下午,我和祖母及阿加莎姑姑一起到海边去。我穿了一双新靴子,动身时,保姆嘱咐我的最后一件事是:“小心别把你的靴子弄湿了!”但是涨潮时我被逼到一块大石头上,阿加莎姑姑和祖母叫我涉水到岸上来。我不愿这样做,于是姑姑就涉水过来,把我抱过去。他们认为我不涉水是因为害怕水,为此教训我一番,说我怯懦。我一直没有把保姆的禁令告诉他们,而只是谦和地听着。

然而,我在石房度过的时光大体上还是非常愉快的。我记得北海角,我认为那是英格兰的四角之一,因为我那时想象英格兰是一个长方形。我记得里奇巴勒镇里的遗址,它令我很感兴趣。拉姆斯盖特的观景镜(Camera Obscura)更加激起我的兴趣。我记得那迎风波动的麦田。遗憾的是,30年后再回到这地方附近,已经再也看不到麦田了。我还记得,海边那些通常使人快乐的——海

碱、海葵、岩石、沙滩、渔船和灯塔等。要把海碱从岩石上扒下来可真不易，它紧紧地吸附在岩石上，我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我问阿加莎姑姑：“姑姑，海碱有思想吗？”她回答：“我不知道”。于是我加了一句：“那你应该学啊！”是什么因缘促成我第一次和友人怀特海的交往，我已记不真切了。人家告诉我地球是圆的，但是我不相信，家人随即请来了教区的牧师来说服我，而他正好就是怀特海的父亲。在牧师的指引下，我接受了正统观念，开始掘一个洞到地球对面去。不过这件事，我只是道听途说的。

在布罗德斯泰尔斯别人带我去见摩西·蒙泰菲奥雷爵士，他是一位很受人尊重的犹太老人，就住在附近（根据百科全书，他已在1824年退休）。这是我第一次在《圣经》之外知道有犹太人存在。家人带我去见他之前，耐心地向我解释他应该受人尊重以及犹太人过去没有法律平等的资格又是多么可憎，而正是他和我的祖父曾做了很多努力去消除这种不平等。这一次，祖母对我的教导给我留下清楚的印象，但在其他场合，我就感到困惑。她是激烈反对英帝国对外领土扩张政策的英格兰本土主义者，强烈地反对殖民战争。她告诉我祖鲁战争是非常邪恶的，它主要应归罪于南非总督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可是当巴特尔·弗里尔爵士来到住在温布尔顿时，她带我去看他，我观察到她并没有把他当成恶魔看待，我觉得这非常难以理解。

祖母常常大声念书给我听，她读的主要是玛丽亚·埃奇沃思写的故事，书中有一个故事叫作《备用钥匙》，她说这个故事不怎么³⁰好，因此不想念给我听了。可是我每次从书架上取下书来送给祖母时，每次读一句，这样就把整个故事都读完了。她不让我了解事物的企图很少能成功。稍后一些时候，就是查尔斯·迪尔克爵士离

婚案大丑闻^①期间,祖母采取的预防措施是把每天的报纸都烧掉。但是我经常跑到公园的门口去给她取报,在报纸到她手之前,我已经把离婚案报道的每个字都读过了。这个案件更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有一次我曾同迪尔克一起去教堂,我一直想知道他听到宗教第七诫时心里作何感想。我学会流畅地阅读以后,我经常读给她听,就这样,我获得了大量标准的英国文学知识。我和她一起读莎士比亚、弥尔顿、德莱登、柯珀的《任务》、汤姆森^②的《怠惰的城堡》、简·奥斯汀以及一大堆其它的书。

在阿玛贝尔·赫斯·杰克逊(娘家姓格兰特·达夫)写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童年生活》一书中,对彭布罗克邸园的气氛有着极好的描述。她的父亲是芒斯图尔特·格兰特·达夫爵士。她的家住在特威克南的一所大房子里。她和我从4岁开始就是朋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她去世为止。正是从她那里,我第一次听说魏尔伦、陀思妥也夫斯基、德国浪漫派作家以及其他许多文学界的著名人物。但是她的回忆录讲的是较早时期。她写道:“我唯一的男朋友是伯特兰·罗素,他和他的祖母老罗素夫人,约翰勋爵的遗孀一起住在里士满公园的彭布罗克邸园里。伯特兰和我是真正的盟友,我对他漂亮而有才能的哥哥弗兰克私下里深为爱慕。但我很遗憾地说,弗兰克和我哥哥对于小女孩有相同的看法,他经常用我的头发把我捆在树上。而伯特兰对我却总是和善的。他是一个表情庄重的小男孩,身穿一身蓝色法兰绒服装,由一位同样庄重的家庭女教师领

① 迪尔克(1843—1906)为自由党议员,1882年到1885年任格拉德斯通内阁地方事务大臣,其间与一位律师夫人有染,1885年被曝光。——译注

② 汤姆森(James Thomson, 1700—1748)英国诗人,本书第一版误印为Thompson。——译注

着。我非常愿意到彭布罗克邸园去喝茶。甚至在小时候,我就认识到,那是一个多么不适合小孩成长的地方。老罗素夫人总是用一种压低的声音谈话,而阿加莎小姐总是披着白围巾,完全是一副受人欺侮的样子。罗洛·罗素从来不讲话,他和人握手时简直像要把人家的指骨全捏断一样,但是他十分友好。他们全家都像幽灵一样在房间里出出进进,没有谁看起来显得饥饿。对于这样两位年轻而特别有天才的男孩,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培养”。

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候,每天最主要的时刻都是我独自在花园中度过的。我的生存的最鲜明的一部分是孤独。我很少向别人³¹提到我的比较认真的思想,而当我提到时我会后悔的。我熟悉花园的每个角落,年复一年地在一个地方寻找白樱花,在另一个地方寻找红尾鸱的窝。刺玫在缠绕的常青藤中绽出花蕾,我知道在哪里能发现最早的风铃草,而哪株橡树长叶最快。我记得 1878 年,有一棵橡树早在 4 月 14 日就发了芽。从我的窗外还可以看到两株仑巴第白杨,每一株都有 100 英尺高。夕阳西下时,我总是望着房屋的影子缓缓在树上移动。早晨,我醒得很早,有时看到启明星从天际升起。有一次我把这颗星当成树林中的灯笼。大多数早晨我都看到日出,而在明媚的四月天,我有时会在早饭前溜到屋外去长时间地散步。我望着落日把大地和晚霞映红,我倾听着风声并为看到闪电而欢欣鼓舞。整个童年我的孤寂感越来越甚,而我沒有碰到过我能与之交谈的人,也越来越使我失望。是大自然和书本以及(稍后的)数学使我免于完全的消沉。

可是我童年的最初时光还是快乐的,只是临近青春期时,孤独感才会难以忍受。我喜欢我的来自德国和瑞士的家庭女教师,我的智力还没有充分地发展到因家人在这方面的不足而感到痛苦的

程度。可是我必定感到某种不愉快。因为我记得我真希望我的父母还活着。我6岁时,有一次我对祖母表达了这种感情,然而她却告诉我他们去世对我是非常幸运的事。她的话当时给我留下极不愉快的印象,我觉得她说这话是出于嫉妒。当然我还不知道,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来看,这话是有充分根据的。祖母的脸表情丰富,尽管见过大世面,她还是没学会掩饰自己的情绪。我注意到,只要一提到精神失常就能引起她一阵极度痛苦的发作,其中原因我猜测了很久,只是多年之后,我才晓得她有一个儿子在精神病院里。他曾在纪律严整的军团之中,几年以后就疯了。别人告诉我这个故事,但我不能保证故事准确无误。他发疯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单纯,他的军官同事取笑他。他们在营中养一头熊做宠物,一天他们跟他开玩笑,把熊放到他那里,于是他逃走了,丧失了记忆。后来他被发现在乡下到处乱逛,在不知道他的身份的情况下,于是就被收到济贫院的医院里。在半夜里,他跳起来大喊:“熊!熊!”还把旁边床铺上的流浪汉勒死。他后来一直没能恢复记忆,但一直活到80多岁。

- 32 当我尽量回忆早期童年时代时,我记得我抵达彭布罗克邸园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温暖的阳光下,在融化了的雪上行走,而这肯定是到达邸园后一个月左右的事了。我还记得人们把一棵倒了的大山毛榉树锯成木头。我记得的另一件事是我4岁的生日,那天别人送我一个喇叭,我吹了一整天,还在凉亭喝茶,吃生日蛋糕。再有我记得姑姑教我颜色和阅读。以后非常清楚的是,在我不到5岁时我上的幼稚园,一直延续了一年半,这使我极为快乐。卖给幼稚园的玩具的商店名称印在箱盖上,是牛津街的伯纳斯·斯特里特。到现在,除非我恢复镇静,我总觉得伯纳斯·斯特里特像是阿

拉丁的宫殿。是的,在幼稚园,我认识了一些别的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我已没有印象了,但有一个叫吉米·贝利的,1929年我在温哥华刚下火车时,曾经再见到过。现在我知道,教我们的有教养的女教师受过正规的福禄贝尔^①式的训练,而这在当时是令人惊异地先进。我还能记得几乎所有她上的课的细节,但是我想最令我激动的是发现黄色加蓝色能变成绿色。

我刚满6岁时,祖父去世,其后不久,我们去珀思郡圣菲里安斯度夏天。我记得那稀奇的、老式的、有着精致的木门柱的小旅馆,木桥横跨小河,湖上的石壁洞以及对面的山。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时光之一。我的另一个记忆就不那么愉快了。那是在伦敦的切舍姆街8号一间屋里,老师对我大发雷霆。当时我努力学乘法表,但由于不断流泪而受到阻碍。祖母在我7岁时,在伦敦租了一所房子住了几个月。那时候我开始对母亲的家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外祖父已经去世,可是外祖母,奥尔德莱的斯坦利夫人还活着,和她的女儿莫德住在多佛尔大街40号^②一所大宅子里。我经常和她一起吃午饭,虽然饭菜的味道很好,但不能说吃得很愉快,因为她有一张刻薄的嘴,男女老幼一概不饶。她在场时,我总是害羞得要命,这使她恼火。我尽力使她对我留下好的印象,但总是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不讨好。我记得我告诉她,这7个月中我长了 $2\frac{1}{2}$ 英寸,要按照这个比例,我一年就会长 $4\frac{2}{7}$ 英寸。她说:“你难道不知道,除了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以外,你不

① 福禄贝尔(1782—1852),德国教育家,幼稚园的首创者。他的学前教育理论强调儿童自我活动和主动性原则,以游戏为基础,至今仍有巨大影响。——译注

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猛烈的空袭中完全被炸毁。

该说分数,那完全是学究气!”我回答道:“我现在知道了。”“多像他
33 的父亲!”她说着转向莫德姨妈。不知怎么地,像这次一样,我尽最大的努力总是适得其反。我快 12 岁时,她曾当着一屋子的客人,问我是否读过她列举的一系列科普读物。我一本也没有读过。最后她叹了口气,面向客人说:“我的孙子外孙就没有一个聪明的。”她完全是 18 世纪式的典型人物,理性主义又缺乏想像力,热衷于启蒙,但对于维多利亚式的伪善的一本正经非常蔑视。她是格顿学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她的像片就挂在格顿大厅里。但是她的政策在她去世时已经被抛弃。她常说:“只要我活着,在格顿学院就不能有教堂。”而现在的教堂就是在她去世那天开始动工兴建的。我一到青春期,她就竭力阻止她认为影响我成长的性格软弱、婆婆妈妈的东西存在。她习惯于说:“没有人能说出什么来反对我,而我总是说,破第七诫和破第六诫一样^①,并不是那么坏。因为无论如何,它还需要别的党的赞成。”有一次我让她非常高兴,因为我向她要一本《项狄传》^②作为生日礼物。她说:“我不想题字,因为人家会说,你怎么有这么怪的外婆!”可她还是题了字,那是有亲笔签名的第一版。这是我能记起的唯一一件成功地讨得她欢心的事。

她对她所认为的蠢事都相当轻蔑,在她生日时她总是凑成 13 个人的生日宴会,并且总让宴会中最迷信的人最早离去。我记得有一回,她的一个装模作样的孙女来看她,带着一只巴儿狗。小狗的吠声使她烦躁。她的孙女说这小狗是一位天使。“天使?——

① 第六诫为不可杀人,第七诫为不可奸淫。——译注

② 《项狄传》为 18 世纪英国作家斯特恩(1713—1768)所著。全书无情节,写法怪诞,被认为是意识流派之先驱。——译注

天使？”外祖母愤怒地说。“多么荒唐！你认为它有灵魂吗？”这个年轻女士大胆地回答：“对，奶奶。”整个下午，就在她孙女和她待在一起时，她依次告诉每一位来客：“你想想看——格里塞尔这个傻丫头说了些什么？她说狗有灵魂。”她习惯每天下午坐在她的大客厅里，接待接踵而至的来访者，包括当时最有名的作家来喝茶。他们中的任何人离开房间时，她就会转向其他的人叹口气说“傻瓜都是这么累人”。她从小作为詹姆斯党人^①被培养起来，她的家庭属于爱尔兰狄龙家族，他们在博伊恩战役^②后逃到法国，并在法国军队中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私人兵团，法国大革命后才又重返爱尔兰。但是外祖母是在佛罗伦萨长大的，他的父亲在那里当公使。在佛罗伦萨，她通常每星期去拜访一次小觊觎英国王位者^③的遗孀。她常说，她认为她的祖先唯一的愚蠢之处就是他们曾经是詹姆斯党人。我没有见过外祖父，可是我听说他经常对外祖母吹胡子瞪³⁴眼睛，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显出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④。她有一大家人，儿女成群，大多数每个星期日都来和她共进午餐。她的大儿子信伊斯兰教，几乎全聋了。二儿子莱尔夫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将时间花在了伦敦地方教育委员会里攻击教会。她的三儿子阿尔杰农是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罗马教皇的侍从和埃莫斯的主教。莱尔夫聪明机智，学识渊博而又刻薄。阿尔杰农也很机智，肥

① 詹姆斯党人指 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拥护詹姆斯二世及其后裔复辟的人。——译注

② 博伊恩为爱尔兰河名。詹姆斯党人 1689 年从法国登陆爱尔兰，1690 年在博伊恩战役中为英军击败。——译注

③ 小觊觎英王王位者指英王詹姆斯二世（1633—1701，1685—1688 年在位）之外查尔斯·爱德华（1720—1788）。——译注

④ 这是事实，见《奥尔德莱贵夫人们》，南希·米特福德著，1938 年。

胖而贪吃。亨利,那位伊斯兰教徒,缺乏家人的一切优点,同时,我认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使人腻烦的人。虽然他耳聋,却硬要人家把一切事情讲给他听。在星期日午餐席上,女儿和女婿中有信英国国教会的,有信一位论教派的,有信实证主义的,更加上儿子们不同的宗教信仰,总少不了激烈的争论。当争论达到猛烈的顶点时,亨利觉察到有点喧嚷,就要问他们在争论些什么。最靠近他的人就在他耳边把自己在争论中的偏见喊给他听,这时所有其他的人就喊:“不!不!亨利,不是那样!”这时候,喧嚣变得异常激烈。我舅舅莱尔夫最得意的诡计就是在星期日午餐上问:“这里谁相信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全是真的?”他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使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牧师彼此意见一致,而他们可最不喜欢没有分歧。我过去常去参加这种午餐,但总是心惊胆战,因为我知道,这帮家伙没有一次不突然对我攻击。他们中间只有一位可算是我的朋友,但她可不是出生在斯坦利家。她是我舅舅莱尔夫的妻子,休·贝尔爵士的妹妹。外祖母总认为她自己宽宏大量,因为她没有阻挠莱尔夫和她称作“生意”的人结婚。但是休爵士是一位千万富翁,她的话也就没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

外祖母尽管令人畏惧,但她也有自己的弱点。一次,在等待格拉德斯通先生应邀来喝茶时,她告诉我们,她打算确切地向他解释他的地方自治政策在哪些方面是错误的。格拉德斯通先生来访时,我自始至终都在场,但是她没有对他说一句批评的话。他鹰一样锐利的眼睛甚至把她都镇住了。她的女婿卡莱尔伯爵给我讲了她更丢面子的一件事。这事发生在纳沃思城堡,她在那里做客。伯恩-琼斯当时也在那里,他有一只乌龟式的烟丝袋,还有一

35 只真乌龟,有一天乌龟误爬入书房,这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恶作剧

的机会。吃饭时,伯恩-琼斯的烟丝袋放在客厅炉火附近。女士们吃完饭回来,戏剧性地发现那只乌龟爬进了客厅。把乌龟拿起来时,有人惊叫乌龟的背软了。卡莱尔勋爵从书房中取出了百科全书相关的一卷,读了一段自己瞎编的词,说大量的热有时会产生这种结果。外祖母对这个自然史的事实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后经常提到它。许多年以后,当她和卡莱尔夫人就地方自治而争论时,她的女儿怀有恶意地告诉她这件事的真相。外祖母反驳道:“我也许有好多事情都看走眼了,但我绝不是傻瓜,我不相信你的话。”

我的哥哥,他有着斯坦利家人的气质,喜欢斯坦利家而不喜欢罗素家,而我爱罗素家害怕斯坦利家。可是当我长大些,我的感情就改变了。我得自于罗素家的是害羞、敏感和形而上学,而得自于斯坦利家的是活力、健康和好兴致。总的来说,较之前者,后者是更好的遗传品质。

回到我所能记得的我的童年时代。我清楚记得的第二件事是1880年到1881年的那个冬天,那时我们是在伯恩茅斯度过的。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托马斯·哈代的名字。他的三卷本著作《号手长》放在客厅的桌子上。我想我记得这事的唯一理由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号手长,书是由《远离尘嚣》的作者写的,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尘嚣。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的德国家庭女教师告诉我,除非相信圣诞老人,否则就得不到圣诞礼物。这使我痛哭流涕,因为我不相信这样一个人物的存在。我对那个地方另一个仅有的记忆就是那儿出现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风雪,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溜冰,它是我少年时期一直热爱的娱乐。我从来不放过一次滑冰的机会,甚至冰不安全也不介意。我住在多佛尔大街时,一次,我

到圣·詹姆斯公园去溜冰而掉入水里,我不得不湿透着跑过大街,这使我感到很丢脸,但我还是坚持在薄冰上练习溜冰。以后几年的事我已记忆模糊,但是我 10 岁生日那天却历历在目,回想起来就像昨天的事一样。天气晴朗,风和日暖。我坐在金链花树丛中,但是不久就来了一位瑞士女士跟我一起玩球,她原是用来接受面试的,后来成了我的家庭教师,她说她接到(catched)球,我纠正了她^①。该我去切生日蛋糕时,我没有能把第一块切出来,为此我很

36 不好意思。但我最难忘的是那天的阳光。

我 11 岁时,我开始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哥哥做我的老师,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像初恋一样令人陶醉。我从来没有想象到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妙的东西。我学过第五命题以后,哥哥告诉我,一般认为这个命题很难懂,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困难。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认识到我也能有某种智力。从那时起直到我 38 岁,怀特海和我完成了《数学原理》,数学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也是我幸福的主要源泉。然而正如所有幸福一样,它不完全是快乐。人家告诉我欧几里得证明了许多定理,但他都是从公理出发来证明的,这使我非常失望。一开始我不愿接受这些公理,除非哥哥告诉我提出接受这些公理的一些理由。但是他说:“假如你不承认这些公理,我们就讲不下去了。”因为我还是愿意继续学下去,只好勉强承认这些公理。从那时起,我一直对于数学的前提感到怀疑,而且这种怀疑决定了我后来工作的进程。

初学代数,我觉得要困难得多,这也许是教得不好的结果。老师让我死记硬背:“两个数的和的平方等于它们的平方之和加上它

① 应该说 caught,而不是 caught. ——译注

们乘积的两倍。”我对所背的内容一点也不理解,当我记不住这些话时,老师把书扔到我的头上,而这一点也不能激发我的智力。在代数学习入门以后,一切就都变得很顺利了,我总喜欢用我的知识给新老师留下印象。我13岁时,换了一个新老师,我转一个硬币,于是他问我:“为什么那个硬币会转?”我回答道:“因为我用手指给它一个力偶。”他说:“关于力偶你知道什么呢?”我轻率地回答:“噢,关于力偶我全都知道。”祖母总是怕我用功过度,给我规定的学习时间非常短。结果我总是在卧室中偷偷地点一支蜡烛,在寒冷的夜晚穿着睡衣坐在桌前用功。只要稍有动静,我马上吹灭蜡烛,迅速上床。我讨厌拉丁文和希腊文,我觉得只有傻瓜才去学那种没人讲的语言。我最喜欢数学,除数学之外,我喜欢历史。因为我没有别人可以进行比较,所以很长时间里,我不知道和别的孩子比起来是好还是坏。但我记得,罗洛叔叔送别贝里奥尔学院院长乔伊特到前门时说:“他的确很有进步。”我知道,他是说我的功课。虽然我说不清我是怎样知道的,一旦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有智力的人,我就决定,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在学术上有一番作为。我整个³⁷青年时代,不能让别的事妨碍我实现这个抱负。

如果说我的童年都是严肃和认真的,那就完全是误解。我尽可能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乐趣,其中有一些恐怕属于恶作剧。我们的家庭医生是一位留着山羊胡子的苏格兰老人,常常乘着他的四轮马车来看病,病人谈病情时,马车就在前门等候。他的马车夫有一顶精致的大礼帽,是为了宣扬他医术高明做广告用的。我常常爬上屋顶,在这漂亮的礼帽上方,从屋顶上的天沟把腐烂的玫瑰花苞扔在大礼帽的平顶上。它们在帽顶上汁液四溅,而我就极快地将脑袋缩回,使得马车夫以为烂花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时,

我干得更坏，在他赶车时，我往他身上扔雪球，从而危及他和他的主人的宝贵生命。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乐趣，在星期天，当公园拥挤时，我就爬上我们院边的一棵大山毛榉树的树顶上，然后我就会头朝下倒悬在树上，望着人群郑重地讨论怎样救援才有效。当看到他们快要做出决定时，我就直起身，不声不响地溜下来。吉米·贝利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带着我干出更危险的事情来。我记得当年祖父坐在一把轮椅上被推来推去。这把轮椅放在一间堆放旧杂物的房间里，我们在那里找到它，并且只要找到小山，我们就让轮椅从山上直冲而下。这事被发现以后，他们认为是亵渎的行为，我们受到严厉地申斥。然而我们还干了一些事情，从来没有传到大人的耳朵里去。我们在树枝上拴上一根绳，通过长期练习，终于学会了转一整圆周然后回到原点，要想不在半路上停下来或者不让后背撞到粗糙的树皮上撞得生疼，那就要有很高超的技巧。其他孩子到我们这儿玩，我们总能表演得十分完美，很成功；而当他们想要模仿我们又遭到惨痛失败时，我们就幸灾乐祸，得意非凡。我们通常一年有3个月和我的叔叔罗洛住在一起。他有3头母牛和1头驴子，那头驴子要比母牛灵得多，它能学着用鼻子去开两块田地中间的门，但是人家说它不听使唤又没有什么用。我可不相信这些，经过了几次失败之后，我学会了不用鞍子和缰绳骑驴，驴又踢又颠，但是从来没有把我摔下来，除非我在它的尾巴上拴上盛满格格响的石头子儿的罐子。我经常骑着它遍游乡下，甚至我去拜访沃尔斯利爵士的女儿，也是骑着驴去的。他家离我叔叔家大约3英里远。

第二章 青春期

总的说来,我的童年是幸福而顺利的。我所接触到的那些大³⁸人,大多数我都觉得很亲切。我记得,当我长到现代儿童心理学中所谓的“潜伏期”时,我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喜欢用俚语,假装没有感情,表现出通常的“男子气”。我开始轻蔑我的家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俚语怕得要命,还有像爬树危险之类荒谬观念。他们禁止我做的事如此之多,以致于使我养成了撒谎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我 21 岁,这时我总以为无论我做什么事还是保密不让人知道为好,这逐渐成了我的第二天性。由此产生的那种隐瞒的冲动,直到现在我还没能完全克服掉。至今,每当有人进入我房间时,我仍有一种把正在阅读的书藏起来的冲动。还有对我曾经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事情,我通常都是守口如瓶,只有凭借某种意志上的努力,我才能克服这种经年累月为了摆脱种种愚昧的禁令而产生的冲动。

青春的岁月对我来说是非常孤独、寂寞和不愉快的,无论是感情生活或是知性生活方面,我都不得不对家人保持着他们无法探知的秘密心态。我的兴趣分为三部分:性、宗教和数学。我发现我在青春期对于性的专注是不愉快的,我不愿回忆我那时候的感觉,不过我要尽我所能道出事情的本来面目,而不是讲我希望它该怎么样。我第一次知道性的事,是我 12 岁时由我先前在幼稚园的一

个名叫恩斯特·洛根的男孩告诉我的。一天晚上,他和我同睡在一间屋里,他用一些有趣的故事向我解释交媾的本性和它在生儿育女中所起的作用。我觉得他所说的极为有趣,尽管那时我还没有生理上的反应。当时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恋爱是唯一合理的制度,而当时婚姻是和基督教的迷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确

39 信这个想法是在我首次知道那些事情不久之后产生的)。14岁时,我的家庭教师向我提到,说我不久就要经历一种生理上的重大变化,这时我才多少明白他说的意思了。那时还有一个男孩叫吉米·贝利,和我在一起,也就是1929年我在温哥华遇到的那个人,他和我无话不谈,而且不仅是两个人说,还和一个童仆一起谈。这个童仆和我们年龄相仿,或许比我们大一岁,比我们知道的还多。有一天下午,我们因和童仆可疑的谈话被大人们发现,他们用深表忧虑的语气数落了我们一顿,然后送我们上床,每天只给点面包和水。说来奇怪,这种处罚并未减少我对性的兴趣,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这种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谈话以及探究我们一无所知的事情。在这方面,我发现医学字典极为有用。15岁我开始有了性欲,其强烈程度几乎不可忍受。我坐着做课时竭力想集中精神,就一直因勃起而分心,同时也就干起手淫来。不过在这方面我一直颇有节制,我对手淫很感羞愧,尽力想不再干。虽然如此,我还是直到20岁都没有改掉,20岁时我才突然停止手淫,因为我恋爱了。

那位告诉我要接近青春发动期的私人教师,几个月后又对我说,说男人说胸部,而说女人就说乳房。这话使我产生的感觉强烈得无法忍受,以致显得十分震惊。他就挖苦我,说我假正经。这样每天好几个小时我都在想要看女人肉体的欲念中度过。我总想从

窗户偷窥女仆换衣服,然而总没有成功。我的朋友和我两人花了一冬天的时间造了一间地下室,包括一条地道,一个人可在其中匍匐爬行,还有一个6立方英尺的房间,我经常引诱一位女傭到这个地下室,在那儿吻她、拥抱她。有一次我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过夜,她说她宁死不干,我相信了她的话。她还表示出惊讶的样子,说她原来以为我是好人,结果这事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这时候我完全失去了我在青春发动期之前对性的理性主义观点,而把那些世俗的看法当作十分正当的而全盘加以接受。我变得有点病态,认为自己十分邪恶。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心理发展颇感兴趣。我仔细地加以研究,但是人家告诉我一切内省都是病态的,因此我把我对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兴趣当成精神错乱的另一证明。然而经过两三年的内省之后,我突然领悟到这是获得大量重要知识的惟一方法而不应被认为是病态。至此,我在这方面的 40 感情才得到解脱。

伴随着这种对性的生理上的专注而来的,还有一种极强烈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但当时我还未能认识到它源于性欲。我变得对日落、云彩以及春秋的树木之美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我的兴趣带有一种多愁善感的色彩,显然这由于它是一种性的无意识的升华和一种逃避现实的企图。我广泛地读诗,开始是读像《悼念》这一类的坏诗^①。就我所能记忆的,在16、17岁时,我读了弥尔顿的全部诗作,拜伦的大部分诗,最后读雪莱的诗。我读雪莱的诗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在多弗尔街莫德姨妈的起居室里等她,我打开了雪

^① 《悼念》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丁尼生(1809—1892)的长诗。由于他的好友、也是他妹妹的未婚夫哈勒姆(1811—1833)在维也纳去世,使他受到极大震动,从1834年开始创作,1850年发表,拥有大量读者。——译注

莱诗集,正好碰到《阿拉斯特》,在我看来它是我曾经读过的诗里最美的。我最欣赏它的当然是它的虚幻。我刚读了一半,姨妈就来了,我不得不把它放回书架上。我问大人们雪莱是否不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我发现他们认为他是邪恶的。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住我,我反而把所有的闲暇都用来阅读和背诵雪莱的诗。由于我的所思所感无人可诉说,我时常在沉思,要是能认识雪莱那该有多好!同时我也不知道能否遇上一个活人,同他有如此丰富的相同感受。

伴随对诗的兴趣而来的是我对宗教和哲学的强烈兴趣。我的祖父是英国圣公会教徒,祖母是苏格兰长老会教友,但渐渐成为一个一位论教派的教徒。星期日我被轮流带到彼得斯汉姆的(国教)教区教堂和里士满的长老会教堂,而在家则教我一位论教派的教义。一直到我大约15岁为止,我都相信一位论教义。在这个年纪,我开始对支持基本的基督教信仰的那些假设的合理论证做系统的研究。我花了无数的时间冥思苦想这个问题。因为怕人感到痛苦,我不敢向任何人诉说我的沉思。我也因逐渐失却信仰而且不得不保持缄默而感受到剧烈的痛苦。我想,如果不再信仰上帝、自由和永生,我会很不快乐,然后我发现支持这些教条的理由都极不可信。我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将它们一一细细思考。我最先放弃的是自由意志。15岁时,我相信物质的运动,不论活的还是死的,都完全遵循着动力学的定律进行,因此意志就不能对身体有任何

⁴¹ 影响。这时我时常将我的想法,用希腊字母拼写的英语记在一本题为“希腊语练习”的本子里^①,这样做是唯恐被人发现我正在想

① 这本子的一部分,收在本章附录中47—55页。

什么。在这个本子里，我记下了我的信念：人体是一部机器。成为一个唯物论者，我应该感到智力上的满足了，但是几乎根据和笛卡尔（除了知道他是笛卡尔坐标的发明者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完全相同的理由，我得到结论：意识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因此纯粹的唯物论是不可能的，这时我才 15 岁。大约两年之后，我相信人死之后没有生命，但我仍然相信上帝，因为“第一原因（造物主）”的论证似乎是无可反驳的。然而在我 18 岁进入剑桥前不久，我读了《穆勒自传》，在其中发现了一句话，大意是说，他父亲教他说“谁造了我？”这个问题是不能回答的，因为它马上会引出下一个问题“谁造了上帝？”这样一来使我抛弃掉“造物主”的论证而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在长期对宗教的怀疑过程中，我因为自己逐渐失掉的信仰而非常不快。但当全部进程结束时，我却惊异地发现，由于全部问题获得了解决而感到十分愉快。

这个时期，我泛览群书，自修意大利文足以能阅读但丁和马基雅维里。我又读孔德，然而对于他的著作并不怎么重视。我读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并做了详尽的摘要。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卡莱尔，但对于他纯粹出于感情的支持宗教的论证却完全摒弃。因为那时、也是后来我一直持有的观点是，一个神学命题不能被接受，除非它具有科学命题所需要的同样论据。我还阅读吉本以及密尔曼的《基督教史》与未经删节的《格利佛游记》，其中人形兽的描述对我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我开始用这种观点去观察人类。

必须明白，我的整个内心活动被深深埋藏起来，我和别人交往时，不让它显露一点迹象。在社交上，我羞怯、幼稚、笨拙、安分和性情温和。我时常带着妒意观察那些在社交上八面玲珑、从容应

付的人。有个名叫凯特莫尔的青年人,我认为他肯定有点粗俗,但是我看到他和一个时髦的年轻女郎一起散步,自然而亲昵,显然在讨好她。我想我永远、永远、永远也学不会取悦我可能感兴趣的任何女性的举止。直到 16 岁生日前不久,我有时才能和我的家庭教师谈些事情。在那之前,我都在家中受教育,但是,我的家庭教师很少能呆三个月以上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想,这是因为每当一位新老师来了,只要家人对我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我就总是引诱他与我同谋去欺骗我的家人。我有一位家庭教师是不可知论者,常常允许我和他讨论宗教。我猜想他因为这件事被发现而遭解雇。我的家人最喜欢的一位和我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家庭教师后来死于肺结核,他呼出的气味臭得令人难以忍受。家人从来没有想到从健康的观点来看,让我长时间呆在他身旁是多么不明智。

正好在我 16 岁的生日之前,我被送到了当时还是乡下的老南门的陆军应考补习学校,送我去不是为了准备参加陆军考试,而是准备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考试。在那里的其他人几乎全要进陆军,除去一、二个恶棍,准备去担任神职。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 17、18 或 19 岁,所以我是最小的学生。他们都处在刚刚开始常去嫖妓的年龄,这也是他们谈话的主要话题。他们当中最受人敬佩的是一个声称自己曾得过梅毒并已治愈的人,这使 he 具有很高的威信。他们总是围坐在一起讲淫荡的故事,每一件事情都给他们机会讲下流话。一次,一位老师让他们中的一人把一个便条送到邻居家,回来后,他告诉其他人,他按了铃,一位女仆走了出来,他对她说,“我给你带来了一封信”(意思是指法式信封^①),女

① 英语称避孕套为法式信封 French letter。——译注

仆回答道：“我很高兴你给我带封信来。”有一天在教堂里唱圣歌，其中有这么一行，“这里我将高举起我的以便以谢(Ebenezer)^①，他们就说，“我以前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称呼那玩意的！”

尽管我先前暗地对性默默地关注，但如今接触到以如此粗野的方式谈论性，也使我大为震惊。我的观点变得非常清教徒式的，认定性若无深爱便是兽性。我沉默不语，尽可能不跟别人打交道，而那些人发现我很适于挑逗，他们让我坐在一把放在桌子上的椅子上，唱我会的唯一的歌，歌词是：

老亚伯拉罕死去了，
我们再不能见到他，
他常穿一件旧大衣，
所有扣子全在身前向下扣。
他另有一件衣服，
完全是不同的样子，
不在身前向下扣，
而在身后向上扣。

43

我不久认识到，逃脱他们的注意唯一的机会是保持愉快自若。一、二个学期之后，来了另一个可被取笑的孩子，他容易发脾气，比我更合适，于是我也习惯了他们的谈话，不再为之震惊了。但我仍一直深感不快。有一条通过田地到新南门的小路，我常独自去那里

① 英语以便以谢(Ebenezer)与阴茎 penis 谐音，原意指先知撒母耳为纪念上帝帮助打破非利士人而立的石头。——译注

看日落,默想着要自杀。可是我没有自杀,因为我希望懂得更多的数学。当然,要是家人知道这种习以为常的谈话,他们会深感惊恐。但是我数学学得不错,总的来说我希望留下来,所以从来不向家里人说应考学校的情形。在应考学校学习了一年半后,我在1889年12月参加了奖学金考试,获得了小额奖学金。去剑桥之前的10个月,我住在家里,并请那个应考学校聘来的教我的老师来指导我。

在应考学校,我有一个朋友名叫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他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加拿大人,后来他成为著名的登山家,多次攀上新西兰阿尔卑斯山以及南美安底斯山。他家里很富有,住在拉特兰门19号一所大房子里^①。他有一位写诗的姐姐是我在拉特兰常遇见的罗伯特·布朗宁^②的朋友,她后来先成为爱德蒙·菲茨莫里斯夫人,后来是——菲利比的夫人。他的姐姐比他大得多,是个渊博的古典学家。我对她怀有一种浪漫的爱慕之情,尽管后来当我遇到她时,她似乎很不耐烦的样子。菲茨杰拉德在美国长大,极为老练。他懒散而无精打采,但在许多方面他有非凡的才能。他能说出任何一种名牌酒或雪茄的年份,他可以吃一汤匙调在一起的芥末和辣椒粉。他熟知欧洲大陆的妓院,他在文学方面知识广博。当他还是剑桥大学在校学生时,就拥有一个都是初版书的精美图书馆。他第一次来应试学校时,我立刻对他产生好感,因为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有教养的人,而其他人则一个也不是。(罗伯特·

① 现已推倒。

② 我以前在2岁时曾遇见过罗伯特·布朗宁,他来彭布罗克邸园吃午饭。尽管所有的人都希望听到他带来的演员萨尔威尼讲话,他却不停地谈话。最后,我用尖声喊道:“我希望那个人不要讲话!”他才不说了。

布朗宁去世^①时,我正在那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以前曾听说过他。)周末,我们俩经常一起回家。在路上,他总是先带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吃午饭,然后去看日戏。我的家人调查了这个家庭,而来自罗伯特·布朗宁的证实使他们消除了疑虑。由于我长时间的孤独,使我对菲茨杰拉德的依恋之情真有点太过分了。使我极为高兴的是,我获邀8月份与他和他的家人去国外。这是我2岁去过国外以来的第一次。看到国外的景色使我兴奋异常。我们首先去了巴黎,那里正在举行1889年万国博览会。我们爬到埃菲尔铁塔的塔顶,铁塔就是那一年新建的。然后我们去瑞士,在那儿,我们呆了大约一周,驱车从一地到一地,到恩加丹结束。我和他爬了两座山峰:科尔瓦克峰和帕吕峰,这两次都遇到暴风雪。第一次我产生高山反应,第二次他有。第二次十分惊险,因为我们的一个向导从悬崖上滑了下去,用绳子才把他拉上来。我对向导的冷静沉着(Sang froid)印象极为深刻,因为他边往下掉还边咒骂。

然而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我和菲茨杰拉德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争执。他对他母亲讲话很无礼,我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我当时年轻,就指责他的态度。他非常生气,几个月都余怒不息。当我们返回考学校时,我们合租一间屋,他总找些令人不快的话来说,在这方面他表现了非凡的技巧。我恨他到极点,如今想来我依然不明白怎么会那样。有一次,我狂怒发作,用双手扼住他的喉咙,打算扼死他。但见到他的脸孔变成青黑色,我的心软下来。我想他知道我是要杀死他的。这以后,在剑桥念书期间,我们仍然是好朋友,直到二年级期末他结婚时才结束。

① 罗伯特·布朗宁于1889年12月12日去世。——译注

在这段时间里,我与家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我只是继续同意他们的政治态度而其它的都不同意。起先我有时试图和他们谈我所考虑的事情,但他们总是嘲笑我,这使我变得缄默。在我看来,人的幸福显然应该是一切行动的目标,但我发现有些人却不以为然,这让我惊讶不已。我发现对幸福的信仰即所谓功利主义只不过是许多伦理学说中的一种。我发现这一点以后,就信奉了它,同时轻率地告诉了祖母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祖母对我大加嘲笑,以后时常提出一些伦理学上的难题来让我用功利主义的原则加以解决。我发觉她并没有靠得住的理由来反驳功利主义,她反对功利主义从理智上似乎也说不过去。当她发现我对形而上学感兴趣时,她告诉我所有形而上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什么是心? 不要紧。什么是物? 没关系。”^①这话反复说了十五、六遍之后,我就觉得没什么好玩的了。但是祖母反对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是终其一生的。她的态度表现在下面的诗文中:

啊,形而上学这门学问
实在太离奇
你只有把纷乱的人生弄得更加纷乱
自夸能解明
像意志和命运之类的难解之谜
却把它们乱搞一气越来越迷离。

^① 这是一句双关语“What is mind? no matter; 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直译即“什么是心? 非物;什么是物? 非心。”——译注

每一个行动的原因
你都能满意地解释
人心的每一隐秘角落
你说你无不遍历
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
而把高深的猜测称为公理。

是与非你是如此精细剖析
它们的断片是如此地连在一起
以致我们信什么似乎没关系
但你织成的精致蛛网
以及网上捕获的愚蠢的苍蝇
却不需要神奇的笄带来把它击碎。

你并不比我懂得更多
什么是笑,什么是泪,什么是叹息
至于什么是爱、憎、愤怒还是同情
你也是一无所知。好了,再见
形而上学,没有你我一样过得很好
我想你不久就会被人扬弃。

我记得我长大以后,祖母有一次对我说:“我听说你又在写另一本书?”那种腔调好像是说:“我听说你又有了一个私生子!”数学她还不正面去反对,虽然她很难相信它可以派上什么用场。⁴⁶她对希望是我应该成为一个一位论教派的牧师。一直到 21

岁我都对宗教的意见缄口不谈。的确,14岁以后生活在家里得对我感兴趣的事完全保持沉默,实在是不得不忍受的。祖母时常出以幽默的话语,名为好玩,实际充满恶意。我那时不知如何回答她,只感到受到伤害与痛苦。阿加莎姑姑一样坏,而罗洛叔叔那时正沉浸在失去第一个妻子的悲痛中。我哥哥住在贝里奥尔学院,这时,他已经成为一名佛教徒。他常告诉我灵魂可以装在一个最小的信封里。记得我想到我所见过的最小信封,想象灵魂像心脏一样地在里面跳动。但从我哥哥的谈话中听到的秘传佛教,我觉得它没给我提供什么有用的东西。哥哥成年以后我很少见到他,由于家里人都认为他邪恶,因此他便远离了家。长大以后我要在数学方面做一些重要的工作,这个决心支持着我,但是我不敢想我会碰上什么人我可以和他交上朋友,或者可以向他自由地表达我的任何见解,更不敢奢望我的生命的任何时期能够摆脱这种极端的不快。

在南门应考学校的那个时期,我对政治和经济学极为关注,我读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的观点我倾向于完全接受。还有赫伯特·斯宾塞,在我看来他在《人对国家》中过于空想,虽然我对他的偏见一般都是同意的。

阿加莎姑姑介绍我读她十分崇拜的亨利·乔治的书,我变得确信土地国有化会保证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从社会主义获得的利益。我一直持有这一观点,直到1914—1918年第一次大战期间为止。

祖母罗素和阿加莎姑姑是格拉德斯通地方自治政策的热情支持者,许多爱尔兰国会议员经常到彭布罗克邸园来。这是在当《泰晤士报》公然声称有文件证明帕内尔是暗杀同谋犯时,几乎整个上

流阶层,包括 1886 年支持格拉德斯通的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个观点。直到 1889 年,由于伪造者皮戈特无能拼写“hesitancy”(犹疑不决),这个阴谋才戏剧性地被拆穿。祖母和姑姑总是激烈地反驳帕内尔的追随者与恐怖分子结盟的观点。他们钦佩帕内尔,有一次我还和他握过手。但是当他卷入丑闻,他们又同格拉德斯通站在一边而与他断绝往来。^①

我跟阿加莎姑姑两次去爱尔兰。我和爱尔兰爱国者迈克尔·戴维特一起散步,有时我独自一人,景色之美给我以深刻印象。我 47 特别记得在威克洛郡的一个小湖,叫作卢加拉,从那时起,我一直把它同下面的诗句联系在一起,虽然没有更好的理由:

就像波浪冲向卵石的岸边,
我们的分分秒秒也急速地冲向它的终点。

50 年后,当我在都柏林造访我的朋友克朗普顿·戴维斯时,我说服他带我去卢加拉,但他带我去高干湖上的森林,而不是我记忆中的“卵石岸”。离开时我深信,我们不应该企图旧梦重温。

1883 年,罗洛叔叔在欣德黑德的斜坡上买了一所房子。很长一段时间,每年我们都有三个月的时间去那里。那时,在欣德黑德斜坡上,除了两间被遗弃的马车店“皇家小屋”和“七根刺”(它们不是当时刚被遗弃的)之外,没有房屋。廷德尔^②的房屋正在修建,

① 帕内尔(1846—1891),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领袖,受到格拉德斯通领导的自由党的支持。但由于这里提到的丑闻,即帕内尔同好友之妻有染,格拉德斯通断绝对他的支持,自治运动也由此分裂。——译注。

② 廷德尔(1820—1893),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译注

它开始一种新时尚。我经常被带去看望廷德尔,他给了我一本他写的书《水的形态》,我十分敬佩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极力想给他留下一点印象。有两次我是有些成功的。第一次是他正和罗洛叔叔谈话,我拿两支曲柄手杖放在一只手指上面,使它们平衡不坠。廷德尔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正在考虑一种可行的方法来测定重心。第二次是几年以后,我告诉他我曾经爬上过帕吕峰,而他曾经是登山界的先驱者。每当我散步穿过杜鹃花丛生的荒原,翻过布莱克当,走下山坳,一直到彻尔特的魔王跳,我真表达不出我的喜悦之情。我特别记得我去一条叫作“妈妈小路”(现在它满是房屋,有块小路的路标)。它越变越窄,最后成为一条羊肠小道,通往赫尔特山顶。山穷水尽之时,突然,我的眼前豁然开朗,可以远眺半个萨塞克斯郡和几乎全部的萨里郡,这一类的时刻在我的一生中是重要的。总的说,我发现我在户外遇到的事物要比我在户内遇到的事物留有更深刻的印象。

附录:“希腊语练习”^①

1888年3月3日,我要写一些现在我感兴趣的题目,由于受到种种环境的影响,我已深入考查这种宗教的真正基础,而我正是在这种宗教中成长的。在某些方面,我的结论论证了我先前的信

^① 罗素的“希腊语练习”共有22篇,日期由1888年3月3日至1889年。这里选了其中16篇(有些是选段)。全部22篇首次完整地发表在《罗素全集》第一卷(1983)中。——译者

条。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不可抗拒地被带到某些结论中去,这些结 48
论不仅使我的家人震惊,同时也使我感到痛苦。我得到的确切结论很少,但我的那些见解,即使我不是完全确信,也差不多如此,我没有勇气告诉家人,说我不信永生。我常和尤恩先生漫谈这些事,但是现在我不能把我的思想对任何人讲出来,而这是唯一可能的发泄方式。我要在这儿讨论我的一些问题。

3月19日 今天,我打算记下我相信上帝的理由。首先,我可以这样说,我是相信上帝的,同时,如果我得给我的信条一个名称,我可以称我自己是位有神论者。如今在找寻信仰上帝的理由时,我将只考虑科学的论证,这是我曾经立下的誓言。为了信守这个誓言,我要付出代价,并且还要排除一切感情因素。为了要找到信仰上帝的科学根据,我们必须回到万物的起源上。我们知道目前的自然法则从来是有效的。在宇宙中,现有的准确数量和能量肯定是一直存在着的。但是星云假说揭示的整个宇宙,充满着无差别的星云状物质的时期并非极远之事。因此现在所存在着的物质与力,很可能有一种创始,而这无疑的只可能是神力。可是,即使同意它们一直存在着,调节力对物质的作用的法则又从哪里来呢?我想那只有归诸一种神的控制力,我称之为上帝。

3月22日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这种推理的合理性。让我们像有人假设的那样,假设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宇宙,只不过是偶然生成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设想,在任何给定的条件下,原子的表现精确地与另一个原子类似?我想,如果原子是无生命的,就没有理由来设想它们在没有一种控制力量的情况下,能做任何事情。

另一方面,如果它们被赋予自由意志,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宇宙中所有的原子,在一个整体中结合起来,并制定出每个原子都必须遵守的规律,这很显然是一个荒谬的假说。因此,我们就不得不相信上帝,但是这种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同时又证明奇迹和神力所显示的、其它被信以为真的现象不存在。不过它也没有否定这些奇迹和神力显示其可能存在,因为立法者当然也能废除它。我们可以通过另一种方法得出不相信奇迹的结论,因为假使上帝是这些规律法则的制定者,如果它不能不时地加以修改的话,意味着这些法则规律肯定存在不完美的地方,而这样的不完美我们永远也不能归之于神性。正如《圣经》中所讲,上帝对他自己的工作表示后悔。

4月2日 我现在要讨论的题目,比起其它任何题目来,使我们这些可怜的、终有一死的人从个人出发更感兴趣。我指的是不朽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一直最感失望,想起来很痛苦。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思考的方式:一种是进化、把人和动物比较来看;一种是从人与上帝的比较来看。第一种较为科学,因为我们对动物无所不知,而对上帝则一无所知。首先来看自由意志,考虑到人与原生

49 动物之间并没有清楚的分界线,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自由意志赋予人的话,我们也必须把自由意志赋予原生动物,而这很难办到。因此,除非我们执意要把自由意志赋予原生动物,否则我们就不能把自由意志赋予人。不管怎样,这是可能的,但是难以想象,在我看来假如是可能的,原生质只是同普通的自然的进程聚集起来,而其间毫无上帝的特殊神意,那么我们和所有的生物都仅仅是因化学力量生存发展。一点也不比一棵树更奇妙,而我们没有人

敢说树有自由意志；再者，即使我们对任何时候、在任何人身上的作用力，他的正反两方面的动机，他的大脑在任何时候的结构都有足够的知识，那么我们就能够确切地说出他将要做什么。从宗教的观点看，我们声称自由意志也是一桩妄自尊大的事，因为根据上帝的法则，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像星球运动一样确定。我想我们必须让上帝来制定，这些决定每个人的行为，而永远不会被违背的法则。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就不能有永生。

4月6日，星期一 我倒愿意相信生命永存，因为一想到人只不过是一种不幸的、赋有意识的机器，我就觉得十分难过。但是不存在其它的理论能同上帝的全知全能相颉颃。我想，科学对此已给出充分的证明。因而，我必须不是无神论者，就是不相信永生的人。认识到前者不可能之后，我采纳了后者而不让任何人知道。我想，不管人们的这种观点多么令人失望，上帝总是在一开始创造法则，通过这法则，只不过在一块星云状物质上作用，或者只在宇宙这部分弥散的以太上的作用，会产生我们自身这样的创造物，他们不仅能意识到我们的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测度上帝的神秘，这的确给了我们上帝伟大的奇妙观念。所有这些上帝没有加以更多的干预。现在，让我们考虑这个缺乏自由意志的学说是否如此荒谬。假使我们和任何人谈起来，他们踢踢腿或干点诸如此类的事情，或许他们禁不住要那样做，因为他们有一些事情要证明，并且因此为他们那样做提供了一个动机。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总有决定我们那样做的动机。同样，在莎士比亚或者赫伯特·斯宾塞和巴布亚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但是他们和一个巴布亚人之间的差别，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巴布亚人和一个猴子之间差别

一样大。

4月14日 认为人没有永生性,没有自由意志,没有灵魂,总之,人只不过是一架被赋予意识的灵巧的机器,这样一种学说有很大困难。因为意识本身就是明确区别人与死物质的一种特性,假如人具有一种与死物质相区别的特性,为什么就不能具有另外一种特性——自由意志?我这里所说的自由意志的含义是指,比如说,人不遵守第一运动定律,或者至少他所包含的能量、运动的方向不完全依赖于外界环境。此外,似乎无法想象,人,具有理性、具有宇宙知识和是非观念的伟大的人,有其情感,有其爱憎之心,有其宗教的人只是一种可消灭的化合物,他的品性和他对善恶的影响完全依赖于他脑中的分子的特殊运动。而所有最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只是由于他的某个分子碰撞另一个分子比其他人更加频繁一点。这种学说难道不是极不可信吗?谁要是相信这种荒谬学说难道不是疯了吗?可是另外的选择是什么呢?那就是接受业已证明的进化论。猿的智能逐步增加,上帝突然显示奇迹赋予其中之一以那种神奇的理性,而我们是如何具有理性的看来还颇为神秘。那么,的确被称为上帝最光辉作品的人,在经历许多年代的演化之后,最终注定要完全毁灭掉吗?我不能这么说,不过我宁愿相信这种观念:上帝需要一个奇迹来创造人,然后让人自由地去做他愿意做的事。

4月18日 于是我们姑且接受人必有一死和没有自由意志的学说,它同过去一样,仅仅是一个学说,当然诸如此类的事都只不过是猜测,那么我们如何形成是与非的观念呢?许多人说,假如

你提及任何诸如“预成论”之类的荒谬学说,结果也是一样,虽然牧师们不这么认为,那么良心等等又如何呢?而他们认为良心等等由上帝直接植入在人心之中。而我现在的想法是,我们的良心首先是来自进化(而进化自然形成自我保存的本能)。让我们举十诫之例来说明原始道德,其中许多条引导社会过平静的生活,而这对种族的保存是最好的方式。其次,正如我们所知,希伯莱人认为多子女是上帝恩宠的标志,而无子女则被认为是上帝诅咒的结果。对于罗马人来说,寡妇被人嫌恶,我相信,寡妇过了一年还没有再嫁是被禁止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特别的想法呢?他们不只是因为这些可怜或令人厌恶的对象不能再生育新人吗?我们能很好理解,当人们变得更为明白事理的时候,这些想法就会逐步冒出来。因为如果杀人和自杀在一个部落里流行起来,那么部落就会灭亡。因此,憎恶这些行为的部落就会大为受益。当然对于更有教养的社会,这些思想也会有相当大的改善。至于我自己的想法以后再说。

4月20日 这样,我想原始道德总是来源于保存种族的思想,但是对于开化的社会,这个规则是否还应该遵守呢?我想不应该。指导我的行为的生活准则(背离它我认为是犯罪)是以这些方式行事,即我相信它最有可能产生出最大幸福,既考虑幸福的强度,也考虑得到幸福的人数。我知道祖母认为这条生活准则不切实际,她说因为你永远也不能知道什么事能够产生最大的幸福,你最好还是听从你内心声音的召唤。可是,不难看出,良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例如,普通的爱尔兰人不认为说谎是错的,单从⁵¹这点出发就足以驳倒良心的神圣意义。既然我相信良心只不过是

进化和教育结合在一起的产物,那么遵照良心而非理性行事是不合情理的。我的理性告诉我最好按照能否产生最大幸福的方式而非其它方式行事。因为我曾努力弄明白我可以在前面设置什么其它目标,但我没能做到。这不单是为我个人的幸福,而且也是为大家的幸福,不管他是我自己、亲戚朋友还是完全陌生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别人和我意见不一致,对我来说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显然只要有任何被发现的机会,最好还是去做人家认为是对的事。对于这种观点,我的理由是:首先,正如每位郑重思考过进化的人一样,在被强迫的情形下,不得不放弃问自己良心的老观念时,我找不到其他的方法。其次,对我来讲,幸福似乎是值得追求的最重大事情。把这个理论应用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会说,在某种只涉及我自己而不牵涉别人的情况下,如果这种情况真正存在,我当然按照自私的方式行动以满足我自己。设想另一个例子,假如我有一个机会去救一个人,而他最好离开这个世界。显然在跳进水中救他时,我最好应该问一下,什么是我最大的幸福。因为如果我丢了命,这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极好办法,如果我救了他,我就会享受无尽的赞美。可是我让他淹死,我就会丧失一个死去的机会,还要受许多责备的痛苦,但是世界却因为他的死去和我(当我还有一丝希望)活下来而变得更好。

4月29日 我曾许下诺言,在任何事情中都要遵循理性而不是本能。本能一部分来自祖先的遗传,经由自然选择的过程逐渐从祖先获得。另一部分则来自我的教育。在是与非的问题上按本能行事是多么荒谬啊!因为,如我以前所讲的那样,来自本能的那部分只是为了引向保存我所属种族的原则,而来自教育的那部分

则由于个人教育而有好坏。然而这种内心的声音,这个上帝赐给的良心,曾使血腥的玛丽^①烧死许多新教徒,这就是我们这些有理性的人所应遵循的。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发疯,而我将竭力遵循理性。我认为我的理想是,最终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然后我可以应用理智,找到最能得到这种结果的道路。然而对我个人来讲,由于我受过良好教育,我或多或少还能遵循良心行事。但奇怪的是,人们是何等地不情愿放弃野蛮的冲动而运用理智。我记得可怜的尤恩,由于他贬低冲动而招致整个晚餐时间的争论。今天喝茶时,布勒小姐和我又展开一场长长的辩论,因为我说在是非问题上,我遵循理性而不是良心。我实在不喜欢我有这种特殊的见解,因为我不是把这些见解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就是让别人对我的怀疑主义感到震惊,这对我所在意的人来说和隐藏起来一样糟。如果布勒小姐走了,我会感到难过。因为说来也怪,我对她比对我自己的家人更容易敞开我的思想。

5月3日 布勒小姐走了,再度留给我孤独和沉默。但令我⁵²高兴的是,似乎安排好我去南门,而且可能在一周之内成行。由于我生活中的活动频繁以及一开始的新鲜感,我的确感到这会把我从一周的阴郁的沉思中解救出来。我并不指望我一开始就过得很快活,但我希望过一段时间后能够那样。这对我的工作,我的事业和我的生活方式肯定有好处,还有我将来的幸福,我期望……

① 即英女王玛丽一世(1518—1558),1553—1558年在位,在位期间强行推行天主教,严厉镇压新教徒,故名。——译注

5月8日 要不是我这些关于神学的邪恶想法,我的生活就会愉快多了。明天我离开家,今晚奶奶为我做一个美美的祈祷,祝福我的新生活,特别她祈祷道:让他得到教诲,知道上帝对他无限的爱,对这条祈祷文,我衷心地“阿门”,而且这也是我最最需要的。因为按照我对上帝的想法,我们并没有特殊的理由来设想上帝爱我们,因为他只是启动机器开始工作,然后丢下它不管,让机器产生出必然的后果。现在你也可以说上帝的准则是赐给我们人类最大可能的幸福,但这是一个不能证明的命题。因此,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对我的仁慈,虽然我被祷词的单纯和优美和奶奶祈祷时的真诚态度所深深打动。有这样的家人是什么滋味!要是我在更坏的环境下成长,我会变成什么人!

顺便说一下,以便换一个更愉快的话题:我和马歇尔^① 过了非常快活的一天,我们到河边去,走到布鲁姆宅第^②,在那儿顺手解开弗朗克的一条船,划过肯辛顿桥,溯河而上。在布鲁姆宅第谁都没有看见我们,除了一个跛脚老头,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他是谁。马歇尔口渴急着想喝茶,我们跑到一个小旅店,他觉得里面该有茶喝。可是,我们两人把我们的上衣丢在泰丁顿的棚中,像傻瓜一样光着膀子走进旅馆中。我们受到我曾见过的最无礼的侍女的接待,她说,她以为我们是来修房子的木匠。然后我们费了好大劲把船划回去,到家已是大汗淋漓,还迟到20分钟,为此挨了一顿数落。

5月20日 今天我第一次从南门回到家里,那里似乎是一个

① 以前的家庭教师。

② 我哥哥住的地方。

快乐的地方,可是见到那种到处都有的平平常常的男孩子,实在令人沮丧。他们没有头脑,没有独立思想,不爱读书,也没有更高的道德修养。一个文明的(据信是)和有道德的国家的上层阶级产生不出更好的孩子来这真可叹。我高兴我没有更早离开家,要是那样,我也达不到我眼下的状态,而仅仅像他们中间的一个(顺便说一句,我正在变得多么伪善)。我想,贝利走后6个月,我感觉我自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比过去变得更加平静,思想更为丰富,更具有诗人的品性,一件小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点。以前,我从来 53
没对春天景色多想过,而今年我真是被美不胜收的满园春色所吸引。我问奶奶,今年春天是否比往年更美,但是她说并不是这样。我比过去更加爱读诗,而且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读完了莎士比亚全部历史剧,而且渴望读《悼念》。

5月27日 正如我以前说的,我力图按照我的原则去工作,而一点也不求奖赏,也不盲目靠良心的光芒做万无一失的引导……。不求助于宗教而只靠自己内心的引导去正确的工作,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困难的。我尝试过但可以说没有成功,但更可悲的是,我没有其它的源泉。我们没有有所助益的宗教,我的学说本身对我日常生活的帮助只不过像一条代数公式,可是引导我向良善生活的最大力量来自我奶奶的爱以及当我走向歧途时给她带来的无尽痛苦。但是我想,总有一天她会离开人世,到那时我该怎么办?我最大的恐惧是我以后的生活由于失去支撑我的宗教而归于毁灭。我想要得到我的宗教不应该传播的所有事物。由于我的所有家人对我的教育和对我的道德健康的关怀,我在所有人中本应该是最道德的。因此,如果不是我的这些不愉快的思想,我相信我

可能成为最有道德的人。因为一个人多么容易使自己相信,屈从于诱惑只会产生快乐。如果按照我的想法,人们被教导去憎恶的行为立即成为道德的行为,一旦我成为我所希望的完全垮掉的人,我想我将拿出这本笔记本作为解释。我们极需要一位新的路德,他能更新我们的信仰,激发基督教的活力,而且去做一位论基督徒所做的事,只要有一位像路德那样伟大的人来领导他们。宗教也像树一样越长越老,除非时不时地进行改革。现在的各种基督教都已过了它们的全盛时期,我们要求一种新形式能够既符合科学又对美好的生活有所助益。

6月3日 异乎寻常的是,能使我信服的原理和信条是多么的少。我发现,我从前深信不疑的信仰一个接一个地从我身边溜掉,滑到值得怀疑的地方去。例如,我以前决不怀疑真理是件要掌握的好事,但现在,我对此感到最大的怀疑和不确定,因为追求真理使我得到写在这本笔记本里的结果,而以前要是满足于接受我年轻时所受的教导,我本该一直很舒服的。追求真理完全打破了我原来的信仰,并使我可能在某些地方犯下原本远离的罪过。我认为它不会在任何方面使我比以前更快乐。当然,它给了我更深沉的性格,对琐事或别人的嘲笑不屑一顾。但与此同时,它也带走了欢乐,使我更难结交知心朋友。最糟糕的是,使我和家人的亲密交流受到了阻碍,我的一些更深层的思想使他们感到完全陌生,如果我不留意而把这些思想泄露出来,立刻就会成为他们嘲笑我的话题,虽然他们并无恶意,但这对我来说是难以表达的痛苦。所以以我个人的情况,我应该说,寻求真理的努力是弊多利少,而我接受的所谓真理或许别人说并不是真理,而我也许可以被告之,如果我得到了真正的

真理,我会因此而更加快乐,但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说法。因⁵⁴此我对真理的纯粹好处深表怀疑。当然,生物学里的真理贬低了我们对人的看法,这想必是令人痛苦的。更进一步,真理使我们疏远了老朋友,阻碍我们结交新朋友,这也是一件坏事。或许一个人应该把这些事情看成像殉道一样。由于一个人得到的真理,往往会增加其他许多人的幸福,虽然并不是他自己的幸福。总的来说,我倾向于继续追求真理,如果本书中的这种真理确实是真理的话,我也无意去传播它们,相反我倒宁愿阻止它们传播。

7月15日 现在我的假期已过了差不多一周了,我越来越习惯家居生活而把南门看成过去的一场梦。虽说我告诉家人我非常喜欢那里,而且那里确实比我期望的还要好些,但我在那里的生活实在充满巨大的磨难和艰辛。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比我更恨被打扰,受不了别人的嘲讽,虽然表面上我还能保持平静不发脾气。被叫起来唱歌,爬上椅子,在半夜为小事被叫起来,对我来说比对别人更要讨厌50倍。我经常不得不进行一长串的思考,该说什么,做什么最好,因为我有充分的自我控制能力去干我认为是最好的事,而有些别人可能看不上眼的事会使我激动万分,使我震颤和精疲力竭。我想那对我是件极好的事,因为它增加我的享受能力,而且从很大程度上增强我的道德力量。我不会轻易忘记我从来没有骂过“他妈的”使他们多惊讶,而诸如此类的骂人话就几乎会使我成为罪恶的鼓吹者(*fanfaron de crimes*)。不过要是真正犯不太多的罪行,这将是件坏事。……我非常高兴我以前没有上学,那样我就会缺少力量,也没有时间去进行独立的思考,虽然独立思考使我非常痛苦,然而却是我在困境中的主要支柱和依靠。对那些恶意利用我和迫

害我的人我总是保持一种轻蔑的感觉而使自己振作起来,虽然这种感情可能是很错误的。我认为轻蔑不是错的,如果一个家伙习惯的语言就是用“Thy will be done”歌的调唱“不管我要撒不要撒,谁把我放在冰凉的尿盆上?我的妈妈!”然而即使我的教育还不像现在那样完全,我可能还是那样,但是我必定感到我在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加上一种虚幻的英雄主义,缓和了我在南门的许多不快情绪。

7月20日 对于这个自由意志问题,大致有三种不同的、但却趋同的方法去加以考查:第一种是从上帝的全能性,第二种是从法则的主宰,第三种是从这个事实,即如果仔细探究一下,我们所有行动都表明是由动机引起。我们立刻可以看见这三种方法实际上完全相同,因为上帝的全能性无非就是法则的主宰,而行动由动机所决定是法则的主宰运用于人类的特殊形式。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考查每一种方法。

第一,来自上帝的全能性。首先,所谓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意思是,如果在我们之前有几条道路,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条,但是,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并非被上帝所支配,也不被他的创造物所支配,我们是独立于他的。这表面上看来不太可能,可是也决不是不可能,因为上帝的全能性只是一种干预,让我们过渡到第二种方法,从法则的主宰。对于我们所知的所有事件,可能除了高等动物之外,显然法则完全是主宰。人也受到法则的控制,这可由诸如格林定律^①以及有时我们有可能预言人类行动这些事实看出

^① 是雅可布·格林(1785—1863)于1822年发表的关于日耳曼语系辅音演变规律的法则。他和他弟弟威廉·格林(1786—1859)是著名《格林童话》的编者。——译注

来。于是,如果人受法则支配,并不意味着他的行动是前定,这正和行星的运动或植物的生长一样。阿盖尔公爵的确谈过在法则范围之内的自由,但对我来说,这是句没有意义的话,因为,受法则支配必定意味着在给定条件下不必然得到某个后果。无疑在同一环境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行动,但这是由于性格不同,正如两颗慧星处在同样位置,由于它们离心率不同而运动也不相同。第三,来自动机的考虑大概是最强的。如果我们不管考查什么行动,我们总是发现动机,对此,我们除了控制产生我们行动的作用力之外,不可能再施加其它的控制。阿盖尔公爵说,我们能向我们自己显示动机,可是那不是我们性格所决定的行动或其它不可避免的事吗?由我们感到它这个事实来论证自由意志存在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我们认为真正存在的动机,也没有感觉到依赖于大脑的心灵等等。但是我不准备教条地否定自由意志,因为我常发现,好的论证在辩出结论之前,并不偏向问题的一方。我的本性使我倾向于不信自由意志,可是对于自由意志可能有非常精彩的论证,这些论证不是我从来想不到,就是它还不能对我发挥其全部影响……有时人会变得不顾一切去自杀,很难阻止。我相信,我也会这样,除非为了我的家人。

第三章 剑 桥

56 我父亲曾在剑桥大学读书,但我哥哥上的是牛津大学。我上剑桥大学是因为我对数学感兴趣。我第一次到剑桥是在 1889 年 12 月,那时我来参加入学奖学金考试。我住在新院的房间里,因为羞于问去厕所的路,所以在每天考试之前步行到车站去解手。从新院的大门,我看到它的后面,但是没敢进去,认为那可能是私人住宅。我受邀和院长一起吃饭,他是我父亲上学时哈罗公学的校长。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特里维廉兄弟:查尔斯和鲍勃。鲍勃穿着从查尔斯那儿借来的次好的礼服很有特色,席间他因有人提到一次外科手术而晕倒。如此令人生畏的社交场合使我惊恐,但在几个月之前,当我留下和格拉德斯通先生面对面谈话时则使我更加惊恐。他来住在彭布罗克邸园,没邀请任何人来见他。由于我是家中唯一的男性,女士们退去之后,他和我单独留在餐桌旁时,他只问了一句话:“他们给我的葡萄酒很好,但为什么他们非把它装在一只血红色的杯子里?”我无言以对,只希望地上有个缝让我钻进去。从那么以后,我再也没有感到过如此的惊恐。

在奖学金考试中,我极想答得出色,而神经总是有点紧张,反而影响了发挥。然而,我还是得到了小额奖学金,而这也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能和有才干的同龄人一比高低。

从 1890 年 10 月初到剑桥起,对我来说一切顺利。在学期的

第一周,所有当时住校、后来成为我密友的同学都来拜访我。那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看我,但后来我才发现负责审批奖学金的怀特海,告诉大家注意桑格和我。桑格和我一样,也是新生,也读数学,也是小额奖学金获得者。他和我都在休厄尔院住。我们的导师韦布有一个习惯作法,即把他的手稿在同学中传阅,幸运的是我看完后该由我把这份手稿传给桑格。我以前没见过他,但我被他书架上的书吸引住了。我说:“我看见你有德雷帕写的《欧洲心智的发展》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非常好。”他说:“你是我所遇到的头一个知道这本书的人!”从这话题开始谈下去,半小时后我们已是终生密友了。我们对着笔记看我们做了多少数学。在神学和形而上学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一致,而在政治上我们见解不同(那时他是保守党,尽管后来他属于工党)。他谈到萧伯纳,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萧的大名。我们常常在一起做数学,他解题惊人地快,总是在我弄懂这个问题之前,他已经解了一半。我们俩在第四学年都主修道德科学,他读经济学我读哲学,我们同时拿到奖学金。他恐怕是曾有过的最善良的人之一,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的孩子们像我曾爱过他一样爱他。我从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把深刻的才智和热烈的感情如此完美地集于一身。他成为英国大法官法庭的律师,并以他高度博学编辑出版了贾曼的《论遗嘱》而闻名于法律界。他常常感叹贾曼的亲属禁止他在前言中提到贾曼本人去世时却没有留下遗嘱。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他能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多种语言来阅读,包括像马扎尔语^①和芬兰语这些难得碰到的小语种。在意大利,我常和他一起徒步旅游。碰到任何事他

① 即匈牙利语。——译注

总是让我和旅店老板去交涉。但当我读意大利语时,我发现他意大利语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他 1930 年去世,令我感到巨大的悲痛。

第一学期我结识的另一些朋友主要来自怀特海的推荐。我后来得知,在奖学金考试中,还有一人得分比我高,但怀特海认为两人中我更有才干,因此他在考官会议前把分数烧掉,并介绍我优于其他考生。我最亲密的两个朋友是卢埃林·戴维斯兄弟:克朗普顿和西奥多。他们的父亲是柯克比·朗斯代尔教区牧师,他是金库版柏拉图的《理想国》^① 的译者,也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和圣公会广教会的教徒。他的观点来自 F.P. 莫利斯。他的家有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克朗普顿和西奥多两人是最小的,据说,而我也相信,都靠奖学金读中学和大学,而没让做父亲的花钱。他们还都引人
58 注目地漂亮,包括克朗普顿,他有着非常漂亮的蓝眼睛,有时闪着有趣的眼神,而有时他凝视的目光却又那么深沉严肃。西奥多在家最小,却是最富才华最受家庭宠爱的一个。我刚认识他们时,克朗普顿在学院里与西奥多合住,他们俩后来都如期成为研究员,但谁也没住校。后来,他们俩一起住在靠近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一间偏僻小房子里。他们都十分能干、高尚、热情,总的来说具有相同的理想和观点。在人生观上,西奥多比克朗普顿更实际一些,他成为一系列的英国保守党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依次使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在一段时间里转向自由贸易,而政府的其他人并不希望他们这样考虑。他工作之勤奋令人难以置信,还总挤出时间给他

① 通译《理想国》,希腊原名应为《国家(篇)》,共和国来自拉丁语的直译。——译注。

所有朋友的孩子们分送礼物,而礼物又总是恰如其分。对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他都能激发起最深的感情。我从来不知道有哪位女性不想嫁给他,只有一位例外,而这位女士当然也正是他想娶的唯一女人。1905年春天,他34岁,他的尸体在柯克比·朗斯代尔附近的一个水池中被发现,很明显他在去车站的路上在那里浴水,据猜测,他一定在潜水时将头撞到了岩石上。克朗普顿爱他的弟弟胜于任何人,经受着几乎是难以承受的极度悲痛。西奥多死后的几周里我陪着他,很难找到什么话可说^①。他悲伤的样子使人极度痛苦。从那时起,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钟声就把我带回这悲痛而不眠的黑夜。这事后的星期天,我也在教堂,那天西奥多的父亲强忍悲痛,像平日一样布道,成功地避免了精神崩溃。克朗普顿也渐渐地恢复,但一直到结婚,他才完全复原。自那以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许多年我再没有见到他的影子。一直到我住在切尔西时,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前门铃响,看到克朗普顿站在门前台阶上,他的样子就好像我们前几天刚刚见过面,像以往一样诱人,他还坚持要看看我已入睡的孩子们。我认为自从西奥多死后,我已变得和他的痛苦如此息息相关,以致很长时间他看到我还感到十分痛苦。

对克朗普顿,我最初的记忆是在学院弯曲的楼梯的最黑处,他什么话也没说,就突然背诵整首诗“老虎,老虎,燃烧的目光”,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布莱克,而这首诗令我如此感动。我觉得头晕目眩,不得不倚在墙上。几乎没有一天不想起和克朗普顿

^① 见我给露西·唐纳利的信,附录178页,又见克朗普顿·戴维斯的信附录195页。

59 的一些事,有时说个笑话,有时扮个鬼脸,表示对吝啬和伪善的厌恶。更多的是他温暖、慷慨的感情。假使我在任何时候,被任何不诚实的想法所诱惑的话,一想到他会不赞同仍然会遏制住我。他集机智、激情、智慧、轻蔑、文雅、正直于一身,我从不知道还有什么人能和他相提并论。除此之外,在后来的年月里,他强烈、坚定不移的影响,给我和其他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一个稳定的依靠。

他自己的真诚往往是很特别的。他不随大流,无论是好还是坏。对于引起他的朋友们情绪激动的一切,他都表示轻蔑和好笑;嘲笑以至蔑视“为这样的社会”或“促进那样的世界联盟”。同时,他本人自始至终都是十字军:为爱尔兰反对英格兰,为小生意反对大生意的,为穷人反对富人,为自由反对垄断。而他最热心的事业就是给地价征税。

现在,亨利·乔治^①几乎完全是被人遗忘的预言家。但在1890年,当我刚结识克朗普顿时,他的学说,即所有地租应该付给国家而不是付给私人土地所有者,在对经济现状(status quo)不满的人士中,仍然是一个与社会主义学说积极竞争的对手。这时克朗普顿已经是亨利·乔治的一个狂热的追随者,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他强烈地厌恶社会主义学说,强烈信仰私有企业制度的自由原则。他并不憎恨由工业中赚钱的资本家,而把向别人的工业征收捐税的人视为魔鬼,因为这些人拥有他们需要的土地。我认为他没有问过自己,国家如果占有由土地私有制而得到的所有收入,它怎么

^①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社会改革家,所著《进步与贫困》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1881年,1883年,1888年多次去英国推动社会改良运动,对费边社的成立有重大影响。——译注

能不变得无限强大。在他心中,如像亨利·乔治一样,改革只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完成,把被垄断的权力所勒住的能量释放出来。在1909年,他认为亨利·乔治的原则已被劳合·乔治^①执行,劳合·乔治著名的预算是他帮助编制完成的。

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战开始时,他是邮政总局的法律顾问,但是由于他热情支持妻子的见解,而她又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并作为爱尔兰新芬党成员被逮捕过,这使他的职位难以维持,他在几乎没得到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就被解职。尽管当时流行偏见,他还是几乎立刻加入科沃德—钱斯公司,作为该公司的合伙人,该公司是城市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1920年,正是他起草和平条约,建立爱尔兰自治政府。虽然这件事从未公之于众。他的无私使得他不可能获得任何传世的重大成就,因为他从未以他的工作去邀功,抢在别人前头,也不在乎公众的看法和荣誉。但是他的能力超⁶⁰群,尽管他令人难忘的并不是这一点。

使得克朗普顿同时如此受人钦佩又如此悦人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强烈的爱憎、异想天开的幽默以及岩石般的忠实。他是我曾结识过的对人类怀着巨大的爱,对极个别的人怀着藐视的恨的聪明绝顶的人之一。他决不是某种意义下的圣人。当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一次我和他在乡下散步,我们误入了农夫田地的一角。农夫跑了过来,气红了脸朝我们喊。克朗普顿把手放在耳朵后,用极其和善的语调说:“请你再大声点好吗?我的耳朵有些聋。”那个原本要更大声发作的农夫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在他去

① 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5),自由党领袖之一,1916年到1922年任首相。1908年至1915年任财政大臣,率先实施社会福利政策。——译注

世前不久，我听到他详尽又夸大地讲这个故事，把他扮演的角色说成是我，我不断地打断他说：“别信他的，那不是我，那都是克朗普顿。”直到最后，他才咯咯笑着说明真相。

他好穿非常破旧的衣服，到了他的一些朋友不得不劝戒他别这么穿的程度，这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当西澳大利亚企图通过诉讼程序退出澳大利亚联邦时，雇用了他的法律公司。已经决定这件案子要在国王的更衣室听证，有人从旁听到克朗普顿打电话给国王的内侍说：“我的裤子状况不佳近来引起我的注意，我知道这案件要在国王的更衣室听证。或许国王在那儿留一条旧裤子可能对我有用。”

他的厌恶之情极多而强烈，常常表现得使人捧腹大笑。有一次我和他与他父亲在一起时，一位主教也是一位客人——最温厚又最无恶意的那种类型的神职人员，人们自然会说，这种人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遗憾的是他的政治观点有点反动。最后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克朗普顿用像是对待同在一艘海盗船上的俘虏的态度，咆哮着说：“他看起来真是在绝望中不顾一切的角色！”

1905年岁末，自由党政府上台，霍尔丹勋爵，一个肥胖、安逸、让人宽心的人，被任命为国防大臣，克朗普顿十分严肃地说，所以选他是因为当提出军队改革时，防止那些将军们中风。

汽车交通的专横烦扰他。他会穿过伦敦的街道而不予理睬。当汽车喇叭愤怒地叫着，他左顾右盼带着挑剔的、烦恼的神态说：“不要弄出那么大的噪声来！”尽管他梦游一般心不在焉地四处徘徊，把帽子戴在后脑勺上，开车人还是相信他一定是位重要人物，耐心地等他穿过马路。

他像兰姆或约翰逊博士一样热爱伦敦。一次，当他强烈抨击

华兹华斯很少写白屈菜时，我问：你是否更喜欢他写的威斯敏斯特桥？“噢！是的，”他答道，“要是他以同样的尺度去写。”在他最后的那些年里，他和我们夫妇经常饭后一起在伦敦散步，如果克朗普顿没有抓住我们的胳膊，他就总是握着我们的手臂。我们经过圣·克里门·德恩斯的雷恩教堂时，他提醒我们抬头看他喜欢的景色之一，蓝色夜空中那隐约可见的尖顶。在散步时，他有时和我们遇到的人聊起来。我记得他同一个公园管理员认真地讨论，可能是关于地价问题。一开始公园管理员决心记住他的身分和官职，对克朗普顿彬彬有礼但不赞成他的做法：生人不应该随便和生人讲话，上流人士不应该这样平易地接近劳动者，没有人应该和有公务在身的官员交谈。但是很快，这种生硬的态度就缓和下来了。克朗普顿真正地平等待人，他同他的职员和仆人讲话，语气就像他通常同重要人物，例如同要他负责处理事务的印度王公讲话一样。他在爱尔兰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屋中的态度，跟在名人云集的集会上没有什么两样。我还记得，当他听到我们的女仆和他的家来自同一地区时，他极其庄重地站起来向她鞠躬并同她握手，其彬彬有礼的态度令人难忘。

从气质上讲，他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他讨厌制度、组织与整齐划一。有一次，我和他在威斯敏斯特桥上散步，他指着十分拥挤的车流中一辆小小的驴车高兴地说，“那就是我喜欢的，各种各样的自由”。

另外一次，我和他在爱尔兰散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我不加思索地奔向最大最舒服的汽车。而他的表情则十分震惊，抓住我的胳膊，急忙把我拉到一辆破旧的小型公共汽车上，并且严肃地向我解释，这是为了大胆反抗大联营公司。

他的见解总是有点难以捉摸,而且也不反对让他的偏见自由驰骋。他赞赏反叛精神,甚至大大超过他赞赏完全的理性。对于似乎需要精心策划的任何事情,他都表示厌恶。有一次我说,除非有胜利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不能说进行一场战争是合理的。这使他大为震惊。在他看来,几乎无望的、英雄式的反抗才是壮丽辉煌的。他有许多偏见的确与我的感情一致,因此我从来没有心情同他争论,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争论也没有用。

从他的气质和意见来看,他自然会厌恶西德尼·韦布夫妇。当他们进行济贫法改革时,他就会说,因为其他所有人都反对他们立法的企图,最终就迫使他们去组织那些无助的贫民。这样他就会宣称,他们的组织的成果之一,就是他们雇一个装假腿的贫民在马铃薯上钻孔。

他多年来是我的律师——他从事的工作大都是从友谊出发,多少是无偿的。他的律师业务大都极为重要,涉及印度的王公,英联邦自治政府或者顶尖的大银行。在法律事务中,他表现得不屈不挠,直截了当,把技巧和耐心结合在一起。这最后一点真是令人吃惊,因为他的天性实在是所有人中最没有耐心的。通过这些方法,它们甚至于能激起对方的信赖,他获得了靠耍巧妙的花招永远都达不到的成果。我记得在法律咨询过程中,某人有一次提出并不是完全正当的方法,他脸上浮现出木然的表情。尽管他办事严肃认真,但他的心情大体上总是快乐的。干完一天累人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之后,他总会参加一次晚餐会,心情非常愉快,就好像喝了不少杯香槟一样,而且会让所有人大笑。后来他正是在一次晚餐会上因心力衰竭而突然去世,可能他事先已经知道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危险,不过他从来没告诉过别人。后来,他的朋友记起,

有些微小的迹象表明,他并不指望长寿,但是这还不足以在尊重他的朋友们中引起强烈的焦虑不安。

他晚年花费大量闲暇时间去写一部哲学书,他常把这本书自谦地称为他的馅饼,这是影射易卜生一出戏剧中的一个老人,这位老人只有一种天才就是做馅饼,而且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在去世之前做一个真正好的馅饼。克朗普顿年轻时除了希腊诗歌之外,哲学是他心智上主要的兴趣所在。我刚认识他时,我们花很多时间辩论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由于在整个中年时期,他繁忙的职业生涯使他完全陷入实际事务当中,但到最后,他还是能够花一些时间进行纯粹的理论思考,他充满衷心喜悦地回到这上面来。这本书接近完成时,正像许多人有时弄丢他们最珍贵的东西一样,他把手稿丢在了火车上,后来再也没有找到。必定有人捡到了它,希望由此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他曾提到过他遗失了手稿,只是遗憾而简单地谈到这项损失,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少数现存的笔记出发,重新开始写,接着他就改变了话题。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我们⁶³很少见到他,虽然我们见面时,他还和过去一样愉快和热情。他把所余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试图完成他遗失的著作,但是这个馅饼永远也没能完成。

我剑桥时代的另一位朋友是哲学家麦克塔格特,他比我还害羞。有一天我听见有人敲我的门,声音非常小,我喊道“请进”,可是没有动静,我又大点声喊“请进”。房门打开了,我看见麦克塔格特站在门口地垫上。那时他已经是联盟的主席,将要成为研究员。由于他的形而上学方面的名声使我对他怀着某种敬畏。但是他太害羞以致不敢进来,而我也太害羞,没有让他进来。我不记得这种局面持续了几分钟,不管怎样最终他还是进了我的屋。后来我就

经常去他那里吃早餐，他那里的早餐以缺乏食物而出名，事实上，谁要是去过一次，以后再去时，每次都会自己带上一枚蛋。麦克塔格特是位黑格尔主义者，当时他还很年轻，而且十分热情。他对我们这一代在精神上有很大的影响，虽然现在回想起来，那并不是一种很好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有两三年是黑格尔主义者，我还精确地记得在我大学四年级某一时刻我成为黑格尔主义者。我跑出去买了一听烟丝，带着它穿过三一巷，突然我把那听烟丝抛向空中，大喊：“天哪！——本体论的论证是靠得住的”。虽然 1898 年之后，我不再接受麦克塔格特的哲学，我仍然喜欢他，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次他叫我不要再去看他，因为他不能容忍我的意见。后来他还变本加厉，在解除我的讲师资格中起着带头的作用。

另外两位我在剑桥早年认识的朋友是洛斯·迪金森和罗杰·弗莱，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友谊。迪金森由于他性格温和、有感情调而惹人喜爱。当他是研究员而我还是大学生时，我渐渐感到由于我有时唐突地讲出令人不快的真理或我所认为的真理而有可能伤害他。世界的情势如果使我极其痛苦的话，只使他感到难过。我很怕由于太强烈的现实主义而增加他的不快。但是现实主义一词可能并不十分恰当。我的真正意思是，现实主义是一个人描述事情的实践活动，他感到这种事情几乎不能忍受，他用如此令人反感的方式描述以致引起其他人来分担狂怒。有一次他告诉我，我很像柯台利亚^①，但不能说他像李尔王。

我一到剑桥，尽管我很害羞，社会交往上我还是十分活跃，在

① 莎翁名剧《李尔王》中李尔王善良的小女儿。——译注

这方面,我在家里受的教育并没有形成任何阻碍。在同辈社会的⁶⁴影响下,我逐渐变得不那么清高。一开始我发现我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被人反驳时也不感到强烈恐惧或者可笑,就好像我讲过的话十分合理一样,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不已。长期以来,我想在大学某些地方一定有一些真正聪明的人我还没有碰到,要是见到这些人,我一定能马上认出他们比我智力更优秀,可是二年级时,我发现我已经认识了大学中所有最聪明的人了。这使我觉得有些失望,同时也使我自信心越来越增强。可是,三年级时,我遇到 G.E. 穆尔,当时他是一年级学生,其后几年,他满足了我对天才理想的期望。那时候穆尔漂亮,身材颀长,脸上充满灵气,就像斯宾诺莎那样深切热情的心智。他具有一种高雅的纯洁的性格。我从来没有成功地让他说谎,只有一次例外。这回我要了个花招,我问他:“穆尔,你是不是总讲真话?”他回答说:“不。”我想这是他说过的唯一一次谎话。他的家人都住在达里奇,他的父亲是位退休的医生,有一次我去看他们,他的母亲戴着一枚大瓷胸针,上面有古罗马圆形剧场图案。他有许多兄弟姐妹,其中最有趣的是诗人斯特奇·穆尔。在智力的世界里,穆尔是无所畏惧、富于冒险精神的,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就像一个孩子。四年级时,我曾花好几天同他一起在诺福克河岸散步。有一次我们偶然碰到一个又高又壮的家伙,他同我们谈起佩特罗尼乌斯^①,对他的下流事,谈得津津有味。他的古怪我觉得挺逗,多少有点鼓励他继续说下去。穆尔却一直保持沉默,到他离开之后,才说“这人真可怕。”我相信在他一生中,从来

① 佩特罗尼乌斯(?—66),古罗马作家,荒淫的罗马皇帝尼禄的朋友,本人也是花花公子,著有欧洲第一部小说《萨蒂科孔》,只有少量残篇传世。——译注

没有因听粗俗低级故事或谈话而感到丝毫的快乐。穆尔同我一样,受到麦克塔格特的影响,在短时期内是黑格尔主义者。但是他比我从那里逃逸要快得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谈话,才使我摆脱了康德和黑格尔。尽管他比我小两岁,他极大地影响我的哲学观点。穆尔的所有朋友一个最喜欢的乐事就是看着他点燃烟斗。他总是划着了火柴然后开始辩论,说呀说直到火柴烧着他的手指,然后他又划另一根火柴,如此下去,直到一盒火柴都划光了。这对他的健康无疑是有好处的,因为划火柴的时候,他就不吸烟了。

下面该特里维廉三兄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老大查尔斯是最没有能力的。老二鲍勃是我特别亲密的朋友,他成为一个富有学究气但没有什么感染力的诗人,可是他年轻时,常讲出幽默的话,
65 出人意料。有一次,我们在湖边举行一次读书会,埃迪·马什睡过了头,穿着睡衣跑来看看早餐是否准备好了。他的面容冷峻,表情流露出痛苦,于是鲍勃给他取个外号“冷幽灵”,长期以来这外号就跟上他了。乔治·特里维廉比鲍勃要年轻得多,但我后来渐渐同他很熟了,他和查尔斯都是了不起的步行能手。有一次我和乔治在德文郡漫步,我要他答应一天只走 25 英里,他一直到最后一天都信守诺言,然后他就离开我说他还要再散步一会儿。还有一次,我独自散步,晚上到了蜥蜴旅馆,问他们是否能给我一张床休息。他们问:“你是不是特里维廉先生?”我说:“不是,你们是否在等他?”他们说:“是啊!他的太太早已在这里了。”这事真让我吃惊,因为那天是他们结婚大喜的日子。我看见她没精打采一个人呆着,他把她丢在特鲁洛,说他一整天不能不散步一小会儿。他到夜里十点钟才来,以创纪录的时间走完 40 英里,累得精疲力尽。可

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蜜月的颇为奇特的开端。1914年8月4日,我和他一起散步到斯特兰德吵了起来,其后一直到1944年我回到三一学院之前,我只见到过他一次,而到1944年,他已经是学院院长了。当他还是大学生时,他有一次向我说明,说特里维廉家从来不犯婚姻上的错误。他说“他们一直等到30岁,然后娶一位又有头脑又有钱的女孩。”尽管偶尔要吃苦头,但我从来不打算遵照这条规则办事。

我想,鲍勃·特里维廉是我认识的最嗜书的人。凡是写在书上的,他都觉得有趣,而凡是实际生活的事则漠不关心。他像他全家人一样,对于世界上所有伟大战役的战略和战术,具有缜密的知识,只要这些战略和战术写在著名的历史书上。我曾在马恩河战役^①的危急关头同他在一起,那天是星期天,我们走了两英里才买到一份报纸。他认为那场战斗没什么意思,不值得注意,因为只是登在报纸上的战役是平常的。有一次我设计了一个测验,向许多人提问,为的是看看受问者是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这问题是“假如你掌握着毁灭世界的权力,你会那么干吗?”我当着他夫人和孩子的面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道:“什么?毁灭我的图书室?——决不!”他总是发现新诗人,并高声朗诵他们的诗作,不过一开始他总是贬低地说:“这不是他最好的诗。”有一次他向我提到一位新诗人,说想为我朗诵几首他的诗,我说:“好,可是你要给我朗诵他最好的诗。”这把他完全难住了,于是他把那本书丢在了一边。

^① 这里指第一次大战时第一次马恩河战役,是1914年9月上旬英法联军成功地阻止德军闪击巴黎的战斗。另一次马恩河战役是1918年7、8月间罗素在监狱服刑。——译注

66 剑桥的教师们对我享受剑桥生活没什么好处,院长简直就是萨克雷《势利小人》一书中的人物。他讲话总是这样开场:“刚好30年前的今天……”或者“你能凑巧记得皮特先生^①在100年前的今天正在干什么?”接着他就会讲述一些非常烦冗的历史典故来证明历史书上提到的一些政治家是多么伟大和善良。他的书翰风格可从他给我的来信看出来,这是我获得数学优等考试一等第七名后他写给我的:

我亲爱的B. 罗素:

我无法形容这次伟大的胜利使我们感到多么高兴。正好33年前,我在哈罗公学把拉丁文作文第五年级奖放在令尊手中,今天,我向他的公子和他自己的母亲祝贺数学上的突出成就,而这成就将在学院得到高度评价。

我们知道你的数学才能,可我们也知道你并没有全力以赴地钻研数学,而是把大部分心思用在其它可能更为重大的科目上。假如这严重降低你的数学成绩,我当然会为此感到遗憾。但是我很理解,它还是得到了充分的补偿。

现在我们对你只有愉快的祝贺,你将平静地面对通往科学优等生考试和研究员资格竞争,而不必担心你以前的数学成绩不佳。

我十分高兴给罗素夫人和斯坦利夫人写上几行,这对他们两位将是愉快的一天。

相信我是你

^① 指小皮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先属辉格党,后为托利党领袖,1783年到1801年间任首相。——译注

最真诚的

H. 蒙塔古·巴特勒

(三一学院院长)

1893 年 6 月 13 日于剑桥

三一学院院长寓所

我记得有一次去院长寓所用早餐,那天正好是他妻妹的生日。他在祝愿她健康长寿之后接着说,“亲爱的,现在你已经活得同伯罗奔尼撒战争^①一样长了。”她根本不知道那场战争持续多久,很怕太长了以致超出她的期望。他的太太采用基督教科学派疗法(Christian Science),居然延长他的寿命,超过本来期望的达 20 年之多。这是由于她并不同情他的疾病。一旦他生病,她就给院评议会会议带话说,院长躺在床上不愿意起来。不过,我们必须承 67 认,副院长奥尔德斯·赖特和资深研究员乔伊·普赖尔在没有基督教科学派疗法的帮助下,也延长了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我记得我还是大学生时,看着他们三个人光着头站在大门口接待腓特烈皇后^②,他们已非常年迈了。可是 15 年之后,他们也不显得更老。奥尔德斯·赖特总像一只枪管通条那样站得笔直,出门总是戴上一顶高礼帽,甚至有一次清晨三点失火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的高礼帽也端正地戴在头上。他念的拉丁文带有英语口音,而院长则采用大陆读音。当他们轮流祈祷,尤其是当副院长发音急促不清,而

①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同雅典的战争,从公元前 431 年开始,到公元前 404 年结束,历时 27 年。——译注

② 腓特烈皇后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嫁给腓特烈是德皇威廉一世之子,威廉二世之父,他在 1888 年只当了几个月的德皇就去世了。——译注

院长又装腔作势念出声来时,乐子可就大了。我当大学生时,把这些人只看作取笑的对象,而我成为研究员并参加学院会议时,开始发现他们是一股十足的恶势力。有一个学院副院长,是位教士,强奸过他的小女儿,还因感染梅毒导致瘫痪而不得不去职。院长在学院会议上反而大谈什么像我们那些不按时到教堂做礼拜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位名人的布道是多么卓越。在学院中仅次于这三位的重要人物是资深门房,他带有皇家气派,以致大学生们猜测他是后来的爱德华七世^①的私生子。在我当上研究员之后,评议委员会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连续开了五天会,我费了好大劲才弄清楚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原来他们忙于证实一个痛苦的事实,这就是这位资深门房同五个大学杂役有不正常的关系,尽管按照他们的法规,他们所有的人“既不年轻,也不漂亮”(nec juvenis, nec pulchra)。

作为大学生,我相信那些指导教师是大学中完全不需要的一部分,我没有从讲课中得到什么好处。我发誓,如果有朝一日我成为该课的讲师,我也不能设想讲课有什么用,我信守这个誓言。

进入剑桥大学之前我已经对哲学感兴趣,但是除了穆勒的著作以外,我读得很少。我最渴望的是为数学为真的假设找到一些理由来。穆勒在《逻辑》中论及数学时,已经因它多有缺陷而打动了。18岁时我读了穆勒。我的数学导师从来没有告诉我任何理由去假设微积分不是一大套谬误,因此我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个是哲学问题,一个是数学问题。数学问题在欧洲大陆大体上

^① 爱德华七世(1841—1910)是当时英女王维多利亚的长子,60年代起作为威尔士亲王有时代其母出席各种社交场合,生活交往随便,1901年其母去世后即英王位。——译注

已经得到解决,虽然在英国几乎不知道大陆的工作。只有在我离开剑桥,开始出国生活之后,我才发现那些我本应在三年大学期间⁶⁸就获得的知识。不过哲学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英国,我认识哈罗德·乔基姆,他在莫顿学院教哲学,是 F.H. 布莱德雷的朋友,乔基姆的妹妹是罗洛叔叔的太太,我总是偶尔在网球集会以及诸如此类的场合见到他。应我请求,他给我开了一个我应该阅读的长长的哲学书单,虽然我在攻读数学时也开始着手读书了,而一旦有空,我就以极大的热情攻读哲学。大学四年级时,我阅读大多数大哲学家的著作以及大量数学哲学的书。詹姆斯·沃德总是给我这方面的新书,每一次归还这些书时,我都说这些都是非常坏的书,我还记得他失望的神情以及他为了满足我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在我成为研究员之后,我从他那里得到两本小书,这两本书他都没读过,也不认为它们有任何价值。其中一本是格奥尔格·康托尔的《集合论》^①,另一本是弗雷格的《概念演算》,这两本书最终给我需要的要点。但是弗雷格的书,我只是在许多年之后,才弄清其中的意义。实际上,一直到我自己独立发现其中大部分内容之后,我才真正理解它。

这时,我已不像刚到剑桥时那么害羞、那么学究气了。我记得住进学校几个月之前,去和我的导师商讨房子的事。我在前厅恭候时,翻了翻大学生报纸《格兰大》(Granta)。当时是五月赛舟周,我在报纸上读到,在这周内,人们的思想不能集中于工作,这真使我震惊。上大学四年级时,我变得快乐而轻浮。在阅读泛神论之

^① 《自传》中原文为 Mannichfaltigkeitslehre, 现在通常拼为 Mannigfaltigkeitslehre, Mannigfaltig keit 现通译为“流形”,康托尔用来表示一般点集,本书为其论文“论无穷线性点流形”(V)的单行本,全书名为《一般集合论基础》,1883 年出版。——译注

后,我向朋友们宣布我就是上帝。他们在我两边摆上蜡烛,进行模仿膜拜的仪式。哲学总体上对我来说似乎乐趣无穷,我享受着这个伟大哲学家提供想象的、以奇妙方式构想的世界。

我在剑桥期间,最愉快的事就是和一个团体有联系,它的成员称之为“协会”,而局外人假如知道的话,称之为“使徒们”。这是一个小的讨论社团,每星期六晚上聚会。它的成员平均每年级有一两人,这个协会从 1820 年就已存在,从那时起,它的成员都是剑桥各方面的智力精英,它以秘密的方式活动,为的是使那些在选举成员时被考虑的人可能根本觉察不到这事。正是因为协会的存在,

69 我很快认识了那些最值得认识的人。由于怀特海是协会成员,而且让年轻成员根据我和桑格两人奖学金论文对我俩进行调查。在任何时间,所有成员彼此都是好朋友,这很少有例外。讨论中有一个原则就是没有禁忌,没有限制,没有什么东西被认为是骇人听闻,对于思辨的绝对自由没有任何阻碍。我们讨论所有事情的态度当然会带有某种不成熟性,但是其中具有的超脱和兴趣在我以后的生活中却是难得再有的。讨论会一般在凌晨一点结束,然后我就会同一两个其他成员在内维尔院的回廊中来来回回走上几小时。我们把我们自己看得很重,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具有心智上的诚实的美德。无疑我们在心智方面的成就比世上通常的成就更大,而且我倾向认为剑桥最好的头脑在这方面极其著名。在第二学年中间我被选为会员,事先我根本不知道这样一个社团存在,即使其中的成员我全都早已熟识。

1892 年初,我被选入“协会”,下面的祝贺信有些句子需要解释,它们是协会用来同德国形而上学开玩笑的。协会被设想为实在世界,其他事物都是“表象”,不是协会成员的人被称为“现象”,

因为形而上学家认为空间和时间不是实在的,因此认为协会的成员不受空间和时间的约束。

由印度、孟加拉邦副总督

第二等印度之星高级勋爵士

查尔斯·埃里奥特爵士阁下转交

亲爱的罗素:

从今晨收到的信中得知你加入了我们团体——太好了!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如果不能在今天下午邮件发送之前说几句话来表示我的喜悦,以及此刻我不在剑桥,不能与你热烈握手相庆,那是多么遗憾。你当然会得到你自己的印象,但对我来说,它确实是真正的新生活,也是显示出剑桥真正是什么的一个启示。

是该发信的时候了,恐怕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的经验。西奥多会告诉你我的情况。我很遗憾地听说你身体还不太好,快些好吧,不要让韦布^①害了你。

原谅匆匆写就这几行话语。让那些荒唐的鬼话,什么空间和时间都见鬼去吧!居然说什么空间和时间,卑鄙地假装正在把我们分开。然而我们知道它们与联结我们的真实存在无关。我从过 70 去一开始就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

热爱你的,兄弟般的

克朗普顿 L.I.D.(卢埃林·戴维斯)

1892 年 3 月 9 日 星期三

① 韦布,我的数学导师。——原注

我实在没有时间给桑格写一封像样的信，你能否把信中装的潦草的信转交给他？

有时间一定给我写信。

亲爱的罗素：

诚挚祝贺2月份的令人高兴的消息——在使徒的事情上完全无法用空间和时间的束缚来说明——它刚刚由印度转到我这里。

我高兴到极点。我希望你已经听说我们的兄弟怀特海的敏锐目光了，他从你和桑格的入学奖学金论文就看出你们的使徒本性，而且让我们注意你们。

我真希望我能找个星期六晚上或其它什么日子回去，同西奥多讨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的问题，这本是不该谈的问题。我不明白人性化的上帝和真正的爱，这两个观点怎么能够协调到一起。

胚胎^①的情况如何？我听说小特里维廉(鲍勃)很有希望，还有国王学院的格林。

我还有数不清的信要发，希望明年一月中旬能见到你。

你的兄弟般的

(签名)埃利斯·麦克塔格特

1902年5月17日于新西兰

塔拉纳基，新普利茅斯

我们加入协会以后不久，协会有些事情起了相当大的变化。

比我年幼十岁左右的那一代人的调子主要是由利顿·斯特雷

^① 我们所要选出的人称为胚胎。

奇和凯恩斯定的。这十年带来的精神气候的变化之大令人吃惊。我们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而他们是爱德华时代的人。我们相信通过政治和自由讨论而导致有序的进步,而我们之中比较自信的人可能希望成为群众的领袖,而我们没有人想脱离群众。可是凯恩斯和利顿并不打算同平庸之辈保持任何亲近关系,他们更愿意在幽静所在和良好的情绪中过着一种退隐的生活,把善看成由一帮精英热情的相互仰慕所构成。这种学说他们说来源于 G. E. 穆 71 尔,这十分不公平,他们都承认是穆尔的学生。凯恩斯在他的回忆录《早期信仰》中,谈到他们对穆尔学说的仰慕,穆尔给予道德应有的份量,通过他的有机整体学说避开善由一系列孤立的热情片刻所构成的思想。可是那些自认为是他的学生的人,却无视他的学说这个方面,而把他的伦理学降低为一本正经的女子学校带有感情色彩的图景。

凯恩斯从这种气氛逃脱到伟大世界中,而斯特雷奇从来没有跳出来。不过凯恩斯的逃脱并不完全,他周游世界,给各地带去主教出巡(in partibus)的感觉,真正的救世主在别处,在剑桥大学的信徒当中。当他关心政治和经济时,他把他的灵魂丢在家里。这就是在他大多数著作中,有一种生硬的、闪烁着非人的特性的原因。只有一个大的例外,那就是《和平的经济后果》,对此我一会儿还要再说几句。

我是通过他父亲认识凯恩斯的,而认识利顿·斯特雷奇是通过他母亲。我年轻时,凯恩斯的父亲在剑桥教老式的形式逻辑,我不知道逻辑的新发展使他的教学究竟有多少改变。他是一位真诚的非国教徒,把道德放在第一位而把逻辑放在第二位。他儿子心中多少保留一点非国教徒精神,但是往往被掩盖了,这是因为他认识到

由事实和论证可能推出一些使大多数人震惊的结论。而他性格中智力上的高傲使他觉得使墨守成规者惊愕(*epater les bourgeois*)也不坏。在他《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这种品性暂时搁置在一旁。他深信,凡尔赛和约招致灾祸,在他心中燃起最真诚的道德家的热忱,使他忘记耍小聪明——不过却没有使他停止耍小聪明。

我没有就他的经济和政治著作同他交流过,但我相当关注他的《概率理论》,其中许多部分我同他详细讨论过,这本书大约1914年完成,但是长期被放在一边,拖延出版^①。

他总是有工作过度的倾向,实际上正是工作过度要了他的命。1904年,我曾单独住在一片沼泽地里的一间小茅屋中,其处无路可通。他写信给我,问我是否可以到我这里度周末。我给他肯定的回答,于是他来了。他到了还不到5分钟,剑桥大学的副校长带了一大堆大学事务跟来了。每一餐都有人不期而至,星期日早餐就多了6位,到星期一早晨,我们已经有26位不请自来的客人,恐怕凯恩斯走时比他来时还累。1914年8月2日,星期日,我碰到⁷²他,他正急速穿过三一学院的大庭院,我问他急什么,他说“他想找他妻弟借摩托车到伦敦去”,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乘火车去”,他回答“因为来不及了”。我不知道他究竟去办什么事,但是几天之内,银行利率由制造恐慌的人已经抬高到的10%,降到了5%,这就是他的所做所为。

我的经济学知识不够,以致对凯恩斯的理论无法发表专家的意见,但是就我至今所能判断的是,对我来说,近年来英国免于遭到大规模失业之苦可能归功于凯恩斯。我还可以再进一步说,如

^① 《概率理论》于1921年出版。——译注

果他的理论被全世界的财政当局所采纳,那么大萧条可能就不会发生。在美国仍有许多人认为,大萧条是上帝所为。我想凯恩斯已经证明,大萧条的发生并非神意。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上议院,那时他刚从美国谈判一笔借款回来,并且做权威报告,向贵族院的议员介绍此事。他们事先大都抱怀疑态度,可是听完报告后,就几乎没人怀疑了,除了比弗布鲁克勋爵和我的两个表兄弟之外,而他们以居于少数为荣。考虑到他飞越大西洋刚刚着陆,他必定付出很大的努力,这对他来说可能是太大了。

凯恩斯的智能据我所知是最敏锐和最清楚的。同他辩论的时候,我感到我好像故意冒生命危险,总感觉自己有点像傻瓜一样。有时我倾向于感觉如此聪明过人往往与思想深度不相容,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感觉的确是对的。

利顿·斯特雷奇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一开始我是通过他母亲认识他的,我和他都是争取妇女投票权的委员会成员。几个月后,她邀请我去吃饭,她的丈夫理查德·斯特雷奇是一位从印度退休的军官,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当时的热门话题。第一次同他们家一起吃饭实在有点让人烦心,他们儿女成群几乎数不胜数,而且从我这个没有经验的眼光看来,除了极表面上的区别,有男有女之外,他们长得都一模一样。我到时,这家人还没有到齐,然后才每隔20分钟一个接一个的到来(后来我发现其中包括利顿)。我必须仔细地环顾四周,以求确定哪位是刚到的,还是原先就来了,只不过换了他或她的位子。到晚上,我真怀疑我的神志是否还清楚,但是后来好心的朋友告诉我,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斯特雷奇夫人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女性,非常希望她至少有几⁷³

个孩子出人头地。她有令人羡慕的文字感受力,经常向她的孩子们大声诵读扫斯的布道文,不是传播其内容(她是位自由思想者),而是给他们一种英语写作的节律感。利顿身体柔弱,以致没有被送到普通的学校去读书,她认为他很聪明,让他在很专注的气氛中被培养成为一位作家。在我看来,他的作品在当时十分有趣,令人欢快。《维多利亚名人传》出版之前,我曾听他读过这本书,后来我在监狱里又自己读,不禁大笑出声,结果引来监狱官到我的牢房,告诉我不应忘记监狱是服刑的地方。

利顿总是显得古怪,而且越来越厉害。当他留起胡子时,他说他长了疹子,不想让朋友们看到,结果胡子一直长到老长。他打扮得十分奇特。我认识一位农民的妻子,她出租住房。她告诉我,利顿到她那里问她是否让他进去,她说:“先生,起先我想他是个流浪汉,然后我再看一眼,看出他是位绅士,只不过非常古怪。”他经常用一种尖声讲话,这有时与他所讲的内容形成滑稽的反差。有一次我同他谈话,他先是说这事不应该是文学的目标,接着又说那事不应该是文学的目标。最后我问:“利顿,那么文学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他用一个字回答我:“激情”(Passion)。然而,他喜欢在人类事务中表现出一种贵族老爷的态度。我听到某个人声称“年轻人总好思考人生”,当时他在场就反驳道“我不相信人们会去思考人生,因为人生中什么也没有。”可能正是这种态度,使他不能成为一位伟大人物。

他的风格炫耀辞藻、过于浮夸,在最坏的情况下,我觉得有时同麦考莱的作品颇为相像。他对历史的真实性不感兴趣,而总是使得光和影的反差更加刺眼,使得名人的愚蠢和恶毒更加昭彰。这些指责颇严厉,但我对他的指责是完全认真的。

正是在协会当中,我开始觉察到穆尔的卓越,我还记得他宣读一篇论文,是这么开始的:“一开始存在物质,然后物质产生魔鬼,而后魔鬼产生上帝。”论文的结尾如是:首先上帝死去。然后魔鬼死去,最后留下物质正如开初一样。他宣读这篇论文的时候,他还是位大一学生,而且是卢克莱修的热情追随者。

星期日,我们的习惯总是很晚吃早餐,然后散步一整天,直到晚上用餐。这样我逐步熟悉剑桥十英里之内的所有道路和小径,还有许多远远超过十英里的道路,也是这么认识的。大体上,我在剑桥感到愉快,比较平静。但是每逢月圆之夜,我总是处于一种暂时性精神错乱的状态,在乡村附近飞快穿来穿去,当然这是由于性欲做怪,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

在我那时之后,协会在某方面有了变化。原来在乔治·特里维廉和利顿·斯特雷奇两位会员之间长期进行着不相上下的争斗,最终利顿获得完全的胜利。从他那时起,会员之间的同性恋关系一度司空见惯,可是我们那时候却并不知晓。

剑桥对我的一生十分重要,它使我结识许多朋友,给我思想交流的经验,而其真正的学院教育对我毫不重要。关于数学教育我已经谈过。我在大学学的哲学,后来我认为大部分是错的。以后我花费许多年逐步去掉我在大学时养成的思想习惯。我在剑桥得到的唯一具有真正价值的思想习惯是智力上的真诚。这种美德不仅在我的朋友中,而且也在我的老师中肯定存在。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位老师在他的学生指出他的错误时而怀恨在心。我只记得在许多情况下,学生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有一次上流体静力学课程时,有位年轻人打断讲课说,“你是否忽略了作用在盖子上的离心力?”这位讲师一下子目瞪口呆,然后说,“我这么讲这个例子已经

有 20 年了,可是你是对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我发现甚至在剑桥,智力的真诚也有它的局限性,这对我是一大打击。而在那之前,我感到只有剑桥是地球上唯一的我可以看成家的地方。

第四章 订 婚

75

1889年夏天,我和罗洛叔叔在他欣德黑德斜坡上的那所房子里住。有一个星期天,他带着我去做一次远足。我们从靠近费恩赫斯特的弗赖迪山下来时,他说:“这所房子已经来新人住了,我想我们要去拜访他们。”我因为害羞,不愿意跟着去,我求他无论出现了什么情况,都不要留下来吃晚饭。他说他不会,可是他还是留下来吃晚饭,而且我也很高兴他留下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美国人的家庭,姓皮尔索尔·史密斯,家里有上了年纪的妈妈和爸爸,一位已经结婚的女儿和她的丈夫科斯特洛,还有一个在布林莫尔学院读书,回家度假的小女儿以及在贝里奥尔学院读书的儿子。父亲和母亲在他们年轻时都是福音教派的著名宣教师,但这位父亲由于与一位青年女子接吻被人家看见而引起一场丑闻,这使他失去了信仰。而母亲也因年纪太大了,难以承受这样一种令人厌倦的生活。女婿科斯特洛很聪明,是个激进派,是大伦敦政务委员会委员。我们正吃晚饭时,他刚从伦敦赶到,带来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的最新消息。这次码头工人大罢工非常重要,也引起了广泛注意,因为它标志着工会运动比以前更深入到较下层的工人中去。他讲述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我张大嘴巴注意听着,感到我正在接触着现实生活。从贝里奥尔学院来的儿子说的都是漂亮的警句格言,带着一种无所不知的傲慢的无所谓态度。

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位在布林莫尔学院上学的女儿,她非常漂亮。正如摘自1921年5月10日的格拉斯哥《公报》中的这段话所讲的:“记得20多年前在爱丁堡的一次市民招待会或者诸如此类的聚会(是不是一次禁酒代表的招待会?)上,我见到伯特兰·罗素夫人,她是当时可以想见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而且带有一种贵族式的高贵神态,尽管她出身于一个贵格会信徒的家系。出席会议的人对她都如此赞赏,以致于以一种集体的高贵的爱丁堡方式选她为晚会的女主角。”她比我过去认识的任何年轻妇女都更加解放,因为她独自横越大西洋在美国上大学。我很快发现,她是沃尔特·惠特曼的密友。她问我是否读过一本叫《埃克哈德》^①的德文书,偏巧我在那天早上刚读完这本书,我感到这真是一件走运的事。她和蔼可亲,使我不感到害羞,我对她真是一见钟情。那年夏天,我再没有见到他们家的任何一位。但是随后几年里,每年都有三个月,我同罗洛叔叔住在一起。每个星期天我总是走上4英里到他们家吃午饭,并一直呆到吃晚饭。晚饭之后,他们就会在树林中燃起篝火来,团团围坐唱黑人灵歌,而那时候,这种歌还没有传到英国来。美国对于我就如同对歌德一样,仿佛是充满浪漫色彩的自由天地。我发现她们家就没有我们家那一大套妨碍我的偏见,我尤其欣赏他们那种不受上流社会束缚的态度。正是在他们家里,我头一次遇到西德尼·韦布,当时他还没有结婚。

西德尼·韦布和比阿特丽斯·韦布,我同他们相识多年,有时甚至同他们合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他们是我所认识的最完美的一对

^① 德国作家冯·舍费尔(J. V. von Scheffel, 1826—1886)于1855年出版的历史小说,主人公埃克哈德叔侄两人均为10世纪圣加仑修道院修士兼作家。——译注

夫妻,然而,他们对任何一种浪漫主义的恋爱观或婚姻观都很不喜欢,而认为婚姻是为了把本能纳入法律体制中而设计的社会组织。在他们结婚的头十年中,韦布夫人不时地提到:“西德尼常说,婚姻是感情的废纸篓子。”后来情况稍有变化,他们通常邀请一对夫妇同他们共度周末,而在星期日下午,他们就一起外出做轻松的散步,西德尼陪着太太,而比阿特丽斯则陪着先生。到某一时候,西德尼就会说:“我知道比阿特丽斯现在要说什么,她要说‘西德尼常说,婚姻是感情的废纸篓子’。”西德尼到底真的说过这话没有就不得而知了。

西德尼还没有结婚^①时我就认识他了,但他那时的成就远远赶不上他们俩后来合作成就的一半。他们的合作可以说亲密无间。我总是认为,思想是她的,而具体工作是他做的。这样讲也许过于简单化,不太合适。他或许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勤奋的了。当他写一本论述地方政府的书时,他们就会给全国地方政府的官吏发出征询意见的问卷,并且告诉他们这本要出版的书,他们可以按折扣优惠买到。我把我的房子租给他们住时,送信的邮差是一位热心的社会主义者,不知道他每天投递上千封答复他们征询问卷的回信觉得为他们服务光荣,还是十分麻烦。韦布原来是政府行政部门二级公务员,由于工作极其勤奋,被晋升为一级。他颇为认真,不喜欢拿诸如政治理论之类的神圣题目来开玩笑。有一次⁷⁷我对他说,民主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国会议员不能比他的选民更笨,因为要是他更笨的话,那些选他的人也就更加笨了。韦布当真动了火,悻悻地说:“我可不喜欢这种论调。”

① 韦伯夫妇于1892年结婚。——译注

韦布夫人的兴趣比她的丈夫要广泛得多,她对于个别的人很感兴趣,而不只在他们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她有很深的宗教气质,但并不属于任何一个被承认的正统教派。虽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她比较喜欢英国国教会,因为那是一个国家组织。她有8个姐妹,父亲波特白手起家,在克里米亚战争时给军队建造军营而赚得他大笔财富。他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信徒,韦布夫人可以说是这位哲学家的教育理论的最著名的产物。说来遗憾,当年我母亲在乡下住时是她的邻居,把她形容成“交际花”,我想如果母亲能够了解韦布夫人后来的生活,她会改变她的看法的。当她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之后,她决定从费边社社员,特别是其中三位最杰出的人物——韦布、萧伯纳、格雷厄姆·华莱士当中挑选对象。这有点像帕里斯的评判^①,只不过男女颠倒过来,而西德尼成了相当于阿弗罗狄特的角色。

以前韦布完全靠他的收入过活,而比阿特丽斯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比阿特丽斯具有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而西德尼却没有。他们考虑到现在没有收入也足以过活,于是决定献身于研究工作以及高级传播工作,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的著作应归功于他们的勤奋,而经济学院的建立则应归功于西德尼的能力。我认为要是没有比阿特丽斯自信力的支持,西德尼的能力就不会产生那样丰富的成果。有一次我问过她,她年轻时是否曾有过任何羞怯的感觉。她说:“噢!没有,如果我走进满是人的屋子里感到有点胆怯时,我就会对自己说:‘你是

① 帕里斯为特洛伊王子。天后赫拉,智慧及战争女神雅典娜及爱与美女神阿弗洛狄特(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请他评判谁最美。帕里斯选中阿弗洛狄特,她帮助帕里斯拐走海伦,从而引发特洛伊战争。——译注

世界上最聪明的国家里最聪明的阶级中一个最聪明的家庭里的最聪明的成员,有什么能使你感到害怕呢’”。

虽然韦布夫人在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和我意见相左,我还是喜欢她,钦佩她。首先,我最佩服她的是她具有极强的能力。其次,我佩服她的诚实、正直。她献身于公共事业,从来不受个人野心所左右,虽然她并不是一点野心也没有。我喜欢她是因为对她个人抱有好感的那些人来说,她是一位热情和蔼的朋友,但是我不⁷⁸同意她对宗教、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以及对于国家的崇拜。这最后一点是费边主义的实质,它导致韦布夫妇以及萧伯纳等人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过分的宽容态度,我认为这是极不适当的,它最终也导致了他们对苏联政府极为荒唐的过分的称颂。

不过没有人始终如一,韦布夫妇也是如此。有一次我对萧伯纳提到,我似乎觉得韦布有点缺乏仁爱的同情心。萧伯纳回答道:“不,你大错特错了。有一次我和韦布在荷兰,在电车上从一个口袋里拿饼干吃,几个警察把一个戴手铐的罪犯也押上这辆电车。其他所有乘客都感到害怕,缩在一旁,可是韦布却走向犯人,把饼干给他吃。”每当我对韦布或肖伯纳批评过苛时,我就想起了这个故事。

韦布夫妇也有他们所憎恨的人,他们憎恶威尔斯,因为他攻击韦布夫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刻板的道德观念,也因为他试图推翻韦布对费边社的统治。他们老早就憎恨拉姆齐·麦克唐纳,我所听到他们夫妇对麦克唐纳最客气的话是,在英国工党首次组阁时,韦布夫人曾说,他是一位很好的替补领袖。^①

^① 麦克唐纳(1866—1937),工党领袖。1886年参加费边社。1900年工党(前身)成立时任书记,1924年工党首次组阁时任首相。1929年到1931年任第二届工党政府首相。——译注

韦布夫妇的政治经历是非常奇特的。一开始他们同保守党合作,因为韦布夫人很高兴阿瑟·鲍尔弗愿意给教会学校拨更多的公款。而当保守党在1906年下台时,韦布夫妇做出一些努力想跟自由党合作,没有取得成果。但他们最终感到,作为社会主义者,可能在工党里觉得更自在些,所以他们的晚年都是工党的忠实党员了。

多年以来,韦布夫人习惯于节制饮食,其动机部分是出于卫生,部分是出于宗教。她总是不吃早饭,晚饭也吃得极少,只有午饭是丰盛的。她几乎总是和许多名人一起用午餐,但是,她总是饥饿难耐,以致于一宣布用餐,她就跑在所有朋友的前面开始吃起来。然而,她还是相信,饥饿能使她更有精神。有一次她告诉我,饥饿使得她看到精美的幻景。我回答道:“是的,假如你吃得太少,你就看到幻景(未卜先知);假如你要喝得太多,你就看到蛇(发酒疯)。”恐怕她会认为讲这话是不可原谅的轻率。韦布不具有他夫人在宗教方面的气质,但是也不对宗教抱有敌意,尽管这有时使他感到为难。我和他们一起住在诺曼底的一家旅馆中时,她早上通常呆在楼上不下来,因为她受不了看着我们吃早餐的那种难受劲。

79 不过,西德尼总是下楼来取面包卷和咖啡。第一天早上,韦布夫人让侍女送个字条,“我们没有西德尼早饭用的黄油了。”她用“我们”让他们的朋友很开心。

他们俩从根本上都不赞成民主,他们都把民主看成是政治家欺骗和恐吓人民群众的方法。韦布夫人关于政府概念的来源,我从她向我重复她父亲对股东会议的描述而认识到的,即经理的公认的职能是使股东各安其位,她对于政府与选举团的关系大致抱有同样的观点。

她父亲事业上的种种故事并没有使她对伟大人物产生任何过分的尊重。其父在克里米亚半岛替法国军队建造了冬季营房之后，便到巴黎去收款。在建筑这些营房的过程中，他几乎花掉了他的全部资本，因此，收账对他就变得十分重要。虽然巴黎的每个人都认这笔账，可是支票却总也到不了手。最后，他碰到了布拉西勋爵，也是为办同样的事到巴黎来。当波特先生讲述他的困境之后，布拉西勋爵笑他说：“亲爱的朋友，你不懂得窍门。你必须送给部长 50 英镑，再送给他的每一个下属 5 英镑。”波特先生照办了，第二天就拿到了支票。

西德尼要起阴谋诡计毫不犹豫，虽然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举例说，他曾经告诉我，如果他想在一个委员会通过某些决议而大多数人却持反对意见，他就会起草一个决议案，其中有争议的地方出现两次。他就会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进行长时间的辩论，然后却大方地做出让步，这样他得出结论，十有九次，没有人注意到，在同一个决议中，后面还会出现同样的观点。

韦布夫妇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奠定思想基础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所起的作用多多少少类似于以前边沁派对激进分子所起的作用。韦布夫妇和边沁派都具有某种干巴巴和冷酷无情的特点，他们都相信，最好把情绪放到废纸篓里去。可是边沁派也好，韦布夫妇也好，都把他们的学说，教给那些热心的追随者。边沁与罗伯特·欧文都能产生出智力正常的后代，同样，韦布夫妇与凯尔·哈迪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在各个方面都增加人类的价值，能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就已经不错了。韦布夫妇通过这种试验，要是没有他们，英国工党无疑会比现在更加粗野、更加没有组织。他们的衣钵已经传给韦布夫人的外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但

是,我怀疑对于他们来说,英国的民主制度是否像我们刚刚经历过
80 的艰难岁月那样,以同样的坚韧不拔继续下去。

我在家里提到我遇到西德尼·韦布时,祖母回答我说,她有一次在里士满听过他讲演。她说他“不完全是……”,我追问道:“不完全是什?”她最后终于回答说:“他在精神和举止上不完全是个绅士。”

我在皮尔索尔·史密斯家就不受这类事情打扰,我在他们家感到很愉快,侃侃而谈,一点儿也不胆怯。他们会想方设法让我畅谈,而且还使我觉得自己挺聪明。我在他们家碰到过一些有趣的人物,比如说威廉·詹姆士。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用 90 年代的文化——福楼拜,沃尔特·佩特^①等人来教导我。他给我制定写好文章的规则,诸如“每隔四个字就要加一个逗点,除了在一个句子的开头,不要使用 and(和)”。我学会了像沃尔特·佩特行文的格式,造出满是括号的句子。我学会了正确谈论马奈、莫奈和德加的绘画,他们在当时就像稍后的马蒂斯和毕加索那么出名。

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比我大 7 岁,他给了我许多道德上的规劝。他正处于从费城的贵格派的伦理观到拉丁区的波希米亚^②的伦理观的过渡状态。他在政治上是个社会主义者,是被费边社创始人之一格雷厄姆·华莱士改变信仰的,可是华莱士本人后来却转变为自由党人。洛根试图把贵格派的博爱实践适应社会主义的信条。在性道德方面,他当时是主张极端禁欲主义的,事实上几乎接近摩尼教。不过在宗教上他是个不可知论者,他希望敦促自由

① 沃尔特·佩特(1839—1894),英国文艺批评家、散文作家。——译注

② 波希米亚为捷克西部地区的名称。而其他地方的波希米亚则指自由的、中下层的文艺界以及他们的聚居区。——译注

思想的年轻人保持高标准的律己与自我克制。为达到这个目标，他创立了一个他幽默地称为的“道学家协会”，我也加入了这个协会，而且遵守其规则多年。^①

年复一年韶光流逝，我越来越热爱他们家那个待字闺中的女儿艾丽丝。艾丽丝比她的哥哥洛根更客气，比她的姐姐科斯特洛夫人更有责任感。我觉得她似乎具有所有的我在彭布罗克邸园中体验过、现在仍然珍爱的单纯的亲切态度，但却没有那种一本正经和偏见。我不知道她能否等我长大而一直不嫁，因为她长我5岁。这似乎有点不般配，但是我的决心越来越大，假如她等着我的话，那我就会向她求婚。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她和她的哥哥一起驱车去莱恩山去拜访沃恩·威廉斯法官，他的夫人带着伊丽莎白时代的皱领，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令人惊奇。在路上，他们先诱我说出我相信一见钟情，接着拿我开玩笑，说我多愁善感。我深感受到伤害，因为我还不到解释我为什么这样相信的时候。我意识到，她不是我⁸¹祖母说的淑女，但是我认为她很像简·奥斯丁笔下的伊丽莎白·贝内特^②，我想我在这种看法中，意识到某种令人愉快的心胸开阔的感受。

1893年5月我成年了，从这时起，我和艾丽丝的关系就超过了保持一定距离的爱慕之情。一个月后，我获得数学优等考试一等及格第七名，并且取得法律和经济上的独立。艾丽丝和她的一位表兄到剑桥来，我有了比以前更多的机会与她畅谈。暑假期间，她又和那位表兄一起来，他表兄走了以后，我留她待了一个白天，

① 我在88页的附录中收入这些规则，其后收入我在剑桥大学时期收到的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一些书信的片断。

② 伊丽莎白为奥斯汀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角。——译注

我们一起到河边去,讨论离婚问题,而她比我更赞成离婚。在理论上,她是自由恋爱的拥护者,这方面我认为她值得钦佩,尽管事实上我自己的观点还要严格些。然而,我发现她对她的姐姐抛弃丈夫而去爱那个艺术批评家贝伦森深感羞耻,这使我有点困惑。确实,直到我们结婚之后,她才答应去认识贝伦逊。她第二次来剑桥看我使我异常兴奋,从此开始和她经常通信。我已不再去哈斯勒米尔度夏了,因为祖母、阿加莎姑姑和罗洛叔叔的第二个妻子合不来。但就在那年的9月13日,我去弗赖迪山游览两天。天气温暖,阳光灿烂,没有一丝风。清晨,山谷里云雾缭绕。我记得洛根嘲笑过雪莱说“金色的雾”,而我就以此打趣洛根,那天清晨的确有过金色的雾,不过是在他醒来之前。而我起得很早,因为已经约好早餐前要和艾丽丝散步。我们在一个小山岗上的山毛榉树林中坐下来,那地方异乎寻常的美丽,看起来像早期哥特式教堂一样。我们通过四面八方树干的间隙向远处眺望。那天早上空气新鲜,朝露似闪,使我想到或许人生是会有幸福的。我们坐在树林中时,羞涩使我除了稍加试探之外再没有什么表示。只是在早餐后,我终于带着无限踌躇和惊恐,按当时的习惯,试探着明确向她求婚。她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我没有试着去吻她,甚至没有想去握她的手。我们同意继续交往、通信,让时间去决定是否结婚。所有这些都是户外发生的,等我们进屋去用午餐时,她见到了一封亨

82 利·萨默塞特夫人的来信,邀请她去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帮助宣传禁酒,而当时认为,在美国这种美德还是很不够的。艾丽丝从她母亲那里继承了一种全面禁酒的热忱信念,接到这个邀请后她非常得意,于是兴高采烈地把信念给我听,并热情地接受了这个邀请。这使我觉得自己似乎无足轻重,因为这意味着她要离开几个月,也可

能是一段有趣生涯的开始。

我回家后,把发生的事告诉我的家人,他们的反应完全是陈规老套。他们说她不是一位淑女,是婴儿拐卖者,是下层社会的女冒险家,是利用我没经验占便宜的女阴谋家,是没有任何美好感情的女人,是我永久要为她的粗俗而蒙羞的女人。但是我有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大约2万英镑的财产,我不在意人们说什么。亲戚关系变得非常紧张,直到我结婚以后仍然如此。

在此期间,我保有着一本秘密的日记,非常小心地隐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在这本日记中,我记录了我与祖母关于艾丽丝的谈话和我对她们的感情。那以后不久,我发现了父亲的一本日记,其中一部分是用速记记下来的(显然是为了不让别人看)。我发现他向母亲求婚时的年纪,正和我向艾丽丝求婚时的年纪一样,祖母对他讲的话几乎和她对我讲的完全一样,而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他的反应和我在我的日记中记录下的几乎完全相同。这给我一种神秘的感觉,好像我过的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是我父亲的生活的翻版,它使我产生了一种对遗传的迷信信仰的倾向^①。

尽管我深深地坠入爱河,但我却没有任何肉欲。确实,当有一天夜里我做了性爱的梦,而且在梦中,我的爱不是纯粹精神上的爱慕,这使我感到我的爱情被亵渎了。然而渐渐地,自然本性开始在性爱中居于主导地位。

下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在1894年1月4日,在那天我从里士满

^① 1894年9月2日在给艾丽丝的一封信中我写道:“我的乔琪姑姑(乔治尼亚·皮尔夫人,我祖母的继女)昨天非常善意,但是太好管闲事了(确实像大多数女人那样)。她说,即使在很早时候,只要谈到婚姻的一点想法,我的祖母总是非常激昂,百般挑剔和为之焦虑不安。”

到格罗夫纳路 44 号艾丽丝的父家去拜访她。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整个伦敦都埋在厚达 6 英寸的雪里,我得从沃克斯霍尔跋涉前去。这场雪带来一种奇异的与世隔绝的效果,使伦敦静谧得几乎像一个独处的山峰。就是这次见面,我第一次吻了艾丽丝。我在这方面唯一一次经验就是在前面一章提到的和那个女佣接吻,我没有想到吻一个我所爱的女人会是多么令人心醉神迷,虽然
83 她仍然说她还没有决定是否嫁给我。除了吃饭时间之外,我们这一整天都在亲吻,从早到晚几乎没说一句话,只是其间我曾高声朗诵《灵中之灵》这首诗^①。那天我到家很晚,在风雪中从车站走了一英里半的路程,疲惫不堪却欣喜若狂。

我在剑桥的下一个学期中,艾丽丝的感情交替变化。有时,她似乎急切地要嫁给我,而另一些时候,却决心保持她的自由。在这期间,我得努力读书,因为我正在进行一年的道德科学第二部分的荣誉学位考试。然而,我从来没有发觉,爱情不管是顺利成功,还是别别扭扭,对我集中精力有丝毫的影响。复活节到来之时,我先是随着莫德姨妈去罗马,去和我的舅舅阁下住在一起。从那儿,我去了巴黎,洛根在那儿有一套房子,他的母亲和艾丽丝都住得很近。这是我头一次见识到美国学艺术的学生在巴黎的生活。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自由而欢快。我记得有一个舞会,在这个舞会上,艾丽丝穿着罗杰·弗莱设计的衣服。我还记得,他们多次想带我去卢森堡公园看印象派的画,以此对我灌输文化而未获成功。我记得入夜在靠近枫丹白露的塞纳河泛舟,艾丽丝与我并肩

① 《灵中之灵》原题 Epipsy chidion,是雪莱于 1821 年发表的悼诗。他是受意大利贵族小姐阿米利亚·维维安妮的遭遇所激发的灵感而写出的。诗中讴歌了生命与爱情融合的完美的境界。——译注

而坐，而洛根整晚都用他那毫无拘束的聪明，不停地高谈阔论。我回到剑桥时，詹姆斯·沃德严肃地对我说，不该把最后一个假期都消磨在欧洲大陆上，应该认真读书才对。然而，我并没有认真听他的话，我考得了优等第一名。

大约在我结束优等学位考试时，艾丽丝明确地答应和我订婚。对这件事，我的家人一直就是反对的，而现在，他们开始感觉到非要采取一些激烈的行动不可。他们没有权力控制我的行动，他们对于艾丽丝性格的指责当然还是毫无效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找到了一个武器，这个武器几乎使他们获得胜利。我们的老家庭医生，一个蓄着山羊胡子的严肃的苏格兰人，开始告诉我我早已隐隐约约怀疑的家族史的所有事情来：我的威廉叔叔是怎么疯的，我的阿加莎姑姑的婚约是怎样因她疯狂的妄念而破裂的，我的父亲又是如何饱受癫痫之苦的（自从一些医学权威告诉我此病的症状后，我怀疑这是否是一个正确的诊断）。在那时，认为自己很科学的那些人对于遗传都多少持有几分迷信的态度，当然，没人知道精神疾病在多大程度上是不良环境和愚昧的道德教育的结果。我开始感觉到，好像我注定了要有种黯淡的命运似的。我读易卜生的《群鬼》和比昂松的《库尔特家的遗传》。艾丽丝有一个叔叔，他非常古怪。我的家人强调这些事实，直到他们快要把我逼疯时，就说服我们遵循最佳的医学建议，看看如果我们结婚，我们的孩子是否可能精神不正常。这种最佳的医学意见，是由我们的家庭医生事先交待过，而家庭医生又是由我们的家人事先交待过。这种意见正式宣告：从遗传的观点看，我们不应该要孩子。在里士满那位家庭医生的家里接受了这个裁定之后，我和艾丽丝就在里士满的草地上踱来踱去，讨论这件事。我主张解除婚约，我相信医生所说的，并

且很想要孩子。艾丽丝说她不特别想要孩子,她宁愿结婚而避免生育。在大约半小时的讨论后,我转而同意她的观点。于是我们宣布了我们愿意结婚,但是不要孩子。节制生育在那时被看成极可怕的行为,而现在只有罗马天主教才这样认为。我的家人和这个家庭医生气得扯头发。这个家庭医生郑重地向我指出,作为他行医经验的结果,他知道使用避孕药物,几乎没有例外地会严重损害健康。家人也暗示,正是使用避孕药物使父亲得了癫痫病,由此产生了一种叹气、流泪、呻吟以及病态的恐惧的浓重气氛,叫人喘不过气来。父亲得过癫痫病,姑姑是妄想病人,叔叔是疯子,这些发现使我极为惊骇,因为在那时,人们对于精神疾病的遗传都很迷信。在此之前,我觉察到诸如此类的事,但并不确切知道实情。1893年7月21日(我后来才知道是艾丽丝的生日),我梦见我妈妈没有死而是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我不应该结婚,而当我听说这些事实之后,我很难摆脱恐惧感,正像下面我的一些反思所显示的。这些日记我一直没让任何人看过,甚至当时也没给艾丽丝看,她也只是到很久之后才见到。

7月20日—21日(1894年),午夜。今夜是我梦见艾丽丝的一周年,也是她的生日,真是奇异的巧合。要是再加上我的梦已成真的事实,这种巧合确实非常强烈地影响着我的想象。我总是很迷信,而快乐时就使我更加迷信。如此彻底地被一个人吸引是可怕的。除了与她有关系的事以外,没什么事我觉得有价值。即使是我自己的事业,我对美德的追求,我的智能(我现有的),我拥有的或者我希望拥有的一切,我只把它当成献给她的礼物,表明我对她的爱情的珍视是多么难以形容。而我是快乐的,非凡的快乐。

尤其是,我仍然能说,感谢上帝,我的热情里没有肉欲。但就在我最快乐的时候,就在快乐最纯洁的时候,它好像超越了它自身而突 85
然堕入失落的恐怖中——舍弃建立在如此纤弱和不稳定基础上的爱情是何等的容易!在她生日那天我做的梦,我随后发现我的家人像在那个梦中那样欺骗我,他们郑重地、反复地警告,一个接一个逐渐发现形成了我大多数家人的生活的无望和无法减轻的悲剧,最重要的是那像命运一样笼罩于彭布罗克邸园上永久的阴霾,虽然我要抗争,但每当我到达那里,它便侵入到我灵魂的最深处,攫取我所有的快乐,甚至是来自艾丽丝的爱情的快乐。所有这一切,和对遗传的恐惧结合在一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他们让我感到好像是一种家族的厄运,我徒劳地与之抗争,要逃到那在别人看来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权力的自由中去。最糟的是,这种恐怖,必然也将艾丽丝卷了进去,我感到黑暗像是我与生俱来的因素,一场残酷的命运在强迫着我,不让我获得光明,还把她拽过来和我一起坠入那我已部分地浮出的深渊。我说不出来命运会突然袭击我们,还是慢慢折磨我们,耗尽我们的精力,毁灭我们的爱情。但我却害怕家庭的恶鬼作祟,它似乎用阴湿的无形的手在抓我,以报复我对它阴暗传统的背弃。

所有这些感觉当然都是愚蠢的,只是因为吃了巧克力点心再加上熬夜。但这些感觉完完全全是实实在在的,并且毫不掩饰地以巨大的威力来攻击我。我必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避免看到我的家人和彭布罗克邸园,尽管这肯定令他们感到痛苦,否则的话,我真的要害怕我是否会疯了。彭布罗克对我来说像一个魔鬼出没的家族魔窟——特别是我新近从安德生医生那里听来的所有观点。感谢上帝,这里的一切还是光明和健康,特别是艾丽丝。同

时,只要我能忘掉彭布罗克邸园和传给我的可怕的遗传,我就没有凶兆的预感,有的只是纯粹的相互爱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如此伟大,如此神圣,以致我至今还在奇怪,在这个被人们损坏的世界上,这样的欢乐如何能存在。但是,我希望我能知道,爱情最终能带给她幸福,而不是进一步地去教她人生是多么可怕,人生包含多么深的苦难。可叹的是,它已经开始去教她了。

那个时候产生的恐惧在潜意识里一直不停地打扰我,从那时开始,而不是在那之前,我很容易做吓人的恶梦。在梦中,我梦见我被谋杀,通常是被一个疯人所谋杀。我大声尖叫,有一次,在惊醒之前,我险些扼死我的妻子,还以为我那是为了抵御谋杀的攻击而进行的自卫呢!

许多年来,同样的恐惧使我避免所有深挚的情感和加进轻松气氛的理智生活。幸福的婚姻渐渐给了我精神上的稳定。在后来的日子里,当我经历新的感情风波时,我发现,我能保持头脑清醒,这就驱散了意识中对疯狂的恐惧,但无意识的恐惧依然无法排除。

我和艾丽丝找到了另外一名医生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就不再像过去那样犹豫不决了。医生轻松地向我们保证,他多年来一直用避孕药物,没有任何不良后果,没什么可害怕的。他还说如果不结婚才傻呢!我们不顾两代家人震惊的感情,决定继续向前走下去。事实上,结婚两年后,我们渐渐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咨询的那些医学权威,尽管他们显然的确都是医学权威,但他们所讲的全是一派胡言。于是,我们决定,如果可能我们就要孩子,但艾丽丝后来被证明不能生育,于是以前的大惊小怪,完全是庸人自扰。

这场喧闹结束之后,我去弗赖迪山和艾丽丝的家人住在一起。在那里,我着手写一篇研究员资格论文,以非欧几何为题。我的家

人几乎每天都给我写信,谈论“你现在过着的生活”,对我来说很明显,如果我让他们得逞的话,他们要把我变成疯子,而且我正从艾丽丝那儿获得了精神上的健康,我们越来越亲密了。

然而,我的家人并没有就此罢休,那年8月,他们通过当时我们驻巴黎的大使达弗林勋爵,给我安排了一个名誉随员的职位。我不愿意接受,但祖母说,她将不久于人世,我有义务让她看到,分离能否减少我的迷恋。我不想在她行将辞世时感到懊悔,所以同意去巴黎至少待3个月,条件是如果那不能对我的感情产生什么影响,我的家人将不再极力地反对我的婚姻。然而,我的外交生涯是短暂的,没有光彩的。我厌恶这份工作,我厌恶那些人,厌恶那种犬儒主义的气氛,厌恶与艾丽丝分别。我的哥哥跑来看我,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应我的家人之请来的,为的是对局势做出判断。他强烈支持我,站在我一边。而当3个月一过,也就是11月17日,我就离开巴黎这不愉快的地方,回到艾丽丝身边了。然而,我得首先和她讲和,因为她嫉妒起她的姐姐来了。我在巴黎的后一段时期,多次见到她的姐姐。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只需大约十分钟左右就讲和了。

在巴黎期间,我所获得的唯一有永久价值的东西就是乔纳森·斯特奇斯^①的友谊,我对他充满强烈的情感。他去世后很多年,我去赖伊的亨利·詹姆斯故居参观,那时,故居作为一家博物馆保留下来。我在那儿突然间看见斯特奇斯的肖像挂在墙上,它使我如此震惊以致这家博物馆还有别的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他是个跛子,敏感,善于文学,属于那种所谓美国贵族(他是J.P. 摩根的外甥)。他是个非常诙谐的人,有一次我带他去三一学院校友园,他说:“噢!对了,就是在这里,

① 乔纳森·斯特奇斯(Jonathan Sturges, 1864—1911),美国作家。——译注

书 信

乔治·艾略特对 F.W.H. 迈尔斯^①说,上帝不存在,但我们必须为善。迈尔斯则说,上帝存在,而我们无须为善。”我在巴黎期间,时常见到他,这奠定了我们友谊的基础,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我亲爱的伯蒂:

我一直想给你写信,告诉你我的剑桥之行是多么快乐,但我在此定居,却碰上一个倒霉的时候!这都怪这讨厌的新规定。因为想要在固定的范围内弄几个房间实在太难了,而我又太自傲,不肯这样快就承认自己没有办法。于是最终我在拉丁区安顿下来,住在七层楼上。我觉得我心中充满了精神上的得意,这大大补偿了我所遇到的烦扰而有余,感到自己比周围的人过得舒服真是惬意!昨天我遇到一个朋友,他就住在河对面,生活安逸极了,而我还是感到比他优越得多。当我给我的导师写信时,我很担心他在回信时会给我寄一件粗毛衬衣^②。你试没试过去遵守戒律?我不说坏话,因为我也没人去讲,尽管我想到了我的女房东。那天我搬到这里来时,我身体状况如此之差以致除了吃面包和读少量有趣的新闻外,什么也干不了。

① F.W.H. 迈尔斯(Frederic William Henry Myers, 1843—1901)英国散文家、诗人和心理学研究者,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来在剑桥任教。他热衷于心灵学研究,对于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有一定影响。——译注

② 原为苦行者或忏悔者贴身穿的很扎的硬毛衬衣,现用来譬喻惩戒用的工具。——译注

我已经开始写一本小说,但你可以放心,它不是宗教的,一二年之内,它还不会被出版商退稿吧!

和你分别后,来这里的旅行是最有趣的。在汽船上,我们像快乐的英国人那样,并排坐着互相对视。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引人注目,好像对青年人提出警告、给出教训。男的满脸困惑,没有胡须,而女的软弱无力,没精打采,还有一个婴儿。这位丈夫把妻子安置在一个扶手椅中,自己抱着婴儿踱来踱去。然后他站了很久,凝视着海平面,好像要对它发问。但是,他妻子和婴儿的忧郁和不适很快便中止了他的沉思。这对青年人是怎样的一种警告啊!我也会处于他的位置的!

我希望你参加辩论,以证明上流阶层人士是没有知识的——如此广泛的概括太令人刺激了——这样我们可说的就太多了。

我希望你愿意参加我们的协会,果真如此,把我当成你们的指导者吧,我会给你设置很好的苦修课的,而那以后,我肯定会听取你的悔罪——因为你肯定会违反一些规则纪律——你的完整人格会出现一些缝隙。

如见到谢尔顿·艾莫斯的话,请转达我的问候。

你的永远的

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

1891 年 10 月 25 日

巴黎 索默洛尔路 15 号

亲爱的伯蒂:

现附上规则总纲,不久我们要开一次协会会议把它们确定下

来。例如第一章规则,你最好固定一定数目的金额,然后保持下去。从你寄给我的报告得知,你好像只是靠吃鸡蛋和饭食过活——我应该劝你最好偶尔也去吃正餐。其次,在学院里,一个人应该多多少少有些娱乐——但不应把它算在食宿之内。又如第四条规则——我要说的是,在学院里,或许还是不做太多的社会工作为好。

你所说的关于一个人改变忘我习惯的话,真是太正确又太可怕了——它触动了我的心——一个人一旦形成一种习惯后就没有烦扰,我会给教主写信谈这件事。

当然,你应该把你自己看成协会会员,你应该向我忏悔,而我会回信给你一些最好的精神上的忠告。你必须吸收其它的成员加入,我们期待三一学院有一半的人加入我们的协会。

我现在生活平静得像牡蛎,我发现,一个人将他自己暂时从所有的社会羁绊中解脱出来到处看看,是件很愉快的事,而这里又有这么多可看的!

你的永远的

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

1891 年 11 月

巴黎 索默洛尔路 15 号

以下是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为“道学家协会”撰写的规则:

座右铭: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是一个道学者。

1. 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自制,不要谈及你的经济情况。
2. 避免一切对他人无益的和恶意的批评。^①

^① 洛根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怀恶意的散布中伤之言的人。

3. 保持你的社交仪表——外衣刷净、鞋带系紧。

89

4. 避免结交富人,避免参加奢华的宴会——所有那些不把他自己的财产当作一种责任的人。

5. 不要做一个庸俗之人!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欣赏音乐、绘画或演出的机会。

6. 通过你的技巧,在这些事情中,总是让其他人尽可能多的受惠。

7. 尽你所能去扩展协会。

特别规则:

1. 每周食宿费不超过两英镑。

2. 在衣服与娱乐方面严格控制支出。

3. 如果你的收入超过你的生活必需,至少将它的十分之一用于慈善捐款。

4. 每周用一个晚上或相当的时间为劳动阶级做社会工作或访问病人。

5. 每周用一定的时间去反省检查。

6. 除非出于健康目的,完全戒除高酒精饮料。

7. 每天实行一些轻微的自我克制,例如按时起床,喝茶时不用糕点,早餐不用黄油,晚餐后不喝咖啡。

8. 严格执行医生规定的或自己良知赞许的饮食和运动规则。

9. 每天读一些公认为优秀的诗作或宗教书籍,至少半小时。

10. 每隔一天用半个小时或每周用一个半小时,复习已学过的知识——复习科学的或经典的著作。

11. 按时践约,不要应允或承诺你不可能履行的约定。

道学头^①或副道学头被赋予暂时的或永久的免除会员执行这些规则中任何一条的权力,如果他认为这样做合适。

忽视这些规定及座右铭者,应向道学头或副道学头坦白承认,如果他们认为必要,可以安排一项悔罪的惩戒。

建议的悔罪惩戒:

进行一次例行的礼节性拜访。

写一封礼节性的信。

读一些诗或散文。

将英语译成其它语言。

整理你的房间。

款待一个你厌烦的人。

(粗毛衬衣可通过申请由道学头处得到。)

90 我亲爱的伯蒂:

我想你已经成为一位出色的道学家协会成员,而你有足够的小过失令人关注。然而,你花 12 英镑 6 先令买一只手杖,还是令我十分震惊。这里似乎有一种罪恶的味道在内。我想应该以 2 英镑 6 先令为限,而如果剑桥的道德水准不比牛津高出许多的话,我认为你的 12 英镑 6 先令的手杖也不应该由你保有太久。

对于烟草和海泡石做的烟斗我一无所知,所以我不能追随你到这个奢华的领域。关于这件事,我得去问问抽烟斗的人,那么,我想你最好还是在惩戒表里选一条来自处吧!以后,如果你继续

^① 我不知道道学头是谁,甚至不知在洛根的想象之外他是否存在。

犯下罪行,我会变得更加严厉。

我发现严格修养,坚持道学气,一如所有卓越的形式一样,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顺便说起——让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只简单地认为他已经读了半个小时的书,他很可能只读了一刻钟。人的本性,至少就我的本性而言,在衡量自身时,一定总是往好处想。

但这是不行的,正像那条每周一个半小时的规则不需用在你的身上——但你应该去听音乐会,除非你太忙。至于慈善捐款——这种慈善事业多得数不过来——但你为什么不省下慈善捐款来用作道学家协会的基金呢?如果这样,我们以后开会时,就可以决定用这笔钱干什么。当我们聚在一起时,互相比较各自的经历,将是最有意思的事情了。然而,我担心它会引发从悲观角度的反思来。

我的导师——首席道学先生,已经使我失望——如果这不算是说人坏话的话。我逐渐怀疑他自己已在执行规则方面陷入困境,这真是非常可怕的。

我独自一人住在这里心满意足。每当一个人来到巴黎,他就承接了如此丰厚的传统和文明!三、四个世纪的智能与品味的成就——谁在巴黎谁就能够享用。一开始我感到迷惑,逡巡不前,怀念英国。但现在,我已经完完全全地爱上巴黎了。

等你收集了更多的罪恶时,一定再给我写信,并告诉我是否因畏惧惩戒而促使你一心向善,像我这样天性怯懦的人的确就是如此。

你的永远的

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

1891 年 12 月 3 日

巴黎 索默勒尔路 15 号

我亲爱的伯蒂：

我刚刚又把你的来信读了一遍，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个借口对你施加惩戒。由于今天下午弄伤了脚，心绪很坏。但我不是把穿着大礼服也看成罪恶的那种人——如果穿着合适的话。不过，请等一下——你是否肯定你告诉过我，如你所说，为了铲除我的怀疑主义，你读过什么东西——在你心里是否一点儿都没有违反座右铭第 1 条的念头？如果经过严格的自我检查之后你发现有的话，我认为你最好把去年夏天你已部分领会过的《西风颂》学完。

以上我是以你导师的身分写的。但是作为你的朋友，你在讲你纵容自己犯“不被规则惩戒的所有的恶习”时的平静态度，使我大为震惊和惊恐。我无须指出，这种不被我们规则惩戒的恶习如此之多：从赌纸牌到咬指甲——我想我不该相信，你已经沉溺在所有这些恶习中。我想你一定指的是你读了布朗宁的大量作品吧！

我现在生活得十分平静与满足，每天我用一定的时间致力于用规则和道德来丰富英语语言。其余时间，我沉思着艺术与文学中所表现的人的心灵。我当然渴望着那个时刻——无疑那个时刻一定会到来的——那个时候我会听到我的名字被人人传诵着，看到我的名字被所有的报纸拼错。同时，轻信的美国女士们把我当作诗人接待，我也为此感到心满意足。

作为一名小说家或《明星》所说的“虚构故事作家”，我立下目标要在自己的故事中，把真理和道德巧妙地结合起来。“爱神丘比特与他的所有的荡妇的诱惑”，我也希望描述一些两性之间无休止

的争斗的事件。美国的那些假道学先生会说什么呢？我不在乎。

好了，像这样详述我珍爱的自我真是乐事吧！

我设想你“正处在开端”——一个人希望用庄严的风格——开端的另一个说法——书写，就会这样说，这样再提到我的道德导师的品格时，我会用一些警句使这封信有味道。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个既真实又新鲜的句子——但我想不出任何一个——真理总是如此平凡——那就是为什么悖论总比真理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的缘故。

你的永远的

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

1892 年 1 月 11 日

巴黎 索默勒尔路 15 号

亲爱的伯蒂：

我认为应该准许那些有节制的饮酒者加入道学者协会，如果他们其它方面还令人满意的话。好人是如此之少。但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相聚时必须认真讨论。我想，我们在复活节那个星期的某个时候要去哈斯勒米尔的，我希望届时你能抽几天空去那儿看我们，不过等我回到英国，我会再给你写信的。看到我的地址，你就会知道我又迁居了。最终，我落户在一个由我自己布置的小单元里。我现在在巴黎的波希米亚聚集区，一个最迷人的地方，居住在这里的都是法国看守人和美国、英国学艺术的学生、青年男女们，他们过着简朴、文雅的生活，穿着都很随便。我每周 2 英镑的生活费在这里都显得过分奢侈。人们的目光从来不注意干净的亚麻布衬衫和新衣服。你真想象不出这里有多么可爱——人人都年⁹²

轻、贫穷、聪明而且勤奋工作。

刚到这里时，我认识了一些住在河对面的上流社会的人物，常常和他们喝茶、谈天，但他们的生活看起来是如此空虚，头脑是如此弃置不用，毫无见识，以致我一接触他们就厌烦得头疼。只要想试的话，人们会把自己变成多么迟钝和愚昧啊！

你的永远的

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

1892年3月19日

巴黎 大茅舍路14号

在剑桥好吗？伯蒂，我希望我能顺道去看你——只是你见了我会大吃一惊，我把头发剃光像一只鸡蛋，衣衫褴褛，独自隐居在福恩赫斯特。我独自住在那里的科斯特罗小屋^①里。斯蒂芬给我写信，要我给《剑桥观察者》^②写点东西，我相信我鬼迷心窍，就应允了。我匆匆忙忙写了一篇论亨利·詹姆斯的文章，但当我昨晚寄出之后，忽然觉得这篇文章写得真是太蠢太坏了，但愿这位好人不要发表它。

他寄给我的《剑桥观察者》上真有好文章，我非常惊讶——这个刊物的确应该受到鼓励，只不过我不同意它对不贞的狂热——它嘲讽密尔顿所谓“贤明而严肃的童贞教条”。英国人想当法国人是危险的，他们永远也抓不住要点——“重音”。一个法国人，如果

① 这是靠近弗赖迪山的一幢小屋，由洛根已婚的姐姐科斯特罗夫人，后来是贝伦森夫人一家住着。

② 这是一家高格调的大学生杂志，主要由奥斯瓦尔德·西克尔（一位画家的兄弟）创办，他是我的一位挚友。

他错了,别人就会说那是由于像他们所说的“一时的疏忽”——或者由于心不在焉。而对英国人来说,那就要严肃得多,认为是有意了。不,一种文明必须以创立和养育它的人所定下的感情的路线和方式为主而发展下去。我是参观“新英国艺术俱乐部”时感到这点的。那儿有一些优美的东西,但大体来说却与现实艺术——法国艺术——有着渊源关系,就像一次教会会议与现实社会运动有关系一样。

请告之西克尔和他的朋友,以埃克塞特会堂的热情与谴责传播一种不贞的福音,将使我们已经生活在其中的阴霾更加厚重。

我将在英国停留更长的一段时间——你何时放假,准备去哪儿?

你的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

1892年11月24日

哈斯勒米尔

弗赖迪山

我亲爱的伯蒂:

93

我很抱歉,马斯格雷夫和我不能到里士满来,我在伦敦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如果我回来的话,我希望复活节能回来,巴黎会倾其所有来欢迎我。我抵达时,就已经生活在这令人愉快而又可怕的地方的诱惑之中,因为在许多方面,它是很可怕的,至少我居住的巴黎的这块地方是这样。或许这是巴黎自身的弱点,或许事实是住在这一地区的人们没有俗套和伪装,或者也许——我乐于相信——艺术家们的生活几乎总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或者至少不

缺乏悲剧的因素——使我对这里的生活同时产生厌恶感和优雅感。请想一想,就在今天早晨,我发现我在这里认识的一个女孩疯了。她来见过我,乞求我帮她写一本书,抨击法国的不道德。现在,我正在等我请的医生,看我们是否要把她关起来。至于谈到“道德”——不论在女人还是男人中间,你都可以发现许多其他事情。还有一天,我在斯塔德的画室遇到戴维斯家年轻一代中的一位——看到另一个优秀的年轻的英国人来巴黎生活,我的心不免有些沉重,但我想他能够照顾好自己。

但是我不应该过分咒骂巴黎了,因为归根结底,这些,或许就因为这些,巴黎才无比的有趣。这里赢输的赌注都很大,而人人都在赌。

你的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

1893年2月14日

巴黎 大茅舍路14号

我亲爱的伯蒂:

我猜想你正在剑桥观察一年中树叶变黄的季节,沉迷于与这个季节相应的情怀之中。我仍不情愿地呆在伦敦,看来现在还没有离去的打算。我曾试图喜爱伦敦,因为它满是污垢的魅力至今还没有被适当地谈论过——魅力它确实是有的——但我已决定,如果我对伦敦是恨而不是爱的话,那一定来自我的灵感,因为出于文学的目的,恨是一个极好的主题。所有的法国写实主义都植根于对人生的恨。按照哈罗德·乔基姆粗鲁但却真实的说法,如此的悲观主义必须多少要以乐观主义为基础。“无光不成影”,伦敦可

能成为什么的光辉梦想,巴黎已经有过了,在很小的程度上有过——使得现在的伦敦似乎是不光彩的与黑暗的。以后,我曾稍微接触了文学圈子——不是最好的文学圈子,只是伦敦无足轻重的小说家、诗人和记者中放浪的文化人——它根本赢得不了人们的热情。不,伦敦微不足道的小说家、诗人和记者中放浪的文化人缺少能救赎他们的品质——公正无私——它是一个卑劣的、追逐金钱的波希米亚群落。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卑贱时,就决心在周围的 94 广大世界中除了行为举止之外什么都不看。他们坐在餐桌旁,这些面色苍白瘦弱的年轻人,想显示全人类都像他们自己一样卑劣低下——他们确有片刻成功地使全人类都显得卑劣。

你喜欢你的哲学课吗?不要变成黑格尔主义者而在香梦中迷失了你自己——除非至少有一些人限定自己只去相信已被证实的事物,并且在我们确实知道与确实不知道之间划清界限,否则世界将不会前进。

你的永远的

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

1893年10月29日

威斯敏斯特

格罗夫纳路44号

亲爱的伯蒂:

非常感谢你慷慨的支票^①——此处极为需要,不过幸亏有钱

^① 支持煤矿工人罢工。

寄来,才得以使他们通过各种办法支持下去。他们当然是些优秀的人——很难相信他们会屈服。在我看来十分肯定的是,矿主引发罢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瓦解工人联合会。当然,工人联合会常常使人生厌——我敢说矿主有值得同情的苦衷,但是他们的利润也是非常可观的,似乎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支付不起工人的“维持最低生活的工钱”。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大量金钱投资于这里的煤矿,有好几个新矿井开始挖掘,显示出这档生意是有利可图的。噢,看看,男人们和女人们,尽管他们处于真正可怕的贫困中,仍然紧紧团结在一起,看看他们是怎样互相依存的,对我们很有好处。

你的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

1893 年 11 月 16 日

巴黎

巴恩斯利女王饭店

亲爱的伯蒂:

你忘了在上面背书——请把你的名字写在背面,然后将它寄给设费尔德路 41 号 J.T. 德雷克。还得要好几个星期许多巴恩斯利人才能去工作,这笔钱将是非常有用的。每 10 镑可以供 240 个儿童一餐饭。我非常高兴去过巴恩斯利,尽管我是带着呻吟去的。但是看到这么好的民主作法,对我们很有好处。我真希望你能够看到我参加的一次矿工会议,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的保守党议员大着胆子跑来,但几乎无意向矿工表明他们是错的。矿工用温和的轻蔑对待他,当他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工资已足够他们花销时,他们说:“伙计,你自己花花看——它还不够付你这身浆得笔挺的

西服的钱呢!”“伙计,你吃饱了撑着了,”还有其它玩笑话。“少了⁹⁵不行”,一个妇女喊道,大家都叫好。后来一个矿工说了许多语带讽刺而又十分在理的话。那位年轻的议员便傻相毕露——吃得好,穿得好,满面红光。在他和那他劝说其要知足的人之间的斗争就是你所谓的罢工了。但他还得面带微笑,显出和蔼可亲的态度,只有保守党员才能做到那样,而且他还要假装他十分怡然自得。

你的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

1893 年 11 月

(伦敦)西南区

威斯敏斯特堤岸

格罗夫纳路 44 号

我亲爱的伯蒂:

我当然知道事情是怎么样的,像我这样爱我的妹妹,我自然不会认为你表达感情的方式很荒唐。如果你仍然要把这种感情维持几年下去,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不知道我还会喜欢什么人能胜过你来当我的妹夫——我也确实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比你更合适当爱丽丝的丈夫。但是我真的在想,你如果过早订婚会犯错误——但是我敢说你不打算这样做。一个人永远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无论如何,在 21 岁以后的最初几年,应该用来进行自我教育或者寻找工作。而结婚甚至订婚,会严重地妨碍那一切。

伯蒂,我的确相信你,尽管在我说来,这种相信别人的能力并不是我发展得最充分的能力——只是我希望在我看到你经过几年良好的工作、积累了社会经验之后,仍然不改初衷。到那时,我才

会对你的决定更加信任。去立功扬名吧！我亲爱的——让我们看到你是优秀的和聪明的——如我们真的相信你那样——你的朋友都对你的能力和前程有着极高的期望，只是要保持住你自身的自由，并对你的工作感兴趣才是。爱情是生活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你挚爱的

L.P.S.(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

1893 年 12 月 2 日

(伦敦)西南区

威斯敏斯特堤岸

格罗夫纳路 44 号

以下信件是与艾丽丝分开的三个月中写给她的。

我亲爱的艾丽丝：

正如预期的那样，没什么特别可说的，因为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憎的事。当我到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祖母坐在她起居室的沙发上，脸色看起来非常苍白和忧郁。然而，发现她并没有卧床，我还是松了一口气。我们的会面尽管没讲什么话，却十分亲切。我们谈的只是无关紧要的话题。她⁹⁶显然知道，谈论任何激动人心的事情都会对她的健康有害。医生不允许她看任何信件，除了姑姑认为看这信对她有好处(虽然她自己并不知道这回事)。不过今天早晨还是给她看了我的信，而她对此似乎也很高兴。我的坏良心已经被你和弗赖迪山的气氛所征服了，因此尽管祖母生病，我还是觉得比上次更能忍受了。或许正因

为如此,做任何事情都显得更加亲切、更加自然。

姑姑详细询问我的所有计划,但是她的评论,尽管是最雄辩的,却是设有明说。我告诉她关于美国的事,她似乎认为我们没结婚就去那里颇为奇怪。我说:“我们认为这样比结婚之后再更好”,但她不置可否。她只说“我现在还不打算把这件事告诉奶奶”。她因健康原因,可能在九月份得离开此地,她试探我是否肯陪祖母待在这儿。但我说我到时候要去弗赖迪山的,我说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会不时地来这儿,但我主要还是住在弗赖迪山。她满脸怒气,但没吭声。她已经意识到,不论劝告和批评都不顶用。她提到了祖母见你的事,但我说我要在场会更好。

糟糕的是,祖母今晚身体不太舒服,她不断地服用安眠药和助消化药。他们既不敢停药,又怕她过分依赖药品。她在病中,非常让人可怜,但我已炼就了硬心肠,因此,我并不太在意。她一直在写关于阿瑟的诗,试图转移她对这个题目的注意力。为了同样的目的,她也一直在大量阅读,但显然,她并不太成功。

但实际上,这次回来没有想象的一半坏,所以你不必因为我而感到不快,或者想象我会以两星期前的昨天的那种心情回来。然而,我不想——对我何时回来做任何许诺,如果我能够不做许诺的话。晚安,最亲爱的!除了有说不出的厌烦之外,我真的很快活。我希望你能享受乡居之乐,即使我不在,也要强迫你这样做。

你最忠心的

伯蒂

1894年7月31日

萨里郡 里士满

我的爱人：

我对给我在巴黎安排一个职位的事感到非常困窘。如果我能够确切知道，它不会持续到圣诞节之后，而且将来也不会以同样职位将我拴住的话，我还是倾向于接受它。它会使我们分别的时间变得非常愉快（因为我必得在巴黎大使馆过得非常愉快才对）。它会使我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圈子在这段时期所有能发生的事，它将给我一些外交这一行的知识。如果这段时光成为一段孤立的人生插曲的话，无疑是很宝贵的经历。我不知道它是否肯定会推迟我们的会面和婚期，我怕是会的，同时会有一场争吵，不同意延期。我也害怕这个圈子及其风气，因为这些对我没什么好影响，尤其当我在其中感到怡然自得的时候。我非常害怕这种职业，一旦置身其中，将很难摆脱掉。此外，它还意味着大量的贵族式的约束，会妨碍我们将来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国内的任命能诱使我放弃我们计划的旅游年。我肯定，这不仅是度过我们结婚后头一年的最快乐的方式，而且还具有很大的教育价值。我真希望祖母能告诉我更多的细节。从她的信中只是清楚地表明：如果我接受这个职位，会使她非常满意；如果我拒绝这个职位，我将可能得罪达弗林勋爵，尽管这或许可以避免。我真希望我们能当面讨论这件事，我还愿意听听洛根的意见。

下午二点：我越想这件事，就越觉得，它向我希望躲避的事业迈出了第一步。但在听到更多意见之前，我仍然拿不定主意。而如果我拒绝的话，当然一定会切断我当秘书之类职务的途径。因为人们不会愿意给这样一个爱挑剔的而且显然变幻莫测的年轻人提供任何职位。这是利是弊全看你怎么去看。我的脑子乱作一

团，乱得让我无法思考。

1894 年 8 月 30 日于

威尔特郡

拉姆斯伯里宅邸

我亲爱的艾丽丝：

现在，我又在家里了，有时间写一封真正的长信，今晚，我觉得好像能永远写下去，这地方令我感伤，思绪万千。我是如此清晰地回忆起去年 9 月，我的所有工作好像仍摆在我面前。我今天出去，坐在喷泉旁，想到了我在那里度过的漫长而孤独的日子。沉思、憧憬，简直不敢去希望。在你还没有回信的那些日子里，我总试着从你常给我写的干巴巴的、毫无内容的短笺中读出最细微的表示。从某个方面看，我感到十分痛苦，焦急得发狂；然而另一方面，又充满着新生活的活力。于是，我常常惊奇地发现，我不再想去死，尽管我那样想已经有 5 年了，并且认为我总会那样的。我是多么盼着邓罗泽尔来这里访问，一小时一小时地算着，到那时我就可以离开祖母，自由自在了。现在我又一个人单独呆在这里，我感到其间这一年简直是一场梦，好像你仍然远在遥不可及的天边。对于人世间的挣扎者漠不关心，就像上天必定那样。现在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厌倦，就像对那个扰人的梦一样厌倦，它形成一条暗流，潜伏在我的所有思想之中，使得那梦幻一般的感情，完全不同于去年 9 月的状况。这种厌倦由过去一年所有的挣扎、焦虑和苦痛组成，由为了得到你而付出的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扰人的讨论和争吵组成。然而我不是不快活，绝对不是。但是，眼下我好像已经过完了自己

的一生,过得很不错,已达到了顶点,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现在,看起来没有必要再为生活担忧了,未来再也不会有更好的东西,死时也不会有什么痛苦。

98 我想你会认为这些感觉是病态的,但我不认为这些感情特别如此。由于读佩特的书我坠入梦幻般的心境,它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确实,在我看来,它几乎和我所读过的任何书一样美(除了有些地方由于他缺少幽默感而出现不谐和音,就像多病的猫一样)。我确实被白杨树和一些我再没能找到的段落所打动,它没引起我确切的、孩子般的回忆,因为从我确切记事的年龄起,我就不像弗洛里安那样生活在一个感观的世界之中;我又朦胧地感到,在我智力完全灭掉我的感觉的很久之前,我是生活在华兹华斯的颂歌之中。我脑中还有一幅模糊而杂乱的图景:夏季的落日映照着一小片温暖的红土地,而在炎热的日子里,——那时我常常天还没黑就上床睡觉——屋前的白杨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屋影慢慢地爬到白杨树上。我对持续温暖的晴朗天气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以前当我常常被带着驾车出游时,我注意到斑驳的影子掠过马车,那是由头顶上的树叶的空隙漏下来的(一旦我发现这种现象,科学的兴趣就扼杀了我的印象,我便开始思考诸如为什么那些光斑总是圆的等等问题)。但我确实很早就失去了注意印象本身(per se)的能力了。我总是把注意力从印象转移到搜寻那些存在于它们背后的科学的、知识的和抽象的东西中了,因此我不会像弗洛里安那样,想到需要赋予它一种哲学,于是这些印象就全部进入我精神的废纸篓里去了(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使我如此幻想的缘故,因为它把我带回最初的童年时代,那里似乎没有一件事情是真正实在的)。直到我的青春发动期,当感官与情感比以前或以后更加强烈地重新显现出来时,以致我感到

又被带回到我的童年时代；那时我把美当作宗教来崇拜，就像弗洛里安可能做过的那样；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找到真和美之间的某种联系。这种热情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致当我一再感受到这种美与事实的和谐无法达成时，美给我带来剧烈的苦痛（虽然同时也给我带来极为强烈的感官激奋）。在这种状态下过了一段时间后，我读《阿拉斯特》^①，发现我所经历过的同样心境被描写得栩栩如生。只是渐渐地，当我对美注意得越来越少，当我度过这段自然的病态时期（因为对我来讲，对美的热情如此强烈必然是不正常的），当我重新变得更纯然理智之后，我才不再忍受这种冲突之苦。当然，在费茨的一段中，我对现实生活的体会使我结束了这种多愁善感的心态。从那以后，我只是偶尔遭受其苦。如果我能相信布莱德雷，正像我大多数时日那样，我便再不会身受其苦。

潘布罗克邸园

萨里郡，里士满

1894年9月1日，晚上9:00

星期日早晨 九月二日

昨天早上，我从雷丁给你打了一个电报，告之“我不能来，因11月17日不变”，但我猜想，电报到达之前，你可能已离开奇切斯特了。你说如我不能来英国，你就去巴黎，但从我祖母的话中推想，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辞去这个职务。你能将我的帽子放在帽

^① 雪莱1816年发表的长诗。诗中主人公阿拉斯特是一位孤独、痛苦、蔑视社会的诗人，基本上反映雪莱自己的心路历程。——译注

盒中寄来吗？我需要这两件东西。回信请在明天第一班邮班寄
99 来，否则我可能会走。我可能在收到金伯利勋爵来信的次日出发，
但我不能去看伊迪丝和布赖森，他们肯定要在布列塔尼住到 11 月
吗？我把佩特的书寄给玛丽琴，或是直接寄给凯里·托马斯？所有
这些琐事都是很烦人的，我很抱歉不能记得把我要寄的东西一
次寄掉，但我的记性不可避免地总是这样。

我极喜爱“悲剧缪斯”，它着实有趣。除此之外，它特别符合我目
前的状况——乔琪姨妈昨天非常亲切，但是太爱打听了（确实大多数
女人都是这样），她说即使是在很早以前，只要稍微接触到婚姻这件
事，我的祖母就会无比亢奋，大惊小怪，就会为之焦虑不安……。

对于巴黎的计划，我变得十分高兴。我将尽最大努力不去那
么讨厌我的同事。不管怎样，我应该能从那里写一些有趣的信的。
对我的描述请给予文字上的批评，以便使我尽可能写得生
动。——你对你的朋友们的谈话感到厌烦是可悲的。不过当一个
人对自己的事情非常专注并兴味盎然时，是难得重视其他人细小的
关注的。我并不遗憾你已经能理解，我为什么更在意你直接去
美国，超过你仍在伦敦而我们不见面。当时你认为这很蠢。无疑
是很蠢，但它是自然的。

我希望这封信能长得使你满意，写这封信是一种很大的满足，
我期望着得到一封长长的回信。你要是收到伊迪丝·托马斯的信，
能把她的信寄给我吗？我一知道何时动身去巴黎就给你打电报。

再见，我亲爱的人！这次不再见面，没有尝到分离的痛苦，真
是好得多了。

你的忠实的

伯蒂

萨里郡 里士满

潘布罗克邸园

最亲爱的艾丽丝：

今早第一个邮班我收到你的三封信，让我很愉快其中从拉姆斯伯里寄出的一封尤其令人高兴。我现在将信中所附文件寄回，它们着实使我开心。

我已经决定接受巴黎提供的职位（由于你敦促我这样做），我猜想金伯莱勋爵的批准纯粹是走形式。我在这里只是在等达弗林勋爵的另一封信，等到后我就马上出发。但是我颇为遗憾，你把贵族制度的危险和缺点看得如此之轻。我开始担心，你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为什么厌恶这些危险和缺点，而那并非仅仅是一种迷信。你和洛根能够和贵族交往到什么程度（至少在你订婚之前），而不碰上他们为防止他们自己阶级那些想“逃跑”的人而设置的绊脚石？美国人喜欢社交，仅仅是因为他们大都是古怪特异的人，他们不干别人所干的事，或者有意不去做别人禁止做的事。人们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种引人注目的乐趣，于是就容忍了一切，虽然除 100 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大多数人在他们背后激烈地咒骂来得到补偿。这样你就看不见贵族们和他们自己阶层的人在一起的表现：顽固、刻板 and 守旧，与家族传统只要有着最微小的背离，就感到震惊。此外，他们多是我的亲戚和我祖母的朋友，除非我在巴黎干了蠢事而出丑，这个职位才会提供给其他英国人。我任何拒绝的表示都会给我的祖母造成极大的痛苦（决不能指望她的去世），并会冒犯和惹恼他们一整批人。还有，作为我的亲戚，他们都自觉有权来规劝

我。当我试图以我所认为的诚实的方式、平静而不受干扰地工作，未必想至少在我 50 岁之前给我带来些许名气和成功时，他们就会来纠缠，要我干急功近利的事。我的许多人事关系和他们中大多数人不幸对我怀有的善良愿望，可能使我很容易取得成功，但是他们的固执坚持会困扰我，让我担忧。同时（我必须承认这一点），我有这样一个可怕的想法是，我竟不完全信任你会支持我。我很热衷于经验，但如果用我具有的才能去做点事情，我必须避开大量可能的经验，把我自己关在书房里，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只能看到（尽可能）赞成这种生活的人们。我很清楚地确信（虽然这是一种弱点的坦白），如果你坚持要我拥有大量的经验，要我看到多种多样、杂七杂八的社会，并走进这个世界，或许还有各种全然不同的、世俗的人生经历的插曲，我的神经可抵挡不住这种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是被迫放弃我良知所赞许的工作，就是还不到 30 岁就身心疲惫而垮掉。总之，我远比你更了解我自己的需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你应该支持我坚持这些需要。人生的偶然经验对我所渴望成为的一名专家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好的仪表绝对没用。你有一种不合逻辑的仁慈心肠（如果不说是弱点的话），这种仁慈使你看不到一般规律对特殊事例的应用。假如有人要从违反一般规律中得到一点儿快乐，你完全能办到。你声称，一般来讲你希望我过一种平静的学者生活，而在每一种特殊的情形下，却怂恿我接受人家提供的职位，参与实际事务，这实际上对我是一种妨碍。我们俩也都有陶醉于廉价的成功的危险，这可是世界上最该诅咒的事。如果我浪费了这些本来应该完全用于理论工作和通过思考获得观念的时间（因为这只有在一个人年轻时才可能），我的良心会谴责我一生的。万能的上帝断然把我创造成了

一名理论家,而不是做实际工作的人,世俗的知识对我没有什么价值。花一小时读华格纳的统计学,可能比花三个月偶尔接触社会更值得。一定要严格地、一贯地接受我自己的这个观点,不然的话(如果我不得不像我的亲戚及世人那样也和你争斗的话),我一定会错过我希望去做的事。你可以将这封信中你喜欢的部分读给洛根听,看看他是否同意我的意见。一位理论家的需要与你的需要是如此的截然不同。要使你认识到,对你是最重要的事物,对我可能毫无价值,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比阿特丽丝·韦布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她嫁了一个她所有时髦亲戚都嫌恶的丈夫,而你可恨的友好态度,使你自已不能不去讨好他们大家。此外,我应该想象得出,当韦布不得不违背那些喜欢她的人的愿望时,她的感受比我要少,更何况,她虚度了生命的早年,所以她永远也不能成为第一流的^①、或者顶多是她丈夫的一个影子。——原谅这封信的语气:事实上我早就怕你希望我太过实际,从而毁掉我的事业。而现在终于到了紧要关头了……

1894年9月3日上午10点

萨里郡 里士满

彭布罗克邸园

最亲爱的艾丽丝:

……我想要调和真和美,不是在我很早的童年时代,而是在我16、17岁的时候。我比较古怪,主要因为我一直生活孤独——有

① 多么错误的一个判断!

一段时间,我和其他男孩子在一起时,我很快就变得跟他们毫无两样。我想,当我完全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比后来的岁月更爱思考。我清晰地记得这里的饭厅外面砂石走道上有一个特别的地点,在那里,一个晴朗的夏日喝下午茶的时候,我的一位舅公告诉我:我将来再也不会享受这样一个下午了。他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进而解释说人的乐趣随年龄的增大而越来越淡,越来越不纯。那时,我才5岁,但是这种关于人生的悲观理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那时我同他辩论,反对他的意见,我几乎要哭了,因为我感到他可能懂得更多,并且他说的可能是对的。然而,我现在知道了他当然没有说对,这对我是一种安慰,于是就跟现在一样,我以一种个人的热情,紧紧拥抱我的生活乐趣,仿佛这些乐趣是一种身外之物。他不会想到,他偶然不经心讲出的话,给我造成了一种多么深刻的印象! ……

1894年9月3日

萨里郡 里士满

彭布罗克邸园

最亲爱的艾丽丝:

……说来很奇怪,但我现在在某些方面真的比在弗赖迪山的那个月要快乐。我意识到,你和我一起曾试图消除我对我祖母的感情,我知道这种企图最终归于失败,我的良心使我感到内疚,以致我每晚都梦见她,甚至在最快乐时光的背后,也总不安地意识到她的存在。这样,如果她去世,我就觉得自己对她问心无愧。要不然,我相信,对我的生活来说会有一种糟糕的悔恨,对于一个人残

忍行为的悔恨,而他的死使得弥补以往过失的渴望就永远无法实现了。我对她的爱如此真切,因此我无法泰然地置之不理……

1894 年 9 月 9 日

星期日上午

萨里郡 里士满

彭布罗克邸园

最亲爱的艾丽丝:

102

今天我终于可以动身了! 早餐时,我收到你两封信,在旅程中,它们可以支撑我打发时光了。我感到这次旅行实在太平平淡淡,以致于不觉得有什么感伤,也没有什么要说的。当然,离开这里我很高兴,但我多少有点受我昨天对德斯图内伊家的拜访的影响。除了西班牙大使和意大利大使夫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法国人,对他们的魅力甚至对他们的举止,我也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除了那位西班牙人,以英国人的品味看,他们全都有礼貌得太过分了,这种礼貌没完没了,实在让人受不了。它没有英国人心目中有良好教养的那种从容安适,谦谦风度,我还要在巴黎见到他们中的三人,真倒霉。听他们这种没完没了的恭维,并且随时要准备回敬的话,这种日子可真难过……

9 月 10 日

维多利亚,上午九点

我最亲爱的艾丽丝:

131

……昨晚我和贝洛克小姐^①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上——从7点到12点——她呆到这么晚,我想她也是快乐的。我相信她真的很好,但是对我来说,她是被弗赖迪山的光环所环绕的。如果她是魔鬼的化身,或者缺少人类完美的什么东西的话,我会认为她实在太迷人了。我们7点在浮力路的尼尔书店见面——然后在土伊勒里公园和其它地方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在“王宫”找一个奇特安静的地方吃晚饭。后来我们又散步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都抽了很多香烟。最后,午夜时分,我在她旅馆门前和她分手,希望今天或明天再见。我们谈到你和全家人,谈到法国人和英国人,谈到格兰特·艾伦,斯特德和阿莫斯夫人,谈到大使馆和它的单调、乏味、令人生厌——谈到各种曾爱过她以及她所爱过的法国诗人——谈到她对付她的保守的亲戚和他们的道德观念的方式(全都不可理解,因此我觉得很有趣)——谈到亨利女士和波伦(我们都很厌恶她)和韦拉德小姐——谈到一般的恶行以及巴黎的和伦敦的特殊的恶行之间的差别,并谈到她听到别人谈论这些恶行时的经验——还有许多其它事情。我发现她的谈吐非常有趣,我想她也过得很愉快——尽管当然不会像我这样愉快,因为她是我在维特伊尔^②见到的第一个与我意气相投的人,也是第一个我可以对她谈到你的人。她的法国人的情调来得非常奇特——很难把这些¹⁰³情调与她和斯特德的爱情调和在一起——两个民族的血统使她不

① 后来是朗兹夫人,她是布莱尔·贝洛克的妹妹。

② 在维特伊尔,我和金塞拉家三姐妹度过一个周末,她们是皮尔索尔·史密斯家的朋友,在那儿我遇见画家孔多尔,他讲的唯一一句话就是:“如果一个人穷得要人家给他刮脸的肥皂,而不是放在茶里的奶油,岂不是怪事么?”也就是在那儿,我和乔纳森·斯特奇斯相识,他正与三姐妹中的一个恋爱。

那么像她应该像的那样子。但我这个夜晚确实过得十分愉快——远远超过自我离开弗赖迪山以后任何一晚——这是我头一次，能在夜晚没有油然而生的伤感而欣赏起塞纳河（它的确美极了）来……

1894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五上午 9:45

巴黎

英国大使馆

我所爱的人：

不要说你读了我的信后，认为我是“抽象的头脑”，听起来真是太冷酷、太干巴巴和毫无生气。信是写得不好，但它们总该多一些真实。今晚对我来说，5 个星期似乎也是很长时间——那是因为我哥哥和我在一起，他走后我会高兴的。我恨他又有一半怕他——他和我在一起时，总凌驾于我之上，因为我惧怕如果他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会讲出不中听的话。你未必使我少一点儿敏感，反而是更多了——因为我不得不将我真正的自我，塑造成一个世人都能看见的形式，它给每个人一个攻击我的把柄——我害怕有朝一日大使馆的人会发现它。连摆脱掉所有使我苦恼的人所带来的欢乐本身，也足以成为我强烈的快乐源泉……

1894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一 上午 12:30

我亲爱的艾丽丝：

……我一点儿也不希望惊动别人——但是我哥哥，当我们昨晚在拉彼鲁兹餐馆吃饭时，自动地说起，他能够想象得到，他害怕我，尽管除我之外，他几乎不怕任何人。这是因为我从不放纵自己，使人感到我内心冷酷苛刻——当然，那就是我和我哥哥在一起时的感受。如果我和像贝洛克小姐那类的人在一起时也以那种方式对待他们，我会感到遗憾。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普遍的、惠特曼式的同情心的人，但如果你同情所有的人，其结果就大致相当于你谁都不同情，或者至少不同情那些被憎恨的人！……

我的哥哥不会到德国来——我认为他不喜欢你，这真谢天谢地了——他认为你有美国人那种生硬性格，他的意思是指不能完全顺从丈夫也不喜欢肉欲，他说美国女人只爱腰以上的部分。你能想象得出，我是不会向他打开我的心扉的！看起来再给你一个令人讨厌的名叫弗兰克的大伯，对你就太难了……

1894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三上午 10 点

巴黎

英国大使馆

我亲爱的艾丽丝：

我认为，我们分开的真正好处是让我问心无愧地加速我们的
104 婚姻进程。你认为我的问心无愧不会持久，但我认为我会持久，只要我不经常见到我的祖母。现在我不感到有什么义务要尽，只是当我想起祖母和阿加莎姑姑时，还有些轻微的不快，这种感觉继续

下去是件好事。这次分离完全是值得的,因为要是我们知道没有真正认真地为祖母做些事,我们在一起就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附上桑格的两封信——我回信说我可能写两篇学位论文——第二封信比第一封信更有鼓励性。我说我会把几何学作为我的第一课题而把经济学作为第二课题……。

我在读更多的穆勒的著作并开始为剑桥道德科学社写“论公理”的论文。工作勤奋的苏格兰人特罗特是该社的秘书,他不是我的对手,我看不起他。去剑桥宣读论文并再次会见社友将是一件无上的乐事。除了你,协会对我是热望之地,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更大的乐趣了。我要向他们宣读一篇控制我们激情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我要指出我们是不能控制的,热情越高,我们越应少控制,尽管我们更容易控制——这听起来好像自相矛盾,其实不然。我借智力活动来逃避现实,对我来说,智力活动更是一种精力的发散剂和精神的麻醉剂。

再见!我的爱人,我的欢乐。明天我再写。

你的心和灵魂

伯特

1894年10月20日下午3点

英国大使馆

我亲爱的艾丽丝:

我认为你不应该变得越来越过分依靠我,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总是同意我的意见,我会感到厌烦。我不时地需要争论,以使我的大脑得到一些锻炼。任何人指出我任何观点里的谬误时,我都感觉

到一种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快乐,因为我对我的观点的关注,远不及对它们是否真实的关注,但你必须独立思考,而不是拾人牙慧——那就是使你的意见如此支离破碎的原因,因为你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不同的意见,认为两个主题互不相关——但没有两个主题是真正独立的,于是做不同的事有不同标准的人,他们的观点就是大杂烩。洛根、你和玛丽琴都有这个毛病,洛根最少,玛丽琴最厉害。

洛根有一次告诉我说,对绘画你比玛丽琴有更高的品味,然而你绝少开口,却听认她放论她独断的主张。这是你浪费你头脑的一个例子,这不是出于谦逊,而是出于一种懒惰与骄傲的结合。同样,骄傲使你对你的真知灼见缄默如此之久——玛丽琴所说的从某些地方获取观点,对她来说的确如此,但对每个人来讲绝对不成立——就拿我现在写的《论空间》的论文来说,就有一整段严密的推理我在别处从来没有看到过。我该知道这段推理可能是极具独创性的。它像是那种有人同你谈话时的谈话规则——如果所有的
105 人都遵守这个规则的话,世界就可能没有什么思想了,思想总是来自某个人的首创,而即使一个人的思想是来自他人,要是他曾经反对过那些思想,与之较劲,努力理解获得这些思想的过程,而不仅仅因为发表意见的人是好人就轻易接受这些思想,那么他的这些思想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特色。对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唯心主义,我是寸土必争地同它们战斗的,那就是我为什么在接受它们之前被迫先理解它们,还有为什么我把它写出来后,沃德总是被我的著作的清晰易懂所倾倒的原因,但是我已经滑到完全是自吹自擂的境地,或许这种说教最好就此打住。……

1894 年 10 月 22 日

上午九点
巴黎
英国大使馆

我亲爱的艾丽丝：

我并不介意在实际事务中并不重要的细节方面——在哪儿吃饭，吃什么等等——被人“管着”。在重要的实际事务中，当我干过一点的时候，我要说的是我也不是一点不行。如果你试图对我发号施令，我就会对你严加训斥！不过伊芙琳·诺德霍夫说得对，你不可能这样做的。只要我仍是一个学者或者某种意义下的理论家，我对外部世界就没有任何义务。记得去年11月在切尔西护堤上我曾经对你说过洛根总是重复的一句话，那就是这种人应该过一种在小事情上自私的生活，因为它提高一个人的效率，而工作又远比任何人由小小的礼貌以及诸如此类的善行重要得多。幸运的是，我的需要很简单——茶和安静是我需求的全部。我同达弗林勋爵夫妇在一起，他很有吸引力，尽管他好像忘记了关于我的婚约的事情，至少他没提到它。他真是一个使人愉快的人——如此完美无瑕。他非常亲切和蔼，他说他通过给我找这个职位让我祖母高兴是他最大的乐事——他问我工作多不多，于是我说最近不太忙，他笑着说，一位大使的工作总要比部长少。我告诉他们菲普斯正全神贯注于演萨拉的新剧，他们又笑了，并说他们对菲普斯的品味评价并不太高。看来，他们对菲普斯的作品也同大家一样轻视。他们待我如此亲切，我的心对他也是热乎乎的，尽管他们这样做出于对我的祖父母，而不是对我。我一点儿也不羞怯，而且言谈举止都恰如其分。你会乐于知道达弗林夫人的穿着是很糟糕的，衣服

用的是一种灰色斜纹吡叽的料子。达弗林勋爵刚刚骑自行车回来，他一直骑到大使馆门前，自己推着车子进来。法国人过去常会对此表示震惊，但现在，我相信多半是由于他，名流骑自行车比在英国变得更时髦了。他在彼得堡时，有一桩丑闻。一天晚上，在玩达姆克兰波(Dumcrambo)或诸如此类的游戏时，他扮演一头猪，又跳又哼哼，每个人都觉得作为一位大使，这太令人震惊了。他待他的妻子有一种奇特的、正式的、彬彬有礼的感情，我相信那是完全
¹⁰⁶真诚的，只是那种正式的彬彬有礼的习惯使得这成为他唯一可能的样子，不过他用称呼“陛下”或“阁下”的语调来说“我的亲爱的”什么的，听起来就觉得怪怪的。我和多德森到森林去兜圈的那天，阳光灿烂，我也非常非常开心——一切秋色正浓，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理想的天气。归来时他对我在车水马龙中表现出的镇定自若留下极深的印象。我猜他会以为那是因为数学或什么别的缘故，但我知道在骑车穿过拥挤的街道方面，我是异乎寻常的出色。我充分赢得了他的敬佩。他是那种崇拜任何形式的“果敢”的人，他笨拙地跟在后面。他是个很不错的、纯朴而又天真的年轻人，认为其他人都惊人的聪明。哈福德和我都笑他，但我俩都喜欢他，我认为他也喜欢我们俩。

我无意继续写第二页信纸，虽然现在已经 10 点半，不过我还没困得想上床。而我除了给你写信，又不能安静下来做其他事情——和多德森一起骑车是件快事，因为这使他看到我可以撒把骑，他简直忌妒得要发疯了！……^①

^① 我发现自己被上面的信和一些同时写给其他人的信中的骄傲自满和沾沾自喜所震惊，我不知道艾丽丝是否忍受得了。

1894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三

晚 9:50 于

巴黎

英国大使馆

我最亲爱的艾丽丝:

……我整个早晨欣喜若狂,自从我不拿国王的薪水后,我感觉好像我们才刚刚分开,而且我就要回来,像我去年冬天经常乘那火车回来一样。重新见到我的朋友,我真高兴极了——以前我从不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比一般的年轻人好得多(也聪明得多!)我刚才见到沃德,他说在经济学里没有什么哲学的工作要我做,我最好还是弄些纯理论的数学工作做做,而且,我几乎应该立刻开始我的专门研究才对。他建议我在另一篇学位论文中,也论述时间和运动,同时讨论牛顿三定律,那会是很有意思的。那天天气很好,黄榆树美极了,所有的人都善良友好,好像我经历巴黎地狱后来到的完美的天堂。我和桑格进行了一次愉快的长谈,我为他理智的热情而着迷……明天我要写一封长信给莱昂^①,告诉她发生的这一切。沃德打算出示我的论空间的论文,我急切地想听到他对这篇论文的说法。除了爱之外,他的赞扬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令人高兴的事。今天我什么也没得到,但很高兴看见他,他是如此一位使人高兴的人。现在我得找个人去吃午餐了。感谢上帝,不到两星期了! 再见,我所爱的人。

^① 莱昂·菲茨帕特里克,后来成为菲利莫尔夫人。

你永远最忠实的

伯特

11月3日 1:30

剑桥^①

¹⁰⁷ 我亲爱的艾丽丝：

很遗憾，我的所有的信都一起到达。我很抱歉写了弗赖迪山的地址，我希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得知你很快乐也很忙，我真高兴——如果我想象你不快乐的话，那就很难忍受今晚不去看你——想到你离我很近，就使我很快乐。重返剑桥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穆尔、桑格和马什真太好了，我喜爱他们远远超过我以前所想象的。昨晚我们有一大型聚会，麦克塔格特和迪金森、韦德都来了，在这种场合，我不禁感到得意洋洋。你会很高兴地听到，他们中的几个人认为我的论文太理论性了。虽然麦克塔格特和我及时说服了他们，说这篇文章对于实际行为没有谈什么确定的结果。马什和桑格想再看一遍我的论文，于是我把论文留了下来。麦克塔格特首先发言，而且一如我所希望的极为精彩。我在论文中声明，我可能会接受他所讲的任何意见，而我是这样做了。为了我的缘故，他略去不朽性这个题目没谈，而且最终在不谈不朽性的情况下，解决了我的两难问题。我不能将他所说的话在一封信里写出来，但我敢说，有一天，我会在谈话中原原本本地讲出来。聚会前，我们在马什家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我只是高兴与他们重聚，以致

^① 我去剑桥过周末，但由于规定的这3个月的期限没有结束，我没有去看艾丽丝。

我没有说太多的话。穆尔虽然话不多,却容光焕发一如从前——我几乎是拿他当神来崇拜的。我还从未有感到对任何人有过这种超乎寻常的崇拜。对马什我总是实话实说,我告诉他我们分别三个月只是为了取悦我的祖母。其他人没问什么不合适的问题。他们大多数人都对我的论文表示满意,并赞许我用“好”或“不太好”这些词来代替“对”与“错”。论文的开头也特别使他们开心。我一直和马什聊天,聊到半夜2点,然后睡到10点半才起来和桑格一起吃早餐。我和马什共进午餐,和阿莫斯谈论我们本行的事,并去看我的住房。由于他把房间布置过了——它们很鲜亮,但并不怎么好。桑格认为我在论空间的论文中的大胆的观点是“绝妙的”——我希望沃德也这样看。阿莫斯告诉我沃德说我获得研究员资格已不成问题,至于我的论文写些什么一点关系也没有——但这句话必须打折扣——阿莫斯对我的尊崇有些渲染,他们都敦促我做我擅长的工作,而不要改行去搞经济学,尽管他们都很看重经济学。我很尊重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都很真诚,也了解我,所以我决定明年做两篇学位论文,而今年只以“论空间”这篇——或者“空间”和“运动”,如沃德建议的那样。可是我当然要立刻钻研经济学。桑格正攻读统计学,并在理论上解决了几个大难题,这些难题在应用方面也很重要,因为复本位制的整个问题以及许多其它问题都依赖于这些难题的解决。我以前从未察觉到这些困难。知道这些困难后,克服困难所产生的强烈的智力愉悦感就一直鼓舞着我。在过去几年中,我的智力上的乐趣发展得越发强烈,我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结婚时或解决了我们所有的困难所得到的极大的欢快一样。读过布莱德雷之后,我深信一切知识都是有用的。所

108

以不必为眼前的实际效用而操心——尽管我致力于经济学研究

时,实际效用当然也还是存在的。我非常高兴地发现,热情会自动发展起来。没有热情,没人能在抽象学科里进行深入的思考——人不能仅凭一点儿责任感就去努力思考。我需要的只是不时地有些小的成功,以保持它成为能量的源泉。我对剑桥的访问使我充满了自信,一想到在两星期之内我们就能相聚,而且玛丽琴会让它飞一般地过去的,我就非常快乐。自从离开弗赖迪山,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笑逐颜开,我的话也使别人大笑不止……

1894 年 11 月 4 日

星期日 下午 5:15

剑桥 在火车上

我最亲爱的艾丽丝:

今晚我要给你写封短信,尽管天已晚了。桑格去车站接我并带我去马什那儿喝茶,在那儿我遇见克朗普顿,他风采依旧,而且比我以前见到他时精神好。他喜欢法律,并为生活已安排妥贴而舒心。穆尔宣读论情欲的论文,他提出的观点恰巧就是你以前的观念,这个观点是我们上次徒步旅行,遇到那个普通的人时我听我说的。他的论文没有给出任何出色的论证,但有些部分写得很漂亮,这使我非常喜欢他。一年前,我已经同意其中每一个字——事实正是如此。我讲话极其坦白,我说在精神上的爱占主导地位时,男女的交媾并不需要什么色欲的成份,但是精神上的爱可能寻求交媾作为融合的最高表达。除了麦克塔格特之外,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观点,而麦克塔格特是在讨论结束后才来的。克朗普顿确实非常优秀并远远胜过穆尔,尽管穆尔不承认。明天我要去看所有

的大学教师。我和阿莫斯一直争论不休,他被我的超空间的主张所激怒,他不来参加婚礼了(但不是我们意见分歧的结果!)……

你的永远忠实的

伯蒂

1894 年 12 月 9 日

清晨两点于

剑桥三一学院

在此期间,我和埃迪·马什(后来的爱德华·马什爵士)非常亲近,于是我告诉他关于艾丽丝的事并让他去看她。这时她正从事于一种劝诱女儿反抗她们父母的运动,这事在马什的信中被提到过。

我亲爱的罗素:

我要为上星期两个非常愉快的场合感谢你。我星期天发现房间里有两个美国女孩,她们之中的一个走开去给家里写信,另一个在读政治经济学。接着我们愉快地谈了一、两个小时,谈到你和其它事情。我认为,我们将是好朋友,我很为你高兴,大大超过以前。

她想让我妹妹进行反抗,于是上星期三让我带她去吃午饭,气氛是极其亲切的。我妹妹看起来也把她当成好朋友,而且在我们离开时显得最热情。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反抗家庭。皮尔索尔·史密斯是位亲切的大孩子,我认为他对我总进行嘲讽,但我还不能确定他究竟是否如此。除此之外,他说我说话非常像老乔伊特,但我不相信。他们彼此交谈时,措辞是多么地可笑。

向你讲述你已经知道的事没什么价值,我不是指措辞,或许这

封信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可它又太短了些，所以我接着谈点儿我自己的事。最有意思的事是我好几次见到罗伯特·布里奇斯^①。他是个有趣的人，长着一头像茅草一样的深色厚发，说话时口吃，引人注意。他很奇怪地使我想起维罗尔来，尽管他个子要高得多，脸上有像弗内斯那样的可笑的瘤子。星期五我去和他一起散步，他谈话的方式虽然不完全像科勒律治同赫兹利特谈话那样，却也十分有趣。午饭后，他头痛还是哪儿不舒服，看起来显得老多了（他实际只有 49 岁）。他大谈他自己的剧本，他有全权这样做，当然我对此也感兴趣。实在滑稽可笑的是，他竟公开地称赞它们。他说“我认为在《法庭的幽默》中，我已经把无韵诗的适应性发挥到了极致。你不这样认为吗？——《酒神节》从始至终都是逗人发笑的，它肯定能在舞台上演出。它一旦上演，就会一直连着演下去的。”

这一点儿都不是虚夸，他是一点儿不虚夸的。我刚才去过教堂，听说他训练唱诗班相当成功。

我想你在罗马一定过得非常愉快。回来之前不必急于给我写信。我想你想听关于星期天的事吧，我会接着写的，只是我不能肯定两个半便士的邮资能写多少。请代我向斯坦利小姐致意。

你充满深情的朋友

爱德华·马什

1894 年 3 月 25 日

纽伯里 柯埃什

^① 罗伯特·布里奇斯(1844—1930)，英国诗人，1844 年以后隐居，专门写诗，以收入《短诗》(1890, 1894)中的抒情诗闻名。——译注

我亲爱的罗素：

我看着德文文法，正要舒舒服服地睡着时，不巧想到我拿不准 icicle(冰柱)的反义词是 isinglass(鱼胶)还是 bicycle，接着我记起我正想 stalactite(钟乳石)和 stalagmite(石笋)，这使我完全清醒，睡意全无。但是，我不想再接着念德文文法，因此给你写回信。尽管说它写得非常不好，但还谈不上令人震惊。

我认为去巴黎比去德累斯顿要强，因为不管去哪里，都要分离。不是吗？我很遗憾没能见到你，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好事，因为我一点儿都不是郑重其事或是恰到好处，能让桑格见到你就足够了。我不打算给你讲述我所有的弱点，因为我已经厌烦那样做。我曾下过决心给我所有的朋友写信，看谁会头一个感到 110 震惊。从最有可能震惊的人开始，而最后写给巴伦，G. 特里维廉，科尼比尔，使我十分惊讶的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满足于告诉我不要弄得太胖。第一个认为受到震惊的人是穆尔。

我的德文大有进步，尽管我还没有达到发现它是一种表达思想的适当媒介的程度。我想最早讲这种语言的那对夫妇，应该在建巴别塔之后不久就死了，留下一个头脑迂腐的婴儿，他学会了所有的单音节单词，并用它们组成长单词——至少你不能用其它方法说清楚诸如 Handschule^①和 be-ab-sicht-igen(打算)这些单词的来源。我一直不知道一种如此直截了当、缺少暗指的语言——比较一下 sich kleiden 的粗陋^②与 se mettre 的典雅——英语因有这么多的拉丁字而获益——它们的原义是被隐藏着的——例

① Handschule 德文无此字，疑是 Handschuh(手套)之误。——译注

② kleiden 为德语动词，意为给(别人)穿衣，而 sich kleiden 则是反身代词，表示自己穿衣，而法文 se mettre 意思相同，但由原文(自己)安置引申而来。——译注

如 independence (独立) 恰恰与 unabhängigkeit 意义相同,前者看起来非常文雅而后者则无法形容的粗陋。现在我已能读得很好,并能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把我的意思大多表达出来,但他们用正常速度谈话时我却听不懂。遗憾的是,他们在曼海姆上演的所有戏剧没有一出吸引人,可是我在此地看的歌剧却比我以前所看的总和还多,尽管还不能说很多。表演并不尽合人意,因为演员看起来让人不愉快。昨天我去看《费德里奥》^①,女主角的扮演者先前我还误认为是戈里·葛兰——你知道她扮演过僮仆,一些肥胖的女人左右为难,或者她们应该穿同样质料的紧身上衣,这样她们看起来好像要挣裂的样子,或者她们应该配上其它料子的衣服,这样她们看上去就已经迸裂了。例如费德里奥穿一件棕色上衣——我认为短上衣,前面敞开,底下有什么白色的东西露出来,配上白色的泡泡袖,给人以这样的效果。我到这里后,游览了数不清的名胜(在德国作为景观的任何事物)。还有一天,我使所有的人惊骇,因为被马车载着慢慢环绕法兰克福的途中,我睡着了。我认为,甚至法国人也不能像我这样,觉得这些情景很可笑。但他们多半十分年轻(我应该解释一下,这是一所大的膳宿学校,住在这里的都是学德语的法国人,要不就是教他们的德国人,我是唯一的英国人)。他们也都非常愉快——我和一个德国人成了好朋友,他非常可爱,但不是使徒式的。我还和一个法国人交好,他非常像使徒。我几乎没有见过一个法国人,除了优点之外,没有一点个人魅力……

现在该吃午饭了,午饭之后,我该(如我学过的)说,我几乎不能再努力干了(顺便说一句,这位教授夫人说我在这方面比大多数

① 贝多芬的唯一歌剧。——译注

英国人令人满意多了——我的意思是指，遵照托儿所的规则，我的一般习惯“吃掉放在我面前的”）。于是我通读了我已经写完的东西，恐怕它读起来相当漫不经心（*leichtsinnig*）——但是我认为那是美好的一天，我在花园里度过余下的辰光，自言自语地说：“看！对不同国家的人来说，围坐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快意的美事啊”——¹¹¹在我的德语课课间，这通常很有趣，这个英文说得很次的教授，按照规则来造句子，而我不得不将它们翻译出来，诸如“*Rid yourself of your whims?*”（摆脱掉自己的懦弱），“*Do you remember my?*”（你记得我的吗？）及“*He posted off all his wretches.*”——最后一句在我听到德文之后才知道是说：“*He boasted of all his riches.*”（他夸耀他的所有财富）。

一旦你头脑兴奋，随时给我写张明信片来——我将在这里呆到月底——我当然非常想途经巴黎回去，但我因两点考虑而作罢，而且这两点都是难以克服的困难——1) 我将分文不剩——2) 我没有可穿的衣服进入大使馆周围一英里之内，或者同我有关的任何人联系——祝愿你一切顺利。

你的兄弟般的

爱德华·H. 马什

9月15日

海德堡

诺伊海默 兰德街 52 号

我亲爱的罗素：

晚餐之前我只有半个小时，这时除你之外，我能想到 7 个人，

我应该给他们写信——不过,正如古密至夫人所说,你似乎“感受更多”。我非常遗憾,你不能在巴黎过得更愉快一些。我本来应该想到,只感受一下巴黎就够了,只是你谈论你的家人来信最令人沮丧。这种想法就像一个人本来可以用瓦尔卢斯和卡彭特的作品来安慰自己却用糟糕的圣咏来安慰自己——无论如何,12月10日为期不远了。

我不太理解你为什么不喜欢法国人,难道这仅仅因为他们不贞洁吗?例如所有的法国人从16岁起,都经常私通,并且以一种在英国我们会感到讨厌的口吻谈论它,这种事实令人厌恶,但这只不过是教育问题。我们并不能反对个别人,因为他们只不过照着教导他们的方式行事……

你的兄弟般的
爱德华·马什
(1894年)于
海德堡

亲爱的罗素:

巴伦今天寄给我一封转交给你的信,我附上我在《犹太复国先驱报》上所发现的最大宝藏寄给你——当一个人探究出它们细节上的相似性,特别是探究出上帝克服了由“他优越的社会地位所引起的小小困难的策略时就变得太令人愉快了。”“这在—对情侣来说是很普通的”是一种好的写法——而人类的腼腆则表现为“不知上帝能在我们身上看出什么”。整篇东西是一篇“社论”。

今天早上我收到你的来信。你能快乐一些,我很高兴。很长

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在我回去途中,能否在巴黎呆一天,但是时间、金钱和衣服都无情地阻止我这样做。

我在这里认识的法国人都太年轻,以致于有种令人厌恶的兽性¹¹²。无疑,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变成这样的,其他的一些人我想不会。例如,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去妓院,只是想看看那里是怎么回事。他感到非常恶心,几乎连他们称的 *baiser* (吻)都吻不下去。

有一天我会给你写一封郑重其事的信,但在此之前,我还要按我的脾气,继续絮叨下去,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近来最值得称道的奇遇是在车站邂逅 O.B.^①——他是去艾尔菲尔买德国香槟的路上,到这里来买德国雪茄。有一晚我带他去寄宿学校——他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非常高兴,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几乎就是约克公爵夫人和泰克公爵夫人下学期将去剑桥拜访他——正如他所说的,将给人们大量的谈资,但那不是他的错,因为她们实际上是不请自来的。

你哥哥有什么消息吗?

你的兄弟般的

爱德华·H. 马什

1894 年 10 月 1 日

海德堡

最亲爱的伯特兰:

① 奥斯卡·布朗宁。

我已经回来^①三个星期了，一直让未尽的工作压得透不过气来。现在我写信是因为我听说你有可能要和皮尔索尔·史密斯小姐订婚，我希望这不是真的。如果你认为你在29岁之前太年轻而不能进入国会的话，我则认为在21岁或22岁你就订婚就迈出这么重要的一步是一大遗憾。我忘记了你多大——这会在许多事情上妨碍你，并且正如罗素夫人所说的，你对于“属于年轻女子的”世界还所知甚少，如果你这么早就把自己束缚起来，我会深感遗憾的。但所有这些也许都是毫无根据的闲言碎语，你可以相信，我是不会散布的。但我禁不住要写信告诉你，在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和比你大得多的女孩订了婚，我对此是多么遗憾。不用给我写回信，除非你想写，但我希望我所听到的只不过是流言蜚语，或许是由于你和那个年轻女孩一起在剧院看《野鸭》^②引起来的。

你的亲爱的

莫德·斯坦利

1894年5月11日

伦敦西区多弗尔街40号

我亲爱的伯蒂：

罗素夫人想必已告诉你，你来巴黎的一切事情都已安排妥当，我相信你会乐于就任的。一年之中此时的气候是很宜人的，虽然¹¹³可能有些工作要做。我希望工作不会太多，以致妨碍你利用旅居

① 从罗马，在那里，我曾陪伴过她。

② 《野鸭》为易卜生的戏剧，1884年出版，1892年英译本发表，不久上演。——译

巴黎的时光游览巴黎胜景，而秋天是游览巴黎的最好时光。

我想，如果可以安排的话，从我们官方的观点看，你至少得工作 3 个月是合适的，虽然我希望我们能设法使你多呆些时候，并进入巴黎的社交界，这会使你非常高兴的。

我已致信巴黎的各有关官方机构，告诉他们你的到来，并要他们尽量使你有宾至如归之感。

你的非常诚挚的

达弗林和艾维

1894 年 9 月 5 日

当郡，

克兰德伯耶

亲爱的达弗林勋爵：

我一直等待在此地安顿下来后，诚挚地感谢您给我的两封亲切的信。非常感谢你们如此对我费心，你们真是太好了。我也的确受到大家最热情的接待。我昨晚抵达巴黎，今天上午在大使馆。我相信我会喜欢这个工作，我在这里的生活一般说来也会是非常愉快的。

如您以官方的需要谈到的，我会在此供职 3 个月。的确，在通常情况下，我会愿意留任。但我已择期结婚，希望于 12 月举行婚礼，因此我相信，您会谅解我希望届时解除聘约，假如可能且没有什么不便的话。我希望您不会认为我这个愿望过于唐突无礼——再没有次要的诱因使我希望缩短在此停留的时间。我深深地感激您给予我这个职位——但由于我无意以外交事务为我的事业，推

迟我的婚礼就似乎没必要,而我对我的婚礼自然是翘首以待的。

您的感恩的和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894 年 9 月 11 日

巴黎 盖勒王子饭店

下面信件涉及我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考虑放弃数理哲学而转向经济学的计划。这些信还涉及“协会”的事务。“协会”规定每一个成员轮流报告一篇短文,短文题目在前一个星期六由其他成员在提出的四个题目中选择一个。在报告完之后的讨论中,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发表一些意见。

亲爱的罗素:

我刚读你的信时,以为你成了一个精神错乱的疯子。我把信拿给马什看,他对这件事倒不像我看得那么重。当然,关于这事我会¹¹⁴直接去问沃德的。我不知道你在这个题目上能够做得多好,但我十分肯定你应该去读那批经济学的书,不会比你能轻易读完的书更多。但我希望你还应该学一些政治和法律,就像你学心理学和伦理学一样。我怀疑,在试图找到“效用”一词能否有什么意义以及人们“对烟草的需求”的含义时,你能否真正获得充沛的活力?当然你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借写关于空间的论文而对宇宙有所贡献。然而我怀疑,你能否通过研究经济学的基础而迅速增加人类的幸福。因为一方面,主要因为民主政治的传播被怀疑和轻视;而另一方面,很少有人像我一样,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应该是一门科学。因此

他们不太在意它是否有什么意义。我猜想,如果我告诉麦克塔格特你所说的话,他一定大发雷霆。特罗特很想让你给“道德科学社(俱乐部)”写一篇文章(如果可能的话)。上星期六,我们已选定题目,我想本星期六马什将宣读论文《我们为什么喜爱大自然》。请尽快通知我们你何时来。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在考虑乔治·特里维廉,但还没有决定。我听说爱德华·卡彭特又出版了一本论“婚姻”的小册子,等我拿到之后马上给你寄一本。

你有没有厄尔德曼写的关于《几何公理》的书,或你是否知道这里谁有这本书?我非常想读这本书,但是大学图书馆里找不到。你看到英文报纸了吗?一些妇女在帝国饭店大吵大闹,反对那里的娼妓业,可能它很快会被关闭。我希望他们去抗议,反对街上的娼妓。

关于经济学,我找不到什么可写的,我发现法律也有几分枯燥,因此要不是后天我要去听第九交响曲,我会感到十分沮丧。

你的兄弟般的

查尔斯·珀西·桑格

1894年10月18日于

剑桥三一学院

亲爱的罗素:

我到沃德那里去打听你的情况,他立刻说,如果你认为你更喜欢经济学的话,你最好还是搞经济学。重要的是做你爱做的事。尽管你的学位论文应该在8月前完成,但你工作起来很快,或许还有足够的时间。他还说没人会反对你提交两篇或更多的学位论文

文,或者如果你写一篇论空间的文章发表在《心》杂志或其他什么地方,都可以同你的经济学学位论文一起算作学位论文。不过,如所预料,两篇平庸的学位论文抵不上一篇优秀的学位论文。他说关于经济学,他不想向你提供意见,他建议你给马歇尔写信。你读过凯恩斯^①的《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吗?我想这本书或许会使你感兴趣的。弗兰克告诉我,麦克塔格特感到震惊。

你的朋友

查尔斯·珀西·桑格

1894年10月19日

剑桥三一学院

115 亲爱的罗素:

很高兴你很快归来,而且说你不愿写文章,全是胡说八道。

你写给桑格的第一封信是最扰乱人心的,它对我们的影响只能用上个月内阁会议对欧洲的影响来比较(以其谦虚的方式)——桑格急忙跑到这里说你简直是疯了,发现我对他提供的意见没什么准备,就提出他的看法。他对我的态度不太满意,就去倒麦克塔格特的胃口了。他大步走向研究员的餐桌,告诉他这个可怕的消息。后来他或多或少地让沃德安抚了下来——我一点儿不知这件事的是与非,但我却忍不住地要要求你静下心来考虑现在是什么时候,考虑明年7月以前你还有一条多么长的路要走,考虑所有的事情——在着手一项轻率的计划之前。

^① 这里谈到的凯恩斯是凯恩斯勋爵的父亲。

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你的信(我离开海德堡的前一天),并得知你在巴黎比以前更愉快一些。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想给你回信都没写成,因为——这学期我似乎真得好好用功了。一天中我除了偶尔玩一回“5点牌”,读30页左拉的小说,当然还有三顿饭之外,就再也不干别的了。不过这些都是非常适度的,而不像在海德堡时那样。生活里没什么事让我分心,我认识的人少得可怜,但连想去看大学一年级新生的诱惑都很容易打消掉。事实是我已变老了,装腔作势,甚至患了风湿病,勉强算作体面人。这封信的一部分是用我的新的玛丽·贝内特的风格写的。例如,没有什么让我分心的生活的想法,尽管可能不是全新的,但我觉得它表达得很好,使我很喜欢。

上星期六在里克特的音乐会上看到皮尔索尔·史密斯小姐,我们讨论了空间与经济学不相上下的魅力。她气色很好——穿着一件漂亮的镶着皮饰的绿色外衣。桑格说他要告诉你这些日子“协会”发生的事。上星期六可以说是一次失败,因为上星期五我发现我的论文全是胡说八道。此外桑格和我全神贯注地欣赏了那场音乐会,以致头脑中什么想法都没有。每次被提问,我都处于“大脑中止”状态。我们很少考虑特里维廉^①,但比任何人都了解特里维廉的穆尔有所顾虑。我真希望那个国王学院的年轻人……他是这个家族中最聪明和最具魅力的人。

今天我工作过度,所以最好就此停笔,特别是很快就见到你了,面谈总比笔写要好(尤其是信上所书实在可笑)。

^① 乔治·特里维廉,三一学院院长,功勋勋章获得者等等。

你的兄弟般的

爱德华·马什

1894年10月23日于

剑桥 三一学院

¹¹⁶ 亲爱的罗素：

很高兴你能安排回来。我要去查看房间。如果你能宣读一篇论文，我们将非常高兴，因为现在只有我们4个人了。

玛吉·塔莉弗^①或克娄巴特拉听起来是个好题目，你最好宣读这方面的论文，这样就不用麻烦寄题目来让我们挑选。上星期，马什宣读了一篇极出色的论文，题目为《我们是否喜爱自然》，但遗憾的是，讨论却进行得很不好，因为马什和我脑袋都相当麻木（当天下午我们去听合唱交响曲），只有穆尔和迪金森参加讨论。迪金森表现尚好，而我推想穆尔也表现不错，但我不能理解他。我的信中告诉你沃德说了些什么，不知道我是否充分强调了这一实情，即他的要点，是你应该做你喜欢做的工作（这和我想的，“你可能想到的，你就应该去做的”有所区别）。他尤其强调的是，如果“元几何学”使你厌烦，你最好去研究点别的。我们对乔治·特里威意见非常不一致——马什和韦奇伍德赞成他，我总体上是中立的，而穆尔则认为我们讨论的大部分内容不会令他感兴趣。幽灵（心灵）学会已经掌握了一位通灵者，他做出了一些他们不能解释的事来。当然，迈尔斯是得意的，而西奇威克被迫承认当时他相信，但现在他又不信了。

^① 玛吉·塔莉弗为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1819—1880）的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女主角。——译注

你的兄弟般的

查尔斯·珀西·桑格

1894年10月22日

剑桥 三一学院

亲爱的罗素：

明天我将寄出我的论文，其结尾部分对一个没学问的人来说，无疑是弄不清楚的，但我很高兴，我又将它读了一遍。

我刚从音乐会回来。我的邻座是一位极像《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的羊腿的老妇人，其相貌几乎是一样的。她头上有一个合适的粉色的纸质皱边，仔细看才发觉是一支染色的羽毛，我想她不会知道这幅图画的。

麦克塔格特星期天的论文非常有趣，麦肯齐后来说黑格尔的惩罚理论是十分不同的。麦克塔格特只是继续微笑不语——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但我从没有见到过麦克塔格特如此轻易地缄默不语。看见特罗特跟在他后面进到屋子里的样子才滑稽呢——谦卑而亦步亦趋——他有一种“同样完全疯了，穿白色棉布衣服”的神态（你还记得《评论家》中的那位“知心朋友”吗？）。

在你离去的那天晚上，我和我的卧室仆役有如此好笑的一幕。我在我的卧室里，听到了一人怯怯的声音叫我。“哎”，我答道。“这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吗？先生”，她开始用她悲伤的语调说。“什么？”我问（我想起码是阿普顿夫人生了双胞胎了）——“是您的桌子，先生。”“嗯？”“看到您桌子的活动盖没关上您不惊奇吗？”“很惊奇，为什么这样？”“那位先生没告诉您吗？先生？”“哪位先生？”¹¹⁷出了什么事？”原来她弄掉了桌盖上的小块木头，正巧汤米·布思

拿着我的烟斗进来看到了。为什么她不能直接告诉我呢？这不是很不寻常吗？我希望当我的妻子去世，或者类似的事情发生时，能有人以他们夸张的关心，使我的烦恼显得可笑。我从不介意我房间的什么东西坏了，却无法抗拒罗伯夫人对我的同情。

奥斯瓦尔德·席克尔的书终于出版了，他今天早晨送给我一本。书是题献给我的，这使我非常自豪——它读起来比原稿好得多，我认为这本书写得很出色。

下星期六我们要开一个大会，梅厄、特里维、西奥都来听穆尔的论文。我说我一定会写信告诉你情况的。我眼下的消息就写到这里，已经差不多 12 点了。

晚安

E.H.M.(马什)

(1894) 星期三于

剑桥 三一学院

我亲爱的罗素：

我刚刚从一场如此滑稽的音乐会回来——倒不是它特别可笑，而是当头一位演奏者出现时，我就处于彻底的、非音乐心境之中——一个瘦精、处事井井有条的人（猴子一类，我的意思是——她是一只猴子）——她演奏得非常像人，但又不完全像。当然对如此新近的进化成果，能演奏这么好是值得称道的，但它影响了人们对音乐的欣赏。下一个是一位歌唱家——一位中年妇女，她的神态就像自己年轻时的滑稽漫画——她演唱了一个只能在演奏室听到的奇怪告白，有关她在酒醉状态下，拥抱一位绅士的事——用法文唱“你记得我们喝醉时抱在一起吗？”科尼比尔表示，如果她醉

了,在此时穿上了晚礼服,那她最后谢幕时可真有好瞧的。

我上次给你写信是什么时候?你是否听过穆尔“论友谊”的论文?这篇文章没什么可说的,因它多多少少是一个人个人理想的描述,没有多少实际的感受。当然,我们可怜的老朋友的性交观受到了它通常的抨击,人们会从大家在“协会”中谈论它的方式,想到它是得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自治法”,但人人都认为它讨厌。讨论是有趣的。特里维、西奥和梅厄都情绪激动。梅厄让西奥先发言,说他没有料到,这么快就发现他显出中年人的神态。梅厄逃走了——维德还在那儿,他和西奥都谈得投机^①。上星期六,麦克塔格特宣读了一篇过去的论文,玫瑰花瓣为什么会起皱?论罪恶的起源。——论文不很令人满意,因为一方面麦克塔格特写了这篇 118 文章后,已改变了他的立场,另一方面,这篇文章是一篇很讨人厌的东西,除了他,没有人明白它的论证——让人觉得好像在听一篇冗长的讲演,桑格星期六宣读“教育是什么”的论文,克朗普顿准会参加。

特里维夫人今天来了,我一直非常喜欢她,她本质上是一个乐天派。星期天我见到一位可爱的女孩斯塔维尔小姐,迪金森要我去见她,真是太好了。我认为她的确非常出众——她对艺术的美似乎有一种罕见的感受力,我希望我们能多见见她。梅厄的妹妹也在,相比之下,她就显得平凡和轻浮了。很高兴多次见到维罗尔(我为写作又去他那里)。有一天,我问他我们要翻译的雪莱的某句诗的意义——“我肯定我是不能告诉你的,我的小老弟”,他回答

① 梅厄和西奥多·戴维斯刚好同年。梅厄是他们那年最好的古典学者,西奥多其次。“逃走”是不再参加“协会”例行的会议,通常是在成员入会的第五年或第六年这样。

道,“你自己交学费,你自己做选择”。那种想法使我感到非常高兴^①。

你的归期已近,不是吗?多好的想法。再来信别忘了告诉我你祖母的情况。

你的兄弟般的

爱德华·H. 马什

1894年11月21日于

剑桥 三一学院

顺便谢谢你的照片,总的来说还好,但你看起来颇有点自以为是的样子。

最亲爱的伯蒂:

我不能说我对你的第二封信非常失望——因为你在第一封信中说“我打算”干这干那就没法让你考虑其他道路。当然,我很遗憾,罗洛叔叔和你姑姑也一样——她写信好像说她没想到你会愿意在今年冬天离开这个国家——但那倒无所谓^②。你应该做你认为最好的事,而我一定要牢记

当希望一个一个地离去

你要决断而镇定——

最近,希望一个接一个离我而去——而当我把我的爱心转向

① 斯塔维尔小姐已成为一名非常卓越的古典学者。

② 因为她有可能在冬天去世。

善良而快乐的邓罗泽尔,转向阿加莎完美的人性,转向我的老孩子及其子女慈爱且连绵的感情,转向其他亲戚及许多挚友时,我感到在我暮年的生活中依然有很多美,我得感谢上帝。对于你,我太珍爱的孩子,我只能试着去希望了,尽管这条路是不容易找到的。你拜访过男爵夫人给你写信介绍的人了吗?昨天她问起过我。沃伯顿一家已离开,而洛蒂^①,亲爱的绝妙的洛蒂来了。你知道她和我在一起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喜欢多德森先生我很高兴——我想哈丁先生身上一定什么都让人喜欢,否则达弗林勋爵不会称他为“一位亲密的朋友”——我不以为特仑斯勋爵非常好——达弗林勋爵的孩子似乎很令人失望。当然,人不可能发现他交往的每个人都与自己有同好。但融入他人的兴趣中,常会变得更好——我真诚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你认识更多的人时,会真正享受巴黎的乐趣——那儿可享受的可真多。你会乐于听到,你姑姑很好,但这个星期天是可怕的无信的一天。罗洛打算 20 日洛蒂离去的时候带着亚瑟和丽莎到我这儿来——住上 10 天——这件乐事指日可待。

再见,上帝保佑你,我最亲爱的孩子。

你的永远爱你的

奶奶

1894 年 9 月 16 日

萨里郡 里士满

彭布罗克邸园

① 她的妹妹,夏洛蒂·波特尔夫人。

又：我的信只写给你一人的——记住我更愿意相信，你会从你在德国的经验和学习中获益。

亲爱的伯蒂：

我很高兴你在使馆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我猜想是由于英法两国之间“紧张”，所谓“紧张”，我以为是外交辞令——我想应该还有更有意思的工作。我希望并相信两国都能好自为之，这样和平与友好才会保持下去。我认为两国政府会这样做的。我还非常高兴，奥斯丁·李先生回来了——他是一个很值得认识的人。这次，据D.E.（德斯图尼耶）家说，他们的朋友很多正返回巴黎，我焦急地想听到你是如何同他们中的科学界、政治界、音乐界以及各方面的杰出人士进行交往的，你有给他们的介绍信……。

我亲爱的孩子，不要希望时间流逝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做我们该做的事的时间是不够的。当然，我和任何人一样，理解即使是这短暂的分离也使你懊丧的心情——倘若你仍留在英国过你过去过的日子，也许你不知道，在许多希望你头脑清醒、关心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总是在想念你、体谅你的人看来，你得受多少痛苦——确实你已经受了很大的痛苦了，她也一样。而我觉得，在国外工作是你免于更多责骂的唯一办法。如果你打算在你结识任何其他之前，跟她结婚，我最真诚地希望这不会有什么不良印象。有一次你给我写信，亲爱的孩子，说你夜间不断梦见我，白天想着我，不知道你怎样才能使我更快乐——而我有时也想，要把令我和你的叔叔、姑姑如此不快的东西写在纸上——按照事情的本来顺序——来帮¹²⁰助你，即使是现在，以使我们高兴一些。我能否这样做呢？如果我

能活着看到你结婚，我想我更热切地盼望着有好的理由去深爱与

你结婚的人,此外无他。我近来身体还不错——仅仅是病情恶化进程极为缓慢——所以除了在床上休息之外,我还能像平时一样做不少事呢——我只是有些不舒服,还算不上什么病痛。

你如果给你姑姑写信,关于我你只说听说我的身体很好。

最爱你的

奶奶

1894年10月9日于

萨里郡 里士满

彭布罗克邸园

最亲爱的伯蒂:

我们很高兴地读了你给阿加莎姑姑的信,但遗憾至今还未见到你寄来的明信片。在波龙涅森林骑车一定是件乐事。我想你是和别人一起去的?你没提达弗林勋爵已经到达,据报载,我想情况应该如此。弗兰克去看你没有快乐可言,真是遗憾。我想他的确是因为我告诉他你多么寂寞才好心去看你的。可你的意思我们都很明白,我现在好多了,我希望能够好下去一段时间——特别是为了阿加莎起见。可怜她身体实在不好,不得不很晚才起床。可爱的小好伊莎贝尔(沃伯顿夫人)昨天走了——她的来访真叫人高兴,尽管或者确实多少因为我大部分时间身体很不舒服——她是如此富于同情心,我们进行了非常严肃的谈话,中间穿插着些紧迫的话题——你几乎没有答复我上封信,我原以为你会乐意作答的。我无意介入你和皮尔索尔·史密斯小姐的事情——写起来这样叫人不满意——只是她拒绝来看我,就使我对一切都很感为难了。我活

这么大年纪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我认为这对她没有任何好处,尽管为了她的缘故我尽量对此漠然处之。以前出于对她的关心,我几次告诉她错在哪里,那时她是那么好,还谢过我——在那以后的几次来访中她总的说也不错,为此我越来越高兴并充满希望,我们发现她值得得到我们更多的爱。然后突然出现了对我们来说难以理解的改变——我不能不被你所爱的人拒绝见我,而且即使我能活得比可能的长,也不能更好地认识她而悲哀了。然而在我这一生中,再没有什么让我痛苦得更久的事情了。在此期间,我尽力不去想这些事,因为精神的苦恼对我这种病似乎尤其有害。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也保佑她,这是我最诚挚的祈祷。

永远爱你的

奶奶

1894 年 10 月 23 日

萨里郡 里士满

彭布罗克邸园

121 最亲爱的伯蒂:

奶奶身体又很不好——睡不好觉、疼痛和虚弱。今天——还有昨天一直没有下床,当然她不能读你的信了。我告诉了她信的内容,她许久以前看过艾丽丝给她的信,我想你会记得的。在她给艾丽丝的信中,她说她一度希望说出对你求婚经过的感受来——决不说不第二遍。我想你去剑桥的途中会来这儿吧?请即刻告诉我。我敢肯定,从医疗上说再不能让奶奶接触那些让她痛苦的事情,当然我也决不会。她曾经原原本本地讲出她所感受到的。如

果她关心过你和艾丽丝,她有责任讲出来。亲爱的伯蒂,我不能再写了,看到奶奶受病痛之苦我沮丧极了。你认为我一贯“心硬”与缺乏同情心,这使我的痛苦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如果我的话曾经是那样的话,你必须记住,而且终有一天你会明白,在我的心里只有爱。而只有爱,才使我无法沉默,说出我的感受,远比你现在了解的多得多。

你的爱你的

姑姑

1894年10月30日

萨里郡 里士满

彭布罗克邸园

我亲爱的艾丽丝:

罗洛提醒我们,12月14日是阿尔伯特亲王和爱丽丝公主的忌日^①——考虑到我们与女王之间的关系,我们感到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喜欢在那一天举行婚礼的。我相信,你不会介意我们提醒你这件事。15日举行不好吗?我们不十分明白反对那一天的理由。祝你和伯蒂的多佛尔街之行愉快。

你的亲爱的

阿加莎·罗素

^① 阿尔伯特亲王是当时英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于1861年去世,爱丽丝公主是他们的女儿,于1878年去世。——译注

1894 年 11 月 19 日

萨里郡 里士满

彭布罗克邸园

我最亲爱的孩子：

无论何时我试着提起即将到来的事情时，我总是说不出话来，虽然对你来说那是一件充满快乐的事，我应该给你写一些告别的话是很自然的。更特别的是在这一年一度最快乐、最珍爱的周年纪念日^①——它给我的只是悲哀。它唤起我对我亲爱的、文雅、高贵、深爱与备尝艰辛的约翰的回忆。我的心思自然又转向你。

¹²² 在你身上我们总是感觉到，还印着他留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我对他的回忆是说不出快乐，同时又混合着难以忍受的悲伤和痛苦。即使现在，他已属于天国，也还是这样。

他和你母亲正值风华正茂、身强体健的时期，请求我倘若他们死了，要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照顾你。我根本没有想到，竟会是我来完成我对他们的承诺。不久，这一天来了，你们家空了，你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阴郁家中天真的、无忧无虑的小安慰者，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三人自己的孩子。你和我们的生命交织在一起，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安排都要考虑到对你有利。随着你心智的成长，你成了我们的伴侣和我们的孩子。值得欣慰的是，在你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你总是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意愿迁就别人。当你做错事时，从不企图寻找借口，也从不拒绝警告和责备，闻过则

^① 我父亲的生日。

喜。我们信任你,你也用事实证明我们对你的信任是正确的,一切都是快乐与慈爱。

成年时期来了,并带来你无可挑剔的和荣耀的大学生涯中新的感谢理由。但是成年时期也带来分离和变化。你正在离开我们,开始新的生活,新的家,新的关系和新的情感。但是你的幸福与康乐仍然是我们挂牵的,而我们的上帝仍然属于你。愿你只带走过去最美好的东西,而祈求上帝宽恕过去不能挽回的过失。愿上帝鼓舞你抚育起神圣的理想和崇高的目标,愿你记住他所爱的只是谦虚和仁爱的心。愿你永远有这样一颗心,也愿伴在你身旁,与你共度人生的她,同怀此心。

上帝保佑你们,并赐给你们找到并走向天国之路的光明。

我永远亲爱、亲爱的孩子

最爱你的奶奶

1894 年 12 月 10 日

萨里郡 里士满

彭布罗克邸园

下面的信是我与爱德华·费茨杰拉德最后的联系,他以攀登新西兰诸山与安底斯山而著名,以这种方式逃避因他妻子在婚后仅仅几个月就去世所带来的一段时期的绝望。最后,他与一个有夫之妇私奔,而不想和老朋友们继续保持联系。

我亲爱的罗素:

请不时寄给我只言片语,告诉我你的情况,即使在你婚事临近

的时候。

我在此停留了几天,到处看看。前几天,我下乡到 Anuradhapura 和 Vauakarayankulam (别试着去读那些名字,我觉得这比蛇¹²³还可恶),进行了我喜欢的大狩猎。然而,乡下正遭水淹,他们说很闷热。但我没有感觉到,虽然我有好几晚上睡在室外的雾中,全身都湿了。我可以说是外出做一次例行的游乐,至少三年不会回家。我计划去日本,并在回来前去南美洲爬山。

想写信时寄给我只言片语,以使我得知你的行踪。我想写时,也会偶尔地写来,你会说是难得吧!我想你已看过在霍奇尔大道上奥斯汀的新居了吧!

我现在就把这(信?!)结束吧!

你的永远的

爱德华·费茨杰拉德

1894 年 11 月 18 日

锡兰 科伦坡

第五章 第一次结婚

我和艾丽丝于 1894 年 12 月 13 日结婚。她的家庭 200 多年¹²⁴来都是费城贵格派(教友会)的教徒,那时她也是一位教友会的信徒。因此我们在圣·马丁巷的贵格教聚会上举行婚礼。我好像记得,当时有一位贵格派教徒被圣灵感动,宣讲起迦南的奇迹来,他的宣道完全伤了艾丽丝的感情。整个订婚期间,我们经常在基督教的问题上进行争论,但直到婚后几个月,我才成功地改变了她的看法。

她婚后改变看法的事情还不止一桩。那时候,美国妇女所受到的教育使她们认为性是肮脏的,所有妇女都厌恶性,认为男性的肉欲乃是幸福婚姻的主要障碍。艾丽丝就是受的这种教育。因此她认为两性交合只有在想要生儿育女时才可以。因为我们已经决定不要孩子,在这个问题上她就不得不改变她的立场。但是她仍然认为,她想让性生活极少极少。我没有和她争论这件事,也觉得没有争论的必要。

我们结婚时,两人以前都没有性生活的经验,因此正像没有性生活经验的夫妇通常显然会碰到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感到相当的困难。我曾听许多人说这使他们的蜜月过得不痛快,我们的情况倒不是这样,我们遇到的一点点困难看来挺可笑,很快也就克服了。但是我记起在我们结婚三周后的某一天,在性生活极度疲乏

的影响下,我恨起她来,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娶她。这种心境在从阿姆斯特丹到柏林的旅途中一直持续着,但此后,我再没有过这样的心境。

以前我们曾决定,在我们婚后的头几年,要多去外国游览,因此 1895 年的头 3 个月,我们是在柏林度过的。在此期间,我到柏林大学学习,主修经济学,同时继续做我的研究员资格论文。每周
125 我们听三次音乐会,开始认识那些社会民主党人,那时候他们都被认为是坏人。大使夫人埃明特鲁德·马利特是我的表姐,因此我们应邀去大使馆吃饭。大家很友好,使馆人员都说他们要来看望我们,可是谁也不见来,我们到大使馆去时他们谁也不在家。我们好久都没有觉察这一切,但我们终于发现这是由于艾丽丝曾向大使提到我们参加过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我们是从埃明特鲁德夫人写给我祖母的一封信中才知道这事的。尽管祖母对艾丽丝怀有偏见,但在这件事情上,她完全站在艾丽丝一边。这种分歧是公开的,而在所有公开的政治性争论中,完全可以相信,我的祖母和我的姑姑阿加莎总是站在自由派一边的。

在此期间,我在心智方面的志向正在成型,我决定不担任专门职务而要专心从事写作。我记得在初春一个寒冷而晴朗的一天,我独自一个人在动物园(Tiergarten)散步,设想着未来的工作计划。我想我要写一系列关于各门科学的哲学的书,从纯数学到生理学,还要写另一系列关于社会问题的书。我希望这两系列书最终达到综合,既科学又实际。这个计划是受黑格尔的思想所启发的,不过后来我在某种程度上尽可能按照这个计划去做,不管怎么说大致和我原来所预期完成的差不多,对于我的目标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成形的时刻。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到菲耶索莱住在艾丽丝姐姐家。她住在一所小别墅里,贝伦森住在相邻的另一座小别墅中。离开她之后,我们继续沿着亚德里亚海岸旅游,到过佩萨罗、乌尔比诺、拉韦纳、里米尼、安科纳和许多别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这次旅游一直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期。意大利,春天再加上新婚,足以使最忧郁的人快活起来。我们经常在海里裸泳,然后躺在沙滩上晒干。但是这是一种多少有点冒险的运动,因为迟早警察会来查看是否有人从海中取盐而逃避盐税。幸运的是,我们从来没被抓住过。

就在这个时候,我越来越感到需要认真思考我的研究员资格论文,它应该在8月份之前完成,因此我们在费恩赫思特定居下来,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严肃的独创性工作。在这些日子里,希望与失望交相更替,但最后当我的论文完成之后,我完全相信我已经解决了涉及几何学基础的所有哲学问题。我当时还不知道那些与独创性工作相联系的希望与失望都同样是荒谬的,因为一个人的工作不会像在坏日子里看来的那样坏,也不会像好日子¹²⁶里看来的那样好。我的论文由怀特海和詹姆斯·沃德审读,因为它一部分内容是数学的,一部分是哲学的。在最后结果宣布之前,怀特海对它进行相当严厉的批判,然而却十分中肯。于是我得出结论,我这篇论文没什么价值,我用不着再等待宣布结果了。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去拜见詹姆斯·沃德。他所说的正好相反,把这篇论文捧上了天。第二天,我得知我已被选为研究员。怀特海微笑地告诉我,他认为这是任何人在我的著作中发现严重缺点的最后机会了。

我第一次的婚姻使我进入了一个非常幸福而且工作富有成果

的时期。由于没有情绪上的烦恼,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心智工作上。在我婚后最初几年中,我广泛地阅读了数学与哲学方面的著作。我完成了不少独创性的工作,并且为以后的其它工作打下基础。我在国外旅游和闲暇时光,我实实在在地读了大量书籍,主要是历史方面的。晚饭之后,我和妻子通常轮流朗读,就这样,我们深入到大量多卷本、权威的历史著作中。我想,我们用这样的方法读的最后一本书是格雷戈罗维乌斯写的《罗马城的历史》,这是我一生中在精神上最富有成果的时期。实在要感谢我第一位妻子使之成为可能。起初她并不乐意我们在乡下过平静的生活,但是为了我的工作,我决定在乡下住。我从她身上和工作中得到了足够的快乐,以致别无所求了,虽然事实上我们通常只有半年时光是在乡下过平静的生活。即使在这段时期中,她还经常出去为妇女投票权或者完全禁酒发表演说。为了使她高兴,我变成一个发过誓的戒酒者,在原先的饮酒动机不能再激起我喝酒的念头之后,我就养成了不喝酒的习惯,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王立誓戒酒时,我都滴酒未沾。国王的动机是这样做有助于去杀德国人,因此在和平主义与酒之间似乎必定存在某种连带关系了。

1895 年秋天,在研究员资格选定之后,我们回到柏林去研究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几乎只和社会主义者来往。我们结识了倍倍尔及老李卜克内西,小李卜克内西那时还是孩子,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被杀害。我们在他父亲家吃饭时,必定碰到过他,虽然我现在一点也记不起他来。那个时候社会民主党人都是激进的革命者,不过我那时还太年轻,还认识
127 不到一旦他们获得政权会变成什么样子。1896 年初,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开一门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课,当时伦敦经济学院在阿道尔

菲区的约翰·亚当街,我相信我是头一位开这门课的人。在学院里,我认识了 W.A.S. 赫文斯,从那个时候直到 1901 年,他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家庭,却把大英帝国代替宗教作为崇拜的对象。

在那些日子里,我远比后来更加容易亢奋。我在经济学院讲课时,和妻子住在阿什利花园 90 号的一座公寓里,但是我无法在那里工作,因为电梯的噪声打扰我,所以我通常每天都步行到格罗夫纳路她的父母家中去。在那里我花时间阅读格奥尔格·康托尔的著作,并且把他的思想要点抄在一个笔记本上。当时,我错误地认为他的所有论述都是错误的,但我还是仔仔细细地把他们全部读完,这对我后来发现所有的错误都很有帮助。

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住进费恩赫斯特一座工人住的小屋,称为磨坊吊架。我们在这个房子旁边加盖了一间相当大的起居室和两间卧室。我们在这间小屋里度过了一生中许多最幸福的时光。我获得了大量的使我感兴趣的知识,我的独创性工作也受到了专家们的赞赏,远远高出我的预期。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真想不到我的能力能够像后来表现的那么好。我记得我怀疑自己能否做出像麦克塔格特那样好的工作,那时我把他当作一个几乎难以企及的理想。在我第一次婚姻的最初几年,怀特海逐步从老师变成朋友。1890 年当我还是剑桥一年级的学生时,我听过他关于静力学的课。他告诉全班同学学习教科书中第 35 节。然后他转向我说,“你不需要去学了,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我曾经在 10 个月前的奖学金考试中引用过这一节,他还记得这回事,这赢得了我的心。

怀特海在英国,大家只把他看作一位数学家,直到他到美国以后,才发现他是位哲学家。在哲学方面,我和他意见不同,因此不

能再同他合作进行研究。他去美国以后,自然我也就更少见到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完全不赞成我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我们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我更能够容忍我们的分歧,这种分歧使得我们亲密的友谊逐渐冷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错而不是他的错。

大战最后几个月间,他的幼子战死,当时年仅 18 岁。这使他悲痛欲绝,只是靠他在精神克制方面的巨大努力才能使他可能继续工作。这次丧子的悲痛对他思想转向哲学并促使他摆脱单纯机械宇宙观的信念起着极大的作用。他的哲学非常晦涩,其中很多我一直也没能搞懂。他一直对康德哲学有所偏好,而我则对康德的哲学不以为然。当他开始发展自己的哲学时,他深受柏格森的影响。他对宇宙的统一性的观点深有体会,认为只有通过这种观点才能论证科学推论的正确性。我的气质引导我和他背道而驰,但是我也怀疑纯粹理性能否判明我们俩谁更接近真理。赞同他的观点的人可能会说他的目标在于给平民百姓带来安乐,而我的观点却使得哲学家感到不舒服;而赞成我的观点的人可能会反驳说,他使哲学家高兴而我却取悦一般老百姓。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各走各的路,虽然彼此之间的感情始终维系着。

怀特海具有极其广泛的兴趣,他的历史知识常常使我吃惊。有一次我偶然发现他把一本非常严肃但非常罕见的著作——保罗·萨尔比的《特伦特会议史》当做床头书。不论谈到什么历史的题目,他总能够提供一些富有启发性的事实。比如说伯克^①的

^① 伯克(1729—1797),英国辉格党政论家,主张议会政治、同情美国革命,但强烈反对法国大革命。——译注

政治见解和他在伦敦城的利益的关系以及胡斯异端与波西米亚银矿的关系等等。他具有使人愉快的幽默感,极为温文尔雅。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人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作凯鲁比^①。对于后来认识他的人会觉得这个外号对他很不尊重,但在当时还是很适合他的。他的家族来自肯特郡,自从圣·奥古斯丁到达此地起,他们的祖先就一直当牧师。他经常饶有兴致地提到我的祖父对于罗马天主教的传播感到忧心忡忡,曾经恳请怀特海的姐姐永远不要背离英国国教会。使他好笑的是这个偶然事件简直不太可能发生。怀特海的神学见解并非正统的,但在他的感情中却保持某种神职人员的气息,而且在他后来的哲学著作中也曾流露出来。

他是一位非常谦虚的人,他最厉害的夸口是,他试图具有随他缺点而来的优秀品质。他从来不在乎讲反对他自己的种种故事。剑桥有两位老修女,她们的举止使人感到他们简直就是《克兰福特》^②一书中的人物。事实上她们的思想很进步,甚至发表一些大胆的意见,在每一个改革运动中都站在前面。怀特海常常带着某种悔恨之情谈到他和她们初次会面时他如何由她们的外表产生错误的看法,以为吓她们一下会很开心的。可是当他说出某些稍微激烈的意见之后,她们说:“啊!怀特海先生,我们很高兴听到你居然说这话。”表明她们一直把他看成一个顽固的保守分子。

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的能力十分惊人。盛夏的一天,我和他在格兰切斯特住在一起,我们的朋友克朗普顿·戴维斯来访,我带

① 凯鲁比(Cherub)二级天使,以富有知识著称,常被描绘为带翼的胖乎乎的儿童面孔。——译注

② 《克兰福特》为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1853年出版的小说。书中主角是一对未婚姊妹,但一人胆小怕事,一个作威作福。——译注

他到花园中来向主人致意。怀特海正坐在那里演算数学，戴维斯和我在他面前不到一码远，看着他一页一页地在纸上写满数学符号。他一直没看见我们。过了一会儿，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情走开了。

只有熟识怀特海的人才会觉察到他在偶然接触中不会显露出来的某些特点。在社交上他显得和气、理智、沉着冷静，可是事实上他并不是那么沉着冷静，而且肯定不是那种毫无人性的怪物“理性人”。他对妻儿充满深深的爱恋之情。他时时刻刻深切地感受到宗教的重要性，年轻时，他在纽曼大主教的影响下，差一点皈依罗马天主教。他的后期哲学给了他他想从宗教里得到的一些东西。正如其他那些过着极端克制的生活的人一样，他经常容易陷入自言自语之中。当他想到他是孤独的时候，他就会喃喃自责自己设想的缺点。他婚后最初几年，经济上很拮据。但是，尽管他觉得这种境遇极难忍受，他也从来没有放弃他那重要却不获利的工作。

他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不过在我和他最熟识的时候，这种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他有一种令人惊奇的精明，使他能够在委员会中打开局面，使得那些以为他完全不切实际、脱离世俗的人大吃一惊。要不是他有一个缺点，他可能会成为一个能干的行政官员，这个缺点就是他从来不会给人回信。有一次我写一封信问他一个数学问题，因为我急于需要一个答案，来写我反驳彭加勒的论文。他没有回信，因此我又写一封。他还是不回信。我就给他打电报，因为他仍然保持沉默，我发了一封附回电费的电报，可是到头来我还得亲自去布罗德斯泰尔斯得到答案。他的朋友渐渐都知道了他的这种怪僻，因此每逢有人接到他一封信这种难得的机会出现，他们就会庆祝，祝贺收信者。他也为自己辩白说，如果他要回信，他就没时间去做创造性的工作了。我想这个理由十分充

分,无可非议。

怀特海作为一位教师,是十分完美的,对于那些他非得要打交道,而且知道他们优点和缺点的人,他都抱有个人兴趣。他会启发学生自身的最佳能力。他从不压制或者讽刺他们,也不显得高高在上,或者表现出任何低劣教师常常表现出来的态度。我相信所有与他接触的有为青年,就像我对他一样,对他产生一种真诚而持久的感情。 130

怀特海夫妇常常和我们一起住在乡下,我们也常常到剑桥和他们同住。有一次我们住在老院长蒙塔古·巴特勒寓所,睡在安妮女王睡过的床上,但是这种经历幸而没有再重复过。

我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讲稿出版于 1896 年。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但是我对它没有多大兴趣,因为我已经决定献身于数理哲学的研究。我改写了我的研究员论文,使它为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并于 1897 年以《论几何学基础》的书名出版。后来我觉得这本书康德主义的气味太浓,但对我成名有好处,因为我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并没有对当时的正统理论提出挑战。当时学术界有这样的风气,把所有康德的批判者一概都看成没能理解康德的人,而一度赞成过康德的人在反驳这种批判时就占有优势了。这本书受到高度的赞扬,实际上远远超过它应该得到的。从那时起,学术界的评论家对我后来相继出版的每一本书都说成水平下降。

1896 年秋天,我和艾丽丝到美国去 3 个月,主要是为了认识她的亲戚。^① 我们到美国的头一件事就是访问沃尔特·惠特曼在

^① 我们和邦特·阿莫斯同行,她是莫利斯·谢尔顿·阿莫斯的妹妹,见 141 页及其后。

新泽西州开姆登市的旧居,从那里我们前往一个工业小镇密尔维尔,艾丽丝有一位表兄叫邦特·托马斯,是当地一家玻璃厂的厂长。这家工厂长期以来已经是他们家族的产业。邦特的妻子埃迪斯是艾丽丝的好朋友。根据人口普查,这个小镇有1万零2名居民,邦特夫妇常说他们就是那2个零头。邦特是头脑简单的人,而埃迪斯在文学上则颇有抱负。她写过一些斯克里布^①风格的蹩脚剧本,并想象一旦她能够离开密尔维尔,并同欧洲的文学界名流建立联系,她的才能就会被承认。他谦卑地热爱着她,而她却向那些她想象的出类拔萃者卖弄风情。那时小镇周围的乡村都是空旷的林地,她通常带着我,驾着四轮轻便马车在那些土路上长时间地驰骋,她总是带着一把左轮手枪,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怀疑那时她在读《海达·伽布勒》^②。两年后,他

131 们夫妇同我们一起,住在威尼斯的一座宫殿中。我们把她介绍给许多作家。结果表明,她在密尔维尔十年与世隔绝的生活中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毫无价值。她深为沮丧地回到美国,接着我们就得知她把他的丈夫的情书放在胸前,然后用那把左轮手枪开枪穿透情书自杀。后来,邦特又娶了一位妻子,据说和她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去布林·莫尔学院到邦特·托马斯的姐姐凯里·托马斯校长家中做客。她是一位被全家人敬畏的女士。她有充沛的精力和以一种企业家的效率来实现的文化信念,她还有一种对男性的极度的轻蔑。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弗赖迪山,洛根在她到来之前告诉我:“准备好会见凯里”,这表示他们整个家庭的态度。不过

① 法国戏剧家(1791—1861)。——译注

② 《海达·伽布勒》是易卜生最著名的社会剧之一。1890年出版。——译注

我却不能十分认真地把她当作一回事,因为她太容易震惊。她具有非常值得佩服的见解,一个人要打算写关于学术问题的论著,应该首先阅读文献。我郑重地告诉她,整个非欧几何的进展就是在对以前的文献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做出的,甚至可以说就是因为这种无知才有这种进步。这使她以后老把我看成只是一个爱讲笑话的人(farceur)。不过许多事情都证实了我对她的看法。例如有一次在巴黎,我们带她去看《雏鹰》^①,我从她的言谈话语中发现,她根本不知道 1830 年在法国发生了一次革命。我向她概述了法国的历史,几天以后,她告诉我,她的秘书想要一本法国历史手册,并要求我给她推荐一本。可是在布林·莫尔学院,她就是天神宙斯,人人都在她面前发抖。她同她的一位朋友格温小姐住在一起,而格温小姐在许多方面都同她恰好相反。格温小姐意志力极其薄弱,软弱而又懒散,但对文学却具有一种真诚却偏狭的感情。她们从少女时代起就是朋友,而且一起去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不过,只有凯里获得了学位。在我们和她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她们的友谊已经出现裂痕。格温小姐每两个星期总要回她自己家里住上 3 天。恰好在她回家的时候,另外一位名叫嘉莱特的小姐来到这里,而且恰好格温小姐回来的时候离去。当时格温小姐正和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霍德谈恋爱,他当时正在布林·莫尔学院教书。这使得凯里火冒三丈,每天晚上当我们上床睡觉时,我们总是听到她在隔壁房间怒气冲冲地训斥格温小姐,一训就是几个小时。霍德有妻有子,据说还与学院的一些女孩子关系暧昧,但是尽管有这些

① 《雏鹰》为法国剧作家罗斯丹(1868—1918)在 1900 年发表的剧作。剧中的雏鹰指拿破仑一世的儿子。——译注

132 障碍,格温小姐最后还是嫁给了他。她坚持要某位高教会派^①牧师主持婚礼,想以此说明他以前在布林·莫尔的妻子并不是他合法的妻子,因为该牧师拒绝给离过婚的人证婚。霍德曾说过他离过婚,但是格温小姐的做法表明不是这么回事。他由于生活放荡导致身体虚弱,在他们婚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头脑极其聪慧,要是没有女人在场,他的谈话也是很有趣的。

在布林·莫尔学院我讲授非欧几何学,艾丽丝也做了提倡天赋母性(endowment motherhood)的演讲,而且同一些妇女私下交谈时赞成自由恋爱。这就引起了流言蜚语,使我们实际上被学院撵了出来。从那里我们到了巴尔的摩,我在那里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授同样的题目。我们住在艾丽丝的舅舅、凯里的父亲托马斯博士家中。他家很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他有一个儿子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脑外科手术十分出色;他还有一个女儿海伦在布林·莫尔学院,不幸是个聋子。她和蔼可亲,有一头非常漂亮的红头发。许多年来,我都非常喜欢她,1900年告终,有一、二次我要她吻我,但是她拒绝了。最后她嫁给了西蒙·弗莱克斯纳。他是洛克菲勒预防医学研究所所长。我仍然同她保持很好的友谊,虽然在她的晚年我很少见到她。托马斯博士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她一直是一位虔诚的、非常正统的贵格派教徒,在提起那些不是贵格派信徒的人时,常把他们称为“世俗之人”。他们在谈话中全都用“你”^②,因此我们在一起谈话时我和艾丽丝也用“你”。贵格派的某些教义对于那些不熟悉他们的人来说似乎有点奇怪。我记得我

① 英国圣公会中的一派,在尊重教会权威,注重教义和宗教仪式等方面最为接近天主教。——译注

② 这里的“你”原文为 thou,通常只用在最亲近的人之间。——译注

岳母曾经解释她被教导把“主祷文”看成是“浮华”。这句话开始把我弄糊涂了,但是她解释说,每一件由非贵格派信徒而不是贵格派信徒所做的事都称为“浮华的”,这里面包括使用一切固定套语,因为祈祷应该是被圣灵所感召,主祷文是一种固定套语,因此也是“浮华”。又有一次她在餐桌上讲,她在成长过程中就被教育对十诫不尊重,它们也是“浮华的”。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贵格派信徒如此严肃地看待圣灵引导的学说,以致连十诫都不尊重。近年来,我肯定没有遇到任何这样的人。当然不应该设想曾经抱着这种态度的有德性的人实际上会违背任何诫条,因为圣灵会保证这种事不会发生。而在贵格派教派之外,同样的教义有时却得出更成问题的结论。我有我的岳母所写的一份关于她所知道的各种古怪想法的记录,其中有一章的题目是“神的指引”,你在读这章时会发现这个词是“私通”的同义语。¹³³

我对于费城贵格派信徒老式家庭的印象是他们具有小贵族的种种衰落状态。90岁的老守财奴守着他们的积蓄,而他们的60或70岁的儿女则尽量耐着性子等待着父母的死期。各种各样的精神失常表现得十分普遍,而那些被认为神志健全的人说他们非常愚蠢倒更合适。艾丽丝在费城有个姑姑是个老处女,非常有钱也很荒唐可笑。她非常喜欢我,可是却怀疑我认为带来得救的并不肯定是耶稣的血。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我们在感恩节和她一起吃饭,她是位非常贪吃的老太太,准备的宴席足以填满大肚汉的胃口。正当我们要开始吃第一口时,她说:“让我们暂停一下想想那些穷人。”显然她觉得这种想法是一付开胃剂。她有两个侄子住在附近,每天晚上都来看看。他们觉得要是她远在欧洲的侄子、侄女在她死后也分到同

样的遗产,那就太不公平了。不过,比起这两个只要她愿意就可以威吓一下的侄子来说,她却更喜欢夸耀、更加尊重那些欧洲的亲戚。因此,他们即使不在她身边,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那时候,美国真是个天真得出奇的国家。许多人要求我解释奥斯卡·王尔德的所作所为。在波士顿,我们住在两个贵格派老太太开的寄宿房间里,其中一位在早餐时从桌子对面向我大声说:“奥斯卡·王尔德最近好久没有公开露面了,他到底干什么了?”我回答她说:“他在蹲监狱。”幸亏在这种场合她没问我王尔德到底干了些什么事。^①当时我以一种英国人那种自高自大的岛国优越感来看待美国。然而同美国学术界人士,特别是同数学家的接触,使我认识到德国几乎在学术的一切方面,都比英国优越。与我的愿望相反,在我的旅程中,我原来以为一切值得知道的事情都能够在剑桥知道,这个信念逐步消失了。在这方面,这次旅行对我非常有用。

1897年,除了我的《论几何学基础》是在那年出版的之外,我记不得什么别的事了。我还记得收到路易·库图拉的一封称赞这本书的信,我简直高兴极了。虽然我已经评论过他的书《数学的无穷》,但当时我还没有见过他。我曾梦想从不相识的外国人那里收到称赞的信件,但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的这种信。他在信中谈到由
134 于他不懂英文,他是如何“借助字典”(arme d'un dictionnaire)读完我的书的。稍后我到卡昂去拜访他,当时他在那里当教授。他惊奇地发现我是那么年轻,尽管如此,我们之间开始建立起友谊,并

① 王尔德(1856—1900),19世纪末英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1895年5月因同性恋事件被判入狱两年,1897年5月出狱后立即去法国隐居直至去世。——译注

一直持续到他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动员时被卡车辗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与他失去了接触,因为他完全埋头于研究一种国际语。他提倡伊多语(Ido)而不是柴门霍夫的世界语(Esperanto)。照他的谈话,人类有史以来再没有人像世界语者那样卑劣了。他悲叹 Ido 这个字不适于组成类似于世界语者(Esperantists)的字。我建议他用 idiot (白痴)这个字,但是他并不怎么喜欢。我记得 1900 年 7 月我同他一起在巴黎吃午饭,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怀特海夫人原来心脏就不好,晕过去了。当他出去取挥发盐^①(sal volatile)时,有人把窗户打开。他回来以后又把窗子关严说:“是啊,需要空气,但不要空气流。”(De l'air, oui, mais pas de courant d'air.)^②我还记得 1905 年他到巴黎的一家旅馆来看我,当时戴维斯先生和他的女儿玛格丽特(他们是克朗普顿和西奥多的父亲和姐姐)也在,滔滔不绝地谈了半个钟头,然后说“沉默的人才是智者”。这时戴维斯先生尽管已经 80 多岁了,还是从房间里跑出去了。我只能听到他离开时发出的笑声。有一段时间库图拉是我的数理逻辑的思想的非常热情的拥护者,但他并不总是很深思熟虑。在我和彭加勒的长期论战中,有时我觉得必须像为自己辩护那样为他辩护,这多少成为一种负担。他最有价值的工作是论述莱布尼茨的逻辑。莱布尼茨希望人家对他有较高的评价,因此只发表他的二流著作,而他所有最好作品全都是手稿。后来的编者只出版他们认为是最好的著作,而继续把他最好的著作留下来不予出版。库图拉是第一位发掘出莱布尼茨最好著作的人。我自

① sal volatile,碳酸铵溶于酒精和氨水的制剂,常含芳香油,用作嗅盐,使人苏醒。——译注

② 原文为法语。——译注

然非常高兴,因为他对我在著作中所采用的对莱布尼茨的解释提供了文献的证据。假如没有库图拉的工作,我原来的证据还是不太充分的。在我第一次会见库图拉的时候,他就向我说明他没有做过任何一种运动(le sport)。其后不久,我问他是否会骑自行车,他回答说:“不会,因为我不是运动员。”多年来我和他一直通信,并在波尔战争初期给他写过一些有帝国主义论调的信,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非常后悔。

从 1898 年开始,我和艾丽丝每年都在剑桥度过一段时期,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 1902 年。那时候,我正开始从德国的唯心主义摆脱出来,而过去我是受麦克塔格特和斯托特的影响而陷进去的。

135 在这个过程中,穆尔对我帮助很大,那时我经常见到他。在假定感觉世界是不实在的之后,又能够重新相信像桌子和椅子这种东西是实在的,真是令人十分激动。但是对我说来事情最有趣的方面是逻辑问题。我乐于思考关系是实在的。我非常有趣地发现,“所有命题都具有主语-谓语形式”这种信念对形而上学的影响是多么地可怕。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去阅读莱布尼茨的著作,因为学院必须开一门关于莱布尼茨的课,而麦克塔格特要去新西兰,因此学院要求我代上这门课。在我研究和批判莱布尼茨的过程中,我有机会举例说明关于逻辑的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在穆尔的引导下得出的。

接连两年的秋天,我们是在威尼斯度过的,这使我对那里几乎每一块石头都了如指掌。从我第一次结婚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想我没有一年不去意大利。有时我步行去,有时骑自行车去,还有一次乘不定期货船去的,这艘船从威尼斯到热那亚,每一个小港都停靠。我特别喜欢那些小巧而别具一格的小镇以及

亚平宁山脉的风光。战争爆发之后直到 1949 年,我再没去过意大利。1922 年我本打算到那里出席一次会议,可是墨索里尼当时还没有完成他的政变(coup d'état)^①,他传话给会议的组织者,扬言说虽然不会对我有什么伤害,可是任何一个意大利人同我讲话就会被暗杀。因为我不想身后留下血迹,所以没有去我深爱着但被墨索里尼玷污了的国家。

我记得最后见到萨莉·费尔柴尔德是在 1899 年夏天,一直到 1940 年一天下午,我们都已经是老人时,才再次重逢,感慨相对。她是一位波士顿贵族,财产日渐减少,1896 年我们在波士顿居留时,与她相识。她的容貌并非特别漂亮,不过她的举止在我见过的女性中是最优雅的,爱上她的人不计其数。她经常谈起,你总可以知道英国人会在什么时候向你求婚,因为他开始时会说:“我老爸是位古怪的人,不过我想你会跟他合得来。”我第二次见她时是在拉什莫尔,她和她的母亲正住在我表姨夫皮特-李维斯将军的乡间别墅里。除了将军本人之外,他的家人大多多少有点精神不正常。皮特-李维斯夫人娘家姓斯坦利,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守财奴。假如客人把咸肉或鸡蛋剩下,她就会把它们再放回盘子中。她的长子是国民警卫队士兵,非常潇洒,穿着得体,他每天吃早饭总是很晚才到,然后打铃要新鲜食物。每当他吩咐的时候,我的表姨就会对着佣人大声尖叫说不用再拿了,客人们的盘子里剩下的东西还多得很。可是佣人根本不搭理她,还是默默遵照这位警卫队士 136 兵的吩咐做。她还有一个儿子是画家,又蠢又坏,但还不是不可救药。第三个儿子是个好人,然而无能。他很走运,娶了个裁缝叫伊

① 墨索里尼于 1922 年 10 月 30 日被国王任命为首相。——译注

丽莎白·费尔普斯,从而免于陷入赤贫的境地。还有一位圣·乔治是这家中最有趣的人,他是电灯的最早发明者之一,但是他放弃了所有这种事情而专心信奉密宗佛教,并且花时间到西藏去朝拜密教大圣。他回来的时候发现爱迪生和斯旺都在制造电灯,他认为是对他的专利权的侵犯,因此他还进行了长期的诉讼,可是总是败诉,最后使他完全破产。这件事使他对佛教的信仰更加坚定:人应该克服尘世的欲望。我的外祖母斯坦利常常请他来打惠斯特牌,当轮到他发牌时,她总是说:“我高兴这次轮到你发牌,因为它会把你的圣徒精神带走。”他把圣徒精神和创业精神以大致相等的比例结合在一起。他爱上了萨莉·费尔柴尔德,为此邀请了她和她母亲到拉什莫尔来,他和往常一样没有准备足够的食物。有一次午餐时,萨莉和那位艺术家为了最后一盘米布丁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夺,遗憾的是艺术家赢了。在她离去的那天,她原想乘某次火车,但是皮特-李维斯夫人坚持要她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参观一处遗址,因此要乘晚一次的火车,她要求圣·乔治支持她。起先他说他会支持的,但是临到决定之时,他却鼓吹起人类希望的虚妄来。这使得她拒绝他的求婚。(他后来的婚事由于他阳痿而取消。^①) 1899年夏天,她来弗赖迪山做客,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渐渐喜欢起她来。我认为我自己不会爱上了她,我甚至连她的手也不曾吻过,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才认识到她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我们在夏日黄昏的薄暮中散步的情景,恍若昨天。那时,我们都被严格的规范所束缚,而未能表达出我们之间的任何感情。

① 他娶埃迪丝·道格拉斯夫人,阿尔弗莱德勋爵的妹妹。

1899 年秋天,布尔战争爆发。那时我是一个自由派的帝国主义者,一开始也绝非亲布尔派。英国的失败使我非常不安,除了战争的消息之外,别的什么事我都不考虑。当时我们住在磨坊吊架,几乎每天下午我都走 4 英里路到火车站去买晚报。艾丽丝因为是美国人,对战事就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而且对我那么关注战争极为恼火。布尔人开始战败时,我的兴趣也慢慢减少了。到 1901 年秋,我成了一个亲布尔派。

1900 年,我写的关于《莱布尼茨的哲学》一书出版。那年 7 月,我到了巴黎,我的生活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书 信

最亲爱的伯蒂:

我希望你在剑桥的日子是有益的,虽然我不确切知道在哪方面——以前我曾问过你,但我忘记了你的回答。你的论文题目是什么——你怎么看你论文获得成功?在你上剑桥大学之前,我多么清晰地记得你初获成功的头一个消息——你冲上楼来告诉你姑姑和我——那时候,亲爱的亲爱的伯蒂啊——然后是上一次,眼睛里充满了幸福的泪水。那一时刻,年轻的新生命正在给我老朽的生活带来欢乐——可是我常常觉得,“要是他不爱不善不真,这些事情也不能给我带来片刻的欢乐。”

昨天我随意翻阅时,忽然想到这类事情,我在各式各样的书中总是碰到一些章节,似乎是为了回答我生活中的某些经验而写的

——我想人上了岁数,这是很自然的。顺便说一句,你还没有对你姑姑给你的小小生日贺信回一个字。她倒没说什么,她告诉我她只写了几行字,不过这几行字她是强忍着病痛写的——事实上你写信给我们只不过用一、二分钟零零星星地写上两句。虽然重温你滔滔不绝、长篇大论的旧札是非常愉快的事,但它毕竟不能代替现在写的信。只要你不愿意在信上多谈,因为这充其量也很烦人,那就还照常写你的只言片语吧——我不会忘记你是多么忙,可是再忙的人总能挤出一部分时间去做每一件事情——你不这样认为吗?(多丑的污点啊!)至于笔谈以外,依我在你离开时所理解的,虽然你离我们并不远,但你并不打算同我们谈——噢亲爱的,我有多少事要和你说明而没有说——比如说贵格派信徒,我们一直听到的关于他们的特别的教条或清规戒律的许多事,也不知是真是假——还有许多别的事情,但是所有这些都必须等以后再说。多么可爱的天空与大地!我想你一定会十分高兴地回来。请向艾丽丝转达对她的爱和感谢。

永远爱你的奶奶

1895年5月30日

萨里郡,里士满

彭布罗克邸园

我希望你能找到散在书里面我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词汇表——我想当你读书时,它们会使你得到更大的乐趣。我是多么希望我们能在一起读啊!

最亲爱的伯蒂：

138

你说你已“落实”了你的行程——假使彭布罗克邸园也在其中的话,请你提一下——我很高兴地说,格特鲁德^①和孩子们打算9月1日至16日来这里。罗洛叔叔在苏格兰别的什么地方——因此那个时候不行——我能想象“深奥的哲学”甚至“数学中的无穷”是最有趣的。亲爱的伯蒂,你知道我们对沃克小姐的爱,但你仍然没有提到她的死,这使我感到痛心。亲爱的,离你这么近的丁尼生夫人你也只字未提——亨利·泰勒爵士称她是“女人中的女人”——再也没有比这几个字更好的赞美了。我给艾丽丝寄去了格林的书——一本使人愉快的历史书,却不是我十分想送给她的礼物。

永远爱你的奶奶
(1896年)
萨里郡,里士满
彭布罗克邸园

姑姑从可怜的哈勒姆那里收到一封漂亮的短笺。

最亲爱的艾丽丝：

我们很高兴收到伯蒂的照片——他完美,自然,不是摆样子照像的那种微笑。至于你的照片,我们不喜欢,我希望伯蒂也不喜欢,不论是摆的姿势,灰暗的脸,还是多处隆起的白披肩——也可

^① 罗洛的第二个妻子。

能不合阿加莎的口味,但她忍不住,我也是。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忘记了,只记得我说过我要送你一本书。我会努力想出一本,然后问你有没有。但我想格林的书不合适——要不那么刻板和说教的——你有亨里特·勒南的书信集吗?阿加莎刚刚读过,说写得很美。当然,我亲爱的孩子,我从未想到,以我的健康好坏来反对你们去美国。我感觉“去或不去”只能由你们自己决定,我相信这对伯蒂会有好处。令人遗憾的是著名作家群体中最后两位,霍姆斯和洛厄尔^①已去世——但无疑,还会有人值得他去认识的,不管他们是不是作家。我真诚地希望他能接触比过去更广泛的、形形色色的男女——而最理想的是在他自己的国家接触。哈罗德和薇塔^②上星期来了,我告诉你了吗?这么一个美妙、自然、悦人的女孩。谢谢你漂亮的短笺。你感冒太遗憾了!是乡间小屋的问题吗?这个季节在海上来往,多可怕!海上的空气对你们的消化不良有好处吗?

你永远亲爱的奶奶

1896年8月11日

萨里郡,里士满

彭布罗克邸园

① 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1809—1894)美国医生、散文家和诗人,作品以幽默机智著称。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 1819—1891)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和外交家。——译注

② 我的表兄哈罗德·罗素和他的妻子。

我最亲爱的伯蒂：

139

明天我将十分想念你，也想念很久以前她同我们^①在一起时那些快乐的生日。那时，她劝我们，鼓励我们尽善，在你还是个孩子时，使我们的家庭有光彩，使我们对你的前途充满希望。亲爱的、亲爱的伯蒂，从那时起，不是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吗？你现在生活的欢乐，不是使你对那些生活在充满忧郁、病痛和孤独中的人们更有爱、帮助和关心吗？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有奶奶的爱、祈祷和希望意味着什么。只要对她光辉的范例有着幸福的记忆的话，肯定能感觉到，在那几乎令人绝望的日子里，我们离开她的理想和她的生活准则是多么多么远啊——但是我们必须奋斗，争取继承她更多的精神。你很难想象，就在此刻，这里的一切多么可爱，虽然思念她的痛苦如此巨大，但我喜欢面对这一切，回忆她多么爱这一切。

罗洛叔叔身体很不好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早就对他工作过度深感焦虑，现在他已被勒令全休了；——也许你已经到过邓洛泽尔。这里要做的事真是太多了，我已经有几次感到劳累过度。格温妮[格温多琳·维利尔斯]不停地工作，并且尽力帮助我才使我没有垮下来。——看见精美的画被搬走，房子越来越空，真是极其痛心。当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会感到欣慰的。我最高兴的是罗洛叔叔有几张好画，这些画应归他所有。我还感谢赫布兰德^②，将你祖父的大画像赠送给国家肖像馆。很抱歉我至今还没有送你礼物，因为事情没完没了，实在没有功夫张罗。向艾丽丝表达我最深的

① 我的祖母最近已经去世。

② 贝德福德公爵。

爱。

上帝保佑你，最亲爱的伯蒂。

热爱你的姑姑

1898年5月17日

萨里郡，里士满

彭布罗克邸园

给格雷厄姆·华莱士的信

亲爱的华莱士：

自从总统选举之后，我就一直想给你写信，谈谈我正通过印刷品邮寄给你的一张选票样品，这种选票据说比其他各州的都更复杂，这肯定是一种胜利。对我来说，其中似乎包括整个18世纪关于自由与理性的民主理论或者整个19世纪党魁控制的实践。你可以想象在一张选票上使用“直接票”^①之类的字样，想象一个人能在这样一张选票上对任何其它事情表示意见的惊人智能。我从
140 未看见过任何文件，充满这么丰富的政治理论，或者如此清楚地显示从糟糕的形而上学到政治腐败的捷径。在费城，兴趣集中在选举州长——克劳上，他是位独立的共和党人，明确表示他反对党魁控制的立场。说来奇怪，他当选了，虽然是以微弱多数当选。

我还告诉你一些非常明显的老板们的诡计，让虚构的投票人去投票。你会看到，我封在信里面的证件能使没有登记的人去投

^① 只投同一政党所有候选人票的选票。——译注

票。有人带我到费城的一个投票站去，就在投票站外，站着一个大老板的代表，名叫弗拉纳根。他教那些不知怎么投票的人如何去投票，他非法地看着他们在选票上划圈，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保证其投票权利。一个共和党人和一个民主党人到投票站内视察是否一切都公平，一般认为，他们会彼此对抗，而事实上他们互相妥协并同意支持他们共同的朋友老板们，即使他们不得不容忍投给反对党的假选票。美国人似乎太宿命论、太悲观以致于拿他们没办法。带我的人是一位由禁酒主义者任命的官方监察员，虽然他看到并且指出其中有不合法的行为，但当我问他为什么不进行干预并据理力争时，他只是耸了耸肩膀。事实是，美国人除了他们自己的事之外，对所有事情都说不出来地懒惰。为了掩盖他们的懒惰，他们发明一种悲观论调，说什么事情都没法改进。尽管我直接面对他们，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改革运动没有取得过任何成就时，他们无言以对，只有一个人提到领事工作，自然这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呼声。他们中有一位，以自己的品德而自豪。他坦率地告诉我，他觉得做买卖赚的钱，比同腐化进行斗争省下的地方税要多——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有人居然会想出如此蹩脚的口实。但是所有事情似乎改进得特别快，虽然再没有什么比说这话更使得懒惰的、伪善的清教徒如此恼火的了。他们对在联邦中处于最腐化的位置而感到某种自豪：无论你走到哪里，他们都夸耀他们自己的地区特别无望。而奥尔特盖尔德的倒台以及塔曼尼的失败似乎会激怒他们：他们说也许情况很容易是另一种样子，而下一次选举肯定是另一种样子。总的来说，我看不出他们应该得到比他们已得到的更好的东西。贵格派信徒和清教徒，就我同他们的接触来看，都是我所看到的最大的说谎者和伪善者，并且一般说来毫无生气。这里

有一个费城的故事,沃纳梅克是当地的大富豪,他极其富有而且虔信宗教。保护性关税对他是生死攸关。在1888年的选举中,纽约州是决定性的一州。电报打到费城的共和党委员会说8万美元就能赢得选举。沃纳梅克立刻照数支付,共和党在纽约州以500票的多数获胜,于是沃纳梅克就成为邮政部长。还有一个纽约的故事,杰伊·古尔德^①1884年给共和党捐了一大笔钱。这件事被民主党人知道,第二天他们就举行了数小时的游行,游行队伍经过他的住所时高呼:“血!血!杰伊·古尔德的血!”吓得他脸都白了,于是打电报给民主党,愿提供他们所要的经费,无论多少都行。于是克里夫兰当选了。——不过个别美国人还是讨人喜欢的,但是无论是缺乏勇气,还是由于地方分权,他们没有形成一个由心胸坦荡¹⁴¹的人民组成的社会。他们一个接一个全都抱怨说,他们要是说出他们的心里话,就会处处遭到白眼。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本钱,我想用同样的原因可以说明大学的宗教狂热和胆怯。伊利教授因为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就被赶出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虽然也有可能,每个人都要比英国更关心接受教育,智力水平也很高,但有思想的人承认——虽然只是在最近几年中,据说显然是从布赖斯开始,他们的政府的组成就不十全十美。我想你会像我们一样,在这里过一段愉快的日子。我们大概于12月30日启程,热切地希望你在那之前抵达。我们要到纽约去,很想见到你,还想给你介绍几位将在那里的优秀人物。如果你还没有告知我们你到达的日期,请快点写信来——这个学院是一个好地

^① 杰伊·古尔德(1836—1892),美国大企业家、银行家,当时的铁路大王。——译注

方,比起格顿学院和纽纳姆学院不知要好多少。奇怪的是政治经济学教授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和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拥护者,居然获得他全班的支持,虽然其中许多人是富有的纽约人。我所遇到的那些人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都是聪明而宽厚的。

伯特兰·罗素

1896年11月13日于

宾西法尼亚州,布林·莫尔学院

迪恩纳里

莫里斯·谢尔顿·阿莫斯(后来为爵士)是我在剑桥和弗赖迪山之间的唯一联系人。他父亲是一位有相当名望的理论法学家,也是在1881年英国占领埃及后,强加于埃及的《埃及宪法》的主要执笔者。他的母亲丧夫后献身于慈善事业,特别是清教的活动。据说她说过:“自我亲爱的丈夫死后,我一直献身于卖淫事业”。还据说,她的丈夫虽然原来满头秀发,但在婚后六周之内,就秃得像一个鸡蛋。但是我不能证实这些故事。阿莫斯夫人通过她的工作,成为皮尔索尔·史密斯夫人的朋友。因此洛根到剑桥看我时,便带我去拜访莫里斯,当时他是大学一年级,刚刚开始学习道德科学。他是一位很有吸引力的青年,高个,热情,举止有点笨拙。他经常说:“这世界是一个奇妙的地方,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在里面活动,总要撞到什么东西”。

后来他当了大律师,去了埃及。在埃及,人们都还记得他的父亲。他在那里官运亨通,当了很长时间的法官之后退休了,以自由党人身份做剑桥的代表。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以读数学书为消遣

的人,就像别人读侦探小说那样。

他有一个妹妹名叫邦特,我和艾丽丝都是她的朋友。邦特深受她母亲狂热的宗教信仰之害,后来她成了一名医生,但在她结业考试前几周,她母亲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夜里叫醒她来为自己祈祷,因此,我们不得不给她钱让她离家单住。1896年我和艾丽丝把她带到美国。

邦特还去过埃及,她一度在苏伊士运河做检疫医官,她的任务(首要任务)就是在那些船长宣布没有老鼠的船上抓老鼠。她最后嫁给一个军官,是埃及警察部队的首脑。他经受过轮船失事、船员叛变以及各种九死一生的劫难,但是当我和他谈起“你好像有过十¹⁴²分冒险的经历”时,他回答道:“噢!不,当然我从来没错过我的早茶。”

当我不再是受人尊敬的体面人^①时,兄妹俩都拒绝继续同我来往。但是哥哥最终后悔了,妹妹却一直坚持到底。

亲爱的伯蒂:

很高兴听到你的消息,使人想起一类应结交的人。你是否知道布·龙·耶·特·已·来·此·地,到一家法律事务所干年薪1200英镑的工作?他很友好,但是个粗人。显然他认为除了数学之外,没有什么学科能使真正伟大的头脑感到困难。他以桑格为对象,嘲笑政治经济学;以麦克塔格特为对象,嘲笑形而上学,我怕你也免不了受他嘲笑。他告诉我福赛思^②不相信你的理论。我问过福赛思的能

① 指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反战而入狱。——译注

② 似应指 Andrew Russell Forsyth (1858 - 1942) (原文做 Forsythe), 英国数学家, 1895 - 1910 年间任剑桥大学教授。——译注

力,他说福赛思能够判断任何逻辑命题。所以我只能说,一个丝毫不懂形而上学的人,需要用半年或一年的时间来叙述任何形而上学命题。这个畜生似乎认为三一学院落在一些傻瓜手里,他们出于腐化的动机,把研究员资格授予政治经济学家和形而上学家。但是应该记住,有些人注定要下地狱,不用为纠正他们而焦急,最好把时间用在赞扬那些评选委员的不可思议的决定,特别是某个人的选举上。有时,我自认为堕落者而于心有愧。例如,穆尔说世界只由概念组成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

我会非常愿意和你一起讨论我们各自的事情。在我看来,随着时光流逝,我离开确定的和高尚的志向越来越远,而最坏的是感觉华彩艳丽——像有人偶尔感觉的那样——而看不见排演的机会——甚至是试穿的机会。

在你与艾丽丝和邦特到来并以冷静的观点讲述它之前,我真不知道怎样去想它。可是我认为,我正在学着各种有用的事物。我只在上午处理公事,我刚好把下午的时间安排在这里的首席律师的事务所。他是一位比利时人,我想我在那儿会有很多收获。现在夜已降临,天气相当凉爽宜人,我足以维持生活到夏天回家。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你著书的计划听起来非常棒,也许当大作问世后我还能看懂它,也许不行。我想我可以在这里重新拣起数学,因为——我希望我对那个厚颜的布伦奈特说过这话。毫无疑问,数学不像任何其它知识的分支那样让人费神地集中注意力,你只要跟着那些数学符号顺利向前,就像在湾流中顺流而下一样。可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混日子的工作,研究一个题目却没有明确的目的。

很高兴听说你支持武力扩张的外交政策,但我想如果可能,不¹⁴³

要战争,通过外交途径就取得胜利是一件好事——虽然老亚当^①要战争。

我们现在似乎就已经以最耀武扬威的姿态干了这件事。法绍达事件^②使我们在埃及持有新立场,我们声明要与法国开战,而他们拒绝了,我们现在靠征服来占有它。

我真希望我能和你做同样的工作,那样我就可以给你写信谈谈它了。我不知道是否有精神麻痹这种事,或者一个人是否最终肯定要脱颖而出。

你的兄弟般的朋友

M. S. 阿莫斯

1898 年 11 月 6 日于

开罗

费尔吉小姐代转

亲爱的伯蒂:

我刚刚得到从 6 月 9 日起为期 3 个半月的休假。我大约 10 日到家,我非常盼望着见到你和艾丽丝。不巧的是,我得在 7 月间去巴黎应试。不过我想,我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在英国打扰我的朋友,我希望你会给我一个好机会去烦你。

① 指未经免罪的人,意即人性中固有的罪恶。——译注

② 法绍达位于苏丹(1904 年改名科多克)。法绍达事件为英、法争夺非洲殖民地的一次危机。英国由北向南扩展,法国由西向东扩展。两股军队于 1898 年相持于法绍达,因法国外长表示让步而没有使事态扩大,其后两国就划分势力范围达成协议。——译注

你那封关于穆尔的带有抒情色彩的信打动了我，我把它做为给法国人和其他野蛮人看的关于英国现实的精神状态的教材，远远超出一篇专题论文的范围。我解释说，我们的殖民活动和商业活动，仅仅是吞噬文学界和哲学界精英的火焰的强光一种苍白的反射而已。事实上，现在英国的真正特性是一种大时代的特性。在这个大时代中，在完善的政治制度下，由一个自由的、受尊敬的、公正无私的上流社会所管理。数以百万计的新兴的劳工阶层，与有教养的、井然有序的中等阶级竞相迸发出帝国的狂热，忠于君权，尊重知识——同样丰富和激动人心的气氛赋予商业和贸易新的生气，已经对国家的智力生活产生更加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影响：这种影响特别可以在有名的大学里看见，它们不再仅仅是培养政治家、殖民地总督和具有无与伦比的潇洒和优雅风度的地方绅士的养成所，而且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成为纯粹与抽象的科学研究中心，但它们在上一代赶上并且超过所有的欧美中心。你应该去看看法国人局促不安的样子，他们能忍受《斯皮德里德评论》：他们只能承受法绍达（事件）的后果，因为他们说不准它在哪儿。但是一旦涉及柏拉图哲学的新体系，他们便扯自己的头发，气急败坏了。

这信写得太随便，真不能原谅。好在就要再见到你和艾丽丝了，我们可以不拘形式地畅论各种事物。你读过巴雷斯^①的《失掉根基的人们》吗？

你的兄弟般的

^① 巴雷斯(1862-1923)为法国作家。《失掉根基的人们》为其民族精魂三部曲小说的第一部，于1897年出版。——译注

M.S. 阿莫斯

1899 年 5 月 5 日于

开罗

第六章 《数学原理》

1900年7月,国际哲学大会在巴黎举行,正好与那一年的万国博览会同时,怀特海和我决定参加这次大会,我应邀在会上宣读论文。我们到达巴黎,由于和著名数学家博雷尔发生多少有点激烈的冲突而令人难忘。凯里·托马斯要艾丽丝帮她把以前留在英格兰的12只空皮箱带到法国,而博雷尔则要怀特海夫妇把他在英国教书的侄女带回法国。当时,巴黎北站十分拥挤,我们一行人只有一张行李票。博雷尔的侄女马上就拿到了她的行李,我们的行李也很快就拿到,但是凯里的空皮箱只出现十一只,当我们等第十二只空箱子时,博雷尔失去了耐心,一把抢走我手中的行李票,带着他的侄女和她的一个手提箱走了,使得我们既不能认领凯里的空皮箱,也不能认领我们自己的行李。我和怀特海只好把行李一个接一个抓过来,用它们当破城槌,从围成一圈的车站官员中穿行而过。他们简直惊呆了,我们这招最终奏效。

这次大会是我的心智生活的转折点,因为我在会上见到了皮亚诺。会前我已经听说过他的大名,并且还读过他的一些著作,但是我并没有下功夫去掌握他所用的符号。在大会讨论中,我发现他总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严密,而且在参加任何辩论时,他总是占上风。随着会议一天天进行下去,我判定这种优势必定是来自他的数理逻辑,因此我请求他送给我他的全部著作。会议刚一结束,

我就回到费恩赫斯特,潜心研究他和他的学生所写的每一个字。我逐渐清楚地了解到,他的符号正好是我寻求多年的、可用来进行逻辑分析的工具,学习他的著作,为我长期以来想做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新技术。到8月底,我已经完全掌握了他的学派的所有工作。9月份我花在把他的方法推广到关系逻辑上。现在回想起来,整个9月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温暖而晴朗的好天¹⁴⁵气。怀特海一家和我们一起都住在费恩赫斯特,我向他解释我的新思想。每天晚上我们都进行讨论,最后总是碰到某些难点,而每天早上我总发现前一天晚上碰到的困难在我睡觉时已经不成问题了。当时真是智力迷狂的时刻。我的感觉就像在雾中登上顶峰的感觉,突然间云消雾散,一切豁然开朗,从各个方向上都能见到40英里之外的村庄。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分析数学的基本概念,像序和基数。突然,就在这几个星期中,我发现了那看来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的最后答案。在发现这些答案的过程中,我引入一个新的数学技术,通过这个技术,以前留给哲学家任其暧昧不明的思想去发挥的领域都可以由精确的公式来征服。从智力上说,1900年9月是我一生中的顶峰,那时我可以对自己说,现在我终于做了一些值得做的事,而且我感到,在我把著作写出来之前,必须格外小心,别在街上让车撞上。我寄了一篇论文给皮亚诺,提供在他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体现我的新思想。10月份初我就坐下来写《数学的原理》,这本书我过去已经做过许多未成功的努力。该书发表的第三、四、五、六各部分写于那个秋天,第一、二、七三部分也是那个秋天写的,但是后来重写过。因此一直到1902年5月全书才算最后定稿。10月、11月、12月我每天写10页,在19世纪的最后一天终于完成这份手稿,并及时给海伦·托马斯写一封颇自得的信,

告诉她我刚刚写完 20 万字。

特别奇怪的是,随着 19 世纪的结束,我这种得意洋洋的感受也就告终了。从这时起,我开始在智力问题和感情问题上同时遭到各种冲击,使我陷入我所知的最深的绝望中。

1901 年的春季学期,我们和怀特海家一起搬到梅特兰教授在唐宁学院的房子。梅特兰教授由于健康原因已经不得不去马德拉群岛休养去了。他的管家告诉我们,他“吃干面包使自己干瘪了”,可我想这不是医生的诊断。怀特海夫人病得越来越厉害,经常因心脏病而感到剧痛。怀特海、艾丽丝和我都为她忧心忡忡。怀特海不仅深深爱着她而且非常依赖她,要是她死了,很难说怀特海还能否再写出好的著作来。一天吉尔伯特·默里到纽纳姆来朗读他翻译的、当时尚未出版的《希波吕托斯》的部分章节。^①我和艾丽丝去听他朗诵,我被那诗的美深深打动。我们回到家时,看到怀特海夫人正遭受一次不同寻常的剧痛,痛苦之墙似乎把她和一切人、事隔离开,突然间每个人灵魂的孤独感让我受不了。自从我结婚之后,我的感情生活一直平静而浮泛,我已经忘掉所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满足于轻率的小聪明。我突然感到脚下的地面坍塌了,觉得自己落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在 5 分钟内,我经历了如下的思想历程:人的灵魂的孤独感是无法承受的,除了宗教传道者所宣扬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强烈的爱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穿透这种孤独感,凡是来自这种动机的事物都是有害的,充其量也是没用的;由此可以得出,战争是错误的,公共学校的教育是可憎的,使用暴力

^① 参见 156 页我给吉尔伯特·默里的信和他的复信以及后面几封关于《酒神》的信。

应该坚决反对以及在人际关系中人应该深入到每个人孤独的核心之中,同它对话。怀特海刚3岁的小儿子当时在房间里,我原先没有注意到他,他也没注意到我。在他母亲病痛发作时,必须防止他去打扰她。我牵着他的手把他领开,他很乐意跟我走,同我在一起无拘无束,像自家人一样。从那天起一直到他在1918年大战中战死,我们都是亲密的朋友。

那5分钟过去之后,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有时,一种神秘的启示照亮了我。我感到我晓得在街上所碰到的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思想,尽管这无疑是一种幻觉,但我确确实实发现我和所有朋友以及许多熟人都保持远比过去更密切的接触。5分钟时间使我由原先的一个帝国主义者,变成一个布尔人^①派和和平主义者。多年来,我只关注于精确性和分析,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对美充满了半神秘的感情,对孩子们充满了强烈的兴趣,还有一种像佛祖一样强烈的愿望,想找到一种哲学能使人生变得更堪忍受。我感到一种奇异的激动,其中包含着强烈的痛苦,还有某种胜利的要害,使我能够压倒痛苦,并且正如我想的,使之成为通向智慧的通道。当时,我想象我所具有的神秘的洞察力大部分已经消失,分析的习惯又重新坚持下来。但是,我觉得我在那一时刻所认识到的某些东西仍在我心中保留下来,形成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态度,对孩子的兴趣,不介意小小不幸以及在所有人际交往中易动感情。

147 在春季学期结束时,我和艾丽丝回到费恩赫斯特。我着手写出数学的逻辑演绎过程,这后来成为《数学的原理》。我想这工作

^① 布尔人是移民南非的荷兰人后裔,1899年同英国发生战争,史称布尔战争,1902年战败。——译注

行将结束,可是5月份我在心智上出现挫折,就像2月份情绪上的挫折那么严重。康托尔曾证明过最大的数不存在,而我似乎觉得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数目应该是可能出现的最大的数。据此,我颇为仔细地检查他的证明,试图把它应用于所有存在的事物的类上。这就使我考虑到那些不是它们自身元素的类,并提出问题,所有这种不是它们自身元素的类构成的类是否是它自身的元素。并且发现答案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导致矛盾。一开始我以为我也许能轻而易举地克服这个矛盾,说不定在推理过程中有某种微不足道的错误。可是,我渐渐明白情况并非如此。布拉里-弗替已经发现类似的矛盾,通过逻辑分析显示出这个矛盾同古希腊关于克里特人埃庇米尼得斯的矛盾极为相近。他说过,所有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我们还能造出一个本质上同埃庇米尼得斯悖论类似的悖论:把一张纸条给一个人,上面写着“这张纸反面写的话是错的”,他把这张纸翻过来看,发现“这张纸反面写的话是对的”。一个成年人在这类无聊的事上花费时间似乎太不值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因为在通常的前题下,这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无聊与否,它是一个挑战。1901年下半年,我以为解决它不会太难,但是快到年底我得出结论,这是个大难题。于是我决定先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继续完成《数学的原理》。秋天,我和艾丽丝回到剑桥,因为剑桥聘请我讲两个学期的数理逻辑,这个讲演包括《数学的原理》的大纲,但是我还没有任何处理这些矛盾的方法。

大约在这些讲课结束之后,我们同怀特海一家住在格兰切斯特的米尔豪斯,我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一天下午我骑自行车外出,当我正沿着一条乡村小路骑行时,我突然真正认识

到,我不再爱艾丽丝了。而在此之前,我甚至没有察觉到我对她的爱正在减少,这一发现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十分严重。从我们结婚起,我们一直最亲密地生活在一起。我们总是同床共枕,谁也没有单独的梳妆室。我们讨论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的所有事情。她比我大5岁,我习惯于把她看成比我自己实际,更富有世俗的智慧和¹⁴⁸。因此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我总是听她的。我知道她仍然爱着我,而我也不希望对她无情。但我相信人们在相处亲密的日子里(是什么经验使我这样认为,可能还值得怀疑)应该讲真话。在任何情况下,我不明白我怎能在不爱她时却能成功地假装爱她,无论时间长短。我不再对她有任何本能的冲动同她发生性关系,单单这一点就会是隐藏我真实感情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次危机中,我父亲那种一本正经的学究气在我身上显现出来,我开始用对艾丽丝的道德上的批判来为自己辩解。我没有马上告诉她我不再爱她,但是她当然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她离开我独自去做几个月静养疗法,等她回来时,我告诉她我希望不再同居一室。最后我承认,我对她的爱情已经完了。我批评她的性格来为我对她的这种态度辩解,这不仅为了针对她,也是为了说服我自己。

虽说今天反思起来,我那时候自以为是的态度实在令人非常反感,但我对她的批评还是有实实在在的根据。她试图比凡人可能做到的更完美无瑕、更圣洁,这样一来,自然会导致她不真诚。正像她哥哥洛根一样,歹毒,喜欢让别人彼此认为对方很坏,可是她本人对此并不觉察,而且她的办法真是本能的巧妙。她会夸奖别人使得别人欣赏她的大度,却又认为她夸奖的人非常之坏,甚至要比她骂过的人还要坏。她的歹毒常使她爱讲假话。她告诉怀特海夫人说我不能容忍小孩,因此怀特海家的小孩尽可能远离我!

同时她又跟我说怀特海夫人不是一个好母亲,因为她很少见她的孩子。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我骑车时一下子浮现出来,我想她不是我过去一直以为的一个圣人。但在这种感情的突变中,我走得太远了,忘记了她事实上的确具有的种种美德。

我对艾丽丝的感情变化部分源于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我所讨厌的她母亲和她哥哥的性格,尽管她表现的十分平和。艾丽丝对她母亲无限崇敬,她认为她母亲既是圣人又是智者。这种看法有相当的普遍性,例如威廉·詹姆斯就这么看。而我则恰恰相反,渐渐把她看成是我熟人中最恶毒的一个。她蔑视她丈夫,对他极尽羞辱之能事。她从不提及她丈夫或者谈到他时的声调没有一次不透着明显的蔑视。不能否认,他是个傻老头,但是他也不该受她那种态度,因为稍有宽容之心的人都干不出。他有一个情妇,而且自欺 149 欺人地认为他妻子对她毫无所知。他经常把她的来信撕成碎片扔进废纸篓中。他妻子又把这些纸片拼在一起,然后读给艾丽丝和洛根听,不时引起一阵哄堂大笑。老头去世后,她卖掉他的假牙,还拒绝执行他临终前的请求,给花匠一份价值 5 英镑的礼物(我们其余的人凑齐这个数,而她一毛不拔)。这是洛根对她不满的唯一一次。洛根因为她心肠太硬而落泪,但很快又恢复到 he 平时对她尊崇的态度。洛根三个半月大时,她在一封信中写道:

今天,我和洛根打了我们第一场常规战争,他成了胜利者,虽然我认为他并不知道。我用鞭子抽他,直到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而我再也抽不动他。他始终寸土不让。但是我希望这对他是个教训。^①

① 见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著《一个宗教的反叛者》第 8 页。

这的确是个教训，她不必再一次抽得他青一块紫一块。她教导她的家里人：男人都是畜生和傻瓜，而女人都是圣徒而且对性憎恶。因此，洛根后来成为一个同性恋者是可以预见的。她把女权主义扩张到如此地步，以致于她觉得很难保持对神的尊敬，因为上帝也是男性的。经过酒馆时，她就会评论道“主啊！这是你的日常工作。”要是造物主是女性，就不会让酒这类东西造出来。

艾丽丝对她母亲的支持真让我受不了。有一次，弗赖迪山的房屋要出租，想要租房的房客来信问下水道是否已经通过卫生监督员的检查。我们全都围坐在茶几旁。她向我们解释说下水道没有通过检查，可是她要说已经通过检查。于是我表示反对，可是洛根和艾丽丝都“嘘”我，好像我是个淘气的孩子打断了老师的讲话一样。有时我打算同艾丽丝谈谈她母亲，结果证明这根本办不到，到头来我对这位老夫人的强烈反感，也扩展到所有赞赏和崇敬她的人身上，艾丽丝也未能例外。

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时刻是在格兰切斯特度过的。我的卧室正对着下面的磨坊，水磨流水的噪声与我的失望情绪纠缠在一起，长夜漫漫无法入眠，先是听夜莺歌唱，接着是黎明时分群鸟的和鸣，然后开窗看日出，试着从外部的美中寻找安慰。我忍受强烈的孤独感，一年前我就感觉到了，这是人生中注定的。我独自漫步在
150 格兰切斯特的原野上，依稀感到风中变白的柳枝从和平的土地上传来的消息。我读宗教书，如泰勒的《神圣的死亡》，希望其中有一些作者由他们信仰得出感到宽慰的教条不同的东西。我试图在纯粹的沉思中逃避，我开始写《自由人的崇拜》，只有写出散文韵律，才使我感到真正的快慰。

在写作《数学原理》的整个期间，我同怀特海一家的关系是因

难而复杂的。怀特海从外表看沉静、合乎理性、明哲睿智，但是一旦深入了解他之后，就会发现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正像许多具有高度自制力的人一样，他也受不甚明智的冲动之苦。在遇到怀特海夫人之前，他下决心加入天主教会，只是由于爱上了她才在最后一分钟改了主意。他总是害怕缺钱，还不能合理地应付这种恐惧感，只是无节制地花钱，让自己相信这么花他也承受得起。他经常嘟嘟囔囔，对自己横加指责，以此来吓唬怀特海夫人及其仆人。有时他一连沉默好几天，对屋子里任何人连一句话也不说。这样怀特海夫人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害怕他会发疯。现在回想起来，她夸大了这种危险，因为她表情总是显得夸张。不过这种危险即使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大，也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她对我极为坦率地谈起他，为了保持他的神智清醒，我发觉我站在她这一边。不论发生什么事，他的工作从未松懈过。但这使人感觉他是在极力控制自己，这种自制力要超过一个人所能忍受的，而且任何时候都可能垮掉。怀特海夫人老是发现，他积欠剑桥商人们大笔账款。她也不敢告诉他，没有钱付他们的账，怕这样一来真让他发疯。我总是暗地里提供必要的钱财。欺骗怀特海会令人憎恶，要是他知道了这事，会觉得这种羞辱不能容忍。但是他要养家，要写《数学原理》，要达成这些目的，似乎别无他途。我捐出了我能得到的所有资金，有一部分甚至是借的。我希望结局会证明手段的正当。在1952年之前，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此事。

这期间，艾丽丝比我还不太愉快，她的不愉快也是我不愉快的最主要部分。过去，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同她家人在一起，但是我告诉她，我再也受不了她母亲了，因此，我们必须离开费恩赫斯特。我们在沃塞斯特郡布罗德韦附近度过夏天。痛苦使我多愁善感，我¹⁵¹

常造出这类句子,像“我们的心铸就了珍贵的圣殿,为了放置已逝去希望的灰烬”。我甚至于堕落到去读梅特林克。而在此之前,在格兰切斯特我极度痛苦的危急关头,我完成了《数学的原理》。我完成手稿的时间是5月23日,在布罗德韦我专心致力于数学的细节论述,即后来成为《数学原理》的内容。这时,我已争取到怀特海参与这项工作,但是我使自己陷入一种不现实、不真诚和感情用事的心境,甚至对我的数学工作都有影响。我记得我把前言的草稿送给怀特海看,他的回答是“所有东西,甚至于这本书的目标,都成了使论证看起来简洁的牺牲品”。我工作中的这种缺陷完全是由于我心态上的精神缺陷所致。

秋天来临时,我们在切恩道找到一所房子住了6个月,生活开始变得更耐忍受一点儿。我们同许多人来往,其中不少人有趣或讨人喜欢。我们俩都逐步开始过一种更外向的生活,但这种生活也不断被干扰。只要我和艾丽丝住在一所房子里,她就时常在上床之后又穿着睡袍来找我,求我同她一起过夜。有时我同意了,而其结果让我极为不满。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9年,整个9年间她希望能使我回心转意,不对任何别的人感兴趣。而这段时间,我也没有其它性关系。大约一年两次,我试图同她行房,希望藉以平缓她的不幸,但她不再吸引我,这种企图终归失败。回顾这段漫长的岁月,我感到我早就应该不再和她同住一所房屋里,但是她希望我留下来,甚至威胁如果我离开她,她就自杀。当时我还没有中意的其他女士,因此,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违背她的意愿。

1903年和1904年夏天我们是在彻尔特和蒂尔福德度过的。我习惯每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在公地上漫步,由此我渐渐发觉欧夜鹰发出三种不同的叫声(一般人只知道一种)。这时我一直努

力工作,试图解决上面提到的悖论。每天早上我都会坐下来面对一张白纸,除了午餐的间歇,我整天瞪着这张白纸,常常当夜晚降临,纸上还是未着一字。冬天我们是在伦敦过的,到了冬天我就不打算工作,而在我记忆中,1903年和1904年两个夏天,完全是我智力停顿的时期。我十分清楚,要不解决这些矛盾,我就无法前进。我下定决心,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止我完成《数学原理》,可是¹⁵²非常可能,我的全部余生都耗费在面对那张白纸上。更令人恼火的是这些矛盾都太平凡,我的时间花在似乎完全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上。

不要以为我所有时间都消耗在失望和智力拼搏中。比如我记得以前曾提到的梅纳德·凯恩斯同我们在蒂尔福德共度周末(从周六到周一)的情景。

1905年,情况开始有所改善。我和艾丽丝决定住在牛津附近,在巴格利林地建了所房子(当时那里没有其它房子),1905年春就住在那里。搬进去不久,我发现了我的“募状词理论”,它是克服曾长期困扰我的困难的第一步。其后不久,西奥多·戴维斯去世,我在前一章中曾经谈到他。1906年我发现了类型论。其后剩下的事就是把书写出来。怀特海的教学工作不容许他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这种呆板的工作,于是我就承担起这个任务,从1907年到1910年,每年约有8个月,每天要干10到12小时,手稿越积越多,堆积如山,每次外出散步,我总怕房子失火,手稿毁于回禄之灾。自然它不是那种能够用打字机打出来,甚至有副本的手稿。我们最后把手稿送到大出版社时,它分量太重以致我们需要租一辆四轮马车来运。即使到那时,麻烦还没有完。大学出版社估计这本书要赔600英镑,虽然大学评议委员会愿意承担其中300

英镑,他们觉得他们不能超过这个数字。皇家学会非常慷慨地捐赠 200 英镑,余下的 100 英镑我们必须自己解决。我们十年工作的结果是每人净赚负 50 英镑。这打破了《失乐园》的记录。

从 1902 年到 1910 年,这种不幸加上极紧张的脑力劳动的沉重负担实在太大了。^①那时我似乎是在一条隧道里,我常想知道,我能否从中走出来。我常站在牛津附近的肯宁顿的人行桥上,望着行驶的一列列火车,决心明天就投身其下。而当明日来临之际,我又发觉自己希望有朝一日完成《数学原理》。而且,困难对
153 我是一种挑战,如果不面对它,克服它,就是卑怯无能。于是我坚持下去,最终完成了工作。但是我的智力再没有从这种紧张中完全复原。从那以后,我肯定再不像以前那样能够应付困难的抽象问题了。这就是我改变我工作的部分理由,虽然它决非全部理由。

整个这段时期,每年冬天我主要关注政治问题。当约瑟夫·张伯伦开始赞成贸易保护主义时,我觉得自己却热情地主张自由贸易。休因斯在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关税同盟方面对我的影响在 1901 年经济危机时已化为泡影。这时我转变为和平主义者,可是到 1902 年我成为一个小会餐俱乐部的一员。这个俱乐部称为“系数”,由西德尼·韦布建立,其目的多少是从帝国主义观点来考虑政治问题。正是在这个俱乐部中,我头一次认识 H. G. 威尔斯,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比起俱乐部其他成员来,他的观点同我更为接近。实际上,其他大多数成员使我感到极为震惊。我还记得埃默里想和美国干一仗时那双充满血光的眼

^① 见附录中我给露西的信,163 页起。

神，他狂喜地叫嚷，我们应该把所有成年男子都武装起来。有一天下午，爱德华·格雷爵士^①（那时未担任公职）发表演讲，赞成三国协约的政策，而当时政府还没有采取这个政策。我非常有力地陈述我的反对意见，指出它可能引发战争，但是没有人同意我的看法，因此我退出了这个俱乐部。以后将会看到，我是在最早的一刻就开始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我代表自由贸易联盟发表演说，鼓吹自由贸易。在此之前，我从未尝试公开演讲。因为，我如此害羞和紧张以致于一开始说不出话来。慢慢地我的紧张越来越轻。1906年大选之后，贸易保护主义也不再是热烈争论的焦点，我就开始为妇女普选权而活动。我站在和平主义的立场上，不喜欢激进派，总是和立宪党合作。1907年我甚至在补缺选举中竞选议员，站在支持妇女的投票权一边。温布尔登的竞选短暂而艰辛。现在年轻人肯定想象不到那时反对妇女平等有多么激烈。后来我又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战斗，我所碰到的人们的反对还比不上1907年妇女参政支持者所碰到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整个问题只不过是一场闹剧。大众会发出嘲弄的评论：对女人喊“回家看孩子去”，对男人喊“你妈妈知道你出去吗？”而不管男人多大岁数。臭蛋冲着我飞来，打中我的夫人。在我第一次会议上，还有人把耗子放出来吓唬女士们，而参与阴谋的夫人们假装恐怖尖叫起来，为的是使女性丢人现眼。这件事在新闻报导中做了如下的叙述：

^① 格雷(1862—1933)，自由党政治家，1892—1895年任外交副大臣，1905—1916年任外交大臣。——译注

选举骚乱

放出耗子吓唬妇女普选权的支持者

温布尔登的选举战

温布尔登选区支持妇女选举的议员候选人伯特兰·罗素星期六晚开始他的竞选活动。在沃普尔会堂召开的一次拥挤而相当喧嚣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会议主席是 O. H. 贝蒂先生，当地自由党协会执行委员，群众对他反应不一。出席演讲会的还有候选人，罗素夫人，圣乔治·莱恩·福克斯-皮特先生（上届大选失败的自由党候选人），菲利普·斯诺登夫人，艾莉森·加兰小姐以及和妇女参政会全国联盟有关的许多其他成员。

从一开始，显然听众中有一派（大约 2000 人）对他们怀有敌意。主席多次徒劳地要求保持安静。开场不到十分钟，会场一角就发生一场混战，持续 5 分钟之后才平静下来。有人跳到台上、椅子上，为争吵的人煽风点火。

过了一会儿，有人从袋子里放出两只大老鼠，在就座于大厅前排的许多女士们脚下乱窜，一时引起大骚动。女士们跳上座椅，而不少男士则在座位周围捉老鼠，最后总算把它们弄死。会后，有人把一只死老鼠带到维多利亚斜街，扔进候选人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然而，会场上的捣乱只限于一帮不负责任的年轻人，这帮人本来就不应该让他们进入会场。因此，由于这帮政治上的乌合之众的流氓行为而责怪温布尔登一般选民是不公平的。

罗素先生受到听众热烈掌声的欢迎，但也不不断被打断，主席看到插话没完没了，就说“这肯定不是温布尔登的人们接待客人的方式”。（有人喊：“难道我们就灰心丧气吗？”接着一阵大喊“不！”）约

一分多钟之后，主席再次请求那帮吵吵嚷嚷的人，不要让温布尔登蒙受耻辱，这才得到一时的安静。

罗素先生宣称他争取妇女参政权的首要之点是使妇女与男士平权，而且以后可能授予男子的权力也应该授予与妇女。（有人喊：“我们要衬裙吗？”又是一阵“不！”）

会议继续进行，候选人说他支持现任政府（欢呼和吵闹）。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最重要的分歧是自由贸易问题，而与自由贸易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地价税问题。

福克斯-皮特先生站起来，脸上堆满笑容。他想要讲一下查普林先生的经历，但是会上没人想听，他也不得不放弃。

菲利普·斯诺登夫人表现出更大决心，虽然一开始听众对她又吼又讽刺，最后还是安静下来，听她发言。阿瑟·韦布夫人、艾莉森·加兰小姐和沃尔特·麦克拉伦先生也发言，最后，绝大多数人通过决议支持罗素先生。

那些担心失去男性至上的男人们的野蛮行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多数妇女决心使女性受蔑视的状况继续下去就令人奇怪。我不记得黑人或俄国农奴有什么人反对解放的激烈运动。而妇女参政权最著名的反对者则是维多利亚女王。

自从我在青少年时代读过密尔关于男女平等的著作之后，我一直是男女平等热情的支持者。这还是我知道我母亲的活动之前好几年的事。母亲在19世纪60年代就经常参加争取妇女参政权的运动，这个事业在整个文明世界迅速取得完全的胜利，没什么比这更令人惊奇的了。我真高兴我曾参加过如此成功的事业。

然而，我渐渐相信，当时所要求的有限制的公民权，要比更广

泛的公民权更难争取到,因为更广泛的公民权对于当时正在台上的自由党人有利。职业的妇女运动活动家反对更广泛的公民权。因为,虽然它会给妇女更多的公民权,但是也不会给她们同男子完全同样的权力。因此,按照他们的意见,也就不会承认男女平等的原则。正是出于这点,我最终脱离正统的争取妇女参政权的人士,而参加到倡导成年人参政的团体。这个团体是玛格丽特·戴维斯(克朗普顿和西奥多的姐姐)组织起来的,阿瑟·亨德森任主席。当时,我还是一个自由党人,试图认定阿瑟·亨德森多少是个煽风点火的家伙。可是,在这方面我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

¹⁵⁶ 尽管有一些有意思的和令人愉快的插曲,从1902年到1910年这段时光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诚然,我的工作富有成果,但是,由撰写《数学原理》带来的乐趣都早已塞到1900年最后几个月当中。而其后,写作的困难和劳苦如此之大,以致不可能再给我带来什么欢乐。最后几年比开初几年还要强一些,因为这最后几年成果更丰富,但是与整个书有关的唯一一次真正强烈的欢乐,只在把手稿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时我才感受到。

书 信

与吉尔伯特·默里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吉尔伯特:

我现已读完《希波吕托斯》,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你,它对我的影

响是多么大。我们这些爱诗的人往往在毫无诗人们所吟咏的感情经验之前就读过现代文学的伟大名作,而以一种更成熟的心灵来读一篇新的杰作,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而且我觉得它几乎是压倒一切、难以抗拒的。

以前我从未有过这种体验,也想不到它会对我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你的悲剧性作品彻底地达到了目的——在我看来——把悲伤之中的崇高与美表现出来,而且对于我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这是世界的壮观景象不能剥夺我们的仅有的安慰。

剧作本身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我已最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力量。但我感觉你的诗与它的主题完全相称,而且可以列入极少数真正伟大的英国诗。我最喜欢的是你在纽纳姆结束你的朗诵的那首抒情诗,我当时就把它熟记在心,此后再没有忘记过。其中仅有一个词我不完全喜欢,就是“bird-droves”(鸟群),它的韵律极好,但是“drove”这个字在我看来似乎是被驱赶的某些东西,它破坏了我心中意象的和平与宁静。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1年2月26日

剑桥唐宁学院

我亲爱的伯蒂:

我不会说,你那么欣赏我的《希波吕托斯》我感到快乐和欢喜,因为我的感觉与你完全不同。更确切地说,你的热情的赞赏开辟了我生命和我看待工作的方式的新纪元。当然,在翻译《希波吕托

¹⁵⁷

斯》时,我感受到了极大的激动。我曾为之入迷,而后,一个想法常出现在我脑海中,那就是在所有旧书店里有成打的多种希腊悲剧的译本,而我却没有一本读之有趣。或许几乎所有译本的译者都同我一样,感到了他们正在写下的东西的异乎寻常的美和力量。一个译者,如果他够刻苦的话,理所当然应该比一个普通读者更接近去理解原作者。时不时地,诗对于他的意义也接近诗对于原作诗人的意义。

当然,所有作者——程度不同,但都有大量作品——没能传达他们的意思。而译者们,既不是那么好的作家,又要完成更艰难的任务,当然会失败得更惨。这很正常,但是就我们所讲的情况,你似乎却以某种方式理解并感受了我所要传达的全部意思。

我并不是说我有任何神秘的或不同寻常的事情要说,我仅仅要说的是,即使就一个拙劣的诗人或处于某种心境中的一个普通人而言,如果你能真正理解他心里所想的,它会是具有惊人之美的事物,和你读一首上佳的诗作所感受到的不相上下。当我对诗厌烦时,我经常有这种感觉,那就是我实在没有理解这个诗人或者他没有表达清楚他自己,或许,在他内心,确实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而在某些特殊领悟的片刻,或许能够看到他的内心并得到这美好的感受。

我明白你所说的“bird-droves”的意思,我将尽力去改,但目前还想不出更好的词。原稿已顺利收到。

你的永远的

吉尔伯特·默里

1901年3月2日

萨里郡,法纳姆

亲爱的吉尔伯特:

在我们所有关于伦理问题的讨论中,我观察到我们在前提方面的区别,关于道德公理的真正的分歧。由于我急切地想弄清即时的道德直觉这个课题(显然所有的道德性都必须以此为根据),而由于基础上的分歧而引起怀疑,我愿尽力准确地找出我们的分歧究竟何在,是否我们某一方同时拥有彼此不相容的公理。

我们的分歧似乎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你是一位功利主义者,而我认为与知识、对美的欣赏和沉思,以及某种心灵的内在优越性比较起来,快乐和痛苦都无足轻重。而心灵的内在优越性对我说来,除了它的实际效果之外,是名副其实的美德。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否也不相信不是从功利主义推论而来,因而与其不相容的道德原则(重要的是看出西奇维克《伦理学》的方法,书中大量普遍被接受的道德公理大致被证明为这样一些公理,从这公理出发,功利主义可以¹⁵⁸作为“中间公理”推导出来。假使我们赞成西奇维克的意见,接受了直觉主义的普遍基础——即对我们来说,即时的直觉是道德前提的唯一源泉的学说,那么西奇维克的方法就是谬误的,这点很重要。因为,如果这样一些公理是道德意识的直接表露,那么即使是在它们与功利主义不一致的例外情形下,也要被接受。因此,任何不是严格地从功利主义推论出来的公理便都是与其它相互矛盾)。

我要首先承认,多年以来,对我来说不言而喻的是,快乐是唯一的善,而痛苦是唯一的恶。而现在对我来说,反过来才是自明的,这种改变由可以被我认为道德的经验的事物所带来。普通的先验哲学家会告诉你,经验与道德无关,由于它只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在哲学上和实

践上都是错误的。它基于感觉的知识论，很遗憾这种理论被许多自称为先验哲学家的人以某种形式承认。如果承认在感知过程中，我们的知识不是由被感知的客体所引起，那么显而易见，如果感知是经验，那么，不管由于何种原因，不是由其他知识推论而得到的、通过任何其他方式产生的知识就都是经验。现在环境也适合产生十分具体的道德信念：现在在我看来，这个或那个，是好或是坏；而且由于想象力的不足，往往不可能预先判断我们对某一事实的道德见解会是什么。在我看来，真正的道德直觉属于这非常具体的一类。事实上，我们看事物的好与坏，就像我们看事物的颜色和形状。在我看来，“一般的准则可以在良心中被发觉”这个观念似乎是基督教十诫培育出的一个错误。我宁可认为伦理学的真实方法是从经验确认的事实推论而来，是从人生所提供的那些睁大眼睛看的人的道德实验室中获得的。因此现在我拥护的一些原则，全是这类从即时的、具体的道德经验推论而来的。

我自己应该继续从事哲学研究，这种看法首先使我脱离功利主义，尽管当时（现在仍然是）我毫不怀疑通过研究经济学及政治理论，我可以丰富人类的幸福。在我看来，人类生存所拥有的尊严不可能通过忠实于生命的机理来获得。除了保存对永恒事物的沉思默想，人类不会比精心喂养的猪更好。但我不相信这种沉思默想从整体上讲使人走向幸福。它会带来片刻的欢娱，但这片刻的欢娱却不抵经年的努力与消沉。而且，我想到的是，一件艺术品的价值与它所可能带来的乐趣无关。确实，我越细想这个话题，就越珍视简朴而不是奢华。今天，在我看来，数学可能像任何音乐一样具有绝妙的艺术性，或许更胜一筹。这不仅因为无论在强度上，还是在感受到它的人的数量上，它带来的乐趣（尽管非常纯粹）可以

和音乐相比,而且因为它呈现绝对的完美,即把伟大艺术的特性、神圣的自由和不可避免的命运感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它建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其中所有事物都完美而又真实。再者,考虑到现实的人类生存,我发觉自己尊崇那些感受到人生悲剧的人,那些如实地思考死亡的人,那些受微贱事物压迫的人,即使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品质在我看来都妨碍幸福,不仅对这种品质的拥有者是这样,对受他们影响的所有人也是如此。而且,一般说来,最好的人生依我看似乎是真诚地思考和强烈地感受人类事物,此外,认真思考美的世界和抽象真理的世界。这最后一条,或许就是我最近对功利主义的观点:我掌握所有与实际存在相关的知识——所有通称为科学的知识——比起像哲学和数学的知识来,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些知识考虑的是理想的和永恒的事物,而不受上帝创造的这个悲惨世界的影响。¹⁵⁹

我这里所说的主要是提出我的观点,能被大多数不只持一种理论偏见的最有道德的人士所接受。我相信,阿基米德被同时代的几何学家所鄙视,是因为他用几何学来进行有用的发明。而功利主义者一直很奇怪地急着要证明,猪的生活不比哲学家的生活快乐——这是一个最可疑的命题,如果他们坦诚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就不可能由他们所有人以同样的方式得出结论。在艺术方面,我当然也培养我自己的常识:任何人都认为“家,甜蜜的家”与巴赫的曲子一样好是荒谬的。就此而论,功利主义者必须承认,一个美的对象本身(per se)不一定好,而只是作为一种手段好。这样就难以看出,为什么对美的沉思应该特别好,因为无法否认,一个有鉴赏力的人从一个美的对象产生的情感,可能同另一个人从一个丑的对象产生的情感完全一样。而一个有鉴赏力的人只能被定义为

是从美而不是从丑得到那种情感的人。而我们所有的人都断定，有鉴赏力的人更好，尽管只有盲目的理论家才坚持主张鉴赏力会增加快乐。对功利主义者来说，这真是一个难题！

所有这些争论至少都像柏拉图一样古老了，但如果你有空的话，我想知道，一个功利主义者会对这个难题做出什么回答。书中只有诡辩和谎言——对于生活在书斋中而对人生毫无所知的人来说，这或许也算是可能的见解，而对那些面对只有好人不好报、坏人活千年甚至死后还快乐、受人尊敬的卑鄙、堕落的恐怖世界的人来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4月3日

弗赖迪山

亲爱的吉尔伯特：

我一直在重读《酒神》，而如今在我看来，它是远比《希波吕托斯》¹⁶⁰伟大的剧作，确实比我读过的任何剧本都更了不起，也许《哈姆雷特》和《李尔王》除外。自从我第一次读它以来，我就渐渐喜爱上了它，像所有伟大的事物一样，看清全貌是不可能的，但新的想法不断出现。

剧中合唱部分奇特神秘地升高令人难忘，而他们以狂热与美的世界坚持对抗平常世界直至结束的方式也具有超凡的力量。总的来说，我承认，这出剧并没有令我全然费解，那些处于如此神圣的陶醉中的人们，对于试图将他们拉回普通生活的持怀疑态度的

人充满暴怒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对美的崇拜导致混乱,也是再平常不过的。如果将潘秀斯塑造成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角色可就太荒谬了,我认为他代表着英国公众和中产阶级中体面的人们,而这些体面的人们,尽管他们在道德上毫无疑问地超过酒神的崇拜者,然而在他们引发的冲突中却明显地不被喜爱。

我想你的诗的韵律——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异乎寻常地美妙,并且极适合它们所要表达的感情,虽然或许没有一首合唱像《希波吕托斯》中的那样好。我认为你已经展示了比你在《希》剧中表现的更熟练的技巧。总的来说,你理当接受道贺,你不认为你再多做一些翻译更好?你已完成的这两部译作,对我来说,真是在困难的时刻帮了大忙,帮我支撑了对美的世界及对人生终极尊严的信心。当我处于失去信心的危险中时,没有它们,我经常 would 感到日子更难熬。肯定有许多心同此感的人,但由于你有能力,因此你也就有责任,你难道没有吗?我们每个人都是他自身理想世界的一个“阿特拉斯”^①,而诗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责任去减轻疲惫的肩头的担子。

我真希望我知道该怎样去使这美的世界和道德的世界和谐一致。不错,有些善是美的,但有许多似乎并非如此。

我一直在读《理想国》,我赞同柏拉图的观点,悲剧诗人应该使我们感到善是美的,应该(在整体上)避免褒恶。他对艺术事业的严肃深得我心,因为它不像是来自腓力斯人的轻率谴责。

你的充满感激之情的

① 希腊神话中以肩顶天的神。——译注

伯特兰·罗素

1902年11月27日

伦敦西南,切尔西

切恩道14号

亲爱的吉尔伯特:

我很高兴我对你作品的赞赏能给你以鼓舞。是的,“献身于翻译经典名著的上流休闲,听起来不是很美妙的墓志铭,但人们必须选择更鼓舞人心的言辞来描述他自己的活动。

我又一次查阅了以“噢,愤怒而狂妄的猎犬”开头的合唱,仍然
161 没有找到其中的任何难点。看来很可能“旧瓶子”事实上是对野蛮的一种解释,但如果想弄明白这种事情,找一个心理学上的解释是足够容易的。当你欣赏日落的时候,你难道从没有过突然被一种不和谐的刺激震惊过:“糟糕,该死,某某人又来添乱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乡村的邻居很容易让你感到他是“上帝派来的密探”。还有,你难道不知道当腓力斯人闯入你微妙的想象世界时,你在那不愿失去的那种美妙心境和对亵渎你最神圣所在的恶棍的盛怒之间前后摇摆的滋味?你知道布莱克那首《被亵渎的圣殿》的诗吗?这首诗以“我看见了一座全金的教堂”开始,以“于是我转入一个猪圈,在猪群中躺下”结尾。这是一个来自无力反抗他的潘秀斯的酒神巴克斯的崇拜者的诗。我举《莱文》为例做对比,为了说明快速变化交替进行。但我觉得,无疑是由于你在翻译中所做的阐释工作,使得《酒神》在我看来明白易懂。

是的,我知道斯托尔家是些什么人,我也能想象出你现在很难脱身。当你离开时,一定会使玛丽的负担更重。你受失眠之苦使

我很难过。有时,无眠的黑夜是白天过后,作为一种安慰而仍然存在的一段思考时间。我发现黑暗有助于分离事物的本质,而使人们全神贯注在它上面。但我猜你还没有发现这种补偿作用。

艾丽丝一切都好。河水在冬阳下闪着古铜色的光亮,游艇漂
流着,穿过朦胧的阳光,仿佛童年的梦忆。

代我问玛丽好,有时间再来信。我愿意听到家中的情况——
罗莎琳德怎样了,等等。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2 年 12 月 4 日

伦敦西南,切尔西

切恩道 14 号

亲爱的吉尔伯特:

星期一与你会面并共进午餐对我们确实非常合适。事先请尽
早安排到此,我会在 11 点 45 分左右恭候驾到。不过哈里森小姐
那时似乎会走了,我们一直恳请她留下,但她偏说(目前)不可能。
她反倒请你稍后就去看她,时间尽可能安排在午餐后,越快越好,
地点我现在还不知道,但她无疑会在适当时候告知。就要见到你,
我真的非常高兴,我将盼望这一时刻的到来。但你在这里见不到哈
里森小姐,我很遗憾,没想到她却反客为主,拿出你刚出版的诗给
我看。星期一务必带一本给我。你星期一能在这儿过夜吗?我们
将很高兴留你住下,如果我姨妈罗莎琳德不进城的话。不过我们
将在外面吃饭。伦敦是个令人厌倦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可能思

考或感受任何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在这里我感到可怕的失
162 落。只有河流和鸥鸟是我的朋友,它们不争权夺利。昨天晚上,我们结识了马克凯尔夫妇,感到非常高兴。马克凯尔夫人真漂亮!我已经听过好多马克凯尔先生稳重和有判断力的话,而我惊讶地发现他是个狂热分子。但他在我看来太民主了——他说他的计时女佣比他所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多接触到实际事物,但女佣怎能得知伟人的精神或衰亡帝国的记载以及艺术和理性萦绕心头的幻象?所有这些,还有更多我想要说的话,都如哽在喉,没讲出来。让我们不要用希望来欺骗自己,以为所有人都能达到最佳境地,或未受思想影响的感情亦能达到最高境界。所有这类乐观主义在我看来,对于文明以及未经足够净化的心灵的结果都是危险的。“舍弃自我”是一条古老的格言,以此而论,“爱邻如己”就是新词了,但也有真理的成分。我们从天国回到我们的同胞中,不要试图在他们当中营造我们这里的天堂。我们应通过上帝之爱来爱我们的邻居,否则我们的爱就太世俗了。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但是我自己的学说冷酷得令我厌恶,除非上帝之爱大放光芒的时刻。

现代生活十分艰难,我希望我住在一所修道院中,穿着粗毛衬衫,躺在十字架上。而现在所有的冲动都被限制在穿黑衣的可敬畏的人——活着的上帝——的范围内。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12月12日

伦敦西南,切尔西区

切恩道14号

亲爱的吉尔伯特：

我们的渡海和旅程平安顺利，这里的美景无与伦比。我真希望你能来。我们享受着日复一日的灿烂阳光——清晨是一片白霜，白天坐在户外却温暖宜人。屋后是一座小山，覆盖着丝柏、松树和仍长着秋叶的橡树，空气中回荡着低沉的意大利钟声。房子是由贝伦森以他优雅的品味装修的，有几幅非常好的画，还有一间最引人入胜的书房。但是现实生活这样美好，除了是世袭的外，经常令我这清教徒的灵魂受到些许震撼——想到伦敦东区，想到为省几个便士而牺牲掉自己人生的聪明的女人，想到那些本应做研究工作，却被迫去从事新闻工作或去当教员的年轻人，这些想法总是不断地出现在我的心头。但我并不确认这种感情是正确的，因为总有人应该保持对美好的家的理想。但我认为，在如此精美的外部环境中，一个人对于精神上的内部设置就要有更高的需求了，并且对于任何过失都应该感到震惊，而这些过失要是不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可以容忍的……我很高兴你放弃了去读一本数学书的计划，因为任何一本关于微积分的书都会告诉你谎言。而我的书（恐怕）除了一小部分之外，也不值得你去读。如果它可能有点什么一般的价值的话，也是被埋在一大堆术语和争论之中，实际上¹⁶³这只适合于喜欢这种东西的那些专业人员去读。下一卷数学著作，要是我希望它成为一部艺术作品的话，大约在二年之内不会完成，那也仅仅是为数学家读的。这部书总的来说令我厌恶，尽管伦纳德·霍布豪斯这样说时我拒绝接受，但哲学在我看来，总体上讲是颇为无望的事。我不知道怎样陈述我有时想赋予它的价值。如果还能活在斯宾诺莎那个时代就好了，当时建立哲学体系毕竟还是可能的……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2 年 12 月 28 日

佛罗伦萨

塞蒂纳诺,塔蒂

亲爱的吉尔伯特:

你的美学理论丝毫没有使我反感,真的,我完全赞同你的理论,除了对专家们些许的嘲讽外。专门化对效率是必要的,效率也是利他主义的一种形式。无论专家变得多么狭窄,如果他是做好事的话,我们就应该原谅他。这一点我感受强烈,因为兴趣的诱惑比起技术上有效的诱惑来说,是更危险的东西。

你回来时我会有说不出的高兴,尽管我在谈话中会没什么对你说。近来,我只是被厌倦感和事情的单调无聊压抑着,没什么能激起我的兴致,似乎没什么事情值得去做或值得完成。唯一使我强烈地感到值得去做的事就是尽可能多地去杀人,以减少世界上意识的数量。这段时光不得不设法打发过去,因为这段时间我实在无事可干。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3 年 3 月 21 日

伦敦西南,切尔西

切恩道 14 号

给露西·马丁·唐纳利的信：

亲爱的露西：

……你会奇怪我写信给你。事实是，我今天完成了《数学的原理》这部力作。自 1897 年起，我一直全心投入写这本书。该书完稿使我感到轻松和自由，这才想起世界上还有人类，我一直努力争取忘掉的人类。我不知道你能否了解，在投入全部精力撰写任何一本多少有点份量的著作时，所要付出的自我牺牲（经常还有其他人的牺牲）、纯意志上的努力以及不断压抑甚至对内在的最美的愿望的那种严峻的自我克制的程度。年复一年，我在已完成的书稿中发现错误，不得不从头至尾地重写：因为在一个逻辑系统中，一¹⁶⁴个错误通常会影响全局。我把最难的部分留到了最后。去年夏天我愉快地动笔，希望能很快完成。但当时，突然间，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更大的困难。它是如此之难，以致于一去思考它就需要付出全部的和超人的努力。很久以前，我就对这整个题目厌烦得要命，于是我渴望在阳光下思考任何别的东西。身心的疲惫几乎使我丧失著述的能力。但现在，所有的一切终于都完成了。但是，如你想象的，我感到自己成了一个新人，因为我原本已放弃了将那件苦差事进行到底的希望。如果一个人想做好抽象的工作，必须容许它摧毁掉自己的人性；这样他就为自己立下同时也是坟墓的纪念碑，然后慢慢地、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埋进去。但是忘恩负义的缪斯女神是不会让人分享她的利益的——她是一个嫉妒心重的女主人——如果你想写作，不要相信通常的经验学说存在任何真理。痛苦的经验要比快乐的经验多一千倍。艺术家必须有强烈的激情，但他们想象着放纵情欲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实际上是骗他们自

己。所谓写作来自技巧的整个说教也是十分荒谬的,写作是感情的宣泄,这种感情受到压制,但还没有压制得住。必须培养起两种心态:感情的崇高、用意志控制感情及其他所有事情。在美国,这两条都不像在古老的国家那样被人理解。的确,感情的崇高似乎从本质上依赖于对过去的沉思意识以及它惊人的力量,对伟大而永恒的事实与仅仅是个人感情虚幻无常的碎屑之间的区别的一种深刻感受。如果你把这些告诉你的写作班的学生们,那还不如你保持缄默。

替我向海伦致意。对任何想写作的人,我的忠告是记住所有文学杰作,尽可能彻底地不理睬其余的一切。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5月23日

特兰平顿,泰莱格拉姆斯

剑桥,格兰切斯特

米尔豪斯

注意:这封信别给凯里看。

亲爱的露西:

非常感谢你十分有趣的信以及对哈佛和巴雷特·温德尔的出色描述。一所大学教新闻学真是怪事!我以为只有牛津才干那种事。这种对丑恶的大众的尊重是在毁灭文明。某人竟当着我的面厚颜无耻地主张,每个学生应向公众陈述他的观点。于是我提高了声调,讲了一刻钟,阐述了我的意见。自那以后,他视我为洪水

猛兽,对我敬而远之。——我想温德尔可能比他写的书好,我对他的美国文学感到失望。因为,尽管我赞同他,美国,就像澳大利亚的袋鼠一样,是过去时代的一种有趣的遗迹。我不看重这类重大事实,像美国作家都出身于名门以及哈佛大学远胜过耶鲁大学。¹⁶⁵而在我看来,他不欣赏惠特曼是非常有害的。他谈到布鲁克林的渡船及其它,却完全忘记了“来自摇荡不止的摇篮”及“当丁香花最后在庭院开放”。这在我看来,他不但在一般的品味上,而且特别是对惠特曼的批评上,表现出一种可悲的随俗。

当我的书写完时,我休了十天假。自那以后,我一如既往地工作,除了在彭布罗克邸园与阿加莎姑姑共度的4天。那是一段奇特、忧郁而神秘的时光,我们谈到长久以来欢乐已转为悲伤,谈到了那些悲剧中所有演员都已不在,谈到那些悲伤往事,除了消退的记忆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现在生活中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变得如同梦中幻景,而庄严的过去,被岁月重压着却充满无法言说的睿智,在我面前浮现并支配着我整个人。过去是可敬畏的上帝,虽然他几乎把全部难以忘怀的美赋予人生。我相信那些在美国度过童年的人,几乎都不能理解“过去”对我们旧世界的人的支配力量:生命的延续,传统的分量,由年少而年老而死亡的伟大的永恒历程,看来都消失在支配美国人生活的匆忙走向未来的过程当中。这就是你们的同胞不能创造出伟大文学的一个原因。

目前,我独自留在学院,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来过。当工作结束后,我有大量的闲暇可以沉思。我一直在读梅特林克的著作。哎!我已经快读完了。《埋藏的寺庙》(Le Temple Enseveli)在我看来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在道德方面都使我钦佩。我的头脑够单纯的了,尽管格温小姐和霍德先生的严肃人的世界(我想我可能不是一

个严肃的人)认为,文学没有必要具有不道德的目的,我恨这种忠实生活的观点!感谢上帝,人生大抵是我们选择成的那个样,而理想只对那些不希望它们实现的人来说才是不真实的。告诉格温小姐,顺致我的致意。圣奥古斯丁《忏悔录》每个字都是忠实于人生的,而但丁对比阿特丽丝的爱是一篇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品。如果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注定会失去人生最美好、最稀有和最珍贵的经验。但这个题目太大了!……

你的十分忠诚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7月6日

剑桥 三一学院

亲爱的露西:

信中的虚荣心可不是值得赞赏的感情!某人的朋友肯定乐于得到此人的消息,即使不是用最华丽的辞藻来表达。但是事实上,我发现你的来信非常有趣。不错,某人的家人让人十分受不了,他们是你自己一幅活生生的讽刺漫画,而且有和动物园的猴子产生出来的同样丢人现眼的效果,让人感到在这里终于见到了未加修
166 饰的本来面目。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家庭比后来结识的任何
人,即使是丈夫或妻子,都有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真实性。你可以注意到,就卡莱尔来说——他对他在安纳戴尔的家人所感受到的真实存在对他的妻子来说,是直到去世都不曾感受到的。孩提时,人们较少探究自我,而那些与童年有关的事,一直是栩栩如生的。它们生活在个人本能的过去中,而以后发生的事根本达不到。这是

婚姻中烦恼的不绝源泉。——自我上大学以来,我还没有读过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品,根据我记忆的,它们的主要优点是丰富而华丽的词藻。古老的戏剧并不是使你获得再生的福音,它的世界是毫无希望、太不真实的。当然,你自己的生活,是一种纸上的生活。正如你说,是一种其经验来自于书本而不是直接获得的生活。对于这种病,多读书不是治疗方法。只有真实的生活才是有效的治疗——但它却难以获得。真实的生活是那种同其他人有某种亲密关系的生活——霍德的情感生活毫无真实性可言,或者换句话说,真实的生活意味着经验存在于某个人的情感中,这种情感能够成为宗教和诗的素材。通向它的道路与推荐给要建立新宗教的那个人的道路一样: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在第三天复活。

如果你准备走过这个过程的两段,只有过真实的生活。但是在现代社会中,钉在十字架上通常是自伤和自愿的,而就这种新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复活的希望来说,需要有相当的意志上的努力。在我看来,你的困难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你的世界里没有真正的人可以交谈。年轻的人从来不实际,未婚的人很少实际。还有,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美国,感情的程度在我看来,比在欧洲更轻薄、更肤浅、更懦弱,而感情的琐屑使得真实的人更加稀少。我发现在英国,大多数 50 岁以上的妇女,经过了多年的自愿忍受折磨的经历,这种经历赋予她们的本性一种深度和丰富,而这是你们这些逍遥自在、贪图享乐的女人根本想象不到的。总的来说,真实的生活并不在于,如霍德想要你相信的那样,与那些已婚者的私通中。如果要获得不平凡的经验,那么一些自制、一些负责任的表现,将会给你比世界上所有美妙自由的情感更不寻常的感觉。但是书本里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宁静和平和——的确,对不像

书本那么单薄的某些东西的强烈渴望向你袭来,你却能避免遗憾、恐惧和折磨以及悔恨的恼人的毒害。至于我自己,我正在修建一座精神上的修道院,在那里,我的内心在平静中安息,而我的外在的形象却迎上去与世界相遇。在这个内心的圣殿中,我坐下来思考幽灵的思想。昨天在阳台上同人谈话时,以前所有的幽灵都在那里出现并在我面前庄严的队列中行走——都死了,带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他们的欢乐和悲伤,他们的希冀和他们金子般的青春——走了,走入了人类愚行的大收容所里。就在我谈话时,我觉得我自己和其他人都已退回到过去。一切看起来都十分渺小——挣扎、痛苦,一切都只是愚昧、喧哗和骚动,毫无意义。于是一切归于平静,命运的雷声仅仅变成吓唬小孩子的童话故事。——在夏天,这里的生活总是一种奇妙的幻景。昨天,我们的客人有格雷斯·阿¹⁶⁷莫斯夫妇、克赖顿小姐、舍塞拉夫妇、鲁滨逊夫妇和J.M. 罗伯逊,就是继承了布拉德洛衣钵的那个人。克赖顿小姐不得不被营救,因为罗伯逊开始讨论上帝是否用新干酪制成或上帝是否有胡子——供选择的答案无限。

我们全都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詹姆斯关于宗教经验的著作——这本书除了结论之外,一切都好。我还一直在重读所有历史书中最精美的一部,卡莱尔的《钻石项链》。他是唯一懂得历史在优美艺术中的地位的作者。

向海伦致意。

你的十分忠诚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9月1日

哈斯勒米尔，

弗赖迪山

亲爱的露西：

多谢你的来信。我很高兴你写了你自己：毕竟，人们能够告诉别人的，没有比他们自己对生活的感触更有趣的事情了。你比以前好多了，并能重新享受生活，对我是极大的安慰。你所写的大多数人从经验中得到的东西很少，是千真万确的。但我写时，我头脑中没有想“经验”，而是想感情的内省的知识。如果它是正确构成的话，这需要一个绝对小的外部环境作为它的特殊的场合，而这也正是性格的发展和某种写作所需要的。除非一个人学着去支配感情或使它非个人化，否则感情是没有益处的。因为像你我这样的人，主要的事业是与书本密切相连的，我宁愿认为生活的经验应该尽可能是间接获得的。如果一个人天性富有同情心，他就能了解相当多的人的真实经历，从中或多或少地创造出自己的世界。但是自己深入生活当中，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能同时保持旁观者的态度的。人需要有关于大量不幸的个人知识，以此作为解释他人经验的钥匙。但这是一件几乎不必寻找的东西，因为它会不请自来。一旦拥有了这把钥匙，那么在希冀、受苦、然后走向死亡的人们，其奇异、悲剧的幻影，用不着你想去置身其中就开始满足了，除了偶尔在需要鼓励的地方说句话。

我最近读书不多，菲茨杰拉德的信使我感兴趣，还有新的《剑桥现代史》，它使人对以前很零散地读过的东西有一个连贯的观念。吉尔伯特·默里翻译的欧里庇德斯的剧作已经出版了，我向你推荐这些书（由乔治·艾伦出版社出版）。我一直试图对政治感兴

趣,但却徒然:大英帝国对我是不真实的,我把宗主国和她的殖民地想成是一只老母鸡对她的小鸡雏咯咯地叫,这个事情使我觉得太可笑。我知道严肃的人把这事看得很重,但在我看来,同重大永恒的事实相比,全都无足轻重。对伦敦人来说,代表永恒的是那
168 些月刊,它们艰难地从日报起步熬出来,而伦敦人在我看来都像是傀儡,自然力量的盲目化身,永远无法获得人不再有欲望而最终学会沉思时所获得的解放。只有在思想中人才是神,而在行动和欲望中,我们是环境的奴隶。

你的十分真诚的

伯特兰·罗素

1902 年 11 月 25 日

伦敦西南,切尔西

切恩道 14 号

露西·唐纳利的生活多年来是以她和海伦·托马斯的友谊为中心的。当海伦与西蒙·弗莱克斯纳博士订婚时,露西深感痛苦。以下的信是为安慰她而写的。

亲爱的露西:

我刚刚听到海伦订婚的消息,并因此为她高兴——我一直觉得她应该结婚,而学院生活对她来说显然是在其次。但对你来说,我知道,一定很难过,非常难过。把自己的感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一件危险的事,况且感情是容易受到挫折的,而生活本身也是脆弱的。人在年复一年地增加生命的负担时,学到了很多東西。我

认为这一切中最主要的是把一个人全部的爱化为纯粹的沉思的能力。你知道沃尔特·惠特曼“出自波涛滚滚的海洋的人群”的诗句吗？人学会爱一切，和具有单一的爱同样好——一种知道它自身存在并因此而感受到世界的温暖的爱，一种除了沉思本身不求占有，不求私利的爱。在丢失中无疑会有真正的利益：情感变得宽广，而且学会洞悉他人的生活。完全认识到什么是人生的人有时一定会感到，每一个独立的灵魂的奇异的孤独。孤独造成了一个新奇的联系，同情心的增长温暖得几乎是它所失去的一种补偿。

我知道这些空话于事无补，但料想它能带来良好的意愿使得不幸更能忍受。而的确，独自面对世界，没有自己熟悉的庇护所，是智慧和勇气的开始。

原谅我写得如此露骨，因为有所保留的礼貌的藩篱，使得世界有时是个太正经的地方。

你如我所望来英国时，我们希望能多见你，而无论何时你想写信，我都将非常高兴收到你的信。

你的非常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03年2月7日

伦敦西南，切尔西区

切恩道14号

亲爱的露西：

169

听到我的信对你是个安慰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对我来说，就像沐浴在阳光里。然而，唉！知善容易行善难，由于这种说法是

古老的,我还不能习惯它,或是说还没有确认它确实是真的。有时,我看到或知道一种比我现在生活水平高得多的生活,而我的教训远远超过了我取得的成功。

是的,生活的逻辑是一种奇妙的事物。有时,我想编一部题为《撒旦的快乐》的箴言集,诸如,给予产生感情,接受令人生厌;服务的报酬是无偿的爱(这是所有有德的母亲和许多妻子的写照)。热情被放纵所玷污,被克制所扼杀,两者的损失都是不可避免的,等等。但是这些痛苦的真理,尽管因其真实而应该加以认同,但死盯住它并没有好处。一个人无论在何处发现自己倾向悲痛,那是感情失败的一种信号。宽阔的心胸和更大的自制,将以一个平静、成熟的悲伤代替本能的痛苦呼号。使文学如此令人感到安慰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悲剧都发生在过去,而且具有超出我们的努力所能达到的完美和沉静。当一个人的悲痛愈演愈烈时,将它看作久远以前发生的往事,在想象中加入把一生都牺牲给仍在缓缓运行的大机器的灰暗心灵的悲痛行列,是一件最有益身心的事。我看过去,就像看一幅阳光下的风景,在那里,世界悲伤的人不再悲伤。在时间长河的两岸,人类世代悲伤的队伍正缓缓地朝坟墓行进,但在“过去”这个平静的国度里,疲劳的流浪者们都休息了,而他们所有的哭泣都沉寂下来。

但是说到我,除了在极少数的场合中,现在有时候我未曾感到过任何一类感情,那是一种最合适工作的状态,尽管非常单调。我们正过着一种平静的乡村生活。艾丽丝除了时而有一、二天不适之外,一切都好。我们大声朗读蒙田的作品,他的作品使人感到高兴和抚慰,但很平淡无奇。我自己正在读由格雷戈罗维乌斯写的《中世纪罗马史》,这是一部使人愉悦的书。吉尔伯特·默里是我们

的近邻,一直在给我讲关于“俄尔甫斯记事板”的故事^①以及他们对死后灵魂的指引:“你会见到一株柏树,柏树旁有一眼泉水,泉水旁有两个卫士,他们会对你说,你是谁?从哪里来?你就要回答:我是大地与星空之子。我渴死了,我完了。”然后他们就叫他喝泉水,有时泉水本身也会说话。当然这是一种美丽的神秘主义。

你的非常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03年4月13日

彻尔特,法纳姆

亲爱的露西:

170

我们的信对你是个帮助,真说不出我有多高兴。一个人能发现他自己还有所用处,是对他失去的青春的巨大补偿,真说不出我觉得这是多么大的补偿,这决不是伪善之言。你不必介意带给我一堆问题,我盼望着听到这些问题,并去思考它们……

不错,人们认为,亲密关系是摧毁幸福的大好机会,他们的看法太可怕。在大多数婚姻中,为了谁是折磨者,谁被折磨的争斗,看了就令人恐怖,最多几年的时间就解决了。而在解决之后,一方有了幸福而另外一方有了美德。折磨者得意地笑谈婚姻的幸福,而被折磨的受害者担心更糟,可怕地笑着表示同意。婚姻及所有这类亲密关系,有着无限可能的痛苦。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与人

^① 俄尔甫斯(Orphic)为希腊神话中阿波罗之子,喜弹琴,琴音美。兽类、木石均随之而舞,被认为音乐之鼻祖。——译注

们建立亲密联系是好的,否则,对许多值得了解的事仍然无知,这仅仅是因为在遭受他人也遭受的苦难时,能增加人类的同志之谊。但人在软弱的时刻,很难不渴望过一种单纯的生活,一种有着书本等东西而远离人类悲伤的生活。那些生活悲惨到几乎超出他们所能忍受的范围的人口之多,实在使我大为惊讶。“真的,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是痛苦。”人得学会认为幸福或多或少不那么重要,对别人,也对自己——但尽管我不断地这样告诫自己,我还是不能本能地、完整地相信它。

我很高兴地听到海伦正在休息。接不到她的信用不着大惊小怪,但要告诉她不要忘记我,可能的话给我写信。前几天见到马上就要出发的格瑞斯,似乎拉近了和美国的距离。通常,我写信给你或海伦时,我感觉几乎就像在给我在书中读过的、已经作古的人写信——整个地方是如此遥远,如此深入到七年前曾占据我躯体的完全不同的人的记忆中,我简直不能相信,那是个真实的、确有人居住的地方。但当你秋天来的时候,我会怀疑所有这段时间你是否真的一直在美国。

过去的4个月,我一直像牛马一样地工作,但却几乎毫无成果。我连续地发现了7个全新的难题,我解决了前6个。当第7个出现时,我泄气了,决定在解决它之前先休个假。每一个难题依次都需要重建我的整个框架。现在我和迪金森在一起,几天以后,我将进城去深入到自由贸易问题中(仅作为一个学生)。我们都对自由贸易兴奋不已。对我来说,它是明智的国际主义留下的最后一部分,如果连它也消失了,我会有想割喉自杀的感觉。但看来无论怎样,张伯伦也没有成功的机会——在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有头脑的人都反对它……

你的最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03年7月29日于

哈斯勒米尔 弗赖迪山

我亲爱的露西：

171

……确实，自己工作没有价值的感觉是自爱的最后庇护所，当然它尚未被证明。这种感觉部分来自于一个人希望达到的理想太高，这也是自傲的一种表现；部分来自对个人痛苦的反抗，让人感到只有一些巨大的公益才能胜过它。但我知道将自爱从这条壕堑中驱赶出去难如登天，而我当然也没有做到。我真希望我能和你在一起，不仅仅为了西西里的美，而且因为能见到你我是最大的快乐，还因为和你面谈建立你自己应有的自尊要容易得多。你在各方面都太谦虚了，但你的朋友的感觉应该能说服你，你有一些人们看重的东西可以付出。除了工作，我还没有找到任何自己的忘我之道。而当你无法工作时，对你就非常困难了。

我很高兴海伦给你写了一些很好的信，但我从你所说的概括起来推测，她的幸福还不足以排除她的痛苦。那真遗憾，不过那也许是抗拒将来更大的痛苦的一种防卫。这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我承认，同时拥有极度的痛苦与极度的欢乐，要比两者都无关痛痒好。但是安慰的话是不该拒绝的，即使它们是老生常谈……

这儿没有太多新闻。我一直很忙，不过现在我的工作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周我们要去剑桥两天，艾丽丝去看望洛根，并在牛津寻找落脚点。我一直在读小说，《戴安娜》和《保尚的生涯》是我最近读完的两本。梅瑞狄斯的心理分析一般来讲我觉得很好，尽

管我认为戴安娜的背叛让人觉得不太可信。我在舞会那章就爱上了这个角色,而且历经她全部奇特行为仍然不变。

昨天晚上,我到伦敦一个偏远地区去,给工程师联合会的当地分会做演讲。他们在一家酒吧聚会,但集会时不能喝酒。他们看起来是优秀的人,非常可敬——确实我本不该猜想他们只是些工人。他们的观点包罗万象,从托利党到社会主义都有。我讲完时,主席要求他们不要像往常一样去吹捧演讲者,但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受到多少批评。秘书在送我回家的路上对我解释说,我的议论“封住了他们的嘴”。我喜欢他们所有的人,同时也感到加深了对熟练工人的敬意,他们通常看起来是可敬佩的人。

在两星期之内,我得办理财务事宜。然后,在我潜下心来研究哲学之前,我将去德文郡和康沃尔郡做一次徒步旅行,麦卡锡将和我一起去。

请尽快再来信。我觉得我的复信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政治有些冲散了我的想法。请尽力打起精神来,不要以为你的生命是无用的。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04年2月28日

伦敦西南,切尔西

切恩道14号

172 我亲爱的露西:

……谈到工作,我还完全没有想过我的财务状况是否满意,现

在这事已经幸运地结束了——整个插曲似乎已消失了，我也没有太多思考哲学，尽管当我想到它时，还是非常愉快的。我的理想搭档麦卡锡大约五天以前离开了我，自那以后我一直一个人，而且发现时间最可宝贵。当我走过海边绿色的山坡时，没有人可以磋商，没有人要去留意，一种十分平静的感觉油然而生。以宁静、本能的方式（这对我来说很不一般），我想明白了原本似乎无法解决的实际困难，储存着心灵的宁静，好使我经受住日常生活的激动和疲惫。现在我想的不是道路也不是风景，主要想的是人民的事务，试着弄清楚事实，试着制定我能做多少改善这个事实。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思考，设想自己处在某一情境之下，判定自己能否给人以足够深刻的印象以产生伟大的效果。我的“自我”促使我自得于对人民事务的知识，而且急于得到他们的信任，但是我尽力使这种形式的“自我”服从于善良的目的。

后来，当到达一家小旅馆时，当地人对我独自散步都很有兴趣。我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比较女店主们，倾听当地的流言和旅店店主生活中的麻烦。就这个题目我可以长篇大论，但那就颇有点匹克威克^①的味道了。在这家旅馆里，我们是快乐的一家人，大家一起吃饭。当我下楼来时，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大厅的镜子前为自己描最后几笔。她迅速回过头来，当她看到我不是她为之化妆的那个人时，她就接着化她的妆。另一个中年妇女举止正派，柳腰细细，兴高采烈，因为她的年轻人送给她一束白色的紫罗兰，她别在了胸前。还有一个照例要在另一张桌子上就餐的老太太，只是

^① 匹克威克(Pickwick)是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Pickwick Papers)的主人翁，以善良朴实著称。——译注

偶尔加入谈话，冒出一句春天的花多么可爱的话来。还有那个自大的男人在说着：“噢！我的看法是董事们把股东们 12000 英镑的钱都花掉了”。然后就是我自己，在所有这些可尊敬的人们中间而没有衣服可换，感到非常羞愧，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非常受他们轻视。我就像《蛇鲨》^①中的舵手一样，跟谁也不说话，谁也不跟我说话，不过我还是感到其乐融融。昨天，我住在一个叫梅瓦吉西的地方，那里的教区会选举正在进行。房东的女儿正在摆我的晚餐时，我问她这是不是自由党和托利党的竞争。

“噢，不，先生，只是他们有些人要提名一名医生当候选人，另一些人说他不是梅瓦吉西人，在这地方只不过才居住了六、七年。”

“可耻”，我说。

173 “是这样的，先生，不是吗？于是他们就举手表决，而他没通过，但是他要求投票。现在渔民们希望他落选。”

“噢”，我说，“他看起来可能性不大。”

“你知道，先生，支持他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是鱼商，一些渔民们都从他们那儿买鱼网。再有他受到他们所谓基督教徒的支持，他们反对我们这些可怜的旅店主。”

噢，我想，现在我懂了，“他是非国教徒吗？”我问。

“噢，是的，先生，他不是国教徒”——语气极为轻蔑。

后来我发现他的后台也都不是国教徒，他们挣自己的钱，对不饮酒的人极好，但对酒鬼非常严厉，有几家酒店曾被他们整得很烦。我饶有兴趣地发现，在国教徒的共同语言中，“基督教徒”是

① 《蛇鲨》是路易斯·卡罗尔的讽刺诗《猎捕蛇鲨》的略称，该诗于 1876 年出版，蛇鲨是他想象的怪物。——译注

“国教徒”的对立面。我从女房东那儿进一步发现,这些人形怪兽实际上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排水方案和新的供水计划,尽管这两方面的水准已经非常高了。

“有多高?”我问。

“我说不上来,先生,但我知道它们已经非常高了。”

这位医生没有当选,但我欣慰地得知,那位牧师也落选了——这些小的娱乐排遣了我一时的无聊……。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04年3月29日

康沃尔郡 福伊

一级私人旅馆

圣·凯瑟琳屋

我亲爱的露西:

……这地方是一幢18世纪的大宅子,相称地体现着家族的骄傲和理性的崇拜。这是一次家庭聚会——你认识的默里夫妇、塞西莉亚和罗伯兹——她,一心一意待家庭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对她母亲;她通常是娴静的,但有可能突然暴怒,在盛怒中破口大骂,尽管在所有其他时候,她是一个富态的、好脾气的圣人(够奇怪的了),一名基督徒。罗伯兹(她丈夫)高高的,瘦瘦的,神经兮兮的,像风中抖动的白杨。一个幻灭的理想主义者转变成的机会主义者。奥立弗·霍华德最近从尼日利亚归来,他出色地管理着尼日利亚一个新近征服的地区,包括一个50万居民的城市,他几乎是那

里唯一的白人。他潇洒、瘦削、清秀、循规蹈矩，温文尔雅的态度下隐藏着一种东方的残酷和狂暴的力量。在这方面，他的母亲是诱因，而他的妻子是牺牲品——至少将来可能如此。他很英俊而他的妻子非常漂亮，两人都是基督徒。她也非常潇洒，拘于常礼，但她有真正善良的本性，总的来说是讨人喜欢的。他们公开表现得相亲相爱，在他人能隐约感到其内心有一种深藏的嫉妒，如果有理由的话，能使他杀人。他性格酷似乃母，但在许多观点上都与其母迥异，他们关系也十分紧张。再有就是多萝西，在我看来，她正像我的外祖母斯坦利——粗鲁，有时残酷，胆大，非常体面，充满着天生的活力和健康的肉欲。所有这些都奇怪地被她母亲的原则所压制。最后是利夫·琼斯^①，卡莱尔夫人的私人秘书，一个万分可爱的男人：他为每个人做每一件事，而放弃他自己的事业和欲望，以及任何属于个人的私生活的希望；全家人会把他的表现看成理所当然，不希望他提出任何要求，就好像不希望石头会开口要吃的一样。

卡莱尔夫人引导着大家谈话的方式，就像玩一场高赌注的赌博一样。她谈话总是引起争论，争论中不乏高明的技巧，她不管谈话是否切题，随时改变论题，直到她占了上风。然后她发动攻击，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她大部分的谈话都是企图使那些表现出独立性，或对上千种嫉妒中的一种让步的人痛苦。她有拿破仑一世时期的女人的缺点，有比你最了解的那种类型的女人更少的虚伪和更故意的残酷，但她那挑起争吵和离间朋友的欲望真够厉害的。另一方面，她确实有伟大的公益心，为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奉献时

^① 后来是莱因德爾勋爵。

间和金钱。她有正确的价值感和一种高尚的品格——一种最复杂和最有趣的性格……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04年8月15日

约克郡 霍华德城堡

我亲爱的露西：

这不能算一封真正的信，而只是我对抗上一封信的刺激剂。我一离开，就开始以事物的真实比例来看待它们，而不再因事物的复杂化而感到压力。但总体来说，我想我必须避免亲近因我不尊敬的人们，或试图帮助他们，这似乎不是一件适合我的工作。

布列塔尼非常美丽——有许多纯乡村之美，树林、溪流和一望无边的大红苹果园，空气中弥漫着苹果的香气。除此之外，它还兼有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美。我们近来一直绕着西南海岸散步，大西洋就像上帝一样统治这个地方。每一个小村庄都有一个哥特式的大教堂，通常都非常美。许多教堂都孤立地坐落在那里，如同古代勇敢的遗迹一样面向大海。起先我奇怪，面对比上帝更浩瀚、更有威力的大海，谁还可能信奉上帝？但是很快，大海的不人道和残酷变得如此难忍，以致我明白了，上帝属于人类社会，而在人的心目中，上帝是军队的统帅而人类是士兵，上帝是对世界并非全能之物的最有力证明。于是渔民变成而且至今仍是这个世界上的最虔诚的信徒。这是一个奇异、荒凉、狂风肆虐的区域，很久以前，一些大城镇曾在这里兴旺过。布列塔尼的伊苏尔特公主曾在海边的城¹⁷⁵

堡居住过，而古代的传说似乎远比现代生活中的一切来得更真实。这里的孩子都很老成，不像其他孩子那样玩耍吵闹。他们静坐着，交叉着手，一脸疲惫、听天由命的神色，等待着时间必然会带给他们的悲伤。男人们充满忧郁，但他们藉酒逃避现实，我从未想到会有如此极端酗酒的人，在每个村庄，我们都可以看到醉醺醺地摇摇晃晃跌进阴沟的男人。这里平常的日子就像我们法定假日一样糟糕——只是我认为女人喝得还不太多。

有一个人与一般布列塔尼人形成非常奇特的对比，他是我们上次留宿的小旅馆的主人。这家旅馆位于庞马尔角左近、名叫圣盖诺莱的地方。他身材高大笔挺，留着漂亮的黑胡子，行动敏捷，精力旺盛。我们全身都湿了，所以我们坐在厨房里。他正在那里兴高采烈、干劲十足地做晚餐，我从未见过像他一样的人。我们很快发现他是巴黎人，他有一个姐姐嫁给兰开斯特一家旅店的老板，另一个姐姐在埃及为杰勒德勋爵服务(!)他本人一直是远东一艘邮轮上的厨师，现在终于存够了资金来开创他自己的事业。他告诉我们他实际不是厨师而是个雕塑家。冬天没有客人来时，他就把时间用于雕塑艺术，他的大嗓门可以使他的声音轻易地传遍阿尔伯特会堂的每个角落，于是他以此作为开饭的锣声。的确，他纯粹因为精力旺盛，无论何时都会吼出个笑话或命令来，声音充斥整个旅馆，余音绕梁。他的烹调技术，不用说是无可挑剔的。我们看见一个可怜的渔夫，进来卖给他供我们做晚饭用的沙丁鱼，那么多鱼才卖3便士。而我所能见到的是，这个悲惨的可怜人立即把钱花到了酒吧里。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04年10月3日

菲尼斯泰尔 欧迪耶讷

我亲爱的露西：

……现在我们已回到切尔西，我常常希望你也能再到这里来。当我在贝特西公园散步时，我非常想念你，对大西洋彼岸也有太多太多的怀念。今年，我去散步时，通常是和麦卡锡一起去，我惊奇地发现他使人感到安慰和平静，充满着亲切的幽默，这使世界显得欢快。我也和乔治·特里维廉一起散步，但是他，尽管断言这个世界比我认为的要好，却带着一种深切的忧郁神情去坚持这一看法。对比之下，我针对乐观主义而开的一些玩笑，似乎充满了生活的欢乐！顺便说一句，他的妻子是我所见过的最单纯可爱的人之一。她说话不多，而我经常觉得和她谈话索然无味。但是她满怀博大的爱和友谊，其忠实和诚恳实属罕见。她不谙世事，像那些一生只¹⁷⁶遇到仁慈和好运的人一样，她本能地期望她所遇到的所有的人都是好人，这赋予她年轻人的哀婉动人，令人渴望使她远离悲伤，虽然明知这是不可能的。我也曾更喜欢或更尊重过别人，却几乎没有想过要庇护他们免遭痛苦。但对她，我感到就像对孩童一样。

现在我们在城里能见到许多人。昨天晚上我们在西德尼·韦布家吃饭，见到了：

莱昂·菲利莫尔；

麦金德，你一定记得他——经济学院的头号“牺牲”；

格兰维尔·巴克，年轻英俊的男演员，曾演过萧伯纳和默里的戏剧；

奥立弗·洛奇爵士，科学家及通灵论者；

阿瑟·鲍尔弗；还有，所有人中最显赫的，

沃纳·拜特公司的沃纳，南非百万富翁中的首富，一个胖胖的、无忧无虑的德国人，戴着一条同样肥硕的金表链和浓重的德国口音（所有最好类型的那种英帝国主义者的特征），轻松地承担着流血、国家被毁和仇恨滋生、中国奴隶及英国腐败的重负，而这些按理说，本应沉重如铅甲一样压在他的身上。那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场合。当所有人，除了鲍尔弗和沃纳，都到场时，韦布夫人对大家说，我们一起来看看，谁最后一个到，谁就是自视甚高。当然，沃纳最后一个来，因为虽然鲍尔弗^①统治帝国，沃纳却统治鲍尔弗。鲍尔弗非常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感觉自己地位显赫的迹象，他具有同情心，热衷于倾听而不是说。他把手指放在嘴里，神态似小孩子在深思。他显然十分虚弱，显然没有强烈的感情，外表看起来很仁慈，但显得缺乏能力，至少除了他的圆滑之外，我看不到原本可看到的、展现他能力的地方，这也可能就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他坦言，不知政府还能否维持两个星期，说他不能安排去看萧伯纳的戏，说害怕要干扰大选。所有这些依我看都是花言巧语。他引出了我谈论穆尔哲学，然后又去听韦布夫人“与初学者谈政府的首要原理”讲演，至少这是她晚餐席上的一个恰当的话题。

奥立弗·洛奇爵士，尽管由于神学上的分歧，我对他抱有偏见，却让我感到讨人喜欢：沉着、冷静、无私。可怜的麦金德抄近路想到鲍尔弗跟前，结果却和我坐在了一起，使我感到很好笑，这对他

^① 鲍尔弗(1848-1930)于1902年至1905年任英国首相，故有此言。——译注

的殷勤是一次痛苦的考验,结果他淡漠地离开了。^①

我现在没有在工作,仅仅是看望朋友或自得其乐。有时,我会感到闷闷不乐,但是这不会持续很久。我近来分担了其他人的一些悲剧,其中有一些是亲密的朋友为人恶劣,这总是令人痛苦的。此外还有一些使我更生气,我只是怀疑,不得不无奈地静观其不幸的结果。那个曾经说热爱别人才能使一个人幸福的没良心的傻子 177 是谁? 不过,有了这一切痛苦,它的确有助于使人觉得生活还过得去……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05 年 2 月 8 日

伦敦西南 蒂特街

罗尔斯顿街 4 号

我亲爱的露西:

……我不记得(如果我过去曾知道的话)《旁观者》杂志曾谈论过我的文章,你的提及使我好奇地想知道它说了些什么。我已经不再写那种文章了,不过我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长期以来,我不时地考虑这个难题:如果两个名称或两个摹状词用在同一个对象上,无论其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另一个也是正确的。现在,乔治四世想知道司各特是否是《韦弗利》一书的作者,而事实上司各特和《韦弗利》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因此,把“司各特”放在“韦弗利作者”的位

^① 韦伯夫人在《我们的伙伴关系》一书第 300 页也描述了这次晚餐。

置上,我们发现乔治四世希望知道司各特是否是司各特,这对于这位“欧洲第一绅士”来说,在思考法则上可能蕴涵着更多的兴趣。这个小小的难题很难解决,而我现在已找到的这个答案,它使得数学基础以及整个思想与事物的关系问题更加清楚。发现难题是件大事,因为只要它是个难题,人们就知道还没有把它们搞清楚。但愿在我有生之年,我不会再像去年或前年那样遇到如此棘手的工作。好了,今年到目前为止,我的工作几乎还没有那么困难,而且我一直在收获以前工作的成果。

这个地方非常合意。房子又漂亮又舒服,我的书房富丽堂皇得使我几乎觉得惭愧,周围的乡村、田野、绿地,开阔的风景,再加上牛津和那条河,都有着典型的英格兰魅力。艾丽丝似乎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且总的来看比在城里强多了。我发觉和牛津人接触大有裨益——当我能把我的兴趣带入与人类利益相关的工作中时,较易保持这种兴趣的活力。我一直不得不十分严格地约束自己,而在这里,这变得可行多了……。

请尽快回信,并告诉我你自己及海伦的情况。你的来信对我总是极大的快慰。眼下我正处于工作的狂热之中,虽然我会尽力而为,但很快就会停下来。如果一个人能像某些人那样,乐于尽自己的义务,生活会变得令人愉快地简单。如果一个人总是在尽他不喜欢的义务,那就更简单了。如果这两种情况都不是,生活就会复杂到可怕的程度。但是我对步入中年满怀希望,人家告诉我,人到中年,一切将会变得容易。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05 年 6 月 13 日
牛津 巴格利森林
下树林

我亲爱的露西：

178

收到这封信时，你可能已经听说了降临到我们大家身上的灾难。西奥多·戴维斯独自到柯尔比·朗斯代尔附近的一个水潭游泳淹死了，据推测可能是跳水时将头撞在岩石上，晕厥而死。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我们终生都会感受到的损失，而对社会来说，这项损失简直无法估计。但所有别人的损失同克朗普顿失去的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他们过去总是在一起分享一切，并且西奥多对克朗普顿照顾得无微不至，同任何一位母亲简直没什么不同。克朗普顿以惊人的勇气承受着这个痛苦，他的精神能够承受，我怀疑他的身体能否经受得了。我在这里尽我所能来帮他——除了陪他一起默默而坐，忍受着和他同样的痛苦之外，也没什么别的可做了。一旦他能离开，我打算和他一起出国。这是希普尚克斯小姐的房子，她和其他住户都离开了，好心地将房子租给我。艾丽丝对戴维斯的噩耗感到非常难过，我们得到这个消息时，正要动身前往爱尔兰到蒙蒂格尔家去住。看来最好不要让艾丽丝独自去，所以我陪她一同前往，然后再回来。她在那里要多住 10 几天。蒙蒂格尔家都是善良的好人，会照顾她的。克朗普顿的悲伤是沉重的，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忍受下去，但是感觉能在某些方面对他有所帮助还是令人欣慰的。西奥多有许多忠实的朋友，全都尽其所能帮助他。他们的同情已使克朗普顿从最初的震惊中摆脱出来，但是未来还会有一段长长的、令人忧虑的时光。

……我给《心》杂志写了一篇关于乔治四世的文章^①，届时会刊登出来，你会从中找到“答案”……

我现在实在太累了，没法再多写了。我要给你写些西奥多的事情，其它事我就顾不上了。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05 年 8 月 3 日

威斯敏斯特

巴顿街 8 号

我亲爱的露西：

非常感谢你亲切的来信。我和克朗普顿去法国呆了两周，他的假期只有两周时间。我想这对他有好处。我们先和弗赖伊夫妇住，后来又和怀特海夫妇同住。我们回来已经有 10 天了，我还一直没见到他，不过对他能避免精神完全崩溃，我还是抱很大希望。

对我来说这段时间也挺可怕了，虽然程度要轻些，它使所有事情看起来都不确定，受偶然因素所左右，因此我很难保持镇静，唯恐失去自己害怕失去的一切美好。而且，像不幸发生那样，它勾起了所有早已决心埋葬掉的痛苦的回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坟墓中迸发出来，在荒漠的心灵空间恸哭。而且在这些情况下根本不容许哲理存在——我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来减轻灾难。但是现在我已经能把握住自己了。漫游了一周之后，明天，我将回到我的工

^① 题目是“论指示”。

作中去。这个星期日,我和阿加莎姑姑在一起。我们谈陈年往事,谈去世的故人还有旧时的回忆——这非常能抚慰人。奇怪的是,那些使人感到全世界都与他为敌的事,竟然能搅动起家族的情感……。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05年9月3日

萨里郡 哈斯勒米尔

格雷肖特,罗泽尔登

我亲爱的露西:

又收到你的信真让我非常高兴。我认为书信比人们通常意识到的更为重要。如果一个人不写信,他的所作所为和思想的大体状态就不为人所知。而当需要说明的时刻来临时,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写起。所以我衷心希望你不要怕写的太多而吓住,等到了最后时刻(in extremis)再写就真写不成了。你谈到艾丽丝和我的“正常生活”着实让我感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关于美德的太多的表白和空话。因为我当然知道许多人日子过得比我好,更能完成长期而困难的任务,没有片刻的动摇。只有他们对这种事才不大惊小怪,而人们并不知道他们默默地履行的职责有多么困难。

我很感谢你提到海伦,我非常理解当你见到她时,那种随之而来的痛苦复苏的滋味以及经历日常刻板生活的麻木不仁之后,进入真实生活,体验其中痛苦折磨的恐惧。我很遗憾,情况仍是这么糟糕。我想知道,除了极平凡的人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人能有别样

的感受。如果你最爱的人不是把你,而是把其他人放在首位,如果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供你的孤独寂寞在那里歇息,那么生活就真是一付重担,我几乎不知道人生怎可能是别的什么。你的问题是要用勇气面对这个事实,并且尽量保留对你来说是重要的东西。一下子放弃所有的一切,扼杀自己的主要情感会更容易些,但那会使人无情,最后变得残酷,那种禁欲主义的残酷。另外一种方式也有它的不利之处,它会使你心力交瘁,破坏你心灵的平静,还会使一个人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即你能希望挽救多少你认为值得的东西,而不过分地侵犯别人的领地。这极为困难。还有一种诱惑是让一个人的真实生活完全变成在回忆和想象中打发日子,在那种生活中,责任和事实不会束缚你,使你现在的交往仅仅成为影子或幻象,这种生活的好处是保持过去不被玷污。

180 但是谈到更实际的事,我相信当你在一个人的心目中不占首位时,你必须使你对那人的感情成为纯粹接纳性的和被动的,这样做尽管很难,但很必要。我的意思是,对这样一个人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发表意见,除非你被问及,那么你应该观察他们的态度,使你自己成为一个应声虫,用相同的感情来回应,压制进一步表现出来的感情,做好你没有权利要求的思想准备,觉得你无论得到什么,都很不错了。举例来说,这一定是一个好母亲对她已婚儿子的态度。这样做很难,但却是情感生活的正常情况,也是一项避免精神死亡而不得不学着去履行的义务……。

我常与克朗普顿·戴维斯见面……他心情很不好而且还会持续下去,我认为婚姻或其它什么也不能治愈他的创伤。但他是勇敢的,对外界他表现很好,对朋友,他更是少有的可爱。

在我看来英国与日本结盟太好了——我很高兴英国愿意承认

黄种人是文明人,由此产生的与澳大利亚的争吵,我也不觉得太遗憾。鲍尔弗政府越来越无能,它已经造不成任何伤害。一般的看法是鲍尔弗将于2月辞职,试图迫使自由党人在议会解散之前就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自由党人在下届议会中几乎肯定占压倒性的多数。

我饶有兴趣地听说我有位弟子在布林莫尔学院。还有两个年轻人,哈佛大学的亨丁顿和普林斯顿的维布伦,在他们撰写的著作中令人高兴地引述我的著作,至少后者是很出色的……^①

艾丽丝嘱我转告她来不及赶在本周六的邮班之前写信给你——她又是接待来访者,又是开会,忙得不可开交,而且感到很累。但是总的来说,她近来身体很好。她还要我告诉你,福斯特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在我看来是个巧妙的故事,有许多真正的优点,但有些地方太滑稽可笑,结尾也太伤感了。他是我们剑桥的,我猜他的年龄大约是26岁。他看起来确实有才干。

迪金森的新书出版了,书名是《现代论丛》,十分出色。他把保守党人写得要比自由党人好,但除了格拉德斯通以及那位生物学家之外,对其他自由党人也都写得很不错。除了格拉德斯通之外,还有迪斯雷利、亨利·西奇威克以及各种各样的私人朋友——鲍勃·特里维廉、费迪南德·希勒(奥杜邦,他可以说是贝伦森和桑塔亚那两人的结合体)、西德尼·韦布和一些不怎么特殊的人物。你一定要读一读这本书。

今年夏季,我的工作进展顺利,尽管由于西奥多的去世引起长

^① 亨丁顿(E. V. Huntington, 1874—1952)和维布伦(O. Veblen, 1880—1960)是美国最早研究数学基础和公理方法的数学家。1933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立时,维布伦同爱因斯坦等都是首批(六位)教授。——译注

时间的中断,我已取得比以往更坚实、更持久的进步,但是同过去一样离完成第二卷还差得远——这项任务越来越大。除此之外,我一直为他人的不幸事件而忙碌——近来,一些不同寻常的惨剧出现在我面前,使我压力更大的是我无法说出这些惨剧——不过,假如我与他们没有那种必须分担其不幸的关系,我也就几乎无法忍受生活。而且只要有不幸存在,我总会去加以关心了解,而不会置之不理。只是当我面对不幸时,我越来越感到无能为力。过去我还总能说出一些鼓励的话,但现在,我感到很疲倦,除了忍受之外,对任何补救办法我几乎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05年11月10日

牛津 巴格利林地

下树林

我亲爱的露西:

我非常高兴你的价值感胜过你的清教徒的本能。我相信你的价值感是对的。信是很重要的,我很在意收到你的信,这是经年一见的人们见面时能不形同陌路的唯一途径。总的说来,你不把所有的好时光都耗在日常事务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要那样做必然会使人热衷于日常事务,其结果是个性丧失,最后连日常事务也做不好。至少在这方面我按我鼓吹的去做,我把新年的头一个半小时用来和年轻的阿瑟·戴金斯辩论伦理学,他可以说是我在此地的唯一弟子,但也是一个难以驾驭的弟子。他总是追随黑格尔派的

虚妄的偶像(我们以前和他的家人一起住在哈斯勒米尔)。他的父亲是可爱的人,具有友善和不吝赞美他人的才能,我很少能见到能与他相比的人。阿瑟继承了很多他父亲的魅力,他是此地我感到唯一能成为真正朋友的人(除了默里夫妇之外)——其他人就我所知,都格格不入……。

我确实非常盼望你的来访,真希望不要节外生枝。届时我不会很忙,因为整个春季我一直持续不断地工作。恐怕你会发现我更像是中年人,摆脱日常事务的观点的能力变得更小了。生活和工作都要耗费很大精力,长此以往仅仅由于疲倦就会把人搞得情绪低落。我脑子里越来越多地装满了我天天得干什么的想法,却排除了一些真正更重要的事情。这或许不可避免,但确是憾事,我觉得这使我成为一个更迟钝的人。然而,这对于工作来说却出奇地合适。我 1905 年的工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肯定比以前任何一年好,也许 1900 年除外。我 1901 年所碰到的难题,你在欧洲时我一直被它困扰,就我所能判断的来说,现在最终已经完全解决。难题的解决完全来自考虑法国国王是不是秃头——这个问题我在一篇论文中解决了,在该文中我还证明乔治四世感兴趣的同一律。其结果是,我和怀特海期望从现在起,我们能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写书,我们期望这部书能在四、五年之内出版。最近我每天都工作 10 小时,好像生活在梦中,只是透过朦胧雾霭看待现实世界。我不得不先去欣德黑德看阿加莎姑姑,然后去戴金斯家。我突然¹⁸²从梦中醒来,但我现在还得回到梦中,直到我们与老卢埃林·戴维斯先生及他的女儿出国为止(在 1 月 25 日)……。

今天回来后我见到你给艾丽丝的漂亮礼物,但她还没有见到,因为她到西汉姆为马斯特曼拉选票去了。他不是我要选的人,但

很久以前，她答应他选举时帮他的忙。政治前景总的看好。自由党人阻止南非在中国人中进行奴隶贸易是明智的，也是正确的。坎贝尔－班纳曼宣布或多或少地实行地方自治，引起了一阵骚乱。但今天，雷蒙德和德文郡的公爵都劝说选民们投自由党的票，因此坎贝尔－班纳曼得到了地方自治的票而没有失去自由贸易联盟者的票。完全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所以这是撞大运。但是你收到这封信时，选举结果就会出来了，内阁十分出色，我很高兴约翰·伯恩斯也在其中。不过以后遇到爱尔兰问题时可能会垮掉。然而，我希望不会。由于那些无赖已不再在位，我每时都能更自由地呼吸，但我希望我知道，我们将得到怎样的多数票，问题是：自由党会不会不依靠爱尔兰人？无论如何，这都注定是险胜的局面。

我希望你能喜欢迪金森的《现代论丛》。你会对鲍勃·特里维廉和西德尼·韦布有所认识。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请快给我回信，你的来信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快乐。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06年1月1日
牛津 贝格莱林地
下树林

我亲爱的露西：

……近来我自己十分抑郁。玛格丽特·戴维斯仍然处于深深的痛苦之中，需要很多默默的同情，这比那种能够表达出的同情要累得多了，而我也像通常一样，被许多自己说不出的焦虑压得喘

不过气来。我盼望工作,那是一个避难所,但出国之前,我把自己搞得太累了,我感到仍然十分懈怠,因此我感到我可能还需要休假。有时我想我永不应停止工作,要是我有那样的体力就好了。数学是宁静的避风港,没有它我真不知道怎样活下去。因此我现在几乎不是告诉你如何避免消沉的那个人了,因为我仅仅能给出的建议,连我自己也不觉得有效。然而,有两件事的确使我高兴一些——一是大选的结果,这确实意味着至少在今后几年中,英国公共事务多多少少能遂人所愿;另一件是个人的事,我的著作取得惊人的成功,我已解决了我非得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于是我可望有几年轻松和快速的进步。我在巴黎呆了几天,他们为我举办了一个哲学家和数学家的晚宴,这使我感到很惬意——见到这些人是很有意思的,而他们讨人喜欢的恭维也满足了我的自尊心。我有趣地¹⁸³从他们的鼻子看出他们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看起来是极文明的人,有博大的公德精神及强烈的求知欲。有一个人说他读过一首英国诗,诗名叫《老水手》,我想不起来谁曾写过什么叫《老水手》的诗,想到胡德可能写过那种名字的诗时,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在巴黎还见到了明特恩小姐及桑塔亚那,这使我很愉快。——本周末我回到牛津去,艾丽丝一直很好,在西汉姆的劳累还没有把她搞得精疲力尽。我希望很快再收到你的来信。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06年2月18日

威斯敏斯特

巴顿街14号

我亲爱的露西：

……到这里两个月以来，大部分时间我是极孤独的，就此而言，我发现，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功。乡村难以想象的美丽——缠结如睡美人般的树林，倾斜的峭壁延至海边，小山谷里满是凤尾草、苔藓和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野花。每天下午我有一次长时间散步，白天其余的时间和晚上我用来工作。其间除了吃饭，我重读《战争与和平》，我想这本书会足够让我打发大部分休息时间了。散步时我停下来读一会沃尔顿的《传记》或其它优美的作品。我的工作进展神速，我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快乐。^① 由于独处，我逃避了要考虑更多事情、要做更棘手的决定的压力，而这些非我精力所能达成。因此我很满意，我有足够的时间用于工作，足够的精力使工作成为一种乐趣而不是一种折磨。

谈到你提及的名声，我还没有意识到我有什么名声——在牛津，他们当然把我看成一个自负而没有灵魂的形式主义者。但是现在我不太在乎别人怎样看待我的著作。过去我的确很在意，一直到我对值得做的事有足够的信心，而不管别人是否赞赏为止。现在别人的赞赏带给我的快乐还不如一天好天气。我感到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资格去判断我的著作的价值。除此之外，学术界的赞扬肯定是根据一段时间以前的著述，而这些东西在我现在看来很可能多有不完善之处以致我几乎不愿想起它们。工作，当它进展顺利时，其自身是很大的快乐，而在取得任何可观的成绩之后，我以一种爬上山后平静满意的心情回顾。对我来说从工作中获得的自尊是绝对重要的——当我（与平时一样）做了一些感到悔

^① 后来全部成为废话。

恨的事时,我的著作就让我恢复一个信念,即我应该活着,活要比不活好。另一件我非常重视的事情是那种过去和将来的发现者之间的交流。我常常在想象中和莱布尼茨交谈,我告诉他,他的观点已被证明是硕果累累,而且这些成果比他所能预见到的美好得多。而在自信的瞬间,我想象着以后的学生们也对我怀着同样的想法。¹⁸⁴存在一种“哲人的交流”还有一种“圣人的交流”,这基本上是使我远离孤独的原因。

好了,这番议论表现了一个人独处时,会变得多么自我专注!

.....

我很高兴听说你的同乡女孩嫁给了那个画家。结局好就一切都好,如果我是活着的最后一个人,我会把这句话刻在墓碑上做墓志铭。

总的说我对比勒尔还满意,政府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但基本上还令人满意。

有空再来信,地址寄这里。

你的最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06年4月22日

比迪福德附近克洛韦利

天启房

致洛斯·迪金森:

亲爱的戈尔迪:

……我以前不知道这附近,景色非常迷人,所有的村舍都用上

等的石头建造,大多数房屋都是詹姆斯一世时代的或更古老,满是柳树的大平原,夕阳在其中落下,另一边则是高耸的群山。我们住在一所美丽如画的古老农舍里。这地方令人神清气爽,我一天工作八、九个小时,工作结束后我就感到头脑迟钝。我的著作,可能穆尔的著作也一样,将在冬天什么时候出版,校样不时地寄来,这在我看来毫无价值。当我想到这些东西应该是什么样子时,就觉得我写得很糟糕。怀特海在学校露面了,但我没什么机会和他接触,因为他为试卷忙得不可开交。这是一个可笑的安排,指导教师的薪水和他们的工作的价值成反比。我希望能想出更好的办法。——住在剑桥是最惬意的,我敢说有一天我会这样,但现在不行。不过,9月15日以后我们将进城去住半年。我希望你在每周无目的的和愚蠢的短途旅行中,能来看看我们。当我看到追逐金钱、名声或权力的人时,我觉得很难想象他们的感情生活有多么空虚,才会有闲心去追逐如此无足轻重的东西。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8月2日

伍斯特郡,百老汇附近小巴克兰

亲爱的戈尔迪:

- 185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我赞同你关于《天堂》^①的所有看法,尽管我还是多年前读过的。我还强烈地感受到你对意大利及北欧的看法,尽管说到底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首先我认为,但丁不能算

① 指但丁《神曲》的第三部分。——译注

是意大利人,意大利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而中世纪精神是国际性的。我觉得,意大利有一种品质,就是完全缺少神秘感,18世纪的欧洲其他国家也都如此。阳光灿烂,但雾霭弥漫,使阳光无法到达。严格来讲,那种缺乏神秘感的、理性主义的生活观,在我看来忽略了生活中最重要和最美的一切。不错,在不讲神秘的人中间,没有不能认知的真理,而这种真理神秘主义者是能够揭示的。但是神秘主义创造了它信仰的真理,顺便说说,在其中它感受到这样的基本事实,即人在时间和死亡面前的无助和一种有着不同寻常深度的情感,这种情感潜伏在我们心中,直到某些生命之神唤起我们的崇拜。在我看来,宗教和艺术两者,都试图把宇宙人性化——无疑,它首先从人的人性化开始,如果一些硬邦邦的事实,不能从人的意识中分离出来,那么宗教或艺术就不能完全感染人,除非它考虑到这些事实。于是一切宗教都成为一种成就,一种胜利,一种保证,尽管人可能感到无能为力,但他的理想却不一定。宗教考虑的事实越多,它取得的胜利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浅薄的宗教诉诸清教徒气质的原因。我自己应该按照严格程度来衡量宗教的价值——如果一个宗教是不严格的,那么它看起来就仅仅是一件儿童玩具,真神只要一碰就会烟消雾散。但是我担心,无论如何严格,任何宗教都不如真理,而我又不能忍受从世界上失去某种令人敬畏的庄严,某种一丝不苟的严肃认真——而仅仅由于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生与死,欲望与希望,抱负与爱情的事实,而这个物质世界并不管善与恶,它无所谓地摧毁它偶然产生出来的东西,根本不顾我们可能付出的所有热情的贡献——所有这些不是阳光,也不是透过清亮的空气所看到的宁静的景色,但是生命却有将所有这些事情铭刻于一个人的灵魂的力量,使得其他的一切看起来都琐碎

无聊和徒劳无用。只赋予宇宙的一小部分以善的知识和热爱,而把这部分变成巨大的、不可抗拒的、非理性力量的玩物,是上帝或命运所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我想,最好的福音,是斯多噶派的。然而即使是这种福音也太乐观了,因为物质能在任何时刻毁掉我们对美德的热爱。

在所有这些闷闷不乐之后,你对南欧的爱更加坚定了。确实,我也感觉到了,只不过是当作一种渴望严肃生活重担的决断罢了。“你知道,我的朋友们,在这么一次快乐的狂饮宴会上”——无疑,为了“葡萄藤的女儿”^①,有许多话要说,就像为撒旦的许多其它化身一样。什么团结统一,什么艺术家的明澈,还有什么在他人的痛苦中认知美好的洞察力都统统见鬼去吧——它使我感到恶心(但我还是知道其中有真理在)。

186 是的,人必须学会在过去中生活,这样才能支配它,使它不成为一个不断扰人的幽灵或喋喋不休的可怕鬼怪,在一度充满着生命的空荡荡的大厅里踱来踱去,而成为一个温文尔雅的抚慰人心的伴侣,提醒人们注意美好事物的可能性,制止冷嘲热讽与残酷行为——不过我想你并没有为这些诱惑所苦。对我来说,我甚至不希望活在永恒的事物中,尽管我经常在嘴上说。但在我心里,我相信最美好的事物都是脆弱和短暂的,我在过去中发现一种永恒所无法拥有的魔力。除此之外,没有比过去更永恒的了——现在和将来仍然受时间支配,但过去已经逃逸到永恒之中——时间已经使出所有的最恶劣的招数,但过去依然活着。

你不喜欢重新捡起日常事务,我并不感到奇怪。一个人拥有

^① 指酒。——译注

了精神自由,并听任他的思想和感情去生长和扩展后,再回到监狱里,把所有感情封闭在可悲的谨小慎微、取悦人和实际有用的范围内,是多么可怕——呸!——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必须留给恶人——甚至是美德,它只有保存在玻璃器皿里才能一尘不染,为了装饰而不是为了实用。

直到昨天为止,我一天工作九小时,生活在梦中,只想到空间。今天,我才开始意识到其中的事物。总的来说,在我看来它们没有什么改进。但我希望我们将在城里见到你。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2年8月26日

伍斯特郡,百老汇附近小巴克兰

地址,哈斯勒米尔,

弗赖迪山

亲爱的戈尔德:

我把译文寄给你,但是我更希望你能找个法语更好的人通读一遍,因为我的法语不很好。顺便说一点,我认为“mémoire”(论文)会比“article”(文章)更好,但我拿不准。

我很高兴你正在写关于宗教方面的东西。是时候了,该写些我们全知道,而一般人并不知道的东西。在我看来,我们对宗教问题的态度,应该尽可能加以宣传,它同任何著名的基督教反对者的态度并不一样。我们有伏尔泰的传统,以一种常识的、半历史半文学的观点来取笑所有的事情,这当然是极不妥当的,因为它只抓住

了历史体系中的偶然事物和赘生物。后来又有了科学的达尔文-赫胥黎的态度,在我看来它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正确运用的话,对于所有通常的宗教论证来说,都是决定性的。但是它太讲外在世界,太冷酷批判,太远离感情。此外,没有哲学的帮助,它也不能探究事物的根底。于是就有了像布莱德雷这样的哲学家,他们还保留一点宗教的影子,少得无以在精神上给人慰藉,却足以在智力上毁掉他们的体系。但我们必须得做的,或我们私下里的确在做的,187 是以深切的敬意对待宗教的本能,但是要坚持在宗教所提示的任何形而上学中没有一丁点儿真理存在:通过设法从世界及生活中汲取美——只要它存在——减轻这种坚持的压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坚持维护宗教态度的严肃性和提出基本问题的习惯。如果美好的生活是我们知道的最好东西,那么宗教的丧失会给勇气与坚忍提供新的空间,因而使美好生活比任何有机会让宗教成为不幸中的麻醉剂的生活更美好。

我经常感到宗教像太阳,使不那么灿烂,却同样美丽的、从黑暗和无神的宇宙照耀我们的星星黯然失色。人生的辉煌,我确信,对那些未被神圣的光辉眩惑的人来说更伟大,而人类的同志关系,看起来会由于我们全被放逐到荒凉海岸的感觉而越来越亲密和温厚。

你的亲爱的

伯特兰·罗素

1903年7月16日

法纳姆,彻尔特

亲爱的戈尔迪：

非常感谢你寄给我三篇关于宗教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是文章既写得出色，又讲出了特别需要讲的东西。你那所有滔滔雄文在我看来都非同凡响，结尾的比喻我亦十分喜欢。随信寄上我阅读时注意到的一些细小问题的评论——主要是词语方面的。

对教会主义的批评，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你如果低估什么的话，我要说是这个国家教会主义的危险。每当遇到比阿特丽斯·克莱顿，我就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危险，她从实际的角度来解释最坏的一种观点，即甚至一个属于教会主义体系的人，碰巧本人心胸开阔、思想开明，他也会小心避免这种思想状态影响到他能施加影响的他人身上。

为什么你以我认为希望见到自己喜爱的人是愚蠢的？还有什么能使生活变得可以容忍？我们站在大洋的岸边，对着黑暗和空旷呼喊，有时一个声音在黑暗中应答，但那是一个就要淹死的人发出的声音，片刻又归于沉寂。世界在我看来十分可怕，大多数人都很不幸，我经常感到纳闷，怎么他们全都忍受得了？深刻地了解人们就是了解他们的悲剧：悲剧通常是构筑他们生活的中心事物。我想如果他们大多数时光不是活在当前事务之中，他们将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3年7月19日

法纳姆，彻尔特

没错，把你关于宗教方面的文章编辑成书、重印出版，我认为你会做得很好。很难说一个人在积极方面能从中得到什么，但其中肯定有丰富内容可汲取。我想归根结底最主要的是，读者会被你引述的梅特林克的段落的真理所说服，即我们用来观察思考世界的情感可能是宗教的，即使我们没有明确的神学信仰（注意如果梅特林克不是用法文写作，他就会说跟《悼念》一诗一样的话“有更多的信心存在，等等”，这是语言学上的评注）。你有可能让相当多的人相信，没有宗教信条并不意味着不以宗教方式来思考。而以宗教方式来思考，对于坚持宗教信条以挽救其宗教生活的人及对于失去宗教信条而不再认真思考的人都有用。

希勒在他的文章中，使我感到他像个可怜的傻子，他紧紧抓住实用主义，就像要淹死的人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即哲学不能产生宗教或超出智力范围的任何东西。我越来越觉得，人们赖以生活的信念，似乎具有经验性质：它是一种对以前曾怀疑过或者盲目相信的伦理价值的突然领悟，或许是一种渐进的领悟。而这种领悟似乎，通常由包含人们所领悟的事物的环境好坏而引发。尽管我认为哲学本身不能产生任何人类利益，我仍然认为，哲学的训练能使人获得更丰富的经验，而且更能利用他确实得到的这些经验。同时，我一点也不希望人类变得太过于顽固地相信没有从哲学通往宗教的道路。因为我想努力去找出一条路还是非常有益的，只要它不破坏坦诚公正就行了。

在我心目中，托尔斯泰的价值在于他正确的伦理判别能力及他对具体事实的感知。他的理论推导当然毫无价值，他的推理能力如此之差，真是人类最大的不幸。

我从未读过韦尔比夫人的作品,但她寄给我一些她对我的书的评论,从中我认定她对我感兴趣的很多问题也有兴趣。还有,我非常怀疑,她对我的书能懂多少。我对她知之甚少以致我不知道是否该去了解她。

总的来说,我认为萧伯纳与其说是个天才,不如说他是个反社会分子。当然尽管我承认他是“有说服力的”,我却不承认他是“有道德的”。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嫉妒在他的哲学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如果让他承认他缺少而别人具有的优点,他会感到不可容忍的嫉妒,以致会感到人生也无法忍受。还有,他憎恶自我控制,而且造出一套理论,目的就是证明自制有害。《人与超人》^①我真看不下去,它令我作呕。我认为他不是在地狱炽热的烙铁上跳舞的灵魂。我认为他的地狱只不过是他病态的虚荣心以及怕被人嘲笑的病态的恐惧感。

贝伦森在我这里,我非常好奇地想理解你对于音乐的看法。¹⁸⁹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如果我在建立“理想国”,我是否让瓦格纳甚至贝多芬加入,但这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他们。

我在努力撰写第二卷。工作进行顺利时,它使我十分快乐,但工作受阻时,它使我受到同样强烈的折磨。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4年7月20日

法纳姆 蒂尔福德

^① 萧伯纳的名剧,1903年出版,其中阐发一种“生命力”的哲学。——译注

亲爱的戈尔迪：

感谢你随信寄给我的东西，我很有兴趣地读过了，我认为你将你的见解陈述得很清楚、很好，但我本人不能同意你的见解。我同意“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信仰几乎是一种生活的必要条件，即使不是一般生活的必要条件，也是那种最富有成果、最高贵的生活的必要条件”。但我不同意信仰“可以是合法的，只要它占领了尚未被知识征服的领域”。你承认说“尽管真理证明我不对，我还是相信”是错的，我还要进一步证明说“尽管真理未做有利于我的证明，我还是相信”是错的。在我思想中，诚实不容置疑地要求我们应该怀疑那些可疑的东西，就像我们不相信错误的东西一样。但在这个论证以及所有没有证据的信仰的论证中，有必要区别几类命题。一类是可以被公正地允许为自明的，从而也提供了间接证明的基础的命题；而另一类则是假如我们准备接受，就应该有证明的命题。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可能不能完全做到。至于信仰，我信守：(a)对于某些命题，除了相信错误命题的坏处之外，我们对它诚实地相信，对信仰者会大有裨益；(b)这些命题中许多是错的。但我认为在伦理判断的领域，信仰有一个合理的范围，既然这些伦理判断属于那个命题范围，它应该是自明的，无需证明。实际上，在我看来，信仰通过热情地相信某种事物的德性是好的，并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我们的行动也能创造这种德性而得到十分可观的效益。我承认上帝之爱，如果真有上帝，可能会使人类比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上更好。但我想，被认为是正当的伦理观念中大多数对于可以想象的最高的生活来说是必要的，对所有可能的最高生

活来说也是必要的。和每一种宗教一样,它包括伦理判断和事实判断,后者断定我们的行动对宇宙的伦理价值产生影响,尽管也许很小。我发现靠这个信仰也足以让我们生活下去。我认为它也是被知识所证实的。但此外任何其他信念,在我看来都或多或少的不真实,尽管不一定可以论证它是假的。

让我知道你会回答些什么。信仍寄这里,尽管我要离开。我¹⁹⁰打算明天和西奥多去布列塔尼两星期。希望你的坐骨神经痛比以前有所好转。

你的永远的

伯特兰·罗素

1904年9月22日

法纳姆,蒂尔福德

常青藤寓所

亲爱的伯蒂:

你的论文我读了三遍,越读越喜欢。或许对它最为吹捧的评价是整篇论文与你写于此地的两段华章既和谐,又相配——对于这种论文形式,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至于你的论文要采取什么形式,我没有个人的意见。我热切地希望你迟早能表达你自己,在此期间,你必须不停地写,直到你开始感到你能用你希望别人理解的方式,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

最近几周内真正的大事是吉尔伯特·默里。如果我大胆告诉你,我是多么喜欢他,我怕我就表现得像个中学女生了。我说,在我早年岁月没有一位女士比他现在使我更多地谈论自己,你从这

点就会做出判断。我们之间简直有谈不完的话,而且每次谈话都越谈越起劲,越谈越有的谈。我发现他是如此文雅,如此亲切有礼——几乎是理想的伴侣。我甚至能原谅他喜欢狄更斯和丁尼生——我迟迟才写封潦草的信他得负责任,因为他把我的精力差不多都占去了,所剩无几的一点精力留给我看校样。值得庆幸的是校样差不多快看完了。

艾丽丝要来我真高兴。她能来太好了。她的来访将使我感到快乐,日子也过得快活多了。我恐怕迪金森会因为和默里形成反差而感到痛苦。

我正饶有兴趣地读《歌德对话录》,——你的数学方面的论文写得怎么样了?

你的永远的

B.B.(贝伦森)

1903年3月22日

佛罗伦萨 塞蒂纳诺

塔蒂

我最亲爱的伯蒂:

听说你没出席多拉^①的葬礼,我真是非常、非常难过。我原来想你一定会去的,只能认为你有什么重要的事使你没有去成。——我知道你可能觉得这最后致敬的表示没什么意义,也没什么用处——但我确信,在她昔日为你做一切和给你全部的爱之

^① 多拉(Dora)是我以前的瑞士籍家庭女教师布勒小姐。

后,她的妹妹和朋友们会由于你的缺席而感到痛苦——如果你本来能去的话。——非常感谢艾丽丝的来信和她寄来的小纪念册¹⁹¹——我确信你也有一本。——或许你从来没有在你所爱的人的坟上听说过——葬礼上的宗教仪式几乎是最庄严肃穆的——特别是配上音乐,在极度悲伤的时刻,有时是一种真正的帮助,帮他超脱和摆脱悲痛——我已经收到多拉的妹妹的第三封信,我给她回了信,因为我最深切地同情她——那是一种可怕的损失——她独自一人而且本来希望多拉有一天会和她住在一起。——我希望你给她写信。

塞奇费尔德小姐^①可能星期二要到海格特去一周,她非常希望听你下星期五的讲演——或许你会见到她,但无论如何请你问问艾丽丝,看她能否留意一下她。她已经写信去要门票了。她要我告诉你,她特别希望你能讲得让理解力最差的人也能听懂——不要角、正方形、三角形什么的,也不要形而上学或数学什么的!

非常感谢艾丽丝随信寄来的附件,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写得都很有趣。我愿意寄一些给几个可能感兴趣的人看。但我不喜欢关于“报复”的那句话,单是这个词就令人讨厌。我刚刚查过约翰逊词典——“报复”(即使在所谓成功的时候)也不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或更该讲是基督教的箴言。——我希望你的讲演会包含一些思想感情和理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从较低水平的成功的观点来看,它们也是更有效果的!——我多么希望能来听你讲演——我会在《爱丁堡评论》上读到你的讲演内容,但能亲自聆听到更有意思,我还从来没有听过你或艾丽丝的讲演!

^① 我姑姑的女伴。

祝福你和艾丽丝并衷心祝愿你良好的事业^①中的工作顺利！

爱你的

姑姑

1904年1月10日

萨里郡，哈斯勒米尔

格雷肖特

我最亲爱的伯蒂：

我希望你不介意在你的生日我写一封真实的信给你。我总是尽力如你希望的那样，只写一些表面的东西。但我肯定你会记得，有些感情多么渴望得到表达。

我只想再次告诉你，我是多么地爱你，多么高兴你的存在。当我能分享你的生命并认为我自己对你有用时，那是任何人所曾得知的最大的快乐。想到这些，我充满感激之情，同时对我仍能接近你、目睹你的发展也心怀感激。当你健康、快乐、工作顺利时，我感到心满意足，只希望我是个更优秀的人、能做更多的工作、更配得上你。无论夜不能寐还是朝思暮想，我无时不为我亲爱的人祝福。我将永远爱你，而且希望这种爱将越来越远离自私。

永远忠于你的

艾丽丝

1904年5月17日

^① 自由贸易事业。

法纳姆,蒂尔福德
常青藤寓所

亲爱的伯蒂:

192

我要告诉你的是大作最后一部分写得多么美,如果我能时不时地写出那样的好文章,我会更加明确地感到,我选择以写作为职业是正确的。

8月初我再次到达南方时,非常想和你谈谈。我现在有很多东西要问你。托尔斯泰在《泰晤士报》上的信使我想起来很不舒服——或者说感觉很不舒服。它使我充满了(i)一种对我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新的怀疑与责任感,(ii)对战争的怀疑与责任感。我感觉我们都生活在“毁灭之城”中,而我又不能确定我是不是逃走——或逃向何方。

那封信可能完全没有什么明确的结果,但它至少应该留下一一种不同的精神。

长期以来,我一直对一切事情都感到太快乐、太满足了,包括对我自己的工作。而后托尔斯泰不服从应征服役的强烈的精神优势一下子把虚幻的辉格党自满自足的气囊里的气都泄光了。

1. 在半张纸上写下你是否同意托尔斯泰关于战争的看法?
2. 8月份你将在哪里?

你的乔治·特里维廉
1904年7月
诺森伯兰郡
坎布

亲爱的伯蒂：

我深深地感激你给我写了这么长的、深思熟虑的一封信。但这不是浪费时间。我对你写的深感兴趣，我想我完全同意你信中写的话。

另一方面，我以为尽管在你认定的精神中和限制下，你认为战争的准备是现代国家的必要功能是对的——战争最终被废除的主要手段之一还是在征兵制国家里被征召者的消极抵抗（如果情势恶化，我们可以加入其行列）。废除战争要数百年的时间，还将有一份“激烈的殉道者名单”，名单从这些托尔斯泰的反抗应征的罪犯开始。正是这些人，其数量将在全欧洲不断增加，他们将使欧洲各国人民因对战争和国际仇恨，抱有像你一样的观点，而不是人们现在的观点而最终感到羞耻。重大的变化通常总是以这种方法实现的。但是通过双重过程——公众的思想感情与实践的逐渐变化，它们由那些受大众谴责、同时也影响大众的人的极端观点和行为所引导，并真正鼓动起来。

同样我还要对托尔斯泰的信致意。我还认为任何将征兵制引入英国的提议基于这个理由（除了其他理由之外）都必须被抵制，即政府无权强迫某个人昧着良知去打仗或接受战争训练，如果他认为战争是错的。

我认为我还同意你说的人们有在“毁灭之城”生活和工作的义务，而不是逃离其中。但如果义务同时也是一项乐趣，虽然它仍然是一项义务，那在履行义务的过程中也会带来危险，因为很难按照个人的意愿，在保有大量的个人财富和支配闲暇时光的情况下，遵循下面这条箴言的精神来生活：“人只有权支配那一部分财富，它最终将给他人带来大部分福利。”

附上一封信及传阅函件。你加入吗？我已经加入了，而且我想我们可能会选戈尔迪·迪金森，他也表示愿意加入。肯定会有完全自由的讨论，还有许多值得结识的人。在任何成员身上，没有强迫宣读论文的义务。我想那些真正的宗教信仰徒同时也是真正自由的真理追求者（人数很少）的各种各样的观点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他们表示极希望你参加。

你的永远的

乔治·特里维廉

1904年7月17日

诺森伯兰郡

坎布

我亲爱的罗素：

再次见到你使我好多了。我有一个悲痛绝望的故事要倾诉——够含糊的了，而今天早上细想起来似乎又不那么含糊，但当我跟你呆一会儿时，我就不觉得——噢，没有悲壮到要用绝望的语言的程度。我回想起了这么多我值得拥有的东西。而我的烦恼就显得不是理性的刚毅和正确遵从普通的格言所不能克服的了。

我现在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仰仗你的帮助。我感到你经常怀疑所有那些高雅半是缺点，我也怀疑，帮帮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感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没有呆板的规矩，而我还知道你是多么痛恨精神的粗俗。

不必回这封信，除非你一定要回或者你有什么要说的。我们可以透彻地谈论这么多事情，真是幸事中的幸事。

我打算在伦敦停留两周左右,把一些事办完,然后我就能更清楚地告诉你是一回事。在和你谈我的绝望之前,我必须开始有一点希望才行。

你的亲爱的

德斯蒙德·麦卡锡

1904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二

切恩 花园 8 号

194 我亲爱的伯蒂:

你给我写信并告诉我你对 L. H. (伦纳德·霍布豪斯)小册子的看法,真是太好了。我很高兴你我的见解出奇的一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认为一种“心态”(举例来说如对“公正律”的本能的信赖以及我对祈祷本能的信赖等等)被觉得是“强迫和重复的”,与“我们的事物的顺序”的对应的证明无关。

我在证明的领域(过程的知识)与热望或信仰的领域——(目标的选择)之间做一次完全的区分。对后者的世界,我所要求的只是宽容——一种“让人活”的政策。在我对这个“让人活”政策的解释中,我可能不同于你和 L. H.——因为我会允许每一个地方团体用共同的经费去教它特殊形式的“愿望”或“信仰”。我甚至为我的孩子们想望这种政策——因为我已经发现,没有它,我自己的生存将会更加堕落——而由于我“想望”我们所谓目的的崇高性,我便希冀有实现它的方法。我知道,除了实际的经验和试验之外,没有其他发现这些方法的途径。迄今为止,我自己的经验和实验把我引向不断祈祷的工作假设中。我丝毫不希望把这种实践强

加在别人身上,而同样乐于付款给一个学校,在这个学校中进行宗教与教育完全脱离的世俗化实验(即除了教过程的知识之外不教别的)给英国圣公会或天主教会或基督教科学派教会的机构,所有我所期望的只是每个地区或场所,都尽可能自由地传授它自己的那种热望或没有热望。

10 号星期四你和艾丽丝能否来吃午饭并同鲍尔弗先生会面?我要带他去看萧伯纳的戏,你能否拿到当天下午的票?认识鲍尔弗先生对你是有好处的——倘若碰上钦定教授讲座职位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你的永远的

B. 韦布

1904 年 10 月 16 日

威斯敏斯特堤岸

格罗夫纳路 41 号

亲启

我最亲爱的伯蒂:

我今天给你写信,只是为了我现在希望告诉你的一件事——我一直精心保存着你祖父的金表和表链,自从他去世后——我不必告诉你对我来说它是多么多么的珍贵,由于我自然十分清楚地记得,他总是把它佩戴在身上。

但是我现在非常想把它送给你——只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将来把它留给阿瑟,——如不是阿瑟就留给约翰尼——因为我

切盼它将永远为罗素家所有。我不记得你是否保有或现在是否佩戴和过去有关的表——如果是这样，当然就不要犹豫马上告诉我，那我会保留这只，以便日后给阿瑟。如果不是这样，你当然应该把你现在的表赠送给别人（如你愿意可以保留）——因为我希望看到你会佩戴和使用这只表——而不是把它收藏起来——但是这你一定要告诉我。

亲爱亲爱的伯蒂，我希望看到你会永远努力去配得上——我知道你会尽力的——去做他的孙子，因为他确实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人之一——勇敢、文雅、真诚——而且具有一种最美的孩子般的质朴和最少有的正直品格——我喜欢想到你记得他——以及在临终前对你讲的充满慈爱的最后的话“好孩子”——能够作为你终生善行的一种鼓舞；——不过你当然不会记得，也不可能知道他的一切。——但如果你保存这只表，我确实希望你能佩戴它，珍惜它以纪念你祖父——并纪念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童年时代在亲爱的家中那些日子。^①

上帝保佑你！

爱你的姑姑

1905年3月20日

萨里郡，哈斯勒米尔

格雷肖特，罗泽尔登

我刚把这只表送到伦敦让人检查过——状况极好。我会在28号给你。——谢谢你上星期那封受欢迎的信。

^① 我从1949年起一直佩戴着这只表和表链。

伯蒂：

西奥多死了，星期二独自在费尔斯的水潭中游泳时淹死了，我想肯定是跳水撞到头部，晕过去而被淹死的。

我星期一回伦敦，让我尽快见到你。

克朗普顿

1905年7月27日

柯尔比·朗斯代尔

牧师寓所

亲爱的伯蒂：

随信寄去我相信还可以的照片。

我还有一些西奥^①的照片要给你看，你什么时候能来过一晚？

我和她^②的事完了。她说她认为可以为我做任何事，但坚决拒绝嫁给我，于是这事就结束了。

哈里和我打算下星期六去格兰契斯特。我还没安排好去看望比代尔斯。

我已准备好你的遗嘱，但我想我要保存它，等我们见面时才能和你商量。

西奥多的离去看来只是一种幻觉，是一种梦境与清醒的想法、回忆与现实的奇怪的混合，使我困惑不知所措，但慢慢地感觉到残存的自身的后果，就像失去四肢和力气的躯体，不得不靠一些装饰

① 西奥多的昵称。——译注

② 西奥多爱的那个女人，西奥多死后，克朗普顿想娶她。

物来支撑,靠医药治疗、靠对失去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光明前途的希望,逆来顺受地活下去。

我全心地紧紧拥抱你并因你对我的爱和帮助而为你祝福。

克朗普顿

1905 年 10 月 31 日

亲爱的伯蒂:

这么说现在你已经“打了一场选举战”,托伊费尔德洛克把它描述成犹如谈恋爱,作为人生的第二大经历。我极胆怯,从来没做过同样的事,或许永远也不会做。我想 100 年内,不会再有比你 and 查普林这一对反差如此奇特的候选人出现在这个领域里。

你是一个多么爱冒险的家伙!下次奥地利人征服意大利时,你和我一起穿上红衬衫,一起去在阿尔卑斯山的一条小路上舒舒服服地被杀掉^①。我真想不到你是如此一位冒险家,而且在你身上有这么多老亚当^②的好品质。直到我回到家(像哈巴德大妈^③一样),才发现你在角逐选举!

我非常感谢你在《爱丁堡评论》上写的那篇文章^④,这篇文章对我的书很有好处,并帮我提高了销售额。这本书一开始销售不好,现在可很不错。我从艾略特那里推测,你没能在更空闲的时间

① 暗指加里波第在意大利统一战争中组织红衫军由西西里岛出发北上解放意大利领土,特别是 1866 年对奥作战解放威尼斯。——译注

② 老亚当指人类始祖亚当,他未经免罪,因而带有人性中固有罪恶。——译注

③ 英国童谣中女主人公。——译注

④ 对乔治·特里维廉的《加里波第保卫罗马共和国》一书的书评。

写这篇文章,使你感到失望,可我想跟你说,我感激你为友谊而做出的牺牲,特别感谢你能在4月份登出这篇书评,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对你所说的几件事情我都很感兴趣,特别是在507页上端关于革命者特殊作用的句子。我没有去猜是谁写的,直到艾丽丝告诉了我,尽管我本可以从你喜欢的乔伊特评论马志尼的叙述中猜出来。

我希望你们俩都已回到学术界的雉鸡保护区,在经过了这样的骚乱之后,牛津的平静是令人愉快的。

你的兄弟般的

乔治·特里维廉

1907年5月23日

特灵

斯托克斯村舍

亲爱的罗素:

我刚刚读过你关于数学的文章(校对稿),禁不住要写信告诉你,它使我多么倾倒。它确实好极了——把人带到崇高的境界——也许是最崇高的!你对数学伟大之处的陈述,在我看来绝对¹⁹⁷清楚,绝对有说服力,给人以人类思想的光荣的新概念。其中意大利城堡的明喻使我感到特别美,而表达方式的简洁更凭添了极大的效果。《独立》^①的编辑们真是无赖!他们有多蠢!

① 他们曾拒绝刊登这篇文章。

我可以接连写许多页——这就是我的激动和热情。想到我认识你,能和你谈话,甚至可以反驳你,真是棒极了。噢!——我将让人在我的墓碑上刻上——

他认识穆尔和罗素

仅此足矣。

你的永远的

G. L. 斯特雷奇

1907年10月23日

伦敦西北 汉姆斯特德

贝尔塞兹公园街67号

我亲爱的伯蒂:

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消息,这是多么大的荣誉啊!而且你还这么年轻。我看到这条消息后,一直满怀它带来的光荣感而情绪高涨,这是我听到的哲学工作第一件可感之事。人们即使看不懂你的书,也能明白这件事。

我庄严地、最衷心地祝贺你,我一直把皇家学会会员看作超乎世界上任何一种职位,甚至大主教和首相,尽管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我仍然存有这种感觉。

你的亲爱的

罗素^①

^① 罗素的哥哥法兰克·罗素。——译注

1908年3月3日

伦敦西区

戈登广场57号

亲爱的罗素：

上星期我在牛津呆了三天，一直希望能开车去看望你们夫妇，直到最后一天我发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时间都被其它必办的事情挤掉了。我见到了希勒，并在麦克杜格尔家度过了很快乐的一晚。我本来巴不得能和你共度一晚，以弥补6月我婉拒你邀请的十分粗率的做法。我那时精疲力尽，相比之下现在好多了。但那以后女儿和儿子又来，和常人一样，他们的需要似乎比他们父母的需要更加迫切。结果是时间变得太短了，我想完成的许多事都没时间做。儿子仍留在牛津，住在A.L.史密斯（巴里奥尔学院的导师）家，我们其余的人星期二乘“萨克逊尼亚号”返航。

我回到自己的书斋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重读你数理哲学中论真理的那一章，该书出版之后，我还没有读过。我想对它的把握比你对我的理论的掌握要更好一些！你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对杜威的评论（像你的阐述一样尖锐！）表明你掌握事物的面还不够宽。¹⁹⁸我对你的临别赠言是“如果你希望保持你与具体事实的关系，就跟数理逻辑说再见吧！”我今天上午刚和柏格森进行了3小时的谈话，这可能就是我大声呼吁的原因吧！向你们两人致意，如果内人在此，她也会祝福你们。

你的真诚的

威廉·詹姆斯

1908年10月4日

查令十字路饭店

亲爱的伯特兰·罗素：

得知你入选学会^①非常高兴。1877年投票选我时，我那种万分焦急的心情使得我总是为任何朋友，无论多么确信当选，通过了这场严酷考验而感到高兴。当你的投票进行时，我不想在现场整整呆一下午。

你的人会将明显增加我、以及其他许多人，对该学会的兴趣和乐趣。^②

仍然是你非常真诚的

乔治·O. 特里维廉^③

1909年4月26日

格罗夫纳，克雷森特大街8号

亲爱的伯蒂：

学院学术委员会今天决定提供你一个逻辑和数学原理的讲师职位，其职责为：

(i) 每学期讲授一门课程(24讲)，

① 原文为 Athenaeum，直译为雅典学园，为剑桥大学学术性组织之一。——译注

② 我想不出来为什么，我一直没看见乔治·特里维廉爵士在那里。

③ 乔治·O. 特里维廉爵士(1838—1928)，美国历史学家，他是罗素的朋友，特里维廉三兄弟的父亲。本书以前提到的乔治·特里维廉(1876—1962)全名为乔治·麦考莱·特里维廉也是历史学家。——译注

(ii) 学期上课期间住在剑桥——

此外,如果你希望满足你在校时间的某些条件(学期期间每周 15 小时,我想),他们在学院提供住房和膳食(免费膳食),年薪 200 英镑。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非正式的——我不说你也知道,对此我是多么高兴——它将给你一个绝好的机会去“展示”这个课题——而这正是你想要的。

顺便我该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讲师职位 5 年后会继续下去——当然,这方面的全部困难来自于,——就所能预见的——直接听课的学生人数极少——我承认有希望比我们当中任何人现在能保证的做到的更好——由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课题的了解——但这次聘任只有 5 年不会更长,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199

委员会开得非常热烈,因为与此同时,我们还选出一个生物化学“讲师”。

目前没有更多的消息。

你的亲爱的

A. N. W. (怀特海)

1910 年 5 月 27 日

剑桥 克兰默路 11 号

我亲爱的 B. 罗素:

我们非常高兴地得知,你能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一段时间已不仅仅是希望。对于我们如此明智地采取的这一步,我不能宣称有丝毫的功劳,但我衷心赞同你科学界朋友们的建议而感到欣喜。

我几乎不敢奢望支持你全部愉快的五年授课时间,但我至少可以期待着早日和衷心欢迎你的到来。

向尊夫人致以我们最亲切的问候。

相信我是你最真诚的

H. 蒙塔古·巴特勒

1910 年 6 月 3 日

剑桥

三一学院院长府邸

现在不可能有许多还健在的人像我一样,看到约翰·罗素伯爵在1850年,为了“安息和感恩”,从卡伦德的旅馆动身,消失在苏格兰的豪雨之中。我不知你是否知道那些是令人快乐的地区。

亲爱的罗素先生:

多谢你的来信。无疑,在我写的东西中,我或多或少地误解了你。这使我一点儿也不愿意写,只是似乎还没有别人去写。我期待着一读你在《评论》上那篇文章的抽印本,并将注意你信中所写的那些内容。

我承认,你忙于政治活动,如果那意味着你将没有时间研究哲学,我对这种前景感到有些担心。不可能二者兼顾吗?如果不可能,你感到哪个方面的“吸引力”更大,就不是我贸然可以判定的了。我唯一能明确感觉到的就是,就人类能力所及,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做你在哲学方面的工作。此外,我觉得我没有任何权利说三

道四。

如果你能给《心》杂志写点东西,我敢肯定是会受读者欢迎的,不仅仅是我个人。

你的忠实的

F. H. 布莱德雷

1910 年 4 月 11 日

牛津 默顿学院

我不知道谁会得到这个教授席位。我听说韦布的可能性大,由于两位牧师还有华伦可能投他的票,但真实情况还不知道。

亲爱的罗素先生:

200

听说你无意长久从事显然是非常诱人的政治,我确实非常高兴。临时换一下工作,那当然完全是另一回事。现在,你必定已经为哲学非常辛勤地工作多年了。

当然,在哲学研究中,我认为,同许多其他研究一样,常常得独自工作,是不太合乎人性和难捱的,而且我看不到任何解救的办法。能与他人合作的工作很少。我的健康情况一直很坏,但我无法借助另一种工作来改变,恐怕我也只能采取大量休假的方法来改善了。其实干另一种工作可能更好一些。

我现在太迟钝了,即使有你的文章也读不下去,但我还是盼望能见到你的大作。

从一开始,我对你的工作就有很高的期望,而且我认为毫无疑问,无论如何,要是你长久不搞哲学,哲学就会蒙受巨大损失。我

看不出谁还会做你愿意做的,而我希望你会去做。

你的忠实的

F. H. 布莱德雷

1910 年 4 月 20 日

牛津 默顿学院

第七章 重返剑桥

《数学原理》完成了,我感到有些清闲,不知该做些什么。这种感觉使人觉得愉快但又有点令人迷惑,就像出狱一样。那时,由于对自由党人和上议院之间围绕着预算和议会法的斗争非常感兴趣,我感到自己有从政的趋向。我向自由党总部申请了一个选区,并被推荐到贝德福德去。我被接受并给自由党人协会做了一次演讲,反应热烈。然而,讲演之前,我被带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我受到一次常规的盘问,我记得大致意思如下:

问:你是英国国教徒吗?

答:不是,我受的教育不信奉国教。

问:现在仍然如此?

答:不,我并非一直如此。

问:我们可否认为你是位不可知论者?

答:是的,这正是你们必须理解的。

问:你是否还愿意偶尔到教堂去?

答:不,我不会的。

问:你妻子愿意偶尔去教堂吗?

答:不,她不会。

问:你是不可知论者这事是否会传出去?

答:是的,这也许会传出去。

根据这些回答,他们不选我而选凯拉韦先生为他们的候选人。凯拉韦后来成为邮政大臣,在大战中持有正确意见。他们必定感觉到他们幸好没有选错了人。

我也庆幸我未被选上。正当贝德福德审慎考虑时,我收到了三一学院数学原理课讲师的聘书,对我来说,它比政治更有吸引力。但如果贝德福德接受我的话,我或许就会辞掉剑桥的工作。

202 1910年秋季学期开始时,我在剑桥定居下来。我和艾丽丝在布里奇街有公寓,而我在尼维尔巷工区还有几个房间,我变得非常喜欢这些房间。它们是我1894年离开剑桥后,第一个完全由我自己独享的地方。我们卖掉了我们在巴格利林地的房子,看来生活将步入一个新的轨道。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在1910年1月的选举中,当时我还住在巴格利林地,我想我应该尽我所能支持自由党人,但我不想支持我所住的选区的候选人,因为他们已经破坏了一些我认为重要的誓约。因此我决定支持河对岸的邻近选区的候选人。这位候选人是菲利普·莫雷尔,他和我的妻兄洛根是牛津大学同学。洛根曾热情地喜欢他。菲利普·莫雷尔已同奥托琳·卡文迪什·本廷克女士结了婚,她是波特兰公爵的妹妹。我们都还是孩子时,我对她就稍有了解,因为她有一个叫斯科特夫人的姨妈,^①住在哈姆·康芒。关于斯科特夫人的房子,我清楚地记得两件事,可是都与奥托琳无关。其中一件是在一次儿童聚会上,我第一次尝到冰淇淋。我还当那是普通的布丁,就吃了一大匙,吓得我大哭起来,使大人们惊慌失措,不知出了什么事。另一次经历更令人不快,在她家门口下

^① 伊丽莎白王太后的祖母。

车时,我跌倒在石子铺的路上,伤到了我的小便,从那以后,我不得不每日两次坐热水浴并用海绵轻轻敷拭,而在此之前人家一直告诉我不要去注意它。这使我很莫名其妙。菲利普刚和奥托琳订婚时,洛根妒火中烧,很不友好地取笑她。然而后来,他们又言归于好。过去我总是不时去看她和菲利普,但我从来对他评价不高。而由于我清教徒的偏见,她过分地使用香水和脂粉,也使我不快。克朗普顿·戴维斯最早修正我对她的看法,因为她为他的地价组织的工作得到了他的赞赏。

在1910年1月的选举期间,我大多数晚上忙于在会上发表演说支持菲利普·莫雷尔,而大多数白天则用于游说替他拉票。记得有一次我在伊弗莱向一位退休上校拉选票时,他冲进大厅里大叫:“你以为我会投那个无赖的票?滚回去!不然我就放狗咬你!”我几乎跑遍了牛津到卡弗舍姆之间的每一个村镇。在竞选的过程中,我有许多机会进一步了解奥托琳。我发现她对所有的人都极为和善,对于公众事务极为认真。但是菲利普,却和邻近选区的所²⁰³有自由党议员一样,失掉了他的席位。后来在伯恩利提供给他一个新选区,他从1910年12月直到“吊死德皇”的选举^①为止,一直是那里的议员。结果是在一段时间里,我不常看到莫雷尔夫妇。然而,1911年3月,我收到邀请,去巴黎做三次演讲。一次在索邦,两次在其他地方。赴法旅行在伦敦过夜最方便,我要莫雷尔夫妇将我安排在贝德福德广场44号的房子里。奥托琳有着相当惊人但非常优雅的品味,她的房子非常漂亮。在艾丽丝看来,其中存

① 指1918年12月的议会选举,由于11月德国战败,各党候选人竞相以“吊死德皇”为号召。——译注

在着贵格会教徒的禁欲主义与其兄的唯美主义之间的冲突。她认为,在个人生活比较公开的场合,遵循最好的艺术标准是对的。如在客厅或讲台上的穿着。但是在她的本能中,在只关系到她自己的地方,贵格会教徒的朴素无华便占了主导地位。例如,她总是穿着法兰绒的睡衣。我总是喜欢美的事物,但我又没有能力为自己提供。奥托琳房间的气氛给了我自第一次结婚以来一直渴望的某些东西。我一进她的房间,就感觉脱离了外部世界的烦扰而得到了安宁。当我3月19日去巴黎途中到达那里时,没料到菲利普必须去伯恩利,留下我和奥托琳两人在一起促膝谈心(tête-à-tête)。晚饭时,我们谈到伯恩利,谈到政治以及政府的罪恶。晚饭后,谈话逐渐变得亲密。我羞怯地逐步接近她,使我吃惊的是她没有回避。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想到,奥托琳会允许我和她发生关系。但是随着夜色渐浓,想和她做爱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最终这种欲望被克服了,而我惊奇地发现我深深地爱着她,而且她也爱我。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和艾丽丝以外的任何女人发生过完整的关系。由于一些外界的和偶然的原因,那晚我和奥托琳没有完全交融,但是我们都同意尽快地成为情人。我的感情强烈得无以复加,简直不考虑一切后果。我要离开艾丽丝,也让奥托琳离开菲利普。至于菲利普会怎样想、怎样感觉我根本不在乎。即使我知道他会杀了我们俩(如怀特海夫人肯定地告诉我他会这样做),为了一晚的欢娱,我也情愿付出这个代价。9年来强烈的自我克制已到尽头,此时我也不想再克制下去了。然而,这一个晚上不是安排将来计划的时候。我们初次接吻时已经很晚了,其后虽然到凌晨4点我们都没去睡觉,谈话还是断断续续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得
204 去巴黎,在那儿我必须用法语对富有批评精神的听众讲演。很难

将我的思绪集中于我必须要做的事,我猜想我的讲演肯定很糟。我生活在梦中,而周围的一切好像都不真实。奥托琳要到斯塔德兰(当时是个很小的地方)去,我们安排好我去那儿和她一起呆三天。去之前,我和艾丽丝一起在费恩赫斯特过周末。那个周末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牙医。牙医告诉我,他认为我得了癌,并向我推荐了一名专家,然而,这位专家早已外出度复活节假日去了,三周内根本见不到他。接着我告诉了艾丽丝关于奥托琳的事。她勃然大怒,说她坚持提出离婚,并把奥托琳的名字端出来。奥托琳为了她的孩子,也由于对菲利普极为真诚的感情,不愿意和她的丈夫离婚。因此,我必须顾全她的名声。我告诉艾丽丝,无论什么时候她愿意,都可以办离婚,但是一定不准将奥托琳的名字扯进来,而她坚持扯进奥托琳的名字。当时,我平静但坚决地告诉她,她会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她这样做,我就自杀而使她不能得逞。她也看出我说到做到,对此她变得怒不可遏。几个小时的风暴之后,我为她准备荣誉学位考试的外甥女卡琳·科斯特洛讲解洛克的哲学。后来我骑自行车离开,我的第一次婚姻到此终结。我再也没有见到艾丽丝,直到1950年,我们才像友好的老相识一样见面^①。

从这里我直奔斯塔德兰,我仍然相信我已得了癌症。在斯沃尼兹奇,我雇了一辆老式马车,马慢得叫人难以置信,它悠闲地上坡下坡,我简直要受不了了。但是最终,我看到奥托琳坐在路边的松树林里。我下了车,让马车夫驮着我的行李继续走。在斯塔德兰度过的三天三夜,在我的记忆里,是我觉得生活本来就应该那样的少数片刻,而我过去几乎从未有过。当然,我没有告诉奥托琳,

^① 艾丽丝死于1951年1月21日。

我有理由担心我得了癌症,但是这种可能得癌症的念头,好像是从毁灭之神口中夺取快乐的感觉,而且通过增加其强度从而大大提高了我的幸福感。当牙医告诉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祝贺神终究在幸福似乎在望时抓住了我。我想在我内心某些隐秘之处,我相信有一位神,它的快乐就在于巧妙地折磨人。但是在斯塔德兰的三天,我感觉到这位恶意的神毕竟没有完全成功。当我最后终于见到那位专家时,结果是根本没有癌症那回事。

205 奥特琳身材高挑,有一张瘦长的马脸,一头美丽的秀发,颜色不同寻常,多少有点像桔子酱的颜色,但更深一些,善意的女士们以为是染的,实际上不是。她有着非常柔美的、响亮的嗓音,不屈不挠的勇气和钢铁般的意志。她很害羞,而起初,我们彼此都很害羞,但我们相爱甚深,而那种逐渐消失的羞怯,正是一种凭添的快乐。我们彼此真诚而不落俗套,都是传统的贵族,但我们在现在的环境中刻意不表现出这样。我们都憎恨残酷、特权阶层的傲慢以及贵族的狭隘心胸。但是我们在自己选择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里却都有些与众不同,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缺乏了解,因为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共有着由这种现状导致的一切复杂的感情。我们之间有一种与她生命同在的深切同情。尽管我们在 1916 年终止了情人关系,我们仍然一直是亲密的朋友。

奥托琳对我有很大影响,而她的影响几乎全是有益的。当我的举止像个学究或者道学先生,或在谈话时表现得独断专行时,她就嘲笑我。她逐渐纠正了我的信念,我因可怕的邪恶而亢奋,而这种邪恶只能以坚韧的自制才能加以管束。她使我不像以前那么自我中心,那么自以为是。她有极强的幽默感,我渐渐意识到不自觉地引起这种嘲讽的危险。她使我过去那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大大减

少,使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吹毛求疵。当然,在多年单独生活之后,仅仅幸福的爱情本身就使一切事情都更为顺利。许多男人都怕受到女人的影响,但就我的经验而言,这实在是一种愚蠢的恐惧。男人需要女人,女人需要男人,精神上的需要决不下于肉体上的需要。至于我,我从我曾爱过的女人身上受益良多,假如没有她们,我就会心胸狭窄得多。

斯塔德兰相会之后,各种困难开始引出麻烦。艾丽丝仍然怒气冲冲,洛根完全和她一样狂怒。怀特海夫妇这时表现得极为友善,最终说服他们抛掉离婚非得把奥托琳扯进来的念头,于是艾丽丝认定在那种情形下离婚就不值当了。我曾希望奥托琳离开菲利普,但我很快就懂得这是办不到的。同时,洛根找到菲利普,强迫他接受条件,而菲利普转过来就强加给奥托琳。这些条件带有繁重的法律义务,严重干扰了我们爱情的欢乐。其中最坏的是我们不能在一起过夜。我也怒不可遏,同菲利普、洛根和艾丽丝一样大发雷霆。奥托琳觉得所有这些非常难堪,它产生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很难再享受初欢之乐。我逐渐觉察到奥托琳生活的完整性,觉察到她的丈夫和孩子,她拥有的一切对于她的重要性。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她更重要的了。这种不平等使我变得妒忌和苛求。然而,一开始单是我们相互热情的强度就足以克服所有这些障碍。她在奇尔特恩的佩帕德有一所小房子,供她在7月度夏。我住在离佩帕德六英里的伊普斯,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快中午才到,到午夜离开。那年夏天格外地热,有时阴凉处的气温都到华氏97度^①。我们总是在山毛榉林子里吃午饭,然后回家饮晚茶。那

① 约合摄氏36度。——译注

个月我非常幸福,虽然奥托琳的健康状况不好。最后她不得不去马林巴德,后来我去陪她,不过我住在另一家旅馆里。秋天她回到伦敦,我在靠近大英博物馆的伯里街找到一处单元房子,这样她可以来看我。当时我一直在剑桥上课,我总是早上赶回来,准时5点半赶回去上课。她总是忍受着可怕的头疼,从而使我们的约会扫兴。在这种情况下,我本应该更加温存体贴,但我做得很不够。尽管如此,我们整个冬天只有过一次认真的争执,起因是我责怪她太宗教气。可是我逐渐心烦意乱,因为我觉得她关心我不像我关心她那么多。这种感情也有完全消失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把她实际上健康不佳当成是对我的冷淡,但情形肯定也不总是这样。当时我正患牙龈脓溢症,使我呼吸气味难闻,虽然我没有觉察,但她并不愿意提起这事。只是在我发现了这病并把它治愈后,她才告诉我这对她有多大影响。

1913年底我到罗马去看她,但是菲利普也在那儿,这使得这次拜访十分不愉快。我同一位德国女士交朋友,她是我夏天在加尔达湖认识的。夏天,我和桑格花一个月时间从因斯布鲁克翻越阿尔卑斯山,到达圣·维吉利奥峰,在那儿碰上一群朋友,其中有圣·费利克斯学校校长西尔科克斯小姐、梅利安·斯塔韦尔及其门生,她的名字我已记不得了。我们看到一位年轻妇女独自坐在桌旁,就议论她已婚还是独身。我说她是离婚的。为了证实这点,我就去结识她并且发现我猜得完全正确。她的丈夫是位心理分析专家,显然由于职业上的规矩使他不能和妻子相处融洽。结果在我认识她时,她已经离婚了。但是一旦面子上大家满意时,他们又复婚了,后来还一直过得很美满。她年轻漂亮,有两个小孩子。那时候我压倒一切的热望是想要孩子,甚至看到大街上玩耍的小孩我

几乎都忍不住内心的痛苦。我和这位女士交上朋友，我们到乡间远足，我希望同她做爱，但是我觉得我首先应该向她讲明奥托琳的事。在我谈奥托琳之前，她原是默许的，但是说了以后她又不愿意了。然而，她决定的那天，本来可以不必顾忌她的反对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虽然其后几年间，我还能听到她的消息。

1913年对我来说一个重要事件是我同约瑟夫·康拉德的友谊，由于我们都是奥托琳的朋友而相识。我欣赏他的小说已有好多年，但是没人介绍我还不肯贸然谋求结识他。我怀着焦虑的期待到他在肯特郡阿什福德附近的寓所去。我第一个印象令人惊异，他讲英语带有浓重的外国口音，他的外表，没有什么使人联想到大海。他从头到脚都是有贵族气派的波兰绅士。他对大海的感受，他对英格兰的感受都带着一种罗曼蒂克的爱——这是一种远距离的爱，足以使这种浪漫爱情不受任何玷污。从他年幼时开始，他已经热爱大海，他告诉他父母他想献身航海事业，父母鼓励他加入奥地利海军。可是他想去冒险，想去热带海洋和黑暗森林所包围的奇异的河流，而奥地利海军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这种心愿。当他想去英国商船上找工作时，他的家人都吓坏了，可是他的决心毫不动摇。

谁都能从他的书中看出，他是位十分古板的道德家，在政治上决不同情革命者。我和他在许多问题上意见完全相左，但是在某些极其根本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却惊人地相同。

我同约瑟夫·康拉德的关系与过去我和任何人的关系都不一样。我很少去看他，而且长年如此。表面上看，我们几乎形同陌路，但是我们对人类生活和人类命运却有某种相同的观点。正是它从一开始成为维系我们关系的强有力的纽带。原谅我引用他给

我的信中的一句话,这封信是我们相识不久后写的,本来我觉得出于谦逊我不应该引用,但是正因为它准确表达出我对他的感觉,我还是引出来。他表达的也是我有同感的这句话,用他的话说,就是“一种深深仰慕之情,即使你再也见不到我,或者明天就忘掉我的存在,这种对你的仰慕之情(usque ad finem)也将永远不变。”

208 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我最欣赏的一部题为《黑暗的心》的可怕故事。他讲的是一位相当软弱的理想主义者被热带森林的恐怖和在野蛮人中的孤寂感所逼疯。我想这个故事最完整地表达出他的人生哲学。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接受这种形象,我感到,他认为文明开化的、道德上可以容忍的人类生活好像是在刚刚冷却的熔岩薄壳上危险地行走一样,它随时都会裂开,使人还没警觉到就掉进火焰的深渊。他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人们极易染上各种各样情绪激昂的疯狂行为。正是这点使他深信纪律约束的重要性。我们或许可以说,他的观点正好是卢梭观点的反题:“人生而戴着枷锁,但是他能变得自由。”我相信康拉德会说,人变得自由不是来自放纵他的冲动,不是来自随意和不加控制,而是通过克制任性的冲动来达到重要的目的。

他对政治制度并不怎么感兴趣,虽然他具有强烈的政治情感。对英国的热爱和对俄国的憎恶,这两者都在《特务》中表现出来。在《在西方眼里》一书中,他强有力地表达出无论对沙俄还是对俄国革命的憎恨,他对俄国的厌恶在波兰是一种传统的情感,不过他走得更远,到了连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都不承认的地步。有一次他对我说:“屠格涅夫是他唯一喜爱的俄国小说家。”

除了热爱英国和憎恨俄国之外,他并不怎么关心政治,使他感兴趣的是个人的心灵面对着大自然的冷漠和常常面对人的敌意,

受制于导致毁灭的好或坏的激情的内心斗争。孤独的悲剧占有他的思想和感情的大部分。他最有代表性的故事之一是《台风》，故事中的船长是个头脑单纯的人，以坚定不移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决心，带领他的船渡过难关。风暴过后，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妻子，诉说经过。在谈到他自己所起的作用时，他写得十分简单，他只不过履行了自己船长的职责，就像任何人都会期待他的那样。但是读者通过他的叙述，都会觉察到他所做的一切，他的胆识和他的坚毅。这封信在寄出之前，被他的服务员偷看过，但是却没有被另外任何人看过，因为他的妻子觉得信内容乏味，没看就把它丢在一边。

孤独感和对陌生事物的恐惧，这二者似乎占据了康拉德大部分想象力。《群岛的弃儿》和《黑暗的心脏》一样，都是有关对陌生事物的恐惧，而《埃米·福斯特》这个极为动人的故事则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故事讲述一位南斯拉夫农民在去美国途中，成为海难的唯一幸存者。他漂流到肯特郡的一个村子。村子里所有人都怕²⁰⁹他，虐待他，只有埃米·福斯特除外。她是一个头脑简单，长相平常的姑娘，在他挨饿时给他送面包来，最后还嫁给他。但是他发烧时又恢复讲母语时，她也不禁产生一种对他的陌生的恐惧感，抱起他们的小孩，离开了他。他在孤独无助中死去。我有时想，身处英国人中的康拉德感受到多少像这个人一样的孤寂，并且用多么坚强的意志加以抑制。

康拉德的观点远不是现代的。现代世界有两种哲学，其一来源于卢梭，把纪律约束看成是不必要的而丢在一边；另一种在极权主义政权中有最充分的表现，它把纪律约束看成主要是从外界强加的。康拉德信奉较老的传统，认为纪律约束应该来自内部。他

鄙视无纪律约束,但也憎恨只是外界强加的纪律约束。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自己的观点同他一致。就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们谈话越来越亲密,我们似乎从表面上一层层深入,直到渐渐达到中心火焰。我得到的经验与我以前认识的其他人都不同,我们互相注视,半惊半醉地共同进入这样一个状态。这种情绪就像热烈爱情一样强烈,同时包容一切。离开时昏昏然,很难踏下心来干日常工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我没有再见到康拉德,直到1921年我从中国回来。那年,我长子诞生,我想让康拉德当他的教父,但尽可能不要正式的仪式。我写信给康拉德说:“我希望得到你的允许,给我儿子取名约翰·康拉德。我的父亲叫约翰,祖父也叫约翰,曾祖父也叫约翰。我觉得叫康拉德这名字有好处。”他接受了我的建议,而且照惯例送我儿子一只杯子。

我很少见到他,因为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住在康沃尔,而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是我收到他一些有趣的信,特别是一封谈及我论中国问题的书。他写道:“我一直喜欢中国人,甚至在尖竹汶(Chantabun)的一所私宅的院子里想谋杀我的那几个人(还有其他一些人),甚至那个某晚在曼谷偷走我所有钱的家伙(当然我不特别喜欢)。不过他还先把我的衣服刷干净,折叠平整,好让我早上穿出去,才消失在暹罗的茫茫人海之中。我从各式各样中国人那里得到过许多帮助,这些再加上有一天晚上在一家旅馆的游廊同曾大人的秘书谈话,还有泛泛地研究一首诗‘不信上帝的中国佬’,
210 是我所知道的中国人的全部。不过在读过你关于中国问题的特别有趣的见解之后,我对他们国家的未来,有一种极为悲观的看法。”他接着说我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使人寒透了心”,进一步他说,因为

我把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主义之上——“这种事情我不能赋予任何确切的含义，在任何人的著作或谈话中找到足以使我信服，能和我根深蒂固的统治这个人类世界的宿命论观念相抗衡的东西”。他接着说，虽然人已能飞上天空，“可是他不是像鹰那样飞，而是像甲虫那样飞，你一定注意到，甲虫飞得有多丑、多蠢、多可笑”。在这些悲观论调中，我感到他显示出的智慧。比起我对中国美好未来多少人为的希望更为深刻。必须承认，迄今的事态发展证明他是对的。

这封信是我和他最后的联系，我没有再见到他，和他交谈。有一次我看到他在街对面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十分认真地交谈。他们正好站在我祖母旧居的门外，这房子在她去世之后成为艺术俱乐部。看来他们正在严肃地交谈，我不想打扰他，就走开了。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①，我真后悔当时我没更大胆一些。现在这所房子也不在了，让希特勒炸毁了。我觉得，康拉德正渐渐被人遗忘，但是，他的强烈而热情的高贵与尊严在我的记忆中，就像从井底看到的星星一样闪烁。我希望我能使他的光芒也照耀他人，就像照耀我一样。

1914年春天，我应邀在波士顿做洛厄尔讲座讲演，同时在哈佛大学担任短期哲学教授。我宣布我的洛厄尔讲座的讲题，但却想不出讲些什么。我坐在穆勒福德“木槌与楔子”旅馆的大堂考虑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认识有什么可讲的，因为不久之后，我对此要做一系列演讲。1914年元旦，我从罗马回到剑桥，想着该是我准备好讲演的时候了。我安排请一位速记打字员第二天过来。尽管

① 康拉德于1924年8月3日去世。——译注

她来了以后,我向她讲什么一点谱都没有,可当她一进房间,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从这时起就有条不紊地口授下去,一直到全部工作完成。我向她口授的内容后来作为一本书出版,书名是《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哲学上应用科学方法的一个领域》。

3月7日我乘“毛里塔尼亚”轮船启航。休·贝尔爵士也在船上。整个航程中他的太太都在找他,要不就是看见他和漂亮女孩²¹¹在一起。自从“卢西塔尼亚”号豪华客轮被击沉之后,每次我碰到他,他都坚诗说他所乘的船就是卢西塔尼亚号。

我直接从纽约到波士顿,在火车上我的两位邻座谈论乔治·特里威廉,使我感到好像在家一样。在哈佛,我见到所有的教授。现在,我骄傲地宣称,我极其强烈地厌恶洛厄尔教授,因为他后来帮助谋杀萨柯和万塞蒂。当时我没有理由讨厌他,但是后来他显示出作为社会大救星的品质这种感情就强烈起来。每位介绍给我的哈佛大学教授都向我说出这一段话:“罗素博士,如你无疑已经觉察到的,我们哲学系最近蒙受三大损失,我们失去了我们最受尊敬的同事,威廉·詹姆斯教授,他的逝世令人悲痛;桑塔亚那教授出于对他来说充分的理由,已经定居欧洲;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罗伊斯教授已经得了中风,但幸运的是,他还在我们中间。”这些话说得缓慢、严肃而且夸大其辞。到这时,我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应付一下。当下一次我被介绍给一位教授时,我以最快的速度说出这段话。不过这招并不管用,教授回答我:“是的,罗素博士,正如你刚才谈到的,我们哲学系……”于是这段话一直讲到它不可变更的最后一个词。我不知道这种事是由于教授的关系,还是美国人都是这样,不过我认为可能是前者。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个有关哈佛大学教授的事实:当我同他们聚餐

时，他们总会告诉我回家的路怎么走，虽然我事前在没有他们的帮助下已经不得不自己找到他们的家门。哈佛的文化水准有限，美术教授斯科菲尔德居然认为阿尔弗莱德·诺伊斯是位非常杰出的诗人。

可另一方面，哈佛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哈佛大学的哲学系，在上面提到的三大损失之前，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学中心之一。1896年我曾在哈佛同威廉·詹姆斯在一起，我也非常赞赏罗伊斯把数理逻辑引入哲学课程的决定。桑塔亚那和我哥哥是好朋友，我从1893年起就认识他。我非常敬佩他，但同样我们之间也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这三位传统依然强大，拉尔夫·巴顿·佩里尽力取代他们的地位，他受到所谓“新实在论”的极大影响。他娶了贝伦森的妹妹，可是他还是显示出某种新英格兰的道德风尚。这使得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智能上完全垮掉了。有一次他在我房间里，见到他以前从未听说过的²¹²鲁珀特·布鲁克^①。鲁珀特刚从南洋群岛回英国路过这里，大谈特谈该地区由于停止吃人的风俗而导致男子气概的衰微。佩里教授感到不解，难道吃人习俗不是一种罪恶吗？我决不怀疑，当鲁珀特死去时，佩里教授一定参加把他神化。我认为他并不能认识到，他在我房间里认识的轻浮的年轻人，就是为国捐躯的金发之神。

不过，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哈佛的学生令人赞赏。我教一个研究生班，12个人，通常每周一次同我一起用茶。其中之一是T.S.

① 布鲁克(1887—1915)，英国诗人，1913—1914年曾到美国以及夏威夷、塔希提和澳大利亚等地旅游，多有诗作。第一次大战爆发后参加海军，1915年4月23日在希腊斯基洛斯病死。——译注

艾略特^①，他后来写了一首诗“阿波林耐克斯先生”，谈到这事，当时我还不知道艾略特写诗。我想他那时已经写了《一位夫人的肖像》和《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不过他可能觉得这事不该提起。他极端沉默，只有一次讲了一句打动我的话。我当时赞美赫拉克利特，他评论道“是的，他总使我想起维永^②”，我想他这话讲得太好了，以致我还希望他讲点别的。使我感兴趣的另一位学生叫迪莫斯，他是希腊人，他的父亲受传教士影响改宗，成为福音派牧师。迪莫斯在小亚细亚长大，当上当地一个小图书馆馆员。他读遍该馆所有藏书后，感到小亚细亚再也不能提供给他什么了，因此开始存钱，直到他买得起到波士顿的统舱船票。到了波士顿，一开始在餐馆做侍者，后来进入哈佛。他很用功，具有相当的能力，自然而然，他最后当上教授。他的智能并没有摆脱掉通常的局限性。1917年，他向我解释，虽然他能看透其它交战国所陈述的参战理由，而且明显看出他们的论点都是骗人的鬼话，可希腊的情形就不同，它参战完全是出于真正道义上的考虑。

哈佛一学期的讲课结束之后，我又在其它几所大学做了个别讲演，其中我到过安·阿伯，校长非常自豪地指给我看校园的新建筑，尤其是图书馆。图书馆似乎有世界上最科学的卡片索引，而且集中供热方法也特别时髦。当他给我解释所有这些时，我们站在大厅的中央，其中摆着漂亮的书桌。我问道：“有人来这里读过书

① 艾略特(1888—1965)，对于现代文学最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之一。他生于美国，1915年以后定居英国。《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等诗首次于1917年结集出版。——译注

② 维永(1431—1463?)，法国诗人，狂放无行，曾因盗窃入狱，恶名远扬。同时他是头一位法国最著名的抒情诗人。——译注

吗？”他似乎很惊讶，然后说道：“当然，那里不是有人正在读书吗？”我们走过去，发现那人正在看小说。

我从安·阿伯去芝加哥，在芝加哥，我同一位妇产科专家及其家人住在一起。他写过一本妇科病学的书，卷首彩色插图画的是 213 子宫，他把这本书送给我，我感到有点尴尬，最后把它送给我一位医学界朋友。在神学方面，他是位自由思想者，在道德方面，却是一个古板的清教徒。他显然具有极强的性欲，他的脸显出由于强烈自制而毁损的痕迹。他的太太是位漂亮的老妇人，在她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相当精明，但对于较年轻的一代来说让人讨厌。他们有四女一子，儿子在大战后不久去世，我从未见过。一个女儿到牛津大学跟吉尔伯特·默里学希腊文。当我住在巴格利林地时，她曾经带着她在布林莫尔学院的英国文学老师的介绍信来见我和艾丽丝。我只在牛津见过她几次，可是我觉得她非常可爱，很想更多地了解她。当我要去芝加哥时，她写信给我，并邀请我住在她父母家。她到车站接我，我立刻感到同她在一起比在美国见到的其他任何人都更自在。我发现她写的诗相当好，她对文学的感受力十分突出，非同寻常。我在她父母家住了两夜，第二夜我和她在一起，她的三个姐妹给我们站岗，一旦她的父亲或母亲走近就报警。她非常可爱，但在平常意义下不是很漂亮，但却热情有诗意，而且不可思议。她的青年时代孤独而且不快乐，似乎我可以给予她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约定她尽可能到英国来，我们可以公开地生活在一起，要是以后我离婚手续办妥，也许就结婚。其后我回到英国，在船上我写信给奥托琳，告诉她所发生的事。我的信正好和她写给我的信错开，她希望我们以后的关系保持是柏拉图式的。我的消息和我在美国已经治好牙槽脓溢症使她改变了主意。奥托琳

要是愿意,仍然可以做我非常可爱的情人,想离开她似乎完全不可能。可是过去很长一段,她和我很难达到最佳境界。6月我回到英国,发现她在伦敦。每周二我们一起到伯纳姆林区过一天,这些探险的最后一天恰值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这时奥托琳处于巅峰状态。这期间,芝加哥的女孩劝诱她还蒙在鼓里的父亲带她到欧洲来。他们8月3日启航。当她到达时,我除了战争之外什么也不想,因为我已下定决心公开反战。我不希望由于私人的丑闻使我的处境复杂化,因为这就会使我所可能讲的任何话变得无足轻重。这样一来我感到我无法实现我们以前的计划。她留在英国,我和她不时地发生关系。但是战争的震撼扼杀了我对她的热情,我伤透了她的心。最后她患上一种罕见的病,一开始瘫痪麻痹,然后使她精神失常。她精神失常时,我告诉她父亲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我最后见到她是在1924年,那时瘫痪已经使她不能行走,但是发病中间她还有清醒的时候。不过我同她谈话时,我还能感到在意识中潜藏着黑暗的疯狂的思想。我明白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头脑清醒的时候了。她精神失常之前,她具有罕见的杰出头脑和不同寻常的可爱性格。要是没有大战的干扰,我们在芝加哥制订的计划会给我们两个人带来极大的幸福。现在我仍然感到这个悲剧所带来的悲哀。

书 信

亲爱的罗素:

现在才感谢你寄赠《哲学文集》实在太晚了,但是你很快就可以看到,我对这些文章极感兴趣的明确无误的证据。因为我正在精心地为“粉刷的坟墓”^①——我们对哥伦比亚《哲学杂志》等等的称呼——写三篇评论文章。你别指望我完全同意你的所有见解,不过,无论你会对我的意见怎么看,我总是觉得你的见解,还有穆尔的,有助于我应该欢迎的那种哲学的重建。我们太习惯不喜欢千篇一律,而不喜欢或许是比明确地喜爱更深一层的显示出我们真实的本性,因为喜爱可能是环境产生的结果,而不喜欢只是它们产生的逆反心理。

我本来希望6月去剑桥,但现在安排我去加州,我还从未去过加州,这使我感到既高兴又遗憾。不过人的一生中能到西部走一趟似乎不错,特别是当我希望不久把脸果断地转向相反方向的时候。

再一次非常感谢你寄给我的那本书。

你的真诚的

G. 桑塔亚那

1911年1月15日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

殖民俱乐部

亲爱的伯蒂:

我已经收到艾丽丝的信。我不禁要说,我是多么地悲伤,为你也为她——我知道你一定很痛苦——从你的脸上就可以看出。

^① 意为假道学。——译注

215 我可以这样说吗？为了善良和禁欲，你总是同我在一起——
我将总是想到你——在做着这件确实困难的事——直到你告诉我
不要这样为止。

琼·E. 哈里森

(1911 年 6 月)

剑桥纽石姆学院

不必回这封信，原谅我写了它。过去的几天你经历了太多的
痛苦不想见人，但你无论何时来，我都会高兴。

我亲爱的伯蒂：

得到你的消息，我和莫利都感到非常遗憾。我们仅仅知道你
所说的那一点儿。最初的热爱已经过去，而你们都感觉对方难以
相处，但我们希望还不至于到最后分手的地步。修养好的人一旦
他们同意求同存异，总能设法共处一室，我希望为了你们俩的安
乐，也为了你们的朋友们，仍然可以这样维持下去。不过这当然只
有你们自己才能决断。

同时，我们只能对这种重新调整造成的困扰以及开始似乎看
好的结合的破裂感到难过，破裂的婚姻总是一场悲剧。

永远爱你的

罗素^①

① 伯特兰·罗素的哥哥弗兰克。——译注

1911年6月6日

奇切斯特电报屋

我亲爱的吉尔伯特：

非常感谢你善意的来信。如你所知，这个决定^①不是突然的或轻率的，现在虽然痛苦些，但我感到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双方无疑都会更快乐些。

我的确比以往更少见到你——我真希望不是这样。但是事务和工作似乎越来越使我忙得透不过气来。我住在牛津期间，除非离开，几乎无法摆脱工作。我想这可能是中年的本质，但我并不觉得我的情感由此变少了——只不过外表看来像受苦而已。

请代我向玛丽致意。

永远是你的

伯特兰·罗素

1911年6月11日于

剑桥三一学院

我亲爱的伯蒂：

216

我刚刚接到一封电报，告诉我卡琳已通过她的优等荣誉考试。我禁不住要写信，表示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因为你对她通过考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最诚挚地感谢你。我不禁希望能诱导她在同样性质的工作中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她看起来有能力将它做

① 离开艾丽丝。

好,这或许能“使她成材”。所以我请求你继续把这个孩子挂在心上,同时建议她去做你认为值得她去做的任何事情。

对于你和艾丽丝已经做出的决定,我不说什么,只是向你致意并对由此肯定遭遇的痛苦表示同情。同时请你相信 B. B. 和我对你永远不变的友情和祝福。

永远爱你的

玛丽·贝伦森

1911 年 6 月 17 日于

(佛罗伦萨)塞蒂纳诺

塔蒂

(摘自吉尔伯特·默里关于《哲学问题》的来信)

威廉斯先生和诺盖特先生^①愿意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满足罗素先生的愿望,但是在理解他的观点上有些困难。例如,像那个小蠼螋,如果罗素先生怀疑它在他房间里出现而感到不便的话,用一小时 2 先令雇一个捕鼠人(也惯于捉蠼螋)来寻捕并察明,所备工钱总数不超过 10 先令(10s.)。这个小虫子如果捕获的话,将被视为罗素先生的财物,但是无论捉住与否,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成为解除罗素先生与威廉斯和诺盖特先生的合同的理由。罗素先生进而抱怨他不认识中国皇帝,这没有任何理由被威廉斯先生和诺盖特先生认为是他们的失察和疏忽。罗素先生本应在签约前规

^① 家庭大学丛书发行人,吉尔伯特·默里是编辑之一。

定采用的先决条件。至于罗素先生关于他的早餐的记忆和他一而再地警觉怕他下一顿饭中毒,威廉斯先生和诺盖特先生对于罗素先生的难堪处境表示最深的同情。但要指出的是,这次抗议不应向他们提出,而应向三一学院的厨师长提出。同时,他们相信,套用罗素先生自己的话说,提醒他并没有超出他们的职责之外。这句话就是:一位哲学家不应总是把他的心智集中在这类事情上。他们进而谈到,他们的资深编辑十分感激罗素先生直率地承认,一个秃头的人无论如何还是一个人,而他的下一句话在同事之间引起了一些小麻烦。三位编辑都有着相当不错的外表,至少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就外貌而言,能称得上是明显地“平常”。或许罗素先²¹⁷生指的是派瑞斯先生^①?但是,如果指的是他,我们就完全不明白那位诗人指的是谁了?我们几乎要冒昧地提出删除所有这些人物论述,这些论述只让某一个人高兴时,却几乎总是把痛苦带给别人。

1911年8月10日
伦敦 科文特花园广场
亨瑞达大街14号
《家庭大学丛书》社

亲爱的罗素:

我将我能找到的弗雷格寄给我的、我论述其著作的札记全部寄给你。

^① 助理编辑。

哈代^①告诉我,你把“亡妻的姐妹法案”译成逻辑符号系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否寄给我收入“B—R—先生的哲学”?^② 哈代还告诉我,你用一套无限复杂的伪命题,证明上帝的存在^③。能否也寄给我?

你的永远的

菲利普·儒尔丹

1911年8月26日

马丁莱路淘气小旅馆

格奥尔格·康托尔,下列信件提到的主人公,在我看来,是19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所提到的与彭加勒的论战仍然如火如荼(1949年),尽管最初的两位主角早已谢世了。读过下面的信后,人们不无惊讶地得知,他一生中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但他神志清楚时,仍潜心创造无穷数理论。

他给我一本关于培根—莎士比亚问题^④的书,封面上写着:“我知道你的座右铭是‘康德还是康托尔’,而把康德描写成‘对数学的了解少得可怜的彼岸诡辩的门外汉’。”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

① 哈代(1877—1947),英国数学家,解析数论的开拓者。罗素反战活动的同情者。著有《罗素与三一学院》(1940),对罗素1944年由美返英再受聘于剑桥起重要作用。——译注

② 我和儒尔丹谈话的幽默记要。

③ 非常遗憾的是,我已经忘记了这项证明,而且没有笔记,因此这项颇为重要的事情仍然拿不准。

④ 康托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积极参与莎士比亚究竟是谁的论战。康托尔热衷于证明莎士比亚就是培根。——译注

见过他。

亲爱的罗素先生：

我今天偶然碰到哈雷大学数学教授格奥尔格·康托尔。他在英国居留期间主要的愿望是同你会面并谈论你的著作。当他谈起剑桥大学，知道我多少认识你时，他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不过，你得原谅我自吹还认识一位英国 Mathematiker^①而且我还得答应他尽力设法，看他能否见到你。他预计星期二访问剑桥，星期四访问牛津，眼下住在南肯辛敦内温广场 62 号，为期一周。

见到他真是一大乐事，虽然我同他谈了近 4 个小时，简直把我累垮了。要是你愿意见他的话，你会和我有同感。他就像雾中号角一样大谈数学——对我！——以及他的培根理论。^②

你能否写几句给他或给我（我的地址是萨塞克斯郡丹希尔，伍德盖特），康托尔是位枢密顾问官（Geheimrath），还有诸如此类的头衔。我可以把他全部家族史讲给你听。

你的忠实的、带诸多歉意的

马杰里·I. 科比特·阿什比

1911 年 9 月 16 日

伦敦西南维多利亚街 75 号

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① 德文，数学家。——译注

② 他认为是培根写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基督是亚利马太人约瑟的私生子。

尊敬的伯特兰·罗素阁下

先生,亲爱的同行:

经玛格丽特·科比特·阿什比夫人介绍,我寄上这封信。现在我同我的女儿玛丽,住在这里一周左右,可能于9月24日星期日离开,当天可能去巴黎呆一周左右,或者回家。如果你愿意同我们结伴去巴黎,那将会使我非常高兴。到巴黎我们或许会一起会见彭加勒先生,那将是一曲令人快乐的“三重奏”。

关于我本人,你或许已经知道,在许多科学问题上,同时也在许多文学问题上,我是一个大异端,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在培根—莎士比亚问题上,我是培根论者。另外,我是老康德的不共戴天的死敌。在我看来,他给哲学,甚至给人类造成很多危害和祸端,你很容易在他以后直到今天的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赫尔巴特、叔本华、哈特曼、尼采等等人身上,通过德国形而上学最邪恶的发展历程看出这一点。我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如意大利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这些有理性的、尊贵的民族,会跟着另一边的诡辩的门外汉,又是如此拙劣的数学家走。

而现在使彭加勒先生十分迷恋的,正是像康德这样可憎的木乃伊,即使他还没让康德弄得晕头转向。因此,我完全能够理解,彭加勒先生为什么反对我。彭加勒先生反对我,使我感到自己受到尊重,虽然我肯定他在心里从来不尊重我。他要是指望我为自己辩护而答复他,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我想他大概比我小10岁左右,但是我已经学会万事耐心等待,现在我已经清楚地预见到,在这场争论中,我不会是屈服者。我让他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我感觉没人逼我非卷入这场战斗,有人会推动他去做,我可得去做更伟大、更重要的事情。至于你和我之间的小小分歧,我肯定只要一次口头交谈之后就会烟消云散。

我今天打算去拜访麦克马洪少校。

我希望近日在剑桥或伦敦见到你,先生。

你的忠实的

格奥尔格·康托尔

1911年9月19日

伦敦,南肯辛顿

内温广场62号

星期四到星期五,我们将应邀去康斯坦斯·波特夫人家做客,²¹⁹她是我在伦敦的一位老朋友,与我常有书信来往。她现住在福克斯通克利夫顿新月街15号。

我已经看出并将告诉你康德及其后继者站在似乎非常稳固的成功、荣耀、尊崇、受人膜拜的基础上的真正原因。这原因就是,德国新教在它发展成“自由主义”的过程中,自身需要一个基础,好把类似基督教的信仰,建立在它的上面。于是各种流派的新教神学家便选中康德或者他的某个继承人作为他们的“阿特拉斯”^①,他们相互支持,相互依存,而且必定会一起垮台!

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彭加勒先生,正相反,我在我的《一般集合论基础》中,非常尊重他。

① 希腊神话中以肩顶天的神。——译注

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尊敬的伯特兰·罗素

亲爱的先生：

我刚写完我给你的第一封信就收到你的电报。要是我能有空而不用依赖两位年轻的德国女士，我女儿玛丽和我在柏林的外甥女弗劳林·爱丽丝·古特曼小姐的自由意志，今天我就会到伊普斯登·沃灵福特去见你。因此我可能不能来见你了。

你的忠实的

格奥尔格·康托尔

1911 年 9 月 19 日

伦敦

这第二封信刚写好，就收到在家的爱妻发来的电报：

“埃里希病重——即刻返回哈雷”。

亲爱的先生，你看命运在捉弄我，我提到的两位女士刚刚出发去参观威斯敏斯特教堂。

埃里希是我唯一的儿子，我离开时他还十分健康。他 32 岁，是布列茨劳（西里西亚）一家外国人开的大医院的一科的医生。

我希望最坏的事不会发生。

他 3 个月前结婚，我们促成这门婚事。新娘是萨克逊王国萨克逊的小城诺森的皮革匠的女儿，是个非常可爱、善良而聪明的小女孩。

我在哈利的地址是：亨德尔路 19 号，我们今晚动身，我希望

1912 年 8 月下半月来此参加国际会议。^①

我刚写好我旅居圣安德鲁斯的短文,我打算寄给《评论之评论》的编者。

我不能按原计划去拜访麦克马洪少校,在我的第一封信中你会见到。

在圣安德鲁斯,我非常高兴地见到我的好朋友,剑桥的霍布森先生,他正要去米兰(Mailand)参加菲利克斯·克莱因先生主持的一次会议。克莱因是德国所有数学家的大元帅。我父母都没有德 220 国血统,父亲是丹麦人,生于哥本哈根;母亲出身于奥匈帝国。先生,你必须知道,我不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因为我 1845 年 3 月 3 日生于俄国首都圣彼得堡,1856 年才随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到德国,那时我刚 11 岁。我们先住在威斯巴登,后来定居缅因河畔法兰克福,其后我到达姆施塔特呆了 4 年,后来在苏黎世、柏林和哥廷根学习。1869 年复活节,我来到萨尔河畔的哈雷任“无薪讲师”,至今我在这里已经呆了 42 年多了。

亲爱的先生:

我最后给你写的是一个好消息,我刚收到我妻子的第二封电报:“埃里希好转”。可是你明白,我们还是得今晚返家。

我亲爱的伯特兰:

你那天来访未能晤面真是万分抱歉,我觉得我不能让你的拜访无声无息地过去。

^① 1912 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第五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译注

如果我要你设身处地替我想的话,就不会生我的气。假如你和艾丽丝生活在绝对幸福、完全同志之谊(*comradship*, 原文如此^①)中,而你逐渐觉察到西德尼已与我断绝关系,我正“生活在黑暗的绝望状态中”,难道你们俩不会对西德尼感到恼火吗?

对你们分手的原因我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只是艾丽丝要我们继续做你的朋友,而那也是我们自己的本意。我一直非常仰慕你非常伟大的才智,虽然我有时对你的个性力量存有怀疑,但我总是感觉到它特有的魅力。

所以不要认为我已收回了我的友谊,无论在任何时候,无论能否得到你的完全信任,如果我能够对你有用,让我知道并来找我。现在我已十分坦率地表达了我内心所想的,如果你想来的话,就到我们这里来吧。来谈谈不涉及你和艾丽丝的烦恼的世事。

我们在远东和印度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不管在日本,还是在印度的印度教徒中,对于人类意义和人类命运,都存在着美妙的、全新的看法。我们完全不能欣赏中国,并且发觉我们并不同情印度的穆斯林。

现在我们重新埋头于英国问题当中,但关于我们旅行的回忆是一种不间断的提神剂。你为什么不去度一次长假,让思想来一个彻底的改变?

你永远的朋友

比阿特丽丝·韦布

1912年10月11日于

^① *comradship* 拼错,应为 *comradeship*。——译注

威斯敏斯特堤岸格罗夫
纳路 41 号

221

亲爱的罗素先生：

感谢你的来信，我会请西尔博士到剑桥拜访你，届时你就有机会认识他了。

我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你在上一期《希伯特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于《宗教的实质》的文章，它使我想起了《奥义书》中的如下一段诗句：

“语言和思想在记忆中遇到障碍，
只有知道婆罗门(无限)之乐者，摆脱一切恐惧。”

通过知识你不能理解他，而当你生活在无限的生活之中，并不束缚于有限的自我时，你就感悟到超出所有苦乐和我们自身生活的快乐，于是你便能摆脱一切恐惧。

这种快乐本身就是对婆罗门明确的认知，它不是权威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教条，只有冲破狭小自我的桎梏，使我们的意志和爱获得解放，我们才能达到对于无限的完全领悟。

你的真诚的
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
1912 年 10 月 13 日
伦敦南肯辛顿
艾尔弗雷德广场 37 号

亲爱的戈尔迪：

接到你的亲笔信真是高兴，而且你信中我能辨认的部分使我非常感兴趣（事实上，我最终都辨认不出来的很少）。我饶有兴趣地得知，印度对你来说太宗教味了，宗教与生计——迷信与肚皮——听起来并不吸引人。我期望你会发现中国有趣得多——文明得多，更认识到其难以捉摸的价值——至少如果你能与受过教育的人接触的话。

我没有更多的新闻可以奉告，我想你已经知道保守党已经降低了食品税，而且还在采取一般的保护措施。还有德国人正在接受 16:10 的海军比率，由此公众社会颇欢欣鼓舞。剑桥这里一切如故，又有一股废弃希腊文的煽动在兴起，每个人都在重复着他们说过的老话。所有这些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我的朋友维特根斯坦被选入了“协会”，但他认为是浪费时间，于是他仿效亨利·约翰·罗比^①而被“逐出教门”了。我认为他做得很对，尽管我曾试图劝阻他。他是自穆尔以来，我所见到的最具有使徒性格和最有才能的人。

我的论文没有进展，在过去的整个夏天，我一直努力想找回我以前写作时的那种心情，均归徒劳，但英国的冬季无论如何对我现在放弃的那种写作是更没希望的。我一直进行物质哲学的研究，我似乎在其中看到了某些重要的开端。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的全部问题都包含其中。明年春天，我要去哈佛讲学 3 个月，我不能肯定那里的人非常好，但去那里肯定很有趣。桑塔亚那已经出

^① 亨利·约翰·罗比被选为“协会”成员，但他写信称他太忙无法出席会议，于是按惯例被逐出“教门”。从那以后，他的名字第一字母也不用大写。此后当新会员入选时，都要郑重宣读被逐出“教门”者的名单。

了本新书《学说之风》，大多是讲柏格森和我。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大致地翻了翻，这本书有他通常的水平。卡琳前几天向亚里士多德学会宣读了一篇赞美柏格森的论文——穆尔和我猛烈地攻击她，但她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弗兰克·达尔文就要和梅特兰夫人结婚了，我想你大概已有所闻。——我能想到的新闻就这些了——看起来都是无足轻重的琐事。我们在剑桥的这些人彼此都遵循着一种毫无疑问的假定过下去，这假定就是我们所做的都是重要的，但我经常怀疑这是否确实。我想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斯科特^①和他的同伴们在大风雪中死去在我看来不容置疑——而他对此的记录却非常简单。而智力，除了在白热化程度时，却是容易琐碎的。

我觉得人好像只有在临死时才能发现自己本应该为什么而活着，但明白时已经太晚了，因为一生已经浪费掉了。任何深情与勇敢的生命本身似乎都是好的，但对任何人类可达到的目标倾注这么多的热情，人们总觉得有些受骗上当的感觉。于是一个人的生命泉源中就逐渐带有反讽的味道。你在东方找到“大秘密”了吗？我怀疑。那儿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个谜也没有，只有科学和清醒的白天，以及白天的事务——其余的只是昏暗中的幻影。不过我知道，当夏季来临时，我的想法会不同。

我希望我能与你在一起，或是你与我在一起。替我向鲍勃^②致意。

① 指罗伯特·法尔康·斯科特(1868—1912)，英国探险家，两次指挥南极探险。于1912年1月18日到达南极，比挪威探险家阿蒙森晚一个月。1912年3月与同伴4人死于归途暴风雪中。他的记录以《斯科特最后的探险》为题于1913年出版。——译注

② 指特里维廉。

你的忠诚的

B. 罗素

1915 年 2 月 13 日

三一学院

我亲爱的伯蒂：

《弥尔顿文集》终于、终于装订完毕，我把它寄到你三一学院的地址。半个世纪前的这一年，我也在三一学院，也就在这同一年，也就是同样长时间以前，我第一次见到你母亲，那时还是凯特·斯坦利小姐。因此拖了这么久，才奉上我小小的献礼，我一点也不遗憾。

223 这里很快将关闭，我也不再出书了——我寄给你我的“天鹅之歌”^①了吗？我忘记了。但是在我关门之前，我会在 1914 年，这些信的周年时把它们印出来，那将是个完满的结局。

你下次进城时请告诉我，我好去看你。

永远爱你的

T. J. 科布登—桑德森

1913 年 4 月

鸽子书局

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① 指最后的著作。——译注

尊敬的 B. A. W. 罗素

尊敬的同事：

我的儿子诺伯特·维纳本周将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为《施罗德的关系代数与怀特海和罗素的关系代数的比较研究》。他本来希望明年第二学期能来此地享有成为您学生的荣幸，但由于他已经得到了一项游学奖学金，他必须整年都呆在欧洲，所以他希望下学年前半期能在三一学院跟您学习。他本想给您函告此事，但由于他年少——只有 18 岁，加上他对逗留欧洲期间应该知道的重要的事情没有经验，便由我替他写这封信并向您求教。

诺伯特 14 岁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这不是由于过早发展或不寻常的早熟，而主要是由于我对他悉心的家教，避免了无用的浪费的结果。我对我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做。他身体强壮（体重 170 磅），品行和智力发展完全均衡，没有显现出与早熟联系在一起的迹象。我向您提起所有这些是想使您了解，您打交道的不是一个特殊的或怪异的孩子，而是一个他的精力没有被误导的正常学生。除了广泛的文理科正统教育包括希腊文、拉丁文及现代语言之外，他还学过完整的科学方面的课程。在数学方面他学过微积分、微分方程、伽罗华方程理论以及近世代数学的一些分支（师从亨廷顿教授）。在哲学方面，他在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跟随罗伊斯、佩里、帕尔默、明思特贝格、施密特、霍尔特等教授学习过。^①他完全偏好现代逻辑，他希望他在欧洲停留的这一、二年间，能够在这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那里获益。

① 虽然如此，他后来还是很出色。

如果他在 9 月或 10 月初到达剑桥,能否跟您学习或接受您的指导?他要怎样做才能享有这种特权?我面前有一本 1908 年的剑桥大学学生手册,但从手册上,我得不到任何为想要获得这种特殊指导或咨询的研究生制订的条款,我也找不到任何有关住宿情况的条款。²²⁴他能否获准住在三一学院,还是要在城里赁屋居住?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如有可能,他很希望尽可能以他很少的津贴维持生活。您的任何这方面的信息,能使他在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里一切顺利,都将使我不胜感激。

明年您来我们美国坎布里奇的哲学系讲学时,我将亲自当面对您给予我儿子的关照表示谢意。

您的忠诚的

利奥·维纳

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

1913 年 6 月 15 日

马萨诸塞州 坎布里奇

斯帕克斯街 29 号

亲爱的先生:

为什么在这有风而又变幻无常的天气中骑自行车来呢?合理的解决办法是买张车票(上午 11 点从伦敦市中心查令十字路发车,我想)到汉姆街(等几分钟换去阿什福德的车),在那儿,我儿子开着老爷车等你,在一点半之前把你接到家。然后 5 点 48 分有一班合适的火车从阿什福德来,7 点过几分就回到城里了。

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来补偿你旅途劳顿之苦,你的到来给

我带来莫大的快乐,这是肯定的。所以你可以把这次远征看作“善事”。我建议你星期三来,因为就我所知,议会还没有做出任何法案规定火车在这一天——我们新的世俗的星期天——停驶。

相信我是你的忠诚的

约瑟夫·康拉德

1913年9月4日

肯特郡 阿什福德附近

奥尔斯通 凯波尔屋

我亲爱的罗素:

你的来信使我甚感欣慰。我觉得,我似乎一直只顾自己没完没了的说蠢话,而在我脑海深处,我相信,你会理解我不同寻常的滔滔不绝。平时,我不知同别人谈些什么,但是你的个性引我大谈起来。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不会被误解。

让我衷心地为你的到来带给我的快乐和你友善的来信表示感谢。

相信我是你的忠实的

约瑟夫·康拉德

1913年9月13日

阿什福德附近

奥尔斯通 凯波尔屋

225 我亲爱的罗素：

首先表达我们最热忱、美好的祝愿。

我很高兴在读你的论文之前先读了那本小书。如果说在读小书时我是一步一步地兴趣日浓，那么论文给予我的是在坚实土地上的快乐，一种清澈纯净的气氛中扩大了视野。你意味深长的句子环环紧扣，好像要唤醒我灵魂深处一种新的能力，一种我甚至无法表达谢意的美妙经验——只能作为上帝赐予的礼物而默默接受。你将人生早期的想法整理得井井有条，并给模糊的心灵活动 (*mouvements d'ame*) 指明方向。而这些心灵活动如果不加引导，只会给令人疲惫的人生带来烦恼。对于《自由人的崇拜》的卓越篇章，回报给它的是一种深深的仰慕之情。即使你再也见不到我，或者明天就忘掉我的存在，这种仰慕也将永远不变，直至末日来临 (*usque ad finem*)。

你的永远的

J. 康拉德

1913 年 12 月 22 日

阿什福德附近

奥尔斯通 凯波尔屋

又及：我昨天和今天都在读你的文章，从中得到太大的喜悦（我讲这些话时十分清醒）以致今天不能再多写了。

亲爱的罗素先生：

非常感谢你给我的来信。我希望短期的病痛和不适能痊愈。

我确信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对你著作的仰慕不仅仅是在口头上。我在某些方面不同意你的观点(至少就我的理解而言),但我对它们的巨大价值没有丝毫怀疑,我满怀希望与期待,你会使它们越来越好,尽管我恐怕不能指望有更多的时间能欣赏和享受任何思考的快乐。

我想我懂得了你所说的你进行哲学化的方法。我想这是正确的方法,而它的成功也绝非幻想,尽管它们可能不一定是在严格字面的意义上如此。当一个人考虑眼前的学说时,或许会感到整个事情中缺少某些东西,而且(如其他地方发生的)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以及他需要的存在——假使他能发现的话。就我而言,我相信一个人或多或少总能发现它,而我也仍然必须相信,一个人永远不能完全发现他所要的。而且绝对没有一个哲学家,到头来也找不到他的真理,除非他的方法偏颇和片面——不过这些都没什²²⁶么关系,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然而这只是个信念,我无法证明它。

我相信在我自己现有的著作中,我已经说明了这种偏颇——如果再没有别的了的话。恐怕我总是写得过于自信——或许因为不这样我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但我仍看不出这样做能造成多大伤害,或是冒着强加于任何有判断力的人身上的风险。

如果我的反对意见在某些方面能给你帮助,那么我就感到这些意见的存在或多或少是正确的——即使那些完全错误的意见——总能得到你对我的著作的真知灼见,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满足。

或许我能再加一句,我逐渐得到这个印象,我已越来越趋向于逃避到未知和不可知当中——我的方式我认为是对的,但我仍然不十分喜欢。

祝愿你的工作完全成功,并冒昧地向你表达我的希望:不要让自己过分紧张。

我是你的忠实的

P.H.布拉德雷

1914 年 1 月 31 日

韦斯顿-萨坡-马雷

克莱蒙特 新月街 3 号

[第一卷完]

索引

- Amberley, John, *viscount* 安伯利, 约翰子爵 15—20, 56, 121
- Amberley, Viscountess 安伯利子爵夫人 15—20, 84
- American 美国 16, 82, 96, 130—133, 139—141, 153, 164ff., 170, 210—214
- Amos, Bonté 阿莫斯, 邦特 130, 141—142
- Amos, Maurice Sheldon 阿莫斯, 莫里斯·谢尔顿 141—143
- Ashby, Margery I. Corbett 阿什比 218
- Australia 澳大利亚 60, 180
- Baillie, Jimmie 贝利 37, 39, 52
- Balfour, Arthur 鲍尔弗 78, 176, 180
- Barran John 巴伦 110f.
- Beaverbrokk, Lord 比弗布鲁克 72
- Bell, Sir Hugh 贝尔 34, 210
- Belloc, —, Miss 贝洛克小姐 102f.
- Berenson, Bernard 贝伦森, 伯纳德 81, 162, 180, 189f. 221, 216
- Bergson, Henri 柏格森 128, 198, 222.
- birth-control 节制生育 15, 84
- Boer War 布尔战争 136, 146
- Borel, Emile 博雷尔 144
- Bradley, Francis Herbert 布拉德利 68, 108, 199f. 225—226
- Bridges, Robert 布里奇斯 109
- Brooke, Rupert 布鲁克 211—212
- Brunyate, — 布龙耶特 142
- Buhler, Dora 布勒, 多拉 51f. 190—191
- Burali-Forti, — 布拉里弗替 147
- Butler, Henry Montague 巴特勒, 亨利·蒙塔古 66, 130, 199
- calculus 微积分 67, 162, 223
- Cambridge 剑桥 43f., 56—74, 83, 104, 106ff., 212, 130, 134, 137, 141, 147—150, 171, 201ff., 221ff.
- Campbell-Bannerman, Sir Henry 坎贝尔-班纳曼, 亨利爵士 182
- Cantor, Georg 康托尔, 格奥尔格 68, 127, 147, 217—220
- Carlisle, Countess of 卡莱尔夫人 35, 174
- Carlisle, Earl of 卡莱尔伯爵 34f.
- Carpenter, Edward 卡彭特, 爱德华 114
- Chamberlain, Joseph 张伯伦, 约瑟夫 153, 170
- Chicago 芝加哥 212—213
- China 中国 209—210, 220f.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38, 40—41, 53, 70, 124, 128, 173, 186, 191, 210, 219
- Cobden-Sanderson, T. J. 科布登-桑德森 222—223
- Conrad, Joseph 康拉德, 约瑟夫 207—210, 224f.
- conscience 良心 50f., 53
- Conservative Party 保守党 57, 155, 180, 221

- Conybeare, — 科尼比尔 110, 117
- Couturat, Louis 库图拉, 路易 133—134
- Cripps, Sir Stafford 克里普斯 79
- Dakyns, Arthur 戴金斯, 阿瑟 181
- Davis, Crompton 戴维斯, 克朗普顿 47,
57—63, 70, 108, 118, 129, 134, 178,
180, 195—196, 202
- Davis, Theodore Llewelyn, 戴维斯, 西奥
多·卢埃林, 57—58, 69f., 117, 134,
152, 178, 180, 190, 195f.
- Dickinson, Goldsworthy Lowes 迪金森
63, 107, 116, 118, 170, 180, 182, 184—
190, 193
- divorce 离婚 81, 204f.
- Donnelly, Lucy Martin 唐纳利, 露西·马
丁, 163—184,
- Dufferin and Ava, Frederick Temple Hamil-
ton Temple — Blackwood, LST marquess
of 达弗林与埃娃 86, 97, 99, 105—
106, 113, 120
- Eliot, Thomas Stearns 艾略特, T. S.
212,
- Elliot, *Admiral the Hon*., Sir Charles 艾略
特, 查尔斯 22
- Elliot, George 艾略特, 乔治 22—23
- Elliot, Sir Henry 艾略特, 亨利 22
- ethics 伦理学 80, 114, 157, 181, 188f.;
也可见道德
- Fabians 费边社员 77f., 80
- Fairchild, Sally 费尔柴尔德 135f.
- fellowship at Cambridge 剑桥研究员资格
86, 107, 125
- Fitzgerald, Edward 菲茨杰拉德 43—
44, 122—123
- Foundations of Geometry* 《论几何学基
础》 133
- free love 自由恋爱 38, 81, 132,
- Free Man's Worship, The* 《自由人的崇
拜》 150
- Free Trade 自由贸易 153, 155, 170,
182, 191
- free will 自由意志 49f., 54—55
- Frege, Gottlob 弗雷格 68, 217
- Fry, Roger 弗莱·罗杰 63, 83, 178
- George, Henry 乔治, 亨利 46, 59
- Germany 德国 109—112, 131
-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格拉德斯通
34, 46, 56, 180
- Grey, Sir Edward 格雷, 爱德华 153
- Hardie, James Keir 哈迪, 詹姆斯·基尔
79
- Harrison, Jane E. 哈里森 161, 214—
215
-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164—
165, 210—212, 222f.
- Hegelianism 黑格尔主义 63, 64, 94,
116, 125, 181, 218
- Hitler, Adolf 希特勒 78, 210
- Hobhouse, Lenoard 霍布豪斯 163, 194
- Home Rule 地方自治 34f., 46, 182
- immortality 不朽性 48—49, 107, 186
-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78, 127, 136,
143, 146, 153, 167
- internationalism 国际主义 170, 210
- Ireland 爱尔兰 46f., 59, 61
- Italy 意大利 185
- Jackson, Arnabel Huth, 杰克逊, 阿玛贝尔
·胡思 30
- James, William 詹姆斯, 威廉 17, 80,
148, 167, 198, 211
- Japan 日本 180
- Jews 犹太人 29
- Joachim, Harold 乔基姆 68, 93

- Jourdain, Philip 儒尔丹 217
 Kant, Emmanuel, 康德, 64, 128, 130, 218f.
 Keynes, J. Maynard 凯恩斯 70ff., 152
 Kipling, Rudyard 吉卜林, 拉迪亚德 23
 Labour Party 工党 57, 78f.
 land 土地 46, 59, 155, 202
 Law of Identity 同一律 181
 Laws of Thought 思维定律 177, 181
 Leibniz, G. W. 莱布尼茨 134f., 137, 183
 Liberal Party 自由党 60, 78, 141, 154f., 180, 182, 201f.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20, 80
 Lloyd George, David 劳合·乔治, 大卫 59
 Lodge, Sir Oliver 洛奇爵士 176
 London 伦敦 61, 151, 161, 206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伦敦经济学院 127, 176
 Lords, House of 上议院 201
 love 爱 13, 21, 146
 Lowell, Professor 洛厄尔教授 211
 MacCarthy, Desmond 麦卡锡, 德斯蒙德 193
 MacDonald, J. Ramsay 麦克唐纳, 拉姆齐 78
 McTaggart, Ellis 麦克塔格特 63f., 70, 107f., 114ff., 127, 134f., 142
 Mackinder, Sir Halford John 麦金德 176
 Maitland, Professor 梅特兰教授 145
 marriage 婚姻 21, 38, 114, 124f., 170
 Marsh, Sir Edward 马什 65, 107ff., 113ff., 117f.
 mathematics 数学 36, 38, 43, 45, 57, 66ff., 125f., 129f., 142, 144f., 147, 159, 162, 182, 196, 198, 217f., 223; 逻辑 144, 198, 211; 数理哲学 67—68, 113, 125, 130, 211,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45, 57, 135, 140, 142, 187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约翰·斯图尔特 15f., 46, 67, 104, 155
 “Mind” 《心》 114, 178, 199
 Minto, Earl of (‘Uncle William’) 明托伯爵, (“威廉叔叔”) 22f.
 Moore, G. E. 穆尔 64, 71, 73, 107f., 110, 116f., 134f., 142f., 184
 morality 道德 20—22, 50, 71, 78, 80, 157, 213
 Morrell, Lady Ottoline 莫雷尔, 奥托琳 202—207, 213
 Morrell, Philip 莫雷尔, 菲利普 202ff.
 Murray, Gilbert 默里 145—146, 156—163, 167, 169, 190, 213, 215f.
 Mussolini, Benito 墨索里尼 78, 135
 Myers, Frederick William Henry 迈尔斯, 弗雷德里克 116
 Oxford, 牛津, 152, 171, 183, 196ff., 202, 213, 215
 pacifism 和平主义 126f., 146, 153
 Paris 巴黎 86—93, 96, 98ff., 102—105, 109, 113, 115, 119, 137, 144, 182, 203, 218,
 Peano, Giuseppe 皮亚诺 144f.
 Pearsall Smith Family 皮尔索尔·史密斯家族 75ff., 80, 83, 86, 109, 141, 148—149
 Pearsall Smith, Alys (later Mrs Russell) 皮尔索尔·克密斯, 艾丽丝(后来的罗素夫人) 25, 75—76, 80—86, 95—109, 112, 115, 120, 124—143, 144ff., 154, 161, 169, 178ff., 182f., 190f., 190f., 196, 202ff., 213ff., 220

- Pearsall Smith, Logan 皮尔索尔·史密斯, 洛根 80f., 83, 87—95, 97, 99f., 104, 131, 148f., 171, 202f., 205
- Peel, Lady Georgiana 皮尔 82, 99
- Perry, Ralph Barton 佩里 211—212
- Phillimore, Lion (formerly Fitz-Patrick) 菲利莫尔 106, 176
- Philosophical Essays* 《哲学论集》 214
- philosophy 哲学 40, 57, 62, 67—68, 94, 125ff., 143, 146, 158f., 163, 172, 188, 197, 199f., 204, 208, 210f., 219, 223; 数理哲学 67—68, 113, 125, 130, 211; 国际哲学大会 144
- Pitt-Rivers family 皮特·里弗斯家族 135—136
- Poincaré, Henri 彭加勒 217, 219
- politics 政治 20, 44, 57, 60, 70f., 144, 140, 158, 167, 171, 199ff.
- Portal, Lady Charlotte ('Aunt Lottie') 波特尔 23—24, 118
- principia Mathematica* 《数学原理》 151f., 156
-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The 《数学的原理》 145—151
- Prior, Joey 普赖尔 67
- psychology 心理学 21, 114
- Quakers 贵格派信徒 124, 132—133, 137, 140, 203
- religion 宗教 17, 20, 38, 40—42, 45, 47—55, 78, 80, 128f., 146, 150, 156, 166, 174, 185—189, 194, 206, 221
- Roby, John Henry 罗比 221
- Romilly, Lady Elizabeth (Aunt Lizzie) 罗米利 23
- Royal Society 皇家学会 152
- Russell, 'Aunt Agatha' 罗素, “阿加莎姑姑” 24—26, 29f., 46, 81, 83, 104, 118f., 125, 165, 179, 181, 191, 194—195
- Russell, Frank, 2nd Earl 罗素, 弗兰克伯爵 16f., 25—26, 30, 36, 46, 52, 56, 86, 103, 120
- Russell, 'Cousin Harold' 罗素, “哈罗德堂兄” 138
- Russell, Countess 罗素, 伯爵夫人 18—28ff., 40, 45f., 52f., 66, 81f., 86, 95ff., 104, 107, 112, 118ff., 137ff., 210
- Russell, Lord John 罗素, 约翰 19f., 32
- Russell, Hon. Rollo 罗素, 罗洛 24, 30, 36f., 46f., 68, 75f., 81, 121, 139
- Sanderson, Cobden 桑德森 17
- Sanger, Charles Percy 桑格, 查尔斯·珀西 56, 69f., 104, 106f., 109, 114ff., 118, 142
- Santayana, George 桑塔亚那 180, 182, 211, 214, 222
- Schiller, — 希勒 188, 197
- sex 性 21—22, 38—40, 42, 80, 82, 124, 148f., 151
- Shaw, George Bernard 萧伯纳 57, 77f., 188
- Social Democrats 社会民主党人 125f.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46, 59, 77ff., 125, 141, 210
- 'Society, The' 协会 68—70, 73, 113, 117
- Somerset, Lady Henry 萨默塞特 81
- Spencer, Herbert 斯宾塞 46
- Stanley, Lady 斯坦利夫人 32—35, 66, 136
- Stanley, Algernon 斯坦利, 阿尔杰农 34, 83
- Stanley, Henry 斯坦利, 亨利 34
- Stanley, Lyulph 斯坦利, 莱尔夫 34
- Stanley, Maude 斯坦利, 莫德 83, 112
- State, the 国家 59, 78
- Stout, George Frederick 斯托特 134
- Strachey, Giles Lytton 斯特雷奇, 贾尔

- 斯·利顿 70—74, 197
- Sturges, Jonathan 斯特奇斯, 乔纳森 87
- Tagore, Rabindranath 泰戈尔 221
- theism 一神论 48
- theology 神学 57, 176, 188, 213
- Theory of Descriptions 摹状词理论 152
- Theory of Types 类型论 152
- Thomas, Carey 托马斯, 凯里 131, 144, 164
- Thomas, Helen 托马斯, 海伦 132, 145, 164, 168, 170f., 177, 179
- Tolstoy, Leo 托尔斯泰, 列夫 188, 192f., 20
- Trade Unionism 工会运动 75
- Trevelyan, Bob 特里维廉, 鲍勃 56, 64—65, 70, 180, 182
- Trevelyan, Charles 特里维廉, 查尔斯 56, 64f.
- Trevelyan, George 特里维廉, 乔治 65, 74, 110, 114ff., 175, 192f., 196, 211
- Trevelyan, Sir George 特里维廉, 乔治爵士 198
- Trotter, — 特罗特 114
- Tyndall, John 廷德尔, 约翰 47
- Unitarianism 一位论 20, 45, 53
-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45, 157—159
- U. S. S. R. 苏联 78, 208
- Veblen, Oswald 维布伦, 奥斯瓦德 180
- votes for women 妇女投票权 15f., 72, 153—155
- Wallas, Graham 沃拉斯, 格雷厄姆 77
- war 战争 61, 146, 153, 192f.; 1914—1918 46, 59, 63, 127, 146, 153, 201, 213f.
- Ward, James 沃德, 詹姆斯 68, 83, 105f., 113ff., 126
- Webb, beatrice 韦布, 比阿特丽丝 16, 62, 76—79, 101, 176, 194, 220
- Webb, Sidney 韦布, 西德尼 62, 76—80, 153, 176, 180, 182, 220
- Wedd, — 韦德 107, 117
- Wells, Herbert George 威尔斯, 赫伯特·乔治 78, 153
- Wendell, Barrett 温德尔, 巴雷特 164
- Werner 沃纳 176
- Whitehead, Alfred North 怀特海, 阿尔弗雷德·诺思 29, 36, 56f., 68, 70, 126ff., 144ff., 152, 178, 181, 184, 199, 205, 223,
- Whitman, Walt 惠特曼, 沃尔特 76, 130, 165, 168
- Wiener, Norbert 维纳, 诺伯特 223—224
- Wittgenstein, L. 维特根斯坦 221
- Wright, Aldous 赖特, 奥尔德斯 67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 □ □ 1□

□ □ =

□ □ ⇒ 337

SS□ =

D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4□ □ □ □ □ □ □ · □ □

2. 1884□ □ □ □ □ □ □ □ □ □ □ □ □ □

3. 9□ □ □ □ □ □ □ · □ □

4. 1893□ □ □ □ □ □ · □ □ 1907□ □ □ □ □ □ · □ □

5. □ □ □ · □ □ □ □ □ □ □ □

6. □ □ □ · □ □ □ □ □

7. □ □ □ · □ □

8. 1916□ □ □ □ □ □ · □ □

□ □ □